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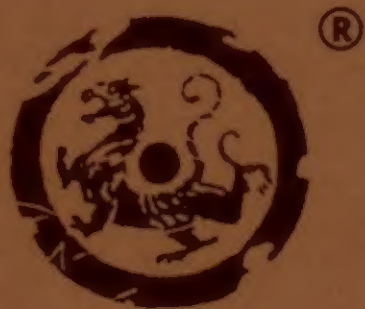
儒藏

史部 第七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儒藏



B222
30
(7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

譜

第二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儒藏

目錄

目錄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明·簡紹芳編撰	清·程封改輯	孫祺補訂	……	一
鄭端簡公年譜	明·鄭履淳編撰	……	……	……	五三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明·簡紹芳編撰

清·程封改輯

清·孫錕補訂

李文澤校點

王曉波一審

蔣宗許二審

清道光間刊本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一卷，明簡紹芳編撰，清程封改輯，孫鋁補訂。清道光間刊《古棠書屋叢書》本。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號升庵，明四川新都（今屬四川）人，太子少師楊廷和長子。明弘治元年生，正德八年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嘉靖間，明世宗欲尊崇本生父，大禮議起，楊慎與朝臣伏左順門痛哭力諫，下詔獄，謫戍雲南永昌衛。嘉靖二十八年卒於戍所，年七十二。隆慶初追贈光祿大夫，天啓中追謚文憲。楊慎自幼警敏，勤力古學，著有詩文集九十七卷（參《明史》卷九九），另有雜著一百餘種，《明史》稱其著述爲明代學者之最，云「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明史》卷一九二有傳。

明清兩代以來，曾編有多種楊慎年譜，其重要者有明陳文燭、簡紹芳，清李調元、鄭寶琛等所編年譜。本譜爲明人簡紹芳編次，見於《千頃堂書目》卷一〇著錄。簡紹芳號西畧，嘗從楊慎遊歷滇中，後歸家，先楊慎卒。是譜在楊氏諸譜中編次年代較早，紀事也較詳，並以小字載錄譜主詩文及其他文獻材料，頗得年譜紀事之體，然紀事間有舛誤，如記楊慎夫人王氏、黃氏嫁娶時日，羅漢寺《禹碑》刊刻年月，均有誤，故後來清人程封、孫鋁爲之改輯、訂補，糾正疏誤，乃成本書規模。



文憲楊先生升庵年譜從先生居滇西畧簡紹芳於先生歿後所編次也。他書載有李卓吾藏書一篇蓋率用西畧語而割裂其文。國朝康熙壬子新城尚書王漁洋使蜀猶及讀西畧原本。其後四年丙辰爲昆明二府江夏程石門改訂。呂先生取黃安人與移漢王褒金馬碧雞碑文歲皆錯誤考之升庵集確有指証。第西畧與升庵游其取妻或偶疏於記憶至移王褒文則升庵屬西畧隸書後題嘉靖某年不應自爲倒置如程所言然則石門改訂者或係卓吾藏書一篇非新城所見之本與。又石門稱先生大節壯議礼因彙書皆事及上疏論救先生諸人是也。顧於嘉靖四年不及先生考石齋相國之削職爲民則於世宗之所爲恨先生白頭斥死戍役死後青衣阜袂殮手足形猶遣中使剖棺驗視河先生得罪世宗之深而世宗怨毒先生之

甚至於如此固尚未爲先生分明大書特書也。竊案世宗嘗曰志尊本生父興獻王而石齋欲其考孝宗援宋儒程頤漢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內顧私親由是忤旨罷歸同皆尚書喬宇大學士毛紀石瑤修撰唐皋何孟春諸人皆本之上書力爭力爭既不得而先生迺率羣臣伏闕下撼奉天門三日哭必欲信石齋之議然後已蓋謂成父志固所已尊國體定國是卽所已報親恩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倘世宗翻然改悟錄用先生並及與議諸賢一宏君人之量其爲有明中葉朝廷豈小補哉嗟乎唐虞五臣周京十亂人才之生自古綦難世宗迺已一言予違之故得罪斥謫者一旦二百二十餘人夫二百二十餘人其才雖未必俱可大用然其補衣拾遺欲成就天王盛德遂致批鱗折檻甘就僇辱而不辭是其心皆正人君子之用心



矣。世宗舉而等諸草芥寇讎，廟堂之善人不於是一空乎。石門改譜，雖具論列，然當推原濮議而後，所謂先生大節者，始異乎眾人之節焉。至若先生謫戍至滇後，上書請宥先生，並及諸臣者，無歲無之，而世宗獨悍然不顧。卒之先生不遇而窮荒瘴癘中，先生亦不死，轉得著書立言，雄視一代。呂大奮發其蒙難艱貞之氣，迄今先生往矣，一皆敬愛先生如西學者爲作年譜。石門修飾改爲復，因先生詩文刺取皆事，若朝撰杖屨而夕於其側，迺知世主威權能阨先生之生前而不能抑先生之身後也。能困先生於一皆而不能尼先生曰千秋也。又嘗考先生杜滇逸事，文彩風流，散見於漁洋尚書隴蜀紀聞、野獲編諸書。石門改譜亦弗及載。鎡茲校栞升庵全集，擬呂年譜附入。如近日蘇黃集因亟爲增訂，其篇具論先生文章大節，本諸忠孝，尤答君

親知一代科名因人而著。不曰科名傳人。誠謂先生非尋常詩文之士。可得齊年而語也。然則斯譜之作。當亦海內大雅君子許詳爲論述。而弗責其僭者也夫。後學孫鎮敬譔。



儒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像贊

升庵先生小像



臨利不歆先人見義不歆愛身。雖無補於事業求寐忘于君親。遭逢太平巨厦安邊歌詠擊壤。以終餘年。无之顧界厚矣。薦矣。吾之涯子止矣。足矣。困而亨冲而盈。寵為辱。平為福者邪。

升庵先生自作像讚

後學孫鉉書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全集



簡紹芳西醫編次

程封石門改輯

孫鎮野史補訂

宏治元年戊申

冬十有一月初六日升庵生。初石齋艱嗣嘗禱於神夢神

語曰當呂聰明奇慧子昇君他日夢神送五代忠臣夏魯奇

魯奇後唐節度使死蜀事至石齋曰武臣也神佐呂中庸十八章旦先生

生於京師之孝順衎衎。皆新都令西安施忠者亦夢神授呂

巨椶丹書文曰朝廷之寶蜀縣之光。令以告於公祖少師留

耕謹識之。先生兒時又屢夢躡文二山樞上後辛未狀元級

第。大節幾與之齊著書立言爲一代傳人焉。案王穎斌狀元

江西廬陵人也六世祖世賢元末避兵徙居湖廣麻城再避紅巾亂始入居蜀之新都世賢生壽山壽山生致二通左氏



春秋書法擅歐陽率更體。取女郭生。子二。遠政。郭蚤卒。續取
於熊生。子三。伯春。是為升庵祖。考仲惠。季哲。或曰。貞士。起家。
初仕。為貴州永甯州吏目。卒於官。遠政不年。惠。哲。亦先。一。載。
法進。遣二。繼。燭。熊。孺。人。率。子。春。挈。眷。屬。負。遺。骸。歸。葬。新。都。成。
化。辛。丑。春。由。鄉。貢。成。進。士。授。行。人。累。官。湖。北。提。學。僉。事。提。學。
僉。事。生。七。子。長。廷。和。石。齋。次。廷。平。龍。山。戊。午。鄉。舉。次。廷。儀。瑞。
虹。己。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次。廷。歷。應。補。國。子。監。生。次。廷。宣。薛。殿。
辛。酉。舉。人。夫。人。葉。氏。出。次。廷。歷。應。補。國。子。監。生。次。廷。宣。薛。殿。
生。創。室。王。氏。出。廷。和。生。天。順。己。卯。四。歲。能。知。聲。律。日。嘗。誦。書。
終。一。弓。年。十。二。呂。神。童。舉。於。蜀。成。化。十。四。年。戊。戌。先。其。父。春。
成。進。士。由。翰。林。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輔。相。
兩。朝。有。平。內。難。定。策。功。事。詳。明。史。生。子。四。長。郎。升。庵。名。慎。字。
用。修。黃。夫。人。出。夫。人。天。順。間。官。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黃。明。善。
女。繼。室。喻。氏。內。江。人。亦。晉。封。夫。人。無。出。次。惇。序。庵。癸。未。進。士。
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次。恆。貞。庵。承。庵。中。書。舍。人。擢。大。理。寺。二。
副。次。忱。孚。庵。丙。子。舉。人。俱。側。室。蔣。氏。出。廷。平。生。子。愷。癸。酉。舉。
人。悌。縣。學。生。廷。儀。生。子。恂。丙。戌。進。士。造。姚。安。知。府。
性。溫。溪。知。縣。廷。宣。生。子。悅。荊。州。長。史。惟。本。邑。諸。生。

二年己酉

是年升庵弟惇序庵生。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是年升庵弟惇貞庵生。

七年甲寅

是年升庵七歲入學。母氏黃夫人教之句讀。授呂唐人詩。輒能成誦。又呂椽筆管芝泥印紙。令書字於中。曰長如此。則筆正。筆正則楷法自正矣。

八年己卯

升庵八歲與其弟惇出就外傳。案先生年七十。弟序菴歿。祭文有云。八歲就傳。雙筆一硯。戲嬉偕止。出入隨肩。飲咬讓果。跬步共磚。不惟時事可徵。亦可想見先生友于同氣之篤。



儒藏

其天性然也。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十一年戊午

升庵年十一。

案遺集先生是年賦詩有一盞孤鐙照玉堂

之句。石齋見曰句則佳矣第憾太孤寂耳。

十二年己未

升庵年十二。

春丁母黃夫人艱。繼聞祖母葉太夫人之喪。

隨石齋守制回蜀。少師畱耕授先生易象句讀兩旬而洽。不

遺一字。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月照蒼苔

之骨之句。仲父瑞虹亟稱之。又擬過秦論少師庭詫諸子曰

此兒丰骨不凡殆吾家賈誼也。

十三年庚申

升庵年十三。里居。案遺集是年春先生與恆忱二弟世

耕莊賞棣賦詩。其詩曰玉棣縣春鐘照此花下酌。只疑棣枝

奇句也。今詳是詩遺集未確指。年惟曰先生嘗事考之。當係十三年春作。若明年則隨厥考石齋入居都門矣。

十四年辛酉

升庵年十四。春石齋服闋詔趣入閣先生隨侍北上過咸

陽有弔馬嵬詩。至都習四書文受業於閩之鄉貢士魏浚。

秋偶作黃葉詩尚書李東陽讀之喜曰若可爲吾小友也。

迺晉之門下。今擬武鄉侯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東陽

以爲不減唐宋文人。

十五年壬申

升庵年十五。居京師。



十六年癸未

升庵年十六。

居京師。

有招張禺山詩。

禺山與升庵交始此。後爲鄉榜同年。

十七年甲子

升庵年十七。

秋作鴈來紅賦。

十八年乙丑

升庵年十八。

春詔太常張元貞副大學士楊廷和知貢舉。

升庵從入闈。同考官劉式臣房中有崔銑卷。式臣曰其刻深。

未錄。升庵曰之呈石齋。遂擢魁詩經。銑知而曰小座師稱先。

生。累官至南京祭酒。時升庵曰議禮被謫。上書論救。罷歸。

夏五月辛卯。孝宗崩。壬寅。武宗卽位。

正德元年丙申

升庵年十九。

春同蜀王安人來歸。年二十一。

安人禮部主事王溥之女。



儒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見升庵集王安人墓誌銘 秋與卽墨藍田永昌張含同鄉馮天柱夏邦謨劉景宇陳啟充諸人爲麗澤會有倡和詩。

二年丁卯

升庵年二十。秋應四川鄉試擢易魁。初督學劉南峯丙面試先生奇其才曰吾不能及廬陵歐陽修得士迺如眉山蘇軾。皆論呂爲知人。冬十有一月升庵計偕入都經過驪山有秦始皇陵詩。

三年戊辰

升庵年二十一。春三月試禮部。是科揔裁爲王文恪公鼐。升庵文已列首選矣。夜復取閱其卷爲燭花所燼。故遺而升庵下第。詩迺有空吟故國三千里。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皆人亦不目爲然。會推入國學爲諸生祭酒。司業周玉類試而

奇其文曰某天下士也。

四年己巳

升庵年二十二以祭酒轉禮部從事尚書劉宇見而問曰子爲誰對曰西蜀楊慎宇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邪既而見先生詩文迺稱譽不輟。

五年庚午

升庵年二十三。從事禮部。

六年辛未

升庵年二十四。春詔學士靳貴大學士劉忠知貢舉先生會試名列第二。夏五月殿試策進士鄒守益楊慎等三百五十人問創業曰武守成曰文先生援引經史敷對宏博讀卷官李東陽楊一清稱之曰海函地負大放厥詞其慶朝廷



得人。賜狀元級第。授官翰林修撰。喜聞石齋轉不憚久之。詔賀客曰。父作宰相。子魁大庭。盛滿已極。酒闌人散。吾不知說駕何所矣。後卒如其言。

七年壬申

升庵年二十五。官翰林修撰。

八年癸酉

升庵年二十六。官翰林修撰。夏四月丁繼母。喻之艱。公

卿同館。世好賻贈。一無所受。學士劉節稱之曰。禮不忘乎口。誦義每絕乎幣交。臺閣諸老以先生爲知禮。且謂石齋於是乎有子矣。王安人同扶櫬還蜀。桐杖苴屨。徒行五千里。踰冬始底里門。

九年甲戌

升庵年二十七。里居。蜀賊藍廷瑞、鄆本恕亂作新都城。中朝夕戒嚴。一日有賊徒數百，詭稱官兵來助城守，門者將入之。先生止之，使轉詰賊，二語訕迺遁。

十年乙亥

升庵年二十八。春三月，石齋呂憂還蜀。冬十有二月，先生服闋，由水駟入都。舟至嘉定黃閣礪，幾覆，久之始濟。四川布政使司伍符入覲，與先生聯舟下嘉陵，征途閒有倡和詩。

十一年丙子

升庵年二十九。復入翰林，充經筵展書官，校文獻通考。子耕生，旋殤。側室生子咳，名恩。二彌月，側室亡。

十二年丁丑



升庵年三十。官翰林。石齋服闋，詔趣入閣。武宗問欽
 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升庵曰：注張，柳
 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
 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
 喙。因取史記、漢書二則上復。人皆服其博辯。夏四月，充殿
 試掌司官，得舒芬策。呂呈閣老梁儲芬得首選。五月上始
 微行，至石經山玉泉亭，數日迺還。六月朔，上微行出得勝
 門，至昌平。丙寅，上夜出得勝門，如居庸。辛未，上幸宣府，
 修撰抗疏切諫，不聽，尋引疾乞養。秋七月，王安人卒。八
 月上還自宣府。九月，升庵將返蜀，有燕臺九日詩。燕臺九日詩：日罷登臨，節序蕭條。入楚吟，關塞驂驅迷去路。朔風鴻鴈滯歸音。仙游御宿山川遠，白露清霜日夜深。雲際側身愁北望，天涯懷抱可禁。詩人忠愛之誠，殆溢於言表焉。

十三年戊寅

修撰年三十一。春正月上幸宣府。秋七月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揔督官朱壽巡邊。八月上返蹕入居於宣府。修撰里居自序云：八月十三日夜夢王安人驚泣而寤，憶去年丁丑是日，杜京師，安人未明興告予曰：「今日趨朝不可如常日之宴。」蓋其日警蹕適新狩還也。今遇是日，感其賢淑。又小子恩二週二歲之晬，蓋兒母蚤亡，安人引爲己子也。有詩紀事。九月九日，龍門登高。冬十月一日壬申，葬王安人於龍門之恩波阡，作古詩三首。案是年升庵續取遂甯尚書黃簡肅珂之女工詩，見先生誤黃母聶夫人墓誌文。

十四年己卯

修撰年三十二。里居。秋九月九日，有登高詩。

十五年庚辰

修撰年三十三。秋八月作劔州鐘鼓樓記。九月九日聞金鶴卿張惟信有彭門之會病不克赴作詩寄懷。冬十月復入都補官翰林。

十六年辛巳

修撰年卅四。春三月丙寅武宗崩於豹房無嗣大學士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興獻王長子自安陸藩邸入卽皇帝位是爲世宗。明年改元嘉靖。夏五月己修撰楊慎充殿試受卷官。六月開經筵詔修撰爲講官進講尚書舜典金作贖刑言聖人設贖刑迺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皆大璫張銳于經皆得罪先朝論法當死或言進金獲宥先生故首及之。戊申命禮臣集議興獻



儲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王稱號。戊午、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毛澄等謂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興獻大王。疏入、世宗謂事體重大、宜再博議。秋七月壬子、張璁、桂萼上言、陛下繼統非繼嗣、請尊崇所親而立興獻王廟於京師。八月二日、修撰復侍講、有經筵紀事詩。冬十月、以李東陽所授東坡石鼓文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藏之齋閣。

嘉靖元年壬午

修撰年三十五。春、有事於太廟。帝旣已、去年秋內張璁、桂萼疏、追尊本生父興獻王爲興獻帝、母興獻王妃爲興獻后。至是、語內閣興獻帝冊祝文、朕宜稱孝子。會清甯宮災、楊廷和等因奏五行火主禮、今清甯之災、上天示戒、昭然興獻帝后議、世宗迺暫輟。二月、命修撰楊慎代祀江瀆及蜀蕃。



諸園寢。蜀人使蜀司馬相如後惟升庵嗣之矣。著江祀記、新都學記。秋與給事熊浹御史簡霄游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壁人之句。又有西使將旋臥病移旬詩。冬十有二月入都復命。

二年癸未

修撰年三十六。被命纂修武廟實錄。先生名家子學有本源練習朝典遇事直書嚴而有體總裁蔣冕費宏曰年與官階雖若未及然實堪總裁之任。迺稿本彙付校訂。夏考績吏部侍郎羅欽順於修撰考語署曰文章克副乎科名慎修允協乎名字。一皆曰爲篤論。

三年甲申

修撰年三十七。春二月罷大學士楊廷和廷和首議大禮。

主宋儒程頤、漢王議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世宗滋不說，廷和復引古誼抗章求退，遂詔許致仕。廷和既去，張璪、桂萼再上疏，請以孝宗爲皇伯考，武宗爲皇兄，與獻帝爲皇考。下部會議。夏六月，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疏言：「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不並立。臣等學術與張璪、桂萼不同，乞賜黜退。」有旨：「諸人奪俸一月。」楊慎兩月。秋七月乙亥，諭禮部改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皇太后。丁丑，尚書侍郎呂下各官上言：「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畱中。大學士毛紀、石瑤再疏。戊寅，羣臣以前疏未下，詣左順門候旨。會上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畱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嘗慈懿太后葬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



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壯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壯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上使司禮監諭退、不從命。錄爲首者、呂學士熙豐、給事中張翀八人詔獄。^②楊慎、王元正迺撼奉天門三日哭、羣臣亦三日哭、二聲震闕、上大怒、命逮楊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己丑、獄已有處分、有爲世宗言朝罷羣臣復欲上疏者。於是廷杖楊慎及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王皆柯、張元。^③二死杖下。皆中元後弟二日也。上怒不已、越十日復廷杖慎等七人、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舟由潞河而南。初石齋當國策立世宗、斥革京營錦衣、冒濫官暨江彬諸員私人、及是伺諸途將

賊修撰修撰知而備之。至臨清始免於難。故先生成滇紀行詩有荒邨聚豺虎、夾岸鳴蛟鼉之句，爲是發也。仲冬底洞庭有江陵別內詩。

四年乙酉

修撰年三十八。春正月，謫戍至滇。元日行次新添館，有喜晴詩。上日辰雲南扶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旅館中方謀就醫藥，而巡撫黃衷復趣之行。先生力疾涉險，至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力爲存護，迺得卜館於雲峯而居之。夏五月，巡按江西陳洪謨上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然揆之於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操履淳固，宜賓左右。呂資啟沃，呂柟、楊慎論思有體，宜列禁闥。呂責後效。張元、毛玉死無



五年丙戌

斂妻孥流落宜曲賜優卹疏入不省。秋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上書乞收用議禮諸臣並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縣重氈止呂示辱自逆瑾擅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下所司察議。冬十月巡按郭楠上疏論救楊慎削籍爲民。

修撰年三十九。春正月吏部及科道上疏請錄用議大禮

建言諸臣張璁桂萼呂己之得罪清議也亦交章請不聽。

三月修撰杜戍所傳聞石齋冢宰寢疾病短衣匹馬閒道疾

馳十九日底新都石齋喜而愈。秋七月修撰攜家就永昌

有于役江鄉歸經板橋詩。滇海盈二一水遙解跋明日問歸

橋。冬十有一月尋甸土舍安銓變起。十有二月武定土

舍鳳朝文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修撰嘆曰此迺曩臣効國

之日也。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人往援木密所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守禦。明日賊來攻城甯州土舍兵戰城下修撰趣城中兵出助之賊大敗去。修撰復歸永昌。

六年丁亥

修撰年四十。春正月錄先年被譴諸臣惟議大禮者不錄。夏安銓鳳朝文合兵攻圍雲南會城同知呂下官吏死者十有三人。修撰作惡氛行紀事又作戎旅賦其詞有云悵圭鬻之駿遄兮逾四紀而迄今則先生感昔事而益思深憂患矣。

七年戊子

修撰年四十一。春正月詔兵部尚書伍文定討安鳳之。岼疫大起修撰徙居洱海與金鶴卿書云戊子春月忽中



疾閉門抱影越歲踰崑。又伏枕行贈嚴應階有慎也。投荒今五年。竭來臥病左足偏之句。會疫息仍返居雲峯高曉水莊。黔國公沐紹勲兵尚伍文定鎮守大監杜唐同來問疾。夏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部臣言前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戮市姑削職爲民。秋八月高太和來滇聞大理寺二副用貞弟之喪先生祭文有云維弟之生後予六齡又云乖絕岷滇五年於茲蓋時杜謫戍禁不得歸哭故也。然不詳用貞卒日。

八年己丑

修撰年四十二。夏六月前大學士楊廷和卒。秋八月修撰杜戍所聞訃涕泣述情爲書奔告滇巡撫歐陽子重曰不肖不天。翫延我先考。一昨聞訃五內摧裂會不得啜噍躑躅。

於側、曾不得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杜冑嗣、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遄歸返役、襄事甯凶、惟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已。濱公聽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子重以其情入告。修撰又爲書謝。有旨許歸襄事。終制不許。冬十月、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論救。修撰鎮海衛安寘。十有二月、修撰還戍。滇黃安人畱蜀。

九年庚寅

修撰年四十三。春至自滇、有再過板橋詩。千里長征且未

華臺碧雞山色長無恙。天外青迎馬首來。二月、復入居永昌高曉治一萍軒、廣

心樓遙岑樓東望樓碧對軒學樊圃辨義井悠然亭今皆無攷然因題署想見先生才人也而隸理學人矣。

十年辛卯

修撰年四十四。居永昌高曉。夏賦漢京篇送王子推給事還秦中。冬十有二月御史喻希禮石金因建醮請寬議。詔臣下詔獄。除夕飲潘郎酒賦金斗歌。

十一年壬辰

修撰年四十五。春正月雲南左布政內江高韶聘先生輯滇黔通志館於城中武鄉侯祠。鄉大夫公有欲冒潁鄉侯傳友惠後呂覲世爵者升庵不可。皆張蘿峯復相與公故內戚也。流言欲中傷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歸水莊。他日又賦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一。遙岑樓上頻晴川萬里登臨絕塞邊。碣石東浮三綵色秀峯西合點蒼烟天涯游子



備藏

縣雙溪海畔孤臣謫九年。虛擬短衣隨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長洲沈歸愚曰。忠憤之氣。至欲託之從軍。讀者可以悲其遇矣。
夏題舊溪寺碑。碑為蕭山人集。唐李北海邕書。秋八月丙子朔有星彗於東井。冬十月。編修楊名巨星變上疏論救議。禮諸臣。拷訊謫戍。兵部侍郎復疏救楊名。並詢問調外任。
十二年癸巳

修撰年四十六。居永昌高嶢。春黃安人寄先生詞曰。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二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夏張禹山來永昌館。於霽虹橋先生與之游大理。點蒼諸山共題名。刻詩巖壁別去。案禹山集有寫韻樓歌。孟夏消二癸巳年。葉榆良會欣重邁。謂與先生南為此會也。秋臥病三塔寺。地多榛莽。螢飛緯夕。修撰感東山之詩。及唐人賦為賦流螢篇。除夕壯大理有將還滇雲畱別葉。

榆諸子詩。

十三年甲午

修撰年四十七。春還自滇。案皇華紀聞。楊升庵先生杜濱嘗出游。乘一木肩輿。僅容膝。狀如升。所謂升庵也。庵前題一聯云。士到東都須節義。地當東晉且風流。爲張愈光含筆。先生與人游。無問貴賤。酒閒吟次。皆命聲妓佐之。舞裙歌扇。笑擁彌日。秋代撰雲貴鄉試錄序。又撰臨安鄉賢祠記。納妾周氏。新喻人。除夕杜臨安賦詩有去年除夕葉榆澤今年忽杜臨安城斜看暮景飛騰意。正合天涯畱滯情之句。十四年乙未。修撰年四十八。夏六月八日。四子同仁生。有答韓適甫述甫兩表弟詩。



備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十五年丙申

修撰年四十九。寓點蒼山寫韻樓著六書轉注。張禹山北上爲序其艱征集。秋七月夢中作宮詞一首。冬十有一月上御殿肆赦。

十六年丁酉

修撰年五十。春二月刑部錄上文武官坐事謫戍應赦者馬理而下一百四十二人有旨馬理呂經馮恩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不宥餘放歸田里。夏五月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直言。秋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矜宥馬理楊慎等八人不允。是月修撰與御史李元陽游石寶山刻禹碑於大理賦禹碑歌。

十七年戊戌



修撰年五十一。春于役歸蜀始寓居瀘嘗醉作雙髻插花
 呂脂粉塗面門生舁輿諸妓捧觴游行城市王元美中丞聞
 之曰此老不堪壯心牢落故耗磨之耳冬十有一月給事
 中顧存仁上五事內有一廣蕩之恩世宗曰存仁援廷杖議
 礼諸臣謫戍口外除夕修撰杜榮經度歲有贈徐令詩
 十八年己亥

修撰年五十二。自瀘奉戎檄入黔有畱別彭子充程曰道
 兼寄余懋昭詩瘴癘鄉中難具陳夜郎天外迴無鄰一辭故
 祝孤臣猶是向隅人嗟君亦冬十有二月修撰領戎檄回
 有泥沙困誰汲西江起涸鱗蜀于役重慶張禹山贈以詩曰年少東都客臨危不愛身投
 荒十六載今見獨醒人

十九年庚子

修撰年五十三。重慶役事竣至自遂甯。撰黃夫壽文。秋七月

歸新都。九月復于役黔有魚鳧關詩。魚鳧今日是陽關九

干城與心腹空。教霜雪老衰顏。冬十月朔至滇代撰雲貴鄉試錄序文。

二十年辛丑

修撰年五十四。案升庵集辛丑春正月詩曰貴筑逢新歲

寂寥空館皆。則是年正月先生赴貴州也。二月領戎檄還

蜀爲巡撫劉大謨東阜屬修四川通志專王藝文得漢太守

樊敏碑於廬山柳莊敏碑於黔江先生迺參之舊志復采諸

家擇其精華褫其繁重支郡庶邑各以乘上博選約載爲卷

尚盈七十。凡名宦游士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

者非關於蜀亦得附載。蓋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右見升

庵自序。夏五月作央二謠。愍蜀蝗災也。秋修撰還滇至



瀘病作。告兵部尚書漢陽戴金純夫巡按四川、畱返成都、與梓谷黃華、洱江劉大昌游青城山。孟冬返滇、劉東阜中丞錦江餞別、贈歷一塊。一塊凡百本、見明制。有詩答謝。

二十一年壬寅

修撰年五十五、在永昌。著六書索隱。秋八月、納遙室曹氏。

二十二年癸卯

修撰年五十六、在永昌。纂蒙段事畧、爲雲南紀載。案滇中文獻、常道將璩南中志後、惟先生一身兼之。然則先生之久於滇、雖曰世宗以王濮議有恨於先生父子、殆亦天意有以啟之、荒南人文教也。夏六月、修撰復領戎檄於蜀、有答重慶守劉嵩陽書。秋九月、刻唐宋文貞梅花賦於石。冬十

月返滇有別江陽親友詩。十有二月至自滇。子甯仁生。修撰喜黔國公沐紹勳與當道士夫呂詩畢賀。歲除又領戎役於蜀。

二十三年甲辰

修撰年五十七。春復入居於瀘。與少岷曾嶼游九十九峰。夏四月還戍所。案張禹山古梁州詞曰。有客淹留古梁州。二十一年鄉國異。海山風月又逢秋。又廿年蹤迹徧雕題。身到重游洱水西。然則先生還永昌當杜。是年秋西歸。以爲夏四月者誤也。

二十四年乙巳

修撰年五十八。春正月十有一日。先生由高曉徙居大理。宿祿豐賦詩寄邱月渚楊溪山。案詩云。客星無定影。驚鵲又



遷枝避地仍多阻。還家未有期。想見先生不皇起居之狀。與
 古詩人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者。感同而憂患更深矣。二月
 至大理。與及門董西羽、楊宏山諸人有倡和詩。夏四月。屬
 簡紹芳隸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二日。持節使者敬移南度。
 金精神馬影。影碧雞。處南之荒。設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
 來。可目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重刻於羅漢寺之崖。褒文
 自奇雅。而修撰所為。頌主惠厲忠愛。感身世。惜放廢。知重有
 感於斯文焉。秋九月。修撰復還永昌。張禹山寓書云。吾
 少與子為詩友。老與子立詩禁。不意禁復克。自禁也。
太白詩題詞。吾友張子愈。光自
 童習至白首。與下走共為詩。

二十五年丙午

案升庵李

修撰年五十九。杜永昌。春黃安人寄先生詩曰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鐐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滇中士夫一皆傳誦也。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甯州欲權州民牛鹽以先生言於當路而免。除夕高嶢水莊度歲有述懷詩。

二十六年丁未

修撰年六十。杜永昌。世宗以修撰父子前議大祀主濮議使己志尊所親不亟信故惡之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曰老病對帝意稍解。修撰聞之益縱酒自放日與同人結詩會遊昆明池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畱題蠻姬歌女以箋素率詩亦欣然命筆不曰爲忤也。秋游華亭寺作三絕

句寄劉南坦司空。冬十月復之臨安訪前臬使樊景麟暨葉兩湖游石屏諸山。

二十七年戊申

修撰年六十一。春由臨安至晉甯與侍御唐錡池南游海窰蟠龍生佛諸勝。撰楚雄定遠縣學記。河南道御史王士翹上疏論救議刑諸臣有謫戍可原者亦宜分別輕重寬釋呂廣朝廷宥過之仁意杜先生也疏入不許。夏簡西嚳作高嶢里謫仙橋記橋越今數百年藉先生名不朽西嚳亦附驥呂傳忠孝感人之深有如此。

二十八年己酉

修撰年六十二。居高嶢。夏秋之交與葉兩湖胡杜軒游昆明池。案居易錄楊升庵先生杜湏有張半谷含輩從之。



儒藏

游皆謂楊門六學士。呂比黃秦晁張諸人。半谷卽愈光。其餘則楊宏山。士雲。王純庵。廷表。胡杜軒。廷祿。李中溪。元陽。唐錡池南。又有吳惠懋。高河爲七子。呂擬。廖明畧。升庵謂七子文藻皆杜滇南爲一時盛事是也。當時先生流離顛沛。困處荒逖。而遠近爲人企慕。如是何殊東坡。惜後身歿南中。不及如玉局之生還耳。

二十九年庚戌

修撰年六十三。居高嶢。夏爲雲南巡撫。吳興。顧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應箕作海口修濬碑記文。

三十年辛亥

修撰年六十四。居高嶢。春有廣心樓小酌憶張禺山詩。冬十月三過易門龍山洞有詩紀事。

三十一年壬子

修撰年六十五。居高曉。春二月有武弁委祭海口請丁

夫六千督往疏濬。目剝稍食利者民皆苦之。或為言於修撰

修撰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何復疏濬之為。迺致

書巡按趙炳然罷其役。秋九月復于役。蜀至瀘有歸途始

發詩。重作瀘雲萬里征。歸途却喜九秋晴。一筇歷二記行店。

鳥蒙瘴霧昏眸久。相對江花眼倍明。

三十二年癸丑

修撰年六十六。居瀘。秋內江喻柯梓先生彙錄絕句詩

辨體。

三十三年甲寅

修撰年六十七。居瀘。春正月六日送簡西巒回鄂。四川通志



儒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載西蜀蒙人蓋楚才也。案西蜀蜀稿其先中涓徙湖南、湘江徙字岷陽之郫游漢中與修撰交最篤。升庵黔嶺集西蜀爲之序也。或曰西蜀豫章新吟人未詳所據。他日又有東林懷西蜀詩。秋冬久雨著霧淞詩。

三十四年乙卯

修撰年六十八。春居瀘。夏自瀘返永昌。秋八月得簡西學書以詩寄答凡三十韻。冬復自滇于役蜀。

三十五年丙辰

修撰年六十九。居瀘。

三十六年丁巳

修撰年七十。居瀘。春正月上元有與韓良庵觀鈴詩。

夏五月五日大暑作江山平遠樓

樓在瀘州黃山谷書

詩有獨立蒼茫

吟思苦孤臣白首望長安之句。

六月長子同仁卒。

秋八



月歸新都。弟序庵卒。冬十月為季子甯仁取瀘騰恩官女

為室。雲南巡撫游居敬遣四指揮於蜀逮修撰還戍永昌。

先生作七十行戍稿有過水駟峽詩。一從流成辭巴蜀。幾

頻經水峽穿孤。又有三題板橋詩。朔雪元雲凍不開。僕夫疲

銜。慣向江門宿。病馬馳。鬣毛盡向風塵

白。往往復。二詩情詞可感。令人讀之莫不切齒游撫而憐先

生也。十有一月十三日修撰至永昌復居高曉有耆老二

十餘人烹豚煮酒慰存修撰。修撰自為滇俗之厚也。又有

病宿廣心樓誌感詩。落弁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病命途巡。藤

幾出。雲雨。露。戴盆向地見星辰。元。瘴癘窮山虎豹鄰。枯木

夫。幸。遇。映。孤。日。寂。寞。寒。灰。也。望。春。蓋。自。是。先。生。終。老。戍。役。矣。

三十七年戊午。修撰年七十一。居永昌高曉。春正月八日有病起擁爐

三十八年己未

修撰年七十二。壯永昌高嶢。春與劉虛湖對白石觴畫

觴亭有七十二年老遷客騎馬復走滇雲陌之句聞者哀之。

又有永昌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得歸已作巴江叟重到瀾為滇海囚遷謫

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夏六月遘疾賦詩永訣

李中溪張半谷唐池南三子。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茂仍

為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

南叟此意非君誰與傳此先生絕筆也故全載其篇案譜年

與譜詩有異例不載本人全什今譜中多載生先詩文者以

修撰謫戍後年譜事蹟大半由升庵集中搜括而成也論世

尚之者秋七月六日翰林修撰楊慎卒。先生謫戍後已

無官矣。年譜具書其官且冠於卒年上者覺先生之謫非其

罪也。初修撰嘗自稱博南戍史又稱金馬碧雞老兵畫像

自題云二見前像讚。至是疾篤又續書其後曰死亦不憂生



亦不喜。生順死安。可謂云爾。死於此葬於此。斯已矣。師友相厚故及此。積善有報。杜諸子。修撰既歿。訃至江陽黃安人。帥子甯仁奔至滇。甯仁欲成喪。安人不可止之。曰。幸而謫終。天威尚難測。律曰。春秋大義。自當藁葬。甯仁迺止。無何。世宗遣使啟棺。見青衣布襖。使還。曰。聞帝感動。賜還原官。又四年。冬十月庚申。附葬於冢。宰石齋墓側。四十五年丙寅。十有二月。帝疾甚。還乾清宮。庚子崩。次日。頒遺詔。內有云。自卽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行釋放。復職。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錄建言得罪諸臣。通政使樊深等三十三人。由陳瓚而下。各除原官者十四人。又第建言諸臣爲三等。戮死者四人。贈廕諡祭次。廷杖死者十三人。復職贈廕。次繫獄戍邊。斥死荒服者凡二十八人。復職贈官。楊

慎復職翰林修撰贈光祿寺少卿諡莊介。天啟中改諡文憲。
○夏五月復大學士楊廷和官贈太保諡文忠。

附錄

其後隆慶時雲南巡撫江陵陳大賓建三賢祠於金馬寺側

祀漢諫大夫王褒食事劉貞翰林修撰楊慎萬歷告則雲

南左右布政富順劉之龍建太史祠於若雞關之高峽善賢寺

之左。天啟當則雲南按察使成都莊祖詰副使內江黃似

華遷太史祠於普賢寺之右其杜我

國朝康熙十一年王子則滇昆明知縣江夏程劫於高峽李

生家得修撰自題像贊為改輯年譜上啟修升庵祠因進西

用兵而止丙辰雲南按察使太原來度左布政政大興宗彝在

布政真定丁浴初糧鹽道太康郭昌提學新城耿宏啟進東

驛茶道西蜀何啟鳴雲南知府關東彭可壯共出廉俸重建

太史祠祀升庵春秋有司曰時

致祭演戲永早疾疫亦有禱焉。

程封石門改輯楊文憲升庵先生年譜書後

升庵先生年譜成友人談晉若云吾鄉胡南浦司農家有蜀

志貽書急借一觀得簡西番所編升庵年譜即李卓吾藏書

一篇也。河陽陳玉叔序云用修先生歿十有八年予歸新都

收其遺書偶得先生年譜於友人朱秉器家迺簡紹芳所輯

年譜例編年而得先生年譜於友人朱秉器家迺簡紹芳所輯

玉叔又云升庵從子行人葉先生年譜而屬于序近海內學



儒藏

士大夫家多罕見其書。抑或未及付梓故流傳未廣邪。志中
又載卓吾序升庵文集云。予讀升庵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
月。考其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所謂年譜者。時二真几案閒
儼然如遊其門牆。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曰故憾也。今考
卓吾藏書一篇。中開編年盡用簡語。而獨不載簡譜之生卒
年月。且詩二以不載爲憾。此何說也。豈卓吾又從別本收入
原與簡語同邪。考升庵別西密杜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升庵
卒。杜三十八年己未蜀志又云。紹芳歸數年卒。其子詣升庵
於瀘。升庵時臥病。呼拜牀下。問西密安否。其子曰。死矣。升庵
長吁數四。曰。袖拭面。遂向壁復臥。後數日卒。簡子曰。過瀘。不知
何年。升庵卒。則卒於永昌。安得杜瀘拭淚數日。卽易簀邪。且西
密先升庵卒。年譜杜西密死後者。不知幾年。不知又出何人
手。今以西密所編年譜與卓吾藏書參考之。戊寅而西密訛
王安人杜丙寅而西密訛丁卯。吾藏書參人杜乙巳而西密訛
己卯。羅漢寺題漢王褒金馬碧雞移文碑杜乙巳而西密訛
丁未。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且升庵生平大節杜乙巳而西密訛
書皆數語。歷過子特詳其議。始末備載。論救諸臣上書歲
月。附於年譜。各年之下。以見先生所遇之窮也。昔蘇長公與
先生同鄉。其年譜出於王宗稷之手。大半從東坡集。中接括
而成都。繼室王氏來歸。歲月途不可考。惟文二山年譜是其杜
北京。皆手書。後人雜取丞相傳及宋國史。野史併文。山所著
指南。前後錄集。杜詩。旁采事蹟。疏列譜中。故其書足觀。升庵
先生文章節義。炳耀天壤。與兩公畧同。固不待譜而後傳。而
封之重編。茲譜也。如見先生焉。後千百年。覽茲譜者。亦如見

先生焉。予去先生遠，先生生平事實，見聞不詳，絳漏失傳，不能無憾。倘後之人復有好事如予，取予所編先生年譜，起口而增訂之者，則予又前日之僨，而後人又今日之子也。

楊文憲升庵先生年譜一卷

校記

①級第：當作「及第」。按，本譜「及第」多作「級第」。後文不一一標注。

②「詔獄」句上，《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有一「下」字，當從補。

③張元：《明史》卷一九二本傳作「張原」。下同。

④九秋晴：《四庫全書》本《升庵集》卷二九《歸途始發》作「遇春晴」。



儒藏

楊文憲公升庵先生年譜

鄭端簡公年譜

明·鄭履淳 編撰

劉琳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鄭端簡公年譜》七卷、附錄三卷，明鄭履淳編撰。明嘉靖、萬曆間刻《鄭端簡公全集》本。

鄭曉（一四九九—一五六六），字室甫，號澹泉居士，明海鹽（今屬浙江）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丁父憂，居家十年乃起。歷吏部考功、文選郎中。以不附嚴嵩，貶和州同知。尋遷南京太僕丞，累升南京太常卿。嘉靖三十二年，召拜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時大江南北倭患甚烈，漕運幾斷。曉周悉經畫，多方調度，激勵將士，增兵設防，募集民兵，連創倭寇，江淮獲以稍安，漕運賴以無阻，厥功甚鉅。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尋拜刑部尚書，仍攝兵部。直道而行，爲嚴嵩大恨，密譖於帝，謂曉專斷抗旨，詔革職閑住，不許再用。家居六年，嘉靖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八。隆慶元年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曉清直端諒，才兼文武，學通古今，志在經世，號爲名臣。其學雖宗儒，而雜以佛、老。著有《禹貢圖說》、《四書講意》、《九邊圖志》、《吾學編》、《今言》、《古言》、《奏疏》、《文集》等。《明史》卷一九九有傳。

此譜爲其子履淳所編。履淳字叔初，嘉靖四十年進士，歷刑部主事、尚寶丞，官至光祿少卿，《明史》有傳。但據譜末馮皋謨後序稱，此譜「爲姑蘇錢司寇景山公編次」，而履淳自序絕未提及此事。按，履淳序在隆慶二年，馮序在三年，或是履淳先成初稿，嗣經錢景山編定。錢景山其人亦未詳。

本譜共十卷，前八卷均標明卷次，末二卷則未標卷次。實則正譜僅前七卷，後三卷乃附錄卹典奏疏、墓誌銘、行略、誥命、祭文及履淳所作思親詩文等。七卷年譜多分年編錄譜主所撰奏疏、詩文，或登載全文，或撮述大旨；其他事蹟則記敘極略，與年譜體例不協，對了解譜主生平行事、學術、思想殊爲不足。但所錄奏疏「頗足補史志所未備」（《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提要）。

鄭端簡公年譜述畧

公之生孤也晚、公篤學勵行奮起、
蚤年事業文章、孤皆不及見知。既
免携懷、公勤皇室、孤學於家、復踈
定省。及以公之教登第、公阻權人
依侍家園、無復趨庭戲綵之歡、而
多迎醫調藥以俟。歲月逾邁、一訣



終天命也。云何何嗟及矣。公之憂勤惕勵、鞠躬盡力、實死而後已。凡嘉言善行、爲我勛勞、孤尚不盡知。又誰詳公心績以詔後世。嗚呼、公既長逝、雖遷固留筆、闡發幽光、罔能贖返公轍、則身後永譽亦將何爲哉。文忠固非俟譜乃不朽、孤特



即所見聞、質諸故老執友。事不悉
陳而槩其大節、文不皆載而述其
要旨、各附年月以上、懇
兩翁一裁大方。成章授梓、庶補
國史之未備、且冀公之子孫世念
懿範、毋遏佚云。

隆慶戊辰長至、孤子履淳叙白。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不肖孤履洵謹梓

弘治十有二年己未正月壬申公生於海鹽之錦繡里。父吾校府君、遵化儒學訓導、致仕、封兵部職方司主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母費氏、封安人、贈夫人。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正德元年丙寅

丁卯、公九歲、封君始教之識、大學序字、一日盡識、翼
遂解字義、乃令讀四書書經。

戊辰、封君手錄小學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定
性書、性理大全、中略節、凡數百張。

己巳、封君刪小學史斷及諸史論贊中語、凡數百張。
又以歷代臣為四類、各取事蹟、敘述成文、凡數百
張、公悉成誦。



庚午、封君令讀四經序文傳註、易乾坤等卦繫辭傳、詩風七月等章、雅生民等章、禮記學記、樂記、儒行、緇衣等篇、胡傳百首、文獻通考序十七首。凡所讀書、必口授、仍講析意義。至正人君子、必贊嘆揄揚。若奸臣貪夫、誤國殃民事、必反覆訓戒。每曰、汝或他日為此、我泉下不瞑。即官至極品、何用、祇為先人羞、為後嗣禍耳。

辛未、封君令讀程文論表策、及大學衍義補。

壬申、封君始教作舉業文字、讀書百可園。園之名、言人能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也。

癸酉、儒士赴府試、羅太守珰嫌公幼、問三代以後顧
命大臣誰第一、公對諸葛孔明、又問將相誰第一、
公對郭子儀、房玄齡、又令背禹貢揚州、背訖、又問
揚州是今何地、對浙江、江西、直隸、淮南皆是、羅奇
之、封君以公歸、不就試。

甲戌、封君貢入京、携公行、凡過明哲所隱遯、材賢所
發跡、英雄所戰爭、智上謀、臣所經略、與夫山川水
陸險易、及古今變遷、同異、隨處指教、至京、遣公從
學陸石涇先生五閏月、之遵化、城中多武生、從封
君學、因携公遍行三屯、建昌、喜峯、太平、燕河、馬蘭

諸營。時遵化守備馬公永、馬蘭叅將陳公乾最敬封君。日遣二十騎護行。封君歷述漢唐宋元右北平、盧龍、漁陽、華夷出入及寧庶人從靖難、朶顏三衛、據大寧、遷北平行都司保定之故，以教公甚詳。乙亥，封君乞致仕歸。遣公從學南溪吳先生。

丙子，初應鄉試，不得舉。封君令讀左、班、馬、韓、柳、歐、蘇七家文。是秋入邑庠，逾月補學生。

丁丑，封君令閱十三經註疏，批點史記、兩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司馬公通鑑，兼朱子綱目。

戊寅，公錄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登城觀星象。封

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

己卯秋試回、封君令看漢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皇明文衡及本朝諸公文集奏議。

庚辰封君令作時務策百二十首。嘉靖癸丑、子履淳梓之。

辛巳郡守徐公盈取試輒稱公文人國士、必魁浙。嘉靖元年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封君平生儉約、至是益務節省、曰、讀書以治生為本、不及今治生、他日居官、以官為家、去就即不能自愛。計偕銀二百



兩費不過十四餘皆置田取租。又曰、汝日後做官
慎勿忘秀才時、否即貴顯吾九泉含恨矣。公嘗云、
予頃刻不敢忘斯言、至老夢寐中長如侍訓時也。
癸未舉進士。諸貢士初謁主考蔣敬所、公見石文隱
公珪於禮部、二公首呼公出班、曰、好秀才。將殿試、
學士董中峰公玘顧公出已未殿試策題及擬彭
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為文。又曰、此首相石
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莞然不說、曰、後學初
入仕、當患所以立、更可通謁求及第。汝不聞兩及
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又誦張汝弼



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令公辭中峰。中峰喜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歿試後。封君南歸。十二月。授職方主事。司馬金蓉溪公獻民令閱四司奏牘。奏牘出諸正郎。公直校差落。其間有未安。即與諸正郎言改定。不白之堂上。諸正郎頗喜公在本科。逾年。因得徧知四司政體。又每念封君嘗曰。人言賈生少年非也。生言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此豈少年人語。公故暇日徧覽職方舊牘。蓋自永樂以來具在。金公又令公撰次。九邊圖志凡三十卷。稿存司中。燬回祿。

甲申五月封君費夫人至京。七月兩宮徽號恩封承德郎兵部職方主事安人會大禮議起同寅爵公草疏疏成皆稱善奏入諸司繼之疏左順門候旨不允慟哭時上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衣獄越二日杖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十月疏乞改南部便養又疏乞送親還鄉皆格於吏部封君遂南歸費夫人留京師○送同年虞公叙曰余舉進士與東厓虞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夕繼見必有以規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我益余言易虞子曰詞之輯矣內斯靜專余諾之欲



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誂不漬、是謂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子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能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燼。余諾之、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是之學、亦為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歎也。量褊、其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寧能忘之。然余於虞子、亦願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

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滑、處之以簡而不解、悅之以順而不溢、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吾愛吾民、吾奉吾職、吾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敦良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焉、書以為別。

乙酉、大同兵初變、殺巡撫張文錦、遣胡侍郎討之、不



克賊出故帥朱振於獄為總兵縛總兵桂勇殺其家丁十七人。胡總督以捷聞竟從賊出振充總兵。正月公與同寮李公默各疏言大同賊決不可赦請討之。古冲疏報聞公疏留中。疏曰大同之賊罪大惡極決難輕貸。邇者命將出師無功輒返。

皇上軫重宗社再議用兵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勅旨頻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幹弱枝強內輕外重蓋自甘州總兵李隆賊殺都御史許銘時邊防已多事。其後宣府教場吶喊寧武點名潰散腹心之疾日甚一日至

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誼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其罪。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都督魯綱班師回京。臣問。久駐軍陽和。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說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內宣布。

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真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謂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即此二臣之言。大同之亂未已也。唐縱朱克融。還盧龍。竟復失河北。



今日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為寒心哉。為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鎮大者聯於九邊周思歷算較短量長用兵誠為上策伏願皇上赫然斯怒別選志慮忠純為國任事文武大臣各一員為之總帥令其督兵臨城索取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主謀依律論罪脇從不問則鎮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伏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為動搖、務平大憝、用收全功。昔唐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盡為藩將所據、憲宗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卒能光復土宇、為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天之事相恐惕者、何限、憲宗裴度惟斷乃成。今若苟逸偷恬、長奸養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內侵圻甸、其去京師、不過旬日、皇上雖追咎今日當事之臣、亦無及矣。○又為大同行云、太平天子臨端黼、桑土綢繆莫予侮。亦知樽俎有餘威、復恐因循破寧宇。憶昔高皇蕩滌初、大同咫尺巢胡虜。長陵建國



燕山隈甲冑。躬擐肯些窳。六龍一日度金川。烽煙
塞上紛如羽。提兵百萬過清淮。飛輓尚書鑿齊魯。
抑自前茅望斗南。上谷雲中皆樂土。上下安恬四
十秋。土木倉皇驚失伍。大將生歸知不知。鐵騎長
驅薄宣武。此時非有節庵翁。山前山後無完堵。通
來幸值胡運衰。却諱門庭秦豺虎。河西都督悍且
驕。節使淋漓塗旗鼓。寧武關頭復嘯號。勇史奔波
向宣府。驚聲相扇動三陲。萌芽護養幾如股。舊邊
之役竟奈何。五堡健兒誰無主。大同城外殺叅軍。
大同城裏剗都撫。親王草草東南行。回首宮中但

塵部。司徒捷報自為功。翻然破膽陽和塢。將軍忠
勇世所希。誰謂功成茶更苦。白旄無計效丹心。蒼
頭有血流朱戶。一呼再亂不可收。相從叛者十之
五。債帥出匣遂邀求。虎邱魚符輕販賈。喜峰元帥
舊金吾。韜略肯中不妄誦。自言境內近耕桑。漁陽
士馬三干部。跳盪居庸百里間。慎勿朝堂崇煦姪。
朝行暮止往復還。東臬侍郎嗟無補。識面言官不
肯言。鉛山相國嗔相迂。會昌任李澤潞平。裴佐元
和削淮浦。重瞳宵旰誰股肱。微臣抗疏還思補。○
七月封君至京。接賢夫人歸。○八月作壯遊錄序。



曰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於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牾抵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據為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咸陽兩月尋過永原度金城逾河抵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

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又東往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插旗甘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倚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為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東，朔方乃



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興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設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為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相扇都臺再受禰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

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聞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厯天子軫念、雖出內錫而飢者弗療。欲詣糴太原、太原且不给。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關、非旦夕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輓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



西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錄索序於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十月二日。費夫人卒於家。十一月二十一日。訃至。二十三日。公奔喪。十二月望。抵几筵。丙戌。求塋地久不得。封君夢與費夫人並坐高阜。謂費夫人曰。此北即瑯城。不數日。鍾西臯先生謂封君曰。堪輿家嘗語倪約齋云。稱勾洪南北有一佳

地。即同西臯。及余術士舟行至稱勾洪。登岸南望。不一里有高阜。至其地。乃土山。色黃。中有小黃石。村中父老曰。此勾塍山。大數十畝。後人取其土。今存者十二三耳。封君登山北望。果見瑣城。術士曰。此吉壤。卜之筮之。并吉。詢之諸術士。皆曰吉。公重價得之。術士曰。此盤龍穴。又云。點地梅花出狀元。十年後。公方生子。必奇才科第。是年遂鳩工買土。培山。

丁亥三月丁酉。塋費夫人。○秋。畫像自贊云。爾貌何癯。爾心何逸。爾言何銳。爾行何翫。或謂爾躁迫。或



謂爾憂恨。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弗彌。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開。莫見莫顯。知存知亡。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負爾百年之身。而寧翦焉自謂一時之彥。○作連珠三十云。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國。較玉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余聞易棟須材。大小與區。瘳疾需藥。甘苦殊性。故棄大取小。難扶六字之顛。厭苦即甘。何補七年之病。余聞日中見斗。

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余聞籍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說其徐。故忠信可昭、猶云泮渙、屈伸靡定、聊以躊躇。○余聞群芳破穢、合志為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余聞采葑采苓、人言罔極、匪兕匪虎、吾道何屯。故坦坦素履、不罹虎尾之厄、兀兀赤舄、自靖狼胡之嗔。○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失。○余聞就重



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為証、或囂湘
纍之朝、故蒼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雨、苦動潛
蛟。○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貿絲、遂
至二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熱中久愧、方江泳漢、改
路貽忒。○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重、為仁失
守、則譱。故樂土可依、恐拂鵲居之喻、高山是仰、尤
增蚤負之憂。○余聞交脣啄粟、本非其性、飛鵲食
黠、且革其音、故侈心生矣、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
然、乃厲深而揭淺。○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渙、積
薪厝火、訖見乎難、故可戒衣袂、禴祭有福、既傷童

僕焚巢何疑。○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故鳴鴈後烹、若競漸磐之志、甘泉易潔、奚煩井甃之阨。○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鳧短鶴長、共雲水飛鳴之局。故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而寸玉。○余聞箕屨畢雨、適逢其時、蘋鳥木罽、固非其地。故撫三時而務農者、懸磬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瓴自易。○余聞續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不墮於先哲。故故宮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薪、莫止戊申之轍。餘逸



戊子二月服除封君即遣公赴京。○壬戌北行留室奉養封君。○至京補武選主事。○書兵部題名記後曰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長陵往來兩京選事因出留都簿云敬依敬陞者獻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寔蒞於茲而弗載焉。鵠勒之役無與於選無所於考也。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有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順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與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如近時王公守仁

楊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廣、滇、關、陝，而李公承勛提督團營於內，亦皆弗載。例此也。嗚呼！今可登斯石者，無慮數十人，要皆一時之選。然俟諸百世，未可槩論。溧水齊公泰，目擊時艱，發議犯難，卒蹈大戮。祠及九宗，而或者病其志大才疎，至於擇將而不知。景隆非亞夫，亦感激悔恨之詞耳。同時如鄧州鉄公鉉，壯猷偉略，庶幾完濟南以障江淮，而豐沛不守，徐揚震盪，無可為矣。使公用於鄭村壩、白溝河，未戰之前，事未可知。後四十四年而有己巳之變，皇輿岳狩，虜酋也。



先破獨石馬營、紫荊、直犯京師。東則脫脫不花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而錢塘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掖留監國，力阻南遷，決戰得勝，門外却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遄返。蓋忠勇如李宗，而成功過之，卒以亨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坏土，纍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者。嗚呼！逆鉉之議不行，茂陵固在東宮，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年，鈞陽馬公文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略有端。

緒竟不容於汪堅謫戍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傾陷，馬黑蘇牙蘭驚然有憑陵甘肅之志。公能籌運帷幄，糾合羗虜一入其城，至今西域有遺威焉。戊午，陝巴之復，公之功不可誣也。惜乎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皆哈密遺黎，不能盡歸故土，量留半室寄住肅州。嘉靖甲申，速檀滿速兒入寇，內外相應，幾失河西。徙戎之論，信足徵矣。或謂公不能容劉公大夏，此或傳者妄耳。劉公華容人也，以兩廣總憲入為大司馬，忠誠蘆朴，始終一節。泰陵己未以來，勵精求治，平臺煖閣，時時造膝，君臣相遇，萬



世一時。面對之詞、不能盡述、要皆遠猷宏識。逆瑾竊柄、芳宇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焉。遠謫生還、卒亨^①。遐福而芳宇遺臭、百世莫滌矣。東山後又二十餘年、為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義根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死詔獄。

天子以漢昭之年、應庚丁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切。比入兵曹、以哈密芒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乎、上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鉞公、于公、惓惓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起。彼依阿、渙忍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

利害不顧焉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若孫。何耶。書以識之。○作花水吟云。春花樹樹妖。春水曲曲深。水深魚自肥。花好繁鳥音。翻然歸去來。入暑苦炎蒸。炎蒸勿復道。行矣絕多蠅。

己丑正月。封君遣室來京。○二月。元配劉夫人卒。櫬歸殯墓所。○時張文忠公剛毅斷絕苞苴。收攬賢俊。惟欲識面樹桃李。公奉封君教。謹避之。然亦薦公改翰林。公不應。又取改科道。亦不應。遂不悅。鄉人欲此者。從而構之。禍幾不測。公三疏乞養病。皆格不行。亦不出部。○七月。與侯貞庵書曰。承諭出



處之分詞嚴義正敢不敬聽。顧鄙意有未安者豈可屈於知己。隱忍遷就。不一暴白。夫出與處人各有志。某弱冠時投牒有司。蓬頭跣足。偃項俛眉。請試於文學之前。研墨伸紙。收視反聽。惟恐出之。不工。自取夷落。以故瀝竭心血。殫構精神。巧說蔓詞。奚啻妖冶。既叨科甲。獲見公卿。則又極其謹慎。不憚卑謫。坐則半席。行則側身。過則趨踰。立則偃僕。始亦面赤背汗。已而恬然以為當如是耳。夫既已乞覓名利如此。今乃諉云錙銖富貴。人誰我信。然某之所以決志求去者。老親多病。故爾私情。矧有

諸兄義非終鮮、獨得罪權貴人、日積月深。其間本末如甲申乙酉之事、兄歸隴右、或知之未悉。今日所云兄所聞見、即如春間辭試官、夏間辭言官之選者、自分文學空疎、不堪藻鑑。又素無節義、未諳治體、臺諫清嚴、自宜遜避。若使斷斷大臣、聞某茲舉、即不獎借恬靜、亦當以堅直許之。乃今不然、以為立異、以為沽名、以為阻衆、此直其名言如此。其心又以為吾欲羅之門牆、付之耳目、藉之鷹犬、而敢於撓抗如此。此其所以發怒益深、而不可解也。胡李二公昔吏外藩、已而矯矯久負公輔之望。今



稍不遂其請。寄則又以為某間阻其間。夫胡之待某真如國士。李亦少加禮貌耳。胡之忠鯁。舉朝知之。某又何與力焉。轉展思之。惟有裂冠冕。秉耒耜。庶得免於中傷之禍。此某之所以決志求去也。請即兄事。更展鄙懷。兄之庶剛雄諒。竟見疑於金司馬。西歸非兄志矣。已而胡侍郎薦兄。霍南海推挽兄。桂緣霍而知兄。張緣桂而知兄。楊則久宦關隴。素知兄。兄今又為吏部。似可少行其志。然以論恩澤。公侯不當世及。則不從。以論凡鄙。公卿不當贈諡。則不從。以論陽明。不當削廢。則不從。以論南洲。

諸兄不當斥出。則不從。今又聞兄當以驗封補藩省。不復進之考功文選。此非薄兄。恐兄一日持其柄。諸人不得行其私也。以某愚見。兄亦宜見幾而作。矧如某者。既無金張比附之援。又無長莊推揚之力。而重之以勝說傾擠之奸。丁王睚眦之恨。微譏顯刺。交構萬端。而尤貪戀光榮。私利薪食。不有暗昧污蟻之辱。必有嶺南毒瘴之行矣。夫仕之顯晦。斷然有命。命有台鼎。雖一句三跣。亦不得休。如其不然。雖九頓首於權貴之門。亦不可得。祇取辱耳。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



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森籛平、津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某之此去，其後來與不後來，皆未可必也。兄之要約，豈敢懸度忘答，自貽白圭之耻耶。乃若擬鳳從羣，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於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青天白日者也。外議紛紛，皆謂今之吏部有相識者求進甚易，無相識者求進亦難。某初不以為然，今某三疏求歸，一切廢閣，於是始信人言之不謬，而吏部之能困人也。此疏不

行便當以痼疾為詞請乞休致。顧年纔三十，似涉不情。君父之前恩深義重，豈忍慙然。惟兄委曲周旋，得遂請告，庶形迹之間少存遲悔。是出之機械之中，而放之平曠之域，生死骨肉之恩感刻無量。如再以世俗交游煦濡之情浮沉前却，請斷來章，萬萬無悔。○八月，唐荊川取選無缺考功王鶴山公激調護許上疏得歸。○贈友坦齋律云：轟轟呂梁水，齒齒呂梁石。水上豚魚飛，石下鼉鼉躑。溯洄復溯流，紛紛險中役。念有坦齋翁，翛然自清懌。授衣屋後桑，酌酒溪中鯽。燕雀欣往來，牛羊滿場室。



抱膝嘻兒孫。野老班荆席。冥心到羲黃。信手交綦
奕。但願年穀登。吾生遂長適。愧我走風塵。畏人時
踖踖。何不歸去來。百年幾朝夕。迷途幸未遠。母爾
徒嘆息。○途中二律云。大椿東海上。清塵播桑田。
歲月周三百。春秋並八千。何如招隱曲。負却遠遊
篇。夜夜庭闈夢。江雲白滿船。○白面誰家子。青春
辭故鄉。柴門徒寂寞。羈馬自飛揚。黃稻三秋雨。蒼
葭一夜霜。天涯人更老。為爾問歸航。○中秋憶陶
雙泉和韻云。選部雙泉子。今秋尚戍邊。百年心共
壯。萬里月同圓。生死憑誰問。飢寒獨爾憐。殘星過

斷鴈愁絕塞門煙。○九月十一日、封君力疾移居虹橋新宅、十三日卒。公至常州、聞訃。○十月朔抵家。○公在武選未及一年、胡端敏公、李康惠公相繼為司馬、最知愛公。端敏議政、往往與文忠不合、至動色相抗。文忠意䟽出公手、益恨公。端敏每對屬官曰、他日鄭主事可為兵部尚書。王鶴山亦言我舅氏甚疑兄。鶴山母文忠兄也。公曰、胡公為東鄉兵備時、即發寧庶人反謀、此時予尚童稚、亦予筆乎席。宗伯薦其論事有如結舌、草䟽直如懸河、豈假手於人者。端敏歸時、謂公曰、他日大用、無忘



今日晚節末路尤難自保。康惠公每事必咨訪。尤
惓惓問人材及本朝故事。公既養病。造公舍。屬為
嘉魚李氏義學記。又曰。古人交誼相切磋。不論商
不論官。各求益爾。此別應不復相見。慎念之母相
忘。記曰。余童時讀書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
與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
子四友。私竊願見。顧賤且遠。不能以姓名通。後李
公為大司馬。余從屬吏。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為義
學記。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封望。
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寧徙嘉魚。嘉魚一

世之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始為湖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來學之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氏東菴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為學。學設而無田。我族人廬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三十餘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遑式廓。予惟夙夜疚心。涕慕是經。是營用弗殯於舊德。乃惟予五世崇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人。禮不獲祀於家廟。乃即何崙墓。徧為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堂構播獲之勞。法宜祀。伯氏東菴大崖以聖賢之學倡我。



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於祠祠左建為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固舊額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廬於斯耕讀於斯和樂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之心何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明久矣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侮聖言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而不復其究未可知也公為義學能無有槩於是乎密邇松楸無念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弗遷其志幼而相諧群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諒之心

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而聖功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為良士；不獲用，亦不失為友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從子弟弗若己之子弟矣，而况五服之親乎？又况服窮者乎？又况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比渙萃離，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是者，亦思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於仁孝可也。

庚寅，百可園養魚、樹桑、墓所種田。九月，海寧衛兩指揮言：「海中有番船，多奇貨，借米二百石交市，明日即利三倍。」公曰：「此地方大害，敢為禍首，力阻之，不



聽乃告之尹夏公浚及崔把總鼎出兵防之又不聽。公揭白海道曰。浙江東西地多濱海。近年浙東自宋素卿叛附番人。遂致寧溫諸郡累被奸商猾夷內外結交。殺傷官軍。焚掠村鎮。海鹽僻在浙西。素無鄉導。幸無兵禍。近寧溫守禦已飭不能為寇。忽於本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七桅大船裝載番貨。到縣東南海岸發賣。其船長濶異常。旁設樓櫓。宛如城堞。牌鎗刀銃。火箭毒弩。兇具皆備。地方居民貪利者。聚集千餘槍奪。幾成大變。其舟人自言。日本國人。誇其富樂。誇我良善。或謂中國人通番賁。

利不須禁止、則前日宋素卿本非夷人、近日漳州船盡皆國賊、始焉交手、但競刀錐之利、既而反噬、遂成荼毒之災、萌芽初起、尚須預防、形迹既彰、焉可坐視我。聖祖開國之初、我狄賓服、惟倭夷屢擾海上、特勅東甌襄武王、卿雖老、強為朕行、築城增戍、備海寇。今齊、淮、吳、越並海諸城、皆其所築。承平既久、武備漸頹。弘治以來、東夷往往出沒嶺南、已而廣潮有備、遂至汀漳。汀漳有備、遂擾溫寧。溫寧有備、遂抵浙西。自此以北、如江東、淞倉、淮、北、榆、安、膠、西、登、萊、河北、遼、薊等處、萬一漸餌其利、亦皆



旋受其害。綿綿不絕。遂尋斧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不及今禁戢。恐積習既久。我不知防。彼不知懼。城門晝閉。悔無及也。始因江南權豪勢要之家。縱容不才子姪。開邊啓隙。彼亦受國厚恩。安忍叨竊名器。造福鄉鄰。無耻冒利。延蔓及此。乞急為禁約。上嚴國法。下消民患。不失先事之防。庶無後時之悔。其本病廢杜門。公義不忍見國家設官分職。隆其權寵。斯民終歲勤動。供其祿養。望其為國保疆。為民造福。乃不才至此。脫有非常之變。尚可恃耶。兩揮使因問罪恨。公鄉士大夫亦嫌公多事。後二

十三年、海賊果攻城、城門數晝閉、十餘年未靖。甲寅乙卯以來、江淮南北、登萊並受其害、人始服公先見。○開講室、受徒、鄉之名俊多門下士。

辛卯四月、癸酉、塋封君、祔塋元配劉夫人。○書雙梅卷後云、自逋翁至於今、殆五百年、好梅奚啻萬人、而逋翁獨傳。翁非外慕、非直好梅者也、其完神節性、素履幽貞、嚼然出於風塵滓垢之外、雖不好梅、而逋翁之名固傳也。太史公曰、志潔者稱物芳、翁之謂矣。汝雋之取雙梅也、志將希逋翁乎。余未識汝雋、尤山黃子為索言於卷。余愛黃子朴靖有古



君子風則汝雋之友黃子其不為時俗人必矣。汝雋出而有庸於時迹與逋翁異要當進退以道霖雨雲泉各適其致則與逋翁一可也。余嘗謂盛宋人才如逋翁必能為稚圭希文君實晦叔而稚圭希文君實晦叔未必能為逋翁此獨可為知者道試驗之汝雋以此識之。○賦園居五律云有屋聊成堵扶疎竹樹林。門低通鳥雀臺迥異晴陰。急電流深莽驚雷度遠岑。白頭斯道在猛省得吾心。○吾生已如此抱病對朝暉。梅老花偏密桑柔葉正肥。隔溪聽鳥喚倚檻看魚飛。幽意那不愜誰云心

事遠。○晨起懶梳頭。間身幸無恙。千峰雷雨過、
夜松枝長。飛鳥望林低。遊魚遡水上。兒童莫應門、
客來好標榜。○風雨寧多日。清明尚有時。稻花承
早露。草色附遊絲。天地本巨測。兒童莫浪疑。人生
半休戚。達者自應知。○乾坤長變化。日月共居諸。
海內誰知已。山中此舊廬。榮光卑二鳥。憔悴憶三
閭。謝却周公夢。冥心混沌初。○懷友三律云。三益
真吾友。棲遲獨爾憐。風流千里外。談笑十年前。客
子登樓賦。佳人種葛篇。何為長太息。春草故芊芊。
○芊芊春草夢。常在故人邊。荷館論文日。薇堂勸



駕年。高梧宜鳳起。幽谷帶鶯遷。樽酒何時共。溪深
萬樹煙。○煙樹深溪裏。虛窓竟日眠。雲歸星在戶。
月動海如天。攻玉慚吾短。滋蘭羨爾賢。乾坤未牢
落。早晚向龍田。○述懷長律云。天運何駸駸。人生
徒碌碌。依違恒自疑。毀譽仍相瀆。捫角驚血駒。特
弁貺羊麋。性情渺聖途。聞見徂鄉塾。消渴岐陽歌。
餘波汲冢竹。偶然抗青霄。從此謝白屋。富貴非夙
心。茝蘭有初服。幽懷董困帷。奇策賈廷哭。翰苑愧
絲綸。兵曹傳弓鞬。龍驤亦舉麾。虎帳曾推轂。罷戰
隔雲中。鶯聲連上谷。小臣守坤裳。上相憂鼎餗。家

雪變燕然悲風動平陸。宗枋援本支朝會諮昭穆。
聚訟庭易盈多謀室難築。百官混拘孿九死紛匍
匐。清晝詫飛鶚旅亭對鳴鴈雅言茶更飴易象腊
且毒猶藉父兄恩尚縻升斗祿雷霆已震疊蒲柳
競消縮新殿榜黃金司空貸神木恭皇漠沉綿濮
議宋反覆今古同綱常晨昏異寒燠公卿韓稚圭
館閣歐陽叔七廟叨餘靈兩宮故交睦翠華候寢
興揄翟羞撞稊載鬼破群蒙包桑效韋復嗟余遘
閔凶壯歲棄慈育涕淚迸重泉躊躇走聯麓三冬
足嚴霜千里怯良僕蹴險瀛漠冰蹇裳恒衛澳周



秦蒼蘚碑、鄒魯紅塵輟。達巷射御荒、嶧陽梧桐熟。
彭城凜波濤、沛井愁湯沐。沙畧濟河流、潮奔淮海
狀。一磯漂母臺、萬樹嵇家族。瓜埠帆檣遲、焦山蛟
螭逐。扣舷起群鷗、解纜落孤鷺。京口多游觀、吳關
鮮淳朴。薰葭壯秋深、菱芡墮庾伏。澤國况蕭條、江
雲寧慘黯。寥寥敬輿祠、黯黯聞琴隩。憔悴登几筵、
呼號摧杼軸。取譏陳情篇、負歎遠遊牘。匝月敢易
哀、倚廬能啜粥。賻之棄夫舟、兆有君平卜。水土鍾
英華、子孫庇清淑。閉門詠停雲、抱膝占大畜。勲業
固恂恂、言詞竟輟輟。駕駕待着鞭、飲鼠期充腹。攻

王西南朋希賢四八目。膏粱就糠粃布帛輕錦黻。
影響羊問岐支離珠買櫝詩書豈絕倫冠屨皆邊
幅。弱貌失留侯虛談得馬謖魚鰕但甘肥壟畝未
幽獨。采筆任彫章素餐知伐輻。卑衣念唐虞駟馬
危綺角。清濁付滄浪災祥匪尸祝。哀蟬落日喧好
鳥深樹宿。荆席欣嘉辰椿堂保遐福。應知益乃謙
奚羨拙者速。名驥方遙遙微垣尤肅肅。送周南
喬判太倉序云。南喬被召為諫官。余同寓時咸有
官局來往弗能數也。今春余病卧。客有言南喬訟
陽明先生事。落職補外。余弗信。方 聖天子遇災



求言、南喬信慙直、不識時禁、且蒙原貸、不應有此。陽明已逝、勢無可依、昔在門牆、或相引避、南喬此疏、當不見疑於時、不應有此。南喬未及陽明之門、拜堂下稱弟子、言之弗嫌阿比、不應有此。清方允毅如南喬、縱得罪、必有力憐才者為之援、不應有此。越數月、南喬來舍、問余疾、則果傳者不妄。余因謂南喬、昔晦翁有召命、君相一時信嚮顏魯子、以河洛納甲數、推之得震、遂泥竟端、去端歸。南喬為諫官、未三月、僅免辱臺之罰、豈值數類是耶。余因為占之。南喬一百八十六甲子、訟之九四也。其

爰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釋者曰、訟雖不克、而不失其正、安於正、吉未艾也。占曰、訟二與四皆陽剛、皆不克訟、何也。五君也、弗相應、四近而多懼、訟則犯上、必歛默自處而後可。又曰、歲運逢之、榮顯者安置。然則南喬訟弗白、得太倉以去、免於嶺海瘴毒之苦。天王聖明盛德也。嗟夫、孔子罕言命、命之理有無。然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行廢、皆命。觀南喬之數、可弗謂命乎。彼變面易詞、乍依乍違、惟勢是嚮、不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



卒終身寵光以肥妻子亦其命使然乎。南喬行矣、
無以此自阻、亦無以此自足、達義委命、有大觀焉。
遇有為陽明之學者、其為我告曰、敦行省愆、無務
爾名、修爾煩言、以上負 聖天子立極作人之意。
壬辰同年王鶴山同寮諸公皆移書止公北上、恐文
忠不相容也。○作漢黨人論曰、嗚呼、君子未嘗一
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迹、以
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
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磅礴四海、已而二
叔閔垣、四國裂眚、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罟驟張、

羅織臣僕。白之則形迹難昭。諫之則訐發已甚。留之則翕訛益深。死之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逮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所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權力不能為。聞望不足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于四凶。阿衡寶璫于三蘂。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玉卷懷于舊邦。石碯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



叔肸完名于公弟、寧俞保身于周庭、先蔑避禍于
適秦、子哀辭榮于遜魯、陶朱扁舟于鳥喙、子房謝
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
朋遊譽、以干螫螻之嫌、國體君聲、圖全于宥密、士
氣賢流、超拔于陷穽、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
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
慕群疑衆難、伺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
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
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剗之、煖谷可坑、濁流
可投、機發立死、而不知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

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言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樂天知道、散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訐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職、干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宮。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賢、障濶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虫，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于岑滂。方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摧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冀脫微纆，交結宦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貞方，扇成逆恠。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坐收鄰伍。鈐赭遍于章縫，黷序鞠為圜圉。

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躅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烈之時、而笑戲譁慢、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于朱並、曹節慘于侯覽、刊章密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罟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殆



夫曹驚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
之舊外內總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蓋不啻
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千動天和鼓
萃人怨黃巾倡亂震蕩四方卒之盜賊滿山繡斧
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于哀周典刑絕于辛
紂董卓首撓鍾簏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
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
勝說之困棘于焚巢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
跋叢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
區言語回九河于充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

坑誅之禍。兆于橫議。誹謗之律。始于反脣。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氏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刑獄苛棘。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于車隣之寺。人欲避莽苦之災。則懲于楊圉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饋。何慮不飽。聖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圓形。子



龍漆工、儵然絕跡。雖與黨錮諸人並居于世、而身
名俱全、余有取哉。○送友歸田一律云、羨君歸故
里、愜我戀耕桑。海上風雲淨、山中草木長。乾坤從
俯仰、毀譽任低昂。此意誰能識、離筵更一觴。

癸巳、潘朴谿座主遣人胡端敏公、令乃子顏谿純止
公北上。○作嘉興府題名記曰、江南九省、浙為大、
浙十一郡、嘉興為大。嘉興據湖海之交、平田曲澮、
饒稻梁、有魚鹽菰果之利。士重廉節、耻馳競、齊民
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
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筭、

裁濶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奇美為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無魁宿之家往往設財役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歲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官而代人記媚人公非甘



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率愆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為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為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為民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蒞官有久近，有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聞霽雄敏，敷劇有餘才，寮案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

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電、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甲午墓廬始完。○作晉齋箴曰、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為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胤洋緝熙家學、以晉名齋箴以貽之。其詞曰、易有太極、闡化裒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翫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內順外明。明順相濟、胡履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遜爾志、既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歿爾靈覺、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



思悔也。勿文摧也。無愁福爾。王母接爾。康侯有慶。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修。○答高廣玄書曰。嗟乎。文難言矣。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宕詞句貴。渾雄思致貴。糾結自韓退之後。作者益鮮。近世往往推尊西涯。望墩竟不及崆峒。夫西涯俊逸。望墩博瞻。誠有之。獨不知其未獲天巧。崆峒力追秦漢。雖切切模擬。未甚融透。然其用心直欲脫去凡近。駕宋唐魏晉哀靡之習。而庶幾乎遷固。何其壯哉。當世文章君子。僕幸亦多見之。如廣玄子。精思浩氣。他日所就。將不可量。努力自愛。

夫文又有三要。體認天理則醇。博觀經史及儒先
議論與良朋究難。則意見廣。留心世務以經濟海
宇為心。則有實用。嗟乎。此難與俗人言也。惟廣玄
子裁之。

乙未營虹橋宅。○送尹應召序畧曰。公以其為令長
者。為臺諫。凡今急務。皆所得言矣。三垂棘於羗胡。
江南憊於租稅。中原朘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
南嶺表削於狡獪。藩祿日廣。武廕日繁。校卒日驕。
官評日舛。士論日淆。文體日蕩。朋黨之論。日起。經
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益。以甚。皆不可謂



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孰非言官所得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甘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往往煙蒙草廐、無聞於世、今余所望於公、固非淺淺矣。○與西墅大巡書云、向蒙憲檄行縣、起蓋坊牌、敵縣官吏已即奉行。弟力辭之、渠以臺命不可但已、茲特具狀告乞批縣停止。此弟真心、非敢矯飾沽名。念弟自幸從吾兄榜末、今已十有三年、中間受職任事、纔及三載、旋遭大故、又以病歸、優游林壑、飽煖自適、薄田數畝、有賦無役、同產兄弟均蒙庇覆、方自愧上負聖

明作養之盛恩、下負先人教育之初意、每一念及、面赤背汗、不能自已。比之馳驅王事、為民造福者、安可例論、而叨當道大君子表揚之殊典耶。矧敝縣修築海塘、動役萬夫、改廣學校、又廢千金。自今春至冬、生漆顏料、百物無名之科、盡出民間、官府空虛、十不償五、民財日窮、民力日困、未有甚於此時。第無分毫功德於我鄉人、又焉敢勞其財力。來諭謂坊牌之費、出之官帑、第謂天地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費官帑之財、可以省民間之財。與其以官帑之財、為第坊牌之費、孰若以為海塘、學校、顏料



之費也。第本薄福之人，經年抱病，本等官職無福
擔受。又焉敢當此逾涯之寵？無之先人治命云：汝
計偕二百金，並不汝費，皆為汝積置產。積之數年，
可自起坊牌，無更擾官府。言猶在耳，豈忍違也？伏
望俯鑒愚衷，即為批狀停役，不惟足仞禮遇之恩，
抑亦深感孚諒之義。言不能盡，惟有道君子諒之。
丙申三月辛巳，長子履淳生。○作平湖學記曰：平湖
縣重修廟學，明年秋落成。晉藩叅政趙公里居並
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
姓名於人，辭再三，不獲，乃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

學歷百餘年。礎欹棟撓。禮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文信公孫也。謁與既虔。端圖繕葺。用資于鼎去。蠹于革。表樹維隅。籌約費務。役書甫授。鼙鼓弗勝。於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隆。儒典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術。包絡東西。密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饕合饗。名賢異祠。習肄聯廡。庠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④塗茨。仍改並飭。若乃前迫囂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塵。增其式廓。秩干右注。則俯闕清泠。匯波左縈。則遙瞻沃蕩。偏輿霽開。冲勝咸集。古壤竒觀。於是乎在。雖新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



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落成弗亟、剡淫就正、先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量、官無會財、民無苛贖。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履茲聖域、修息之際、能無詮擇。惟明興設教、敦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既久、論議漸滋、宋儒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于訓詁、游聲相扇、附和寔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子輿聖徒之感、剪拔竒袤、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迪、撫壯自求、崇此明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

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叙海塘事畧曰、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西墅張君巡觀海上、曰、此剥膚之災也。波亢于陸、垠闕薄卑、苟吝隄繇、問殫為海。乃屬憲伯黃山焦君、黃山亟發帑、與人徒奉土、撻石、且修且築、閱兩月、費僅二千金。厚趾峻防、平齊固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同詞。當是時、余謂吏於民上者、為民造福、乃其常職。雖弗頌可也。已而聞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於是深嘆夫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黃山瘁力有心、辰出酉入、并食露蓋、以身先民。縣令晴谿董



君又能經理濶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共濟茲役、可不爲難乎。今觀茲錄、雖壺漿箪食、織瑣必載、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內之事大於此者多矣、抑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興、不幸而不成、則群囂闕詆、必欲中以危法。如田寧徭寨、雲中之役、余未嘗不三嘆息也。夫君子之仕與居、各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曲譽、以罔輿情、清清議、是衣冠之盜、黜儉之流、余實耻之。嗟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耳、非卓然特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語此哉。○贈友黃山君

行曰君不見黃山兀兀都靈竒。千峯萬峰相欽噉。
地維中盤岱華折天苞。上插斗牛歌。大者龍躍細
者馬起者騫鳳伏者獅。湖江西負僅潢潦。日月東
西相蔽虧。偃蹇瓊瑰粲磊落。覲髮草木殷英蕤。赤
鼎仙人閬玄扃。白芒隱士弄蒼芝。浙中使君黃山
產。山中三復崧高詩。君住黃山山不輕。君出黃山
山有名。明光對罷群公驚。伐木深交徧兩京。虬髯
蕭爽揮塵纓。氷肝瘖蹠憂天傾。旬方賦政孚官程。
時時海上擁雙紉。結旌雷解三春雨。攬轡晴飛六
月雲。我思君兮胡晦明。願君素履利堅貞。勲庸鏤

入昆吾銘我牧我耕饁我觥我歌我曲吹我笙山
海遙遙無限情。

丁酉四月都憲歐陽恭簡公浙江巡按張公景周公
汝員南京給事中曾公鈞等御史郭公本等交章
論薦吏部覆題准起用。時文忠不在相位許文簡
公爲冢宰。部檄至公不行。○秋遊海上八律和杜
云間來海上問中林萬里秋濤爽氣森。尚有天津
通宇宙翻然地軸變晴陰。鷄居悵望頻回首雲物
蕭條獨此心。落日平沙莎滿路紛紛月色又霜砧。
○憲使祠堂棟宇斜獨留俎豆共年華。祇愁白屋



纖纖稼猶喜青天練練槎。寂寞蛟龍迴夜雨。蒼茫
燈火落秋笳。溝防一瀉雙隄壞。不見菱荷到處花。
○層樓千尺對晴暉。何事行藏意轉微。天際冥鴻
和霧遠。雲間浴鷺與潮飛。長公南去心猶壯。長孺
西還事已違。白髮下今須杖屨。年年海味亦甘肥。
○孤城海角若星基。聞說三遷事更悲。百谷東南
空地力。九秋朝夕自天時。黃灣水落魚鰕亂。白塔
煙深草木遲。鼙鼓年來猶未息。何人肉食抱長思。
○雲車何日到三山。飄渺秦皇想象間。祠廟蕭蕭
極東海。輶輶草草復西關。丹成七日虛金鼎。花落



千秋累玉顏。萬水一漚真。幻化臨風莫問。鬢毛斑。
○歷歷川流注海頭。不知漕輟幾春秋。婁松昔罷
登萊議。豐沛今添汶泗愁。去住未能存老馬。浮沉
猶自付輕鷗。明河一夜心千里。天北天南共此州。
○獨立滄溟嘆禹功。長隄隱見亂濤中。鹽田何處
蘆花雨。茅屋誰家燕子風。漂泊苔痕連水碧。參差
楓葉帶霜紅。珊瑚樹底垂綸者。豈盡天涯白髮翁。
○六螯三島自相迤。萬壑千源共此陂。塵網漫隨
青鳥翼。慈航誰悟紫雲枝。光流白露隨潮迥。影落
蒼龍並月移。夜夜江南看北斗。微垣深處衮衣垂。

○冬作蛇戒曰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庾有蛇長且尋丈群鼠噬之潰其腎腸竟死予曰嗟乎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於群鼠固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氣氣三晨冥霧苦霧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即有雷蛇能坯堙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寒逆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躁羨信厭屈蟄而雷即起起即不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一

肯復螫其死無足恠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
忍以平怒乎。其掩身凝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
以儉德避難乎。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
待陰陽之所定。予於是乎深省。

校記

①亨：當作「享」。

②骨肉：當作「肉骨」。

③財：當作「材」。

④堊：當作「堊」。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二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十有七年戊戌春二月壽龔公叙云今秋九月
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之辰家嗣邑師石
浦先生載欣具慶朋壽無疆陳牢肆筵鼓缶吹笙
慈孝充容流聲海國。惟時季秋萬寶堅密霄宇澄
夷雲風爽霽白露黃花種種妍鮮稱茲壽獻門墻
之彥素唯化端恩義攀字合愛同敬相率問余言
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踈而心習石浦履
正好修醜利敦義口無佞辭面無忤色其守介如



備藏

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辱矣。弗壽。石浦坦懷降情
近人約已薄覽寡聽難忤易親其度恢如也。以是
事其親則莫我怨矣。弗壽。石浦朴行淳衷刻奇就
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如也。以是事其親
則莫我畏矣。弗壽。余又聞公孝友天至質任自然
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道卷懷晦時俟命
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僉薦官服內崇義
方外獎恬遜允石浦所以自樹皆公教也。矣。弗壽。
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美繩武燕翼易占善
慶書贊惠吉天不可矯人不可匿允我朋交谷慎



爾術資父事君、惟茲是即。石浦壽公、匪專家醢、錫類作人、庸建爾極。○九月、即家除吏部考功主事。○十月甲寅、仲子履準生。○部檄至。○十一月、北上。陸行至天長、寒甚、復南歸。至鎮江、遣人疏乞養。病、文簡公不允。時車駕幸承天。○作蜩笑集、叙曰：閩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遂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產為尤盛。若省齋鄭公、又莆之良也。公幼穎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為古文、詞十六、治孝經、為疏解。比冠、德性溫明、善蘊藉、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不可、即

侃侃然自樹、不肯隱面曲詞、與世俗浮沉。既三試、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其為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為奇袤^①。失麗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健、意味深永、往復閱之、不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辨而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者也。出焉弗情、而枝葉亦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相喜、甚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摸襲。



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說。君子考辭以徵德、不特敝於文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獲不能文、不失為大賢。行苟隨矣、雖文如永欽、歆、雄、奚、貴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莆志謂公官不過五品、年僅踰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足徵。公之子次山先生守吾郡、靖共夙夜、為江南良二千石、蓋以稱公之燕翼也。○記祀六府云、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改。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為大夫、即五祀不得祭。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為大

夫故五祀可世祭。今世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之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藏乎。余心竊疑之。虞書養民以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六府萬世永賴。余忝爲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祭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爲之。題曰木火金水土穀。府之神。立春祭木。土以季夏穀。以中春上戊歲暮則合祭焉。蓋以義起也。或曰儀禮士疾病禱於五祀。五祀士亦得祭。周頒祿天子元士視子男子男諸侯也。可視諸侯。豈不得視諸侯之大夫乎。王制謂



大夫祭五祀、亦不析言王侯大夫、不知天子元士亦得祭五祀否。况五祀之名與數見之經傳、不能盡同。祭法曰七祀、家語曰五官、月令與左傳又不相合。祭六府可也。吾將令吾子若孫世世祭之作祀六府記。

己亥春入京。○咏金山一律云、獨上金山寺、江光照眼明。孤根通漱瀨、倒影落蓬瀛。危石層層起、流波面面平。屹然長砥柱、潮汐任虧盈。○荅河臺書云、舟過濟寧時、問齊魯士人知德政甚悉。乃知大賢隨地輒效、篤實光輝。豈皆偶然。執事登位上卿、僅

理河渠一事似未足盡展。然今日中原之患莫大於河。梁宋魏齊之民財力皆殫。平野裂於潰瓜。比廬綴於崩岸。隄徭歲歲無休時。漕卒汗血。農夫骨髓。狼籍道路者。又不知紀極矣。窮則變。變則通。平度之役。似未必全無補也。說者又言。今之治河。難於禹。禹直去害。今引之南行。而求其利。以是益難。若使徂徠之泉。䟽濬得人。自足接至清口。又况徂徠之南。支川溪流。皆可并濬。則雖任河北注。如禹故道。亦無不可。嗟乎。天下若太平。然民財極窘。士風極頽。邊鄙又似無可憂。恐益遲益不小。執事



國家大臣素負經濟於此籌之熟矣。練兵積粟招攬英賢三皆急務應素留意亦教我乎。○四月至京。車駕還京。○閏七月調文選主事初考。○九月陞稽勲署員外郎。○十一月封承德郎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元配劉氏贈安人繼室劉氏封安人。○賦感事一律云臨淵思結網鼓瑟貴調弦。劇盜多江海飢民半幅隕。真鴻還避弋市馬未歸燕。聖主今宵漢明朝御講筵。

庚子十月調驗封署員外郎。○作近田草堂記曰少保太宰許公之為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受

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為之記曰：嵩華河洛之交，雄奇深秀，鬱為靈寶。去城半里有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亭夫分固知足，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遙令故山，面俯溪泉，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丘陵歿其厚址。規洞留雲，寄心不競；方塘止水，涵性有融。亭於斯，高山流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映帶坊堦之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爽塏，選遊息之勝，謝彼囂塵。比松竹於斯干，取棟宇於大壯。外樊百堵，中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隍序坦乎，其敞博。儼若



彞訓榜曰近田。蓋陶村朝曙、雞犬相聞、山郭暮鍾、牛羊下括、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饁南畝、則饗殽可繼。以築塲圃、則任戴不勞。以供賦租、則委輸易致。徒步便於往來、經營宜於昕夕。詩謂來車用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非令圖。魏儉幽勤、斯為本務也。若乃侮父母者、耻昔人之勤勞。聽祖考者、願小子之迪德。或因之而景福受慶、或士興吐、或因之而廢禮匱神。害時望歲、聖賢訓戒精實、詳明允國家之盛衰、子孫之賢不肖、皆於是乎足占矣。念哉念哉、惟少保公望隆帝宇、虞揆殷

衡教始家。閑鴻貽燕翼。雖手携面命之間。皆言近
指遠之義。乃隱括其詞。而繫之銘曰。乾坤易簡。性
道中庸。履素無咎。行險多凶。言勿尚口。行勿飭容。
爾心篤實。而貌溫恭。紛華勿競。耽樂勿從。勿勤而
遠。徒爾憧憧。邁種貽穀。莫如老農。我蓄爾穫。我負
爾春。爾祖爾父。清白之風。守爾家法。斯治斯亨。三
復斯言。雋味無窮。厚生正德。泛應旁通。無怠無荒。
有始有終。象賢濟美。即此田功。賦中麓草堂排
律云。胡峰元峻絕。中麓更孤騫。却擁盤龍窟。遙臨
踞虎巔。斗馬東入海。截彼上摩天。拔荆留今古。長



城跨幅隕。鷄鳴日在掌。瓜漏水如纏。搖落於陵室。
徘徊甯戚田。山河齊十二。禮樂魯三千。蘭蕙茲成
畝。松杉不計年。時平饒稼穡。世亂脫戈鋌。值此精
靈地。寧無秀發賢。文章韓吏部。翰墨柳公權。業本
淄南授。名由歷下傳。麗詞五色錦。彩筆八花磚。信
手高謀賦。論心種葛篇。讀書仍破卷。雄辯復驚筵。
意氣風雲動。詮裁藻鏡懸。象韞通禹甸。雕杞諗周
編。下榻皆徐穉。談經失鄭玄。壯圖存鼎鼐。結志寄
林泉。白飯晨初熟。青藜夜獨然。蚤期呈豹隱。小築
旁牛眠。一了蒼生念。還隨綠野緣。

辛丑正月調考功署員外郎。○詩寄費生云、憶昔洪武中、我宗遘奇變。爾我甥舅家、保育危如線。邇來百餘年、骨肉相依戀。世世結婚姻、恩義金可斷。吾母爾祖姑、憐爾中哀散。爾來寓吾廬、孤立持楨幹。我茲宦中朝、留爾守阡陌。別後今幾年、規言聽擘畫。養蠶復養魚、種田須種麥。塙籬布桃梅、墳墓修松柏。歲時贍宗親、飢荒賑佃客。升斗必齊同、等兒無折閱。稅糧依程期、衣食甘粗劣。足跡避官衙、口言戒欺啜。莫謂天可瞞、蒼蒼僅咫尺。莫謂衆不知、神明在堂宅。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但憑強暴



侵天理有順逆。但憑譏謗。加入心有黑白。保護我
田園。兩家綿世澤。爾不解文詞俗語。我迅筆。事事
皆平常。句句都老實。違此受煩惱。信此逢康吉。丁
寧復丁寧。我有歸來日。○二月。充會試同考試官。
○七月。調文選署員外郎。○十月。陞驗封署郎中。
○十一月。調考功署郎中。○記躋古堂云。余曩耕
海曲。聞河南默齋許子。既來京師。知許子益稔。今
年夏。許子去南京。為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余惟弘
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山川。遠近包絡。爰有
泰山。乘離戴午。悠迥磅礴。雄秀萃焉。衍為豐原。融

為巨壑。方田曲澗、市柳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
奧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既蹇產以循流，復覲髮
其失運。於是脫西峪之碣，而開南村之竇。懸磴化
為周行，叢崖豁乎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
民，什伍為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食自畜。
人憎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益溥而
長。若往而復，山崿蔽阿，丘形點陸。高不乘嶽，廣不
聯垓。卜築於斯，可邁可軸。所謂躋古堂者，巍然擁
門庭而殿寢塾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昔。險堦
雙嶠，閨蕪兩號。韓秦更哀，漢楚交厄。烈士辭人，闢



夫俠客紛狗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籍。遊息登眺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耻回遁深畧、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流、神精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卹。既無裨於經綸、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既葺、聊以自讐。吾上信美、初服可修。或妬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轉。或歸潔而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固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囑。比跡襄衡、而莘傳作求也。○諸將八咏云、狗澗灰泉斷鼓鼙、滿川胡騎下山西。旌旄霧捲秋風暗、刀劍霜拋夜月淒。○七月

初旬虜報聞、直從白露過秋分。東西殺氣方千里、
牛馬長驅幾萬羣。○太原天險傍雲中、保障今誰
第一功。西顧榆林東上谷、漢家京兆此扶風。○制
府魚符縛錦幃、將軍虎印卧征徽。隔山傳箭催朝
食、對面援兵怕解圍。○邊臣累疏竟蹉跎、詔問群
僚發難多。陸賈未能調將相、武侯安得倚山河。○
連山黃葉落胡笳、滿路蒼天哭魯髭。殿後屯兵逾
半月、村前流血已千家。○鴈門烽火隔龍泉、倒馬
居庸自接連。諸將提兵相犄角、幾時凱奏答皇天。
○朱雀西躔太白消、軒龍東指歲星搖。即看月掩

旄頭黑、定斬軍于馬上集。

壬寅正月、陝西巡按唐御史劾按察使劉雍、叅議喬英、覆行巡撫、勘無實迹、乃叅唐御史奉旨、喬英、劉雍既勘明、准留用。唐某糾劾不公、既行勘、經年、並無實迹、難居憲職、著降一級調外任用。○二月、送友守岳州、一律云、午樓傳詔問災祲、此日蒼生願治深。渤海移書新太守、弘農講席舊儒林。莫耽吳楚驚人句、獨抱江湖戀主心。南國風流山水並、千年俎豆接棠陰。○三月、河南巡按陳御史劾開封知府賈應春、覆行撫按、勘無實跡、乃叅陳御史。



奉旨陳某糾言不實已違憲綱又前後舉劾自相矛盾難居憲職著降一級調外任用。賈應春也降一級。賈公後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喬劉竟不復出。唐止滄州判官。陳餘干知縣。○四月與西坡書云承翰教知節鉞蒞廣寧極喜藩輔干城之賴。願今各違事勢甚可慮計省局於節財專閭窘於乏餉時有抵牾似非中外相應之體重以文法困人尤難展布。執事譽望素隆朝野共信當此時必有長畫愚書生不解事竊意貴鎮兼古遼東西之地唐虞幽并二州也是時江東財賦未入版圖備邊



之費未嘗告乏。或謂古無虜患。然尚書蠻夷猾夏。亦以為憂。至唐人雲帆遼海。粳稻東吳之說。似亦轉采江南。今遮洋一總人。不能至遼東西矣。國家專以鹽利供邊。鹽政壞於折色。於是邊有曠土。野無歲穫。權豪之家。一切專利。折色益輕。穀價益重。司徒祇見發金之多。成卒竟苦待哺之急。恐意外有虞。所費益廣。不識何計可以充邊庾。定士心。執事大臣重寄。幸別白刻切為。聖天子力言之。豈特東國之幸。生懷此未敢告人。人亦誰肯念此。及今不大為經略。恐後無可措手。奈何。冒昧陳之。

知不我罪誚也。○五月，復劉方伯書云：三書誨諭勤摯，讀之如奉顏色，感戢無量。潢池之警，中朝極為楚憂。近聞撫捕有成，又得明公旬輯於上，萬無大患。但流民生理未復，定中作役，方殷公私窘困，武備懈弛，恐渤海雖寧，而潁川伏變。况水旱蝗蝻風雹將半天下，即江東伍郡財賦之區，今歲亦食樹皮草根矣。明公譽望愈隆，即日責任不止方隅，匡濟之策，豈鄙人所能測。幸不吝教示。○六月，再考實授考功郎中。○七月朔，日食星見。聖諭：夏言肆縱恣，天性已成，不遷於忠，謹敬畏言，官係朝



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束髮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即曰：時人正瞪目而視、不可言。官不為國思報、但只欺謗君上、弄法舞文、排擠忠直、貪生媚竈、通不聞一言片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道疏奉 旨：祖宗設科道官為朝廷耳目。這廝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謂言出禍隨。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為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科疏奉 旨：已有旨了。欽此。

公具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十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三員、官居臺諫、職任耳目、既不能愛惜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已、而非人、輒敢徇同而惡異、或經年累月、論建無聞、或屢牘連篇、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觀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為過。伏蒙皇上曲賜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覆於震疊之餘、霽威嚴於包荒之下。及



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挾邪、臨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祇遵勅旨、叅諸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謫降者、調降外任、應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議擬奉旨、是喬佑等這廝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夏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糾彈、及奉有明旨、仍懷觀望、顧忌好生姦諂、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落。喬佑等三箇并高時都降一級、調遣方外任。何允魁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

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兩箇月。欽此。是時分宜為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貴溪阻且擠之，遂結怨。謗聞於內，久未發。會日食，方復圓，百官出禮部。聖諭即下，科道官悚懼，方劾貴溪。上遂怒。左憲毛公伯溫堅欲乘此用考察例，將兩京科道在京在差丁憂養病者通行考察，盡去曾劾分宜者。公堅執不從。往復論難，直至初五日方考。臨時毛即言：「首相去位，必及科道。」張羅峰去六科十三道掌印官俱為民。今亦當如此庶上怒可解。許公顧公曰：「何如？」公應



曰、此恐不同羅峰去時、不曾下部院考察、內批竟
罷斥。今下部院、聖意可知。況此非時考察、豈可
過求。毛乃曰、長官任得此利害、便罷我輩、不過罰
俸耳。又曰、若從輕、必廷杖禍尤烈。公應曰、既做此
官、又值此事、利害顧不得。又問、何以處之。公曰、道
中疏通、無劾語、應多動幾人。毛曰、二疏一旨與羅
峰時同、安得分別。公曰、羅峰去時、二疏一旨皆御
批、今道疏批許多話、科疏只云已有旨了、又云喬
佑等為甚、聖意甚明。毛又曰、兩衙門本頭都該
動。公曰、直該動道耳。毛問云、何公曰、道不肯做本

頭推與別人甚欲互相訐奏。今早方送揭帖，豈不是才力不及。毛默然曰：「長官欲止改調乎？」公曰：「亦須分別重輕。」許公先期定議，至是不言，但云：「今且逐一說去。」還叅酌素履。公曰：「最是。」二公始下筆。御史二人都給事中，一人降一級調外任。御史六人都給事中，二人給事中，二人對品調外任。毛曰：「止此乎？」公曰：「人太少，恐。」聖怒未得釋然，欲將存留六十人，俱擬罰俸。聖意或可解。毛不應。許公曰：「亦須分別輕重。」公曰：「欲將任久三十六人擬重加罰俸，選用纔及月餘者擬量罰。」許公曰：「是。」遂收薄。



毛曰、既不斷根、人數又少、長官須收拾行李、我輩得奪俸足矣。許公曰、旨云考選、不云考察、恐不至此。司官既肯擔當、堂上有何不可。即日上疏、公宿部候旨。同寮因科本頭不動、皆為公危。初七日早、御批允下。○八月、代許文簡公擬上監國議曰、恭聞聖諭、欲令太子監國、下羣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皇上天德高明、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瘼、四海無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值違和、旋資靜養、尚秉離明、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東宮、正名監國、少俟
康寧、再厯臨蒞。臣等驟聆天語、殊切氷兢、反覆
籌思、無能奉荅。伏念皇上早登大寶、綜理太勞、
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遙途、遂致神
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欲再
加調攝、但宜少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邃、盡却奏章。
恐天心為之變渝、祖鑒為之憫惻。臣工為之
疑懼、民庶為之徬徨、群情易搖、國是難定。臣等未
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
日新、面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揆



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冲年未離阿保、虫閣之禮。尚遲攝衣之期太速。况若釐於政務、不免親於聽聞。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携持之際、倘遂干其事權。官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脫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為佑啓之累。歷觀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皇上龍顏鼎盛之時、青宮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闈而遽行授受者。况漢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牆、或變生胡虜、或君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為此非常。我朝成祖文皇帝、內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攘胡於漠野、

每一往來、動經歲月。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緘勅手開、或秉筆繕奏、內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官坊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也。去年皇上南狩承天、北歸閱月、雖有監國之名、未輟聽政之實、以是朝堂帖然、遠近無議。今欲遂舉四郊、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詳思却慮、博謀廣詢、斷然



皆以爲不可。伏願 皇上急回初意，俯徇輿情，清
疑思慮，恬養精神，暫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政。
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審謨臨斷。仍勅內
外大小文武群臣，務竭犬馬仰荅乾坤。既不得受
直怠事，甘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苦肆凌奪。其
有不忠不孝，暴橫劫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許
言官不時論劾，請 旨究懲，以消巨凶，以懲不恪。
如此則九重享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皇
太子亦得保貽哲命，丕養聖功。他日謳歌朝覲，下
切群心，鴻謀燕翼，上承洪庇矣。○十三道會劾各

廣撫臣大同龍山西劉宣府楚保定劉陝西趙湖
廣陸山東李勛陽詹延綏萬河南魏兵部張戶部
李奉旨吏部都察院看了來說時憲左毛副僉
周梁皆江西人十巡撫中江西三人許文簡公先
期與毛公相議不及盡言及會議時一一評品相
合惟江西三人浙江二人議不合毛公曰李子庸
少立名節鄉評素重公曰豈惟江西海內人亦知
之但四川山東事指摘甚多今須全其名節官亦
不斷根議乃定覆稿云龍劉楚萬先該臣等查議
奉有明旨龍劉革任候代聽勘萬楚改調訖今



議得陝西趙蘭州失事、陳卿罷閒、形迹可疑、議論起、然其才識可用、地方相安、湖廣陸迎駕作陵、累効勤勞、况近因廟建奉 旨久任、併叙陞賞、河南魏連年備虜、頗盡心力、俱應留用、劉政令過嚴、固專意於防患、民力不堪、遂失審於下情、勛陽詹本等年資、才器尋常、一陟重任、遂致人言、山東李行雖簡質、而操履無議事、每迂濶而幹濟不前、所據各官既被論劾、通應議處、合令趙陸魏照舊供職、勉圖報稱、劉遇缺調用、詹李回籍聽調、俱候交代離任、各官員缺、另行推補、再照國家設置各邊

巡撫都御史令其贊理軍務調度兵糧禁革奸弊以安撫地方。至於臨敵交鋒先登陷陣保障人民固總副叅進諸將之責。即今山西諸將擁麾接壘遇虜不戰見敗不救以致地方十分殘破誠如聖諭所謂今夷犯華如蹈荒原又曰毒我邊民朕心可寧。皇上憫念元元至矣。夫民出賦稅以供軍軍振威武以衛民本相須也。況山西一省錢糧不入京儲專供邊備今將不奮勇軍不效勞腹裏人民累遭殺擄今日之事必須將官巡撫同心戮力各盡其職有功則並錄失事則併論庶幾邊方



有賴又看得尚書張李俱係部省大臣責任尤重
委否廢職莫逃宸鑒。今經論劾前因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定擬。奉旨是趙陸魏俱着照舊
用心供職。劉調用詹李着回籍聽調。俱候交代離
任。張李已有旨留用。○九月與錢海石書云。兄謝
青瑣逾年。凡在善類。孰不惓惓願聖明賜環。吾
兄結綬。幸拏力自愛。無負四海清議嚮往之情。生
株守於此。低頭風塵。欲得外補。稍試吏事。能解否。
若精神頗得展布。經歷十年。或堪驅策。倘遂清談
無補。便當歸耕。白首無悔。廼日夜切心者。野多遺

賢朝寡推轂。開門之詔雖煩。塞路之讒甚巧。此於世道可憂。非細。家鄉荒歉。賑贍之責。恐不獨在有司。士族富家。皆有親姻鄰佃之憂。京師穀價倍昔。皇穹宇。沙河行宮及城垣次第告落。雷神殿又鳩工召徒矣。交南之議。勦撫相持。未有定擬。江南嶺北。恐未得專意春農。五岳中麓。大相矛盾。密語曲謀。盡白群聽。可駭。可咲。可憂。其中乃或波及春谷。何也。皆吾兄好友。近日名流。今且若此。便祈不吝言教。○十月。都察院題。近年撫按劾官下至丞尉。甚爲失體。今後御史出巡六品以下官貪酷顯著。



即當拏問不許槩効奉

旨所陳都依擬務要著

實舉行。各見在地方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欽此。吏科以爲非便。題下部議。議得府佐縣正與州同知衛經歷丞俱是六品以下官。除貪酷顯著事發在官者各該撫按徑自問革。尚有老疾罷輟素行不謹等項。法僅止於去官。罪不至於拏問。即欲究治恐無告詞。輒行訪察。又違明詔。况上避深刻之名。問發不過數人。下爲倖脫之計。奏辯動經累歲。若一槩不許論効。止填考語。案候考察。不惟廢缺民事。無以

磨礪人心。其間債政殃民爲害不淺。至於論薦不遺於雜職。糾彈獨限於品官。似於勸懲之間亦非平明之體。及照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各止有知州一員及各府同知係五品官。其餘知縣俱係六品以下官。所管縣分大者三四百里。次亦一二百里。比之各省府分有一府不及百里者。其關係生民休戚地方利害。治有甚焉。而通判推官係在外四品衙門堂上官。皆有錢穀刑名之職。又或署府印。或掌縣印。及有兵糧賑恤河渠各項差委。責任亦不爲輕。豈可比之州縣佐二衛幕等官。一槩不許。



糾劾合無今後府佐縣正官聽撫按指實論劾本部查覆請旨去留其餘六品以下州縣佐貳衛幕等官不許一槩濫劾備數。旨准議行。

癸卯先是朝覲前一年各地方有事撫按多至八九月間方行奏留正官及至部覆准行到時正官已多離任無益地方有妨政典。是時山西迭遭虜寇深入公不候彼奏二月即題云山西地方連被虜寇并里蕭條即使戎賊遠遯亦宜加意撫綏况節據擒獲姦細走回人口皆言今年夏秋虜復聚衆窺伺允拊摩瘡痍供給軍餉繕治墩堡團練民兵

各該文職正官皆有責任。若照例來朝，不惟缺官誤事，未免勞費民財。欲候撫按奏至題請，尤恐各官預為行計，假公營私，巧為推托，畏難避事。臨時益為難處。所據山西司府州縣各該應朝正官相應留任，共圖邊事。止令首領官吏齎冊來朝，亦要凡事節省，不許科擾。其於民情軍務，均為有補。奉旨：是。山西司府州縣各正官准免來朝，著加意拊循地方，防禦虜患，誤事責有所歸。○谷盧嘉興書曰：人至備諗，雄才偉政，任事直前，往往以此受知。然亦以此致謗。但如均稅、覈田二事，生所深



服極願奉行以為他日子孫貧弱之地。敝縣糧長并押運等役往往財囑審官或請寄鄉宦其所親見聞者以是千萬金產乃脫役而使數十金產代之青天白日恐不如是糊塗也。君子立身有義有命毀譽萬端何足較況有譽無毀未必君子伏祈留神。○又書曰昨遣僕歸曾復均稅覈田事。是時恐或尼於豪有力者草草條其利害極望有成不意石江中丞暨少谷君子亦竟不能排衆難畫此百年規可嘆也。即事成豈能保百年無弊顧緩急何如此法不行數十年後雖豪有力者田連阡陌

皆為鳬鴈萑葦之場。貧民流徙飽暖之家。里中人相援就貸。勢且必至。我朝東南賦法三變矣。今之不可不變。甚於周公。况公時。嗟乎。誰其任此執事。努力為天子牧養斯民。寧惜任勞。怨即譽。愜一時未若功在百世。况不任勞。怨譽未即得。任勞怨公評。或不可泯。惟高明裁之。明年飢流民果從富家就食。又明年郡守趙公遂均稅。至今賴之。公之陰贊力也。○五月。蜀府長史高依倚權貴。苞苴公行。內外交結。輒起四川藩司文移。赴部考滿。公䟽云。大明會典。開洪武三十年例。王府官及護衛首



領官不考覈。自洪武著例到今，未見有一長史九年考滿起送赴部者。楊一清建議之初，節奉明旨，吏禮二部便會同查議。如係我祖宗成憲，勿得紛更。如係臣下建白，非可為例。今尚施行者，奏來定奪。欽此。及至議覆之時，失查王府官員例不考覈起。自洪武三十年止，言長史九年任滿，該府具奏本部查覈。奉有明旨：長史等官果有才行可稱的，與別衙門官一體叙遷擢用，亦不曾許其九年考滿離職赴部。洪武著例正是祖宗成憲，豈敢紛更。覆議不過臣下建白，未可按據。况

奉有明旨、祖宗成憲、勿得紛更。且蜀府長史任滿九年、該本府保留累陞正三品服色俸級、比諸在內列卿、在外按察使官高俸厚。今欲陞服色俸級、則遵保留故事、欲圖叙遷擢用、又援建言新例。意欲一任九載陞俸改官、一舉兩得、貪榮嗜進、孰甚於此。自知犯例、恐致駁查、又復托稱葭患、氣息不能進講、要比教授舒文明、胡慎事例迴避改官情詞展轉。參照高某妄稱新例、故違成法、欺罔親王、干撓撫按、若不重加懲治、各王府大小官員、倣倣成風、互相援比、變亂舊章、將無紀極。但本



官到部即告老病乞休似應姑免提問照依老疾事例致仕。旨下允行。○南京官考滿違限例參送問。餘姚李公時為南司業違限一年權要人言翰林官不得送問堂上官亦然。公言未嘗見此二例查叅送問權要大恨。○工部郎中等五人先以事添設後事完咨回吏部改選未及改補工部增減那移月日咨送給由。查得官吏給由必須磨勘年月歷官薪俸豈得任情增減况已咨回吏部聽用未經銓註既非工部人員却於何處復職既不公座似難支俸既不支俸似難准歷宜候銓註

通前扣足三十六箇月准作一考給由引奏復職。工部又以為恨。○大臣卹典祠祭移考功覈報入疏議請例也。張司馬某呂少宗伯涇野相繼物故奏下禮部部欲與張莖祭贈謚止與呂莖祭公論不平。祠祭移考功查尚書張曾否考滿有無被劾并奉 旨去留緣由。呂曾否考滿考功回查張司馬生前屢被兩京科道等官周怡等論劾幾數十疏。聯名幾百餘人。至於沒後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何贊等尚有餘言。事干清議有礙行檢具載邸報人所共知。其被劾自陳留用係文選司掌行侍



郎呂歷任四品二年有餘三品已及三年文行有名始終無玷。因災自陳致仕未經考滿所請卹典相應議題分宜大怒考功文移一字不入疏禮科亦付之不知張竟得卹典呂止塋祭。○向時大臣被科道論劾旨下吏部往往不即議覆待其自陳以示朝廷優禮之意分宜用事苞苴公行或即於疏上批留或於自陳疏上溫獎或不動大臣而言官反被斥公入考功如沈良材趙大佑殷學王暉周怡所劾大臣旨下即覆仍分別所劾是否以俟聖裁諸大臣又大恨。○撫按劾外官旨

下吏部考功不即議覆貪污幸脫友謗撫按緣効
本一至誰無親故在京周旋惟䟽到即覆則請託
不暇同寮問公若不詢訪何以協公論公曰此無
他各巡撫推陞巡按更替即知前任効本將至先
取司中三年間各官考語備看一番將屢考不職
者寫一小帖封數重置笥中待䟽至一對同者去
否且留疾雷不及掩耳請求囑托非錢不行措辦
未及部題旨下矣○荅沈龍山書云曩歲登海
城兄謂鄭子有僊骨不意誤入樊籠遂爾昏擾時
時念我竹樹池隍神魂飛越茲接來諭如對顏色



相待不淺淺豈敢負教。顧山林鍾鼎殊途子房孔
明長源未易學也。畢竟耕漁樵牧其職易稱。輕絲
淺履大笠長策晴雨皆便。馬能齧齧風塵中。絆此
百年身。勞勞苦苦耶。老雖粗衣粗飯不厭。大兒八
歲能讀書。小兒六歲能拜跪矣。諸胤森森想皆嚮
學。益可愛時一笑語。益增白雲之思否。世事白衣
蒼狗。不可言。不能言。不敢言。正人君子知有已而
已。歸山一策。委身殉國二策。舍此無策。幸努力自
愛。他日相逢。無相愧可也。比見繕葺無休時。士大
夫好利無厭。講求官職。此關治亂安危。非小故。南

蠻北虜不足憂。憂乃在此。此其幹旋轉運之機。固自有在。第極寡交。或謂鄭生孤僻。非知鄭生者。嗟乎。焉得坐就幽囚於上。握手接膝。出肝膽相規切。求度世延身之術。仰對青天白日也。使人立候草草奉答。殊不倫次。便希不吝教言。○公在考功。凡事不關白內閣。即內閣微露風旨。亦若不喻。以故甚不悅。不欲其爲文選。文選遇一缺。必數轉人。競逐之。不若考功事易斷絕。會文選高公出部。文簡公欲調公。公曰。稽勲王郎中先入吏部。先陞從五品。又先陞郎中。相應調用。屠直齋亦稽勲調文選。



文簡曰、爾俸深科第又深且實授郎中、又考功調文選為順、何為固辭。我在部六七年、只見人爭調、不見人相讓。此仕途美事、人不及也。遂調王稽勲文選。王名與齡、字受夫、山西鄉寧人。潔廉方勁、在文選直已行志。內閣凡事沮撓、王遂疏言。翟巖兩閣老納賄囑托、月無虛日。渠輩之請托如水。臣等之罪過如山。二權奸主之於內、群鷹犬和之於外。臣等禍必不免。乞罷黜。呈稿文簡公、發下。即日授進。上不說。王削籍去。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皆調外。周亦山西人、有學行、以御史改官。

察。䟽言山西虜患貴溪惡之降府知事。王知其事、再陞文選主事。分宜意公與王相厚、疑䟽出公手、又疑出周手。王既去、文簡公謂公曰、衙門事至此、須得人支撐。今不得已、相勞數月、不可再辭。○七月、調文選郎中。是月即行取外官補科道。往時具揭帖、開姓名請內閣去取。惟命。公不復關白。先將推官知縣素無善行得薦舉者七人、推陞知州通判。次日上行取。䟽止三十六人。往時行取者或公論不容、又陞通判知州同知。此三十六人至京、公已謫官。皆得科道部屬。歷官至京堂者。今已二十



人。○與劉五泉書曰。執事內附殘傷外捍寇虜。無假三捷。坐收萬全。第今之議者。輒言調兵竊意。臨期徵發。則奔走勞憊。不堪應敵。先事留屯。則芻餉艱難。末從支給。莫若計調兵之費。為卹民之資。盡將太原府軍民。今年粟米力役之征。一切蠲除。專令各立營堡。共習武藝。官府稍為較閱。量加獎賞。不以文法拘攣。誤其生理。所缺器仗。亦稍辦給。仍諭以父兄妻子深讐。努力報虜。虜至不戰必死。戰未必死。激發義勇。使有固志。其所蠲除錢糧。更請朝廷補給。蓋供一鎮三王及官軍俸糧。皆不可缺。

大約三十萬金足矣。如此山西之民自足捍虜。執事訓練強兵分爲四營。半屯三關。半屯腹內。東西二路。遙振軍聲。作勵民志。太原必無虜患。山西勁捍之夫。又得執事撫臨於上。茂不濟矣。但恐此賊不窺太原。直犯漁陽。或出上谷東西。爲禍不小。此時又賴公東行前策。亦可放行東鎮。恃愛及此。杞人之憂。出位罪甚。○缺南祭酒。公不問內閣。推馬公理。江公汝璧。內閣益不喜。謂文選侵官。徐相公時爲北祭酒。亦謂公曰。兄推馬伯循。人皆謂兄爲已地。公曰。兄試觀今翰林學行年資。誰過伯循者。



旨不允。令另推。右堂張文隱公曰：內閣意在關子。公曰：知之。今當另推翰林家食者王太泉佐三渠用賓。文隱曰：脫又不允，柰何？公曰：三推尚有兩舊祭酒王舜渠、道倫、白山以訓如又不允，郎中當求出耳。旨下用太泉。○荅仇謙謙書云：尊翁至接手書，開緘宛然如對顏色，喜可知也。生低頭塵坌中，方日夜圖歸海曲，吾兄顧責我功名，左矣。試觀大笠生骨相，器識豈雲臺煙閣中人耶？期我明春春明之會，度爾時大笠生已鼓楫江淮間，否亦邂逅逆回於潞衛之交矣。○又與馬石渚書云：久淹

閩中極知吾兄非有嗟卑嘆老之意。推轂英賢者，不得辭其責。幸勿以瑣瑣外物介懷。若無能自樹，畢竟與草木同腐。雖極品官何益。吾輩所恃，不知在彼在此。一笑笑。○時吏部缺司官四人，諸富豪倚權貴求甚急。公請於許公用行人羅公廷繡、照磨劉公養直、主事路公天亨、知縣李公棟。未閱月，又有稽勲考功郎中缺奉旨。吏部司屬還照先年例於各部訪舉。務在得人，不許濫將。知縣推官一槩升授。欽此。時趙文華爲刑部郎中，依分宜必欲入吏部。公告許公曰：「往年黃禎在文選，調驗封。」



李開先爲考功郎中。旨云、明年朝覲考察如何。文選考功俱用山東人。今郎中承乏、文選又調文華、是文選考功俱浙江人。郎中須出部、乃可。况久不爲內閣所容、須引避耳。許公笑曰、考功當更求之。公曰、莫如武選郎中傅順若、稽勲可用。文選員外郎錢公邦彥。許公曰、旨令外調、豈可用本部人。公曰、調外部一員、用本部一員、亦無不可。許公從之。疏上得允。○與呂中丞書云、盛使南歸、曾附短啓。大丈夫雙螯龍驤、與時舒卷。小人恒以尺寸進退、毀譽低昂。方爲有識所鄙。彼顧自謂反覆爲

隨時諭誚爲清議。至欲生人死人以自快意。可嘆可駭。弟碌碌於此。每有煙雲海島之懷。有便專望教言不吝。海野五岳中麓皆近時名士。竟不能相容。逐海野爲其壓已也。任李之交。奚帝王貢一決其忿。密謀曲計。盡洩剗牘。傳達朝紳。爲衆嗤笑。蜀道不如其險。浮雲不如其變也。弟久耕海曲。乍見此等機械。是爲寒心。海野詔獄。幾不免謫戍。五岳削籍。幾不免廷筴。然海野堅僻有之。本無中傷寮友之意。五岳方以去海野爲巧。而不知人更以去海野之計去五岳也。嗟乎。深長思之。筆札不能盡。



○時各省壯縣多缺知縣進士已選完無可補者乃通查京朝官失朝失祭及被權要中傷者陞補公又以後年京察南京考功須得人擬陞周鈇南考功主事餘皆陞府佐縣正會分宜欲陞子世蕃尚寶司丞甚急公持不可張文隱公曰李叙庵子白衣徑除尚寶少卿世蕃以治中轉尚寶何不可公曰特恩與選法不同皇親有白衣拜都督者特恩也世蕃既以官生入選歷都事經歷治中自有知府可陞陞後乞改乃有例分宜聞之不喜諸鑽刺求調吏禮兵部不得者飾語激怒之分宜遂密

疏公專肆并指周鈇等謫官未逾年遽陞爲抗
上市恩。遂票陞周疏詰責及回話。疏上票旨公及
周等皆爲民。御筆改公降三級調外任周等竟
爲民。分宜即日疏乞陞世蕃。旨竟陞尚寶少卿。
公降和州同知。○和友兩律云。江湖原是險。丘壑
本吾情。去國輕王粲。爲園憶邵平。乍逢春雨暗。漸
覺暮雲晴。一笑雙蓬鬢。耕漁足此生。

甲辰二月至和州。清軍勘災請雨賑飢。見宋人謫官
江北詩。有云。除却借書沽酒外。竟無一事擾人間。
公和曰。公門雖設晝長關。山色江光滿座閒。有酒



懶斟書懶讀更將何事擾人間。○荅唐荆川書云
昨夜坐承教極感更復思之鄙言亦未可盡謂剛
愎吾兄云小弟未諒尊意得無以隨聲雷同心非
口是轉變如游龍挑達如炙轂者為知己耶。君子
既有用世之誠必有處世之術眼前身後咫尺萬
變胡可任情自是酷拒人言推群衆於泥塗嗤僉
謀為俗論也。白馬唐無國丹書宋有碑慎哉兄既
以潔身全名為古今大題目一去決矣耕牧樵漁
別有生理商李之書何必索觀既不能忘情斯世
恐昨云云未為禹謨周典極知干冒勿罪。○十二

月、陞南太僕寺丞。月望已卯、季子倭沟生于州寓。
○望子房廟一律云、西風嫋嫋隔河津、何處留侯
廟貌真。恩義五朝須事漢、英雄三戶竟亡秦。赤松
草草非無筭、黃石惓惓信有神。出處平生還自愛、
不妨江海一綸巾。

乙巳、閏正月、還家。歲大歉、米貴甚、族親皆乏食。公租
僅辦糧、乃粥新橋房一所、價三百兩、得米三百石、
分贍親族。急買菽豆共麥、并家田米自贍。是秋、䟽
乞致仕、不允。○荅王同年書曰、白日不可留、一別
忽更七載。中間備嘗滋味、大抵畧同。邇來觀聽似



天於善類不甚愛惜者。俊彫落。譽髦摧挫。安得喬木百圍。新松千尺耶。此於氣運人事大為可憂。未審何日得奉顏色。出肺肝共圖出處也。○荅金玉厓書云。君子用世。志在安人。上馬從容。廊廟進退。臧否次焉。旬宣方岳。興革利害。下馬躬耕。畝畝保輯里閭。皆各行其志而已。內外顯晦清濁。非所論也。江湖滿地。後會未期。白露蒼葭。無任興感。○荅沈龍山書云。余數友皆海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達練時務。一遇蹇產。即低頭變面。庶幾附會功名。以自濟。其真升躁進之私。竟亦不能枉尋而直寸。

雲泥鴟鳳先後兩截百年之身受此緇垢吁可惜也。士習水靡不憚神人敢於助虎翼蛇中傷善類。君子不論遇不遇但當抱此丹心上對天日勿自倒墮耳。人之精神心術日洗日潔日勵日健反是日汚日頹矣。縱生不見容亦當住氣葆神死而炯炯。見罔魘不懾入水火不濡遇良朋先達君子不愧使輪迴之說信有之。決不墮入禽獸。即為禽獸亦必麟鳳鸞鶴翛然自適於清平高朗之鄉。此豈可與庸夫陋士談哉。昨偶觀宋時事見秦丞相專國十八年善人君子逐斥一空其後幸而不死者



起而復用、又率喪其平生、大不類與秦爭是非時。此其故何也。得夫^③抑鬱無聊困挫之久、亦歎志快意肆情不暇顧四海清議百年公論耶。又思正德時斥逐諸君子、亦類是於。是益知君子之強非苟焉意氣感奮一時之間而已。必其充養有素、擇乎中庸者能之。執事以為何如。○讀陶集四八月書曰、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君子固為已、非為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

安可勝悼也。幸或畧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人哉。晨門、荷蕢、儀封人、荷蓀丈人，皆聰明睿哲君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為遜焉者。顧達時委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軼儒生、麥丘邑人、烏江亭長、泉鳩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吊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頃襄王之射者、太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



之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裘公愧扎、餓夫羞黔、
漁父憐胥、刺客全盜、賈人辭荀、伶官歌楚、力士擊
秦、斯卒還趙、漢濱詰溫、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
絕良、童子愛魯、小兒諷項、負苓譏薛、箍桶啓程、是
其人或毀貌飭心、以藏已、或曲辭長筭、以悟人、或
沐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匪軀、以明義、或直情任
氣、以矯時、或遵銳示驚、以乘變、矯矯翼翼、砥平繩
直、姚姚密密、玉質金相、均卓犖、問世之英也、僅爾
行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
江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春築之間、更

多玄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擅玉、隱霧殫霞、豈惟
名姓沉滅、併無詞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
啻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甘心泯焉已耶。抑
有重於此而不屑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
發憤爲文、蕭遠孝標、感慨興論、誠有激於中、莫能
自己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
心、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忤容、夜無寐
語、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
不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必計、亦不暇計、矧肯
後役爲後世名哉。嗚呼、觀予言者、益不能不撫卷

長嘆也已。

丙午三月再疏乞致仕不允。○四月陞南考功郎中。
○九月令人赴南吏部繳憑張莊簡公不納。赴南
通政司告繳舊寮趙雪屏公及其寄憑吏部改限
送至家。○十月公病日久不能視曰從此無復仕
進妄想也。文憑改否任之亦不復告繳。○答趙左
山書曰某愆過百端動遭齟齬所恃者青天白日
照臨於上大賢君子俯加諒察否。且悔吝沓來豈
能逃避。惟明公開霽高朗不屑為時俗脂韋之態
至於教治斯民惓惓以敦本務實勤生縮用為先



此古循吏也。但讒鋒暗刺甚於鬼蜮，險於山川，巧於貝錦，不可不曲防。乃若少示包荒，姑借顏色，中不可撓，而外若無所低昂者，此在明公斟酌間耳。恃愛冒貢其愚言，不能盡。

丁未春，西臯鍾公再三促公治目，公力辭。三月朔，西臯坐守，欲公卜治否，孰吉。公從其言，卜之吉。得俞生曰：「此內療，非藥所能療，必金針一撥，即明如故。」公不從。西臯又令卜之吉，公令止治左目，用針果頃刻效。舊寮少嚴傳公順考功郎中，謫州同，陞南禮部郎中，亦久不赴任。六月晦，其家僮忽至，書曰：



天威可畏、人心莫測、若必不起、恐禍且至。公出問使云、吾主已到南京矣。公心疑畏。七月二十日、即赴任。張莊簡公曰、不出固清高、然來却安穩。○八月、頗夢封君墓、感賦一律云、玄霜白露徧楓林、夢裏慈顏何處尋。點地梅花原隱隱、抱村溪水故深深。連床衣綰提携迹、滿屋圖書授受心。宇宙百年真自愛、低頭懷抱苦沉吟。○十月、壽先封君序云、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己未、初度之辰也。時胤子景山先生為納言於留都、迎翁拜壽。曩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

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蓋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為翁頌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官於其鄉明霽通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專以信義懷人人亦嚮慕翁。翁每自謂必當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史為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疊疊景山又能承順周旋檢身力學蚤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



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
教子。景山報政書上最。勅封翁稽勲郎廟典覃
恩。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宸宇制詞
稱翁端方稱翁孝慎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願翁之
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健不近聲利恬然隱約樵
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名
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缺慮。此人間至樂百
不可一得者。翁恬享其盛晚福其可量乎。昔余先
人凡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能
立身揚名以為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勉

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仰藉景山豈淺也。○十一月陞南尚寶卿。○作峽隱巖樓記曰：今年秋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公報政戒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正人君子事、規誨余且曰：學違於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於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柰何其能善治也。既送公江舟、問余峽隱巖樓記曰：此吾舊隱子為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嘗至晉、所謂峽與巖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其在河汾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為材賢、其為與區區吉壤必



矣。夫峽可飲、飲於峽、樂水也。巖可棲、棲於巖、樂山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公非直有見於仁、知、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巖、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內臺立朝、端朝士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迎瑾、竊柄時、凌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為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為奪氣。又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群憊巨黠、險狠相濟。公譽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徇。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者、輒齟齬。公公益堅貞。

持節、槩不為動。當是時，非公為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忠、浹於甘棠、干城之功、扞於疆圉、滅否之辨、昭於冰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允公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夫政學無憊、能然乎。公年且八十，猶夙夜修綏，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汲引善類、迪訓後進，聲靈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益以占公之仁且知也。昔公之隱巖峽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晚節知者不眩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往來巖峽，候公，其以

余言諗之。

戊申、在尚寶所司勳臣上直衛五城官守衛事。蓋南司皆閑尚寶尤閑。○荅荆川書曰、往日一會、便覺多言、言後即悔、悔後復言、遂使此心近於油滑、轉展無忌憚。君子改過斷不如此。鄭生外補、茲惟其時、官不擇提學、地不辭雲貴。昨清明稍薦魚菽、南望松楸、愴然興懷。丰食逾年、兩缺封掃。鄭生嘗言、歸山力田一策、徇國二策、餘無策。一策不得為二策、不能為下策、不可為。况鄭生性稟便於為小人、而不便於為君子。鄉隣故老笑談終日、恬然無顧。



忌一接畏途一言一笑皆須深防。浮生誰能百年、何自拘苦若此。此鄭生之性所以便為小人。小人稼圃其極品也。○讀晦翁劾唐劄子書曰：君子小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宋偽學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衰世皆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史稱王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禁，痛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淮薦提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友故輒數責訐發，曾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掇取怨嫌。



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曰
怨仇當路踪跡孤危曰賊吏黨與並當要路曰按
劾賊吏干侮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手不若
得罪於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能忍淮
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可不慎
哉可不慎哉○荅五山書曰得書一函三幅真情
滿紙高誼何可當曩謫江干幸備屬吏仰荷記存
曲加禮數數月之間兩拜手教察之衆惡之中道
以省過之意比以抱病歸田出入三載之便奉候
於心缺然去秋因少巖專使至家怵以危語不得

已倉卒出門、強顏就列。不知者謂且嘆老嗟卑、其知者以為憂讒畏譏、然更有進於此者、非知己莫能諒也。執事一言之譽、重於九鼎、萬端毀譽、敢不自反。古稱友生者、相違無後言、相逢無愧色。今不易得矣、非執事誰望耶。即日寒雲委地、淒風縮人、喬木彫柯、新松失色、言外可想。誠如來諭、兩都相望、何日晤語、不能盡、不敢盡。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二

校記

①衰：疑作「袞」，同「邪」。

②附：疑作「拊」。

③得夫：疑作「得非」。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卷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三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三月陞南太僕少卿寺在滁亦無事。公管江南馬政惟省事不罰贖多便馬戶。○
吞錢同年書云敬讀來諭教愛懇至寡默待時後言先行警發尤切苟不奉以周旋非夫也。弟寓此交游極少中朝賢英亦未嘗得接言論獨於吾兄時一憤發慷慨知吾兄知我也。與其旋進群趨苟食升斗不若歸海上率鄉里力田。即今太歉聊可使里族一飽不猶愈於衣錦策肥低頭側足風塵



中耶。涸魚螯龍喻良是。竊意既登金閨恐未可自
諉於螯魚。枯於輒誤入羅網。悔無及矣。古之才達
自附於委曲調停。并喪其生平者。何限。要之真心
終為名利所牽。姑借詞自解。并以欺人。終作羝羊
亦自愚。莫可悔耳。頓首頓首。不敢負厚意。○作當
湖里居記曰。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
湖川谷委抱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躇焉。景
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
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徙當湖者。
蓋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濱故有榷務。趙氏世居其

旁先生八九歲時秀穎不凡喜弄水石草樹置盆
缶中差池若山水既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
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
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購
之先生曰藝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
歸益徙近湖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
其中名所石窓曰吾將於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
闢後圃湖上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奇石
不問巨細闢徑澹湟高下羅列就中爲序芳亭亭
中有書萬卷有琴有棋奕博簞投壺觥籌談笑可



樂之具。圃後有曲溪可遡。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
舟觴詠。既醉。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
非知舊。有禮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
舉進士。推官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
未幾召拜給事。中南科已而為兵科給事中。當是
時士習稍變。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順旨。論事猥瑣。
先生獨持大體。戶兵兩尚書有時譽。顧其子弟通
鹽賈。邊帥覓金錢。先生䟽論引古誼。律以廉耻。兩
尚書竟引去。大禮議起。先生暨廷臣伏左順門哭。
諫不可竟。下詔獄。朴於廷。其後拜給事中。進都給

事中也。得與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恠好語。君無異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靖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三年。雲中、遼陽戍伍囂譁。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卿臺諫合詞薦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內名士。一遇蹇阻。即俛首改顏。易其平生自期。附會功名。然竟未有枉尋直寸者。嗚呼。百年此身。殊非易得。雲泥鷺鶴。千里毫釐。惜也。端



方諒達如先生、乃竟老里居、何耶。余與先生同朝、先生出處大節、皦然固非利毀、巽避區區、全其身、不出門庭者比。作當湖里居記。

庚戌二月、陞南鴻臚卿。○作王氏世行錄序曰、相山王先生、曩為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懽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為叙。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愛遺鄉曲、風流縉紳

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達。而閨閤之內又能效勤蠶績，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敷遺於後，發祥受祉，濟美象賢，信順不訐，左契斯允。非直人理，蓋有天道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毅。簡學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雅仗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寔於相山發之。余嘗恠夫古今英俊之士，類經險夷，蒙毀譽，苟先勁後回，一敗塗地。



遂使讒媚之口得為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永茲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為慈。念祖者以鳩宗為孝。孰非八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發深省矣。六月。叙劉氏家乘曰。洵涇劉氏先封君母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海上。世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濶達。有德於鄉人。小贈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

任氣矯時、盡友海內名士。緩齋薤雲鶴、行耽經博、
觀外家語、與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
友朴厚、無他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澹自將、辭受
出處大節皎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
雲巢晚年益修勵、端飭為詩歌、雖不及御史輩俊
瞻然、溪郁有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
無私、方果有負荷、余不能及。邑人皆稱劉氏多賢、
為著族信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悼念先猷、損益
舊譜為本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
家乘、問序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



官廢而仁孝之道衰。表本支者教仁孝也。踈而戚遠而近。萬殊而一本。然而勸誡之義微矣。不可無仕隱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略。而文獻足徵矣。劉氏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良譜也。余家與梅園之費。苞溪之李。淘涇之劉。世相甥舅。入國朝而詩書簪紱。劉氏為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亢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諧爾族。無隕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苟甘利健。訐窳。表不自顧。愛羞爾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纖瑕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既成。其族子棟

革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于湖先生嘗稱棟為良子弟。工部之子炘。今舉進士。舉諭君之子熠。魁薦浙學於余於先大母。為從姪孫。進士。余姊出也。○秋八月。聞虜至京城南。公卿會議勤王。司馬韓石溪士英欲發車駕銀市馬三千。公曰。江南非產馬地。一時市馬三千。恐不易得。即市至虜。退未必勤王。馬又何所歸。或曰。寄諸馬戶。公曰。馬戶養種馬已不勝其苦。又可重困乎。石溪顧公曰。計將安出。公曰。借南僕寺種馬。使脫有損失。車駕償民馬價。匹銀十二兩。不勤王。馬即歸原戶。何如。且馬



亦不必調諸江南、就江北、便於勤王所過處、如滁、鳳、徐、各近州縣、每處調一千匹、至徐渡河時、馬足矣。不數日、報虜退事、遂已。○答舊僚書曰、仰公高誼、不啻十年、侍公教言、不過數月、相遇何難、相別何易。友朋聚散、本不可期。顧惟青天白日、遠近皆然、要使此心無相愧、無相負耳。永夜清晨、每思箴誨、如覩顏色、惟恐墮落、有玷知己。聞公東藩之擢、善類咸喜。茲得遠翰、知䟽乞休、市朝多故、機穽可畏、且須避之、東西南北、惟其所之可也。弟往歸海曲、以公骨肉之喻之官、又出入三年、豈無此意。握

粟出卜、未見休祥、以是犬子輩俱不携來、去住稍
輕便。屈指海內交游、如公凡幾天、果有意斯人、當
必展所素蘊、萬自珍愛。江湖滿地、相見未期、臨書
不盡。○作嘉靖名臣頌、為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
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
少傳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珪、少保兵
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
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
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允十五人。頌曰：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剋戎雪華，赤鼎黃華，軼唐襄周，正位光宅。燕翼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政敷。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濬發沔江，光橫軫翼。代邸濮藩，豈云陋側。紹摯堯年，燭燕漢疑。日角虬髯，龍顏鳳臆。明作萬幾，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鑊鑿。才與時際，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無訛滄。才後人備，事假衆集。○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

悟翻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群疑衆怫。聖域閑閑。
道岸屹屹。力輦志塞。庶其彷彿。牯牛譏豎。田禽珍
瓊。俘鼻檻長寧。剗彬剗。師律儒珍。長裾短襦。嶺北
嶺南。甘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
章矯紆。○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
戩。搖搖翠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
剥床。元克敢弋。宦閭樊排。渭璽絳勃。內籍徽音。外
奠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偏昃。
大號三釐。迨爾誅殛。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
匡。老臣暗塞。○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



武超羣。古貌古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
微服扣闥。囊頭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天祿。防豈後
時。幾乃先覺。繡斧義義。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
丹帷。余曰履霜。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
梗上孚。竟罹謫詠。○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
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
非吝。稱詩蓋臣。允書壽俊。左右揚喬。顛到張桂。十
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
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
際。卷舌留讒。山椒水涇。○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

拔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雄文彫鑿。槩足久要。
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密閣。孰我毀譽。孰我囊
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廟危詞。陰強陽弱。三封
內批。矢情立壑。賦鴈悲羈。贊士嘲膜。賜策縣車。終
始鶴鶴。臣貌不拂。臣心不忤。○嘉魚楚材。融通爽
齋。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寧甘吟嘯。會守
南昌。柔綏武厲。東園言言。山戎喙喙。撥憲以澄。董
師以制。乃條六黃。乃翦五細。周達人情。諳練國契。
雄筭籌胡。省災深計。積積憂勞。超朝顛蹶。需爾天
卿。重瞳曼諦。黔婁展禽。謚無康惠。○見素清英。蚤



好嫖節。佛關韓疇。蜀靖張埒。謝祿深棲如暫避。涅。
江濠不共誣。命干竊千里一函義。風杰烈起踐秋。
臺平反係繼。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䟽同蘭黨議。
共戮介石胡堅。投魚胡決。葆抱孤貞。大巧似拙。啓。
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鐵。○達哉遂。
番。應變警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盍。坐填褒衣。門櫬。
長鋏。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三接。好。
瑾亢璠。遙虔邇刼。兵貴形牽。謀尚幾合。亞夫中堅。
弱翁私聶。搏虎於樊。襲狐於脅。起視戎輶。遄歸理。
燹。狗正傾邪。功隳利喋。萬鎰織瑕。煩言緩頰。○喬。

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窺窺建業。奸吏甘言，克庵詭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懾。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緩旬師，妖纏大角。密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乃康群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丘。○彬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孟曰成章。出鑿閑牧，還靖職方。旬宣滇徼，佐典銓綱。約不留吟，廣不隳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數爾猖狂。屏爾莖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讐言報德，神在



帝傍。○壯哉幸庵。有聲秦隴。謂尔孝恭。謂尔忠勇。
闊達非踈。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
原。奏凱巴蜀。吐蕃窺邊。五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
閉玉。讒昌寵賂。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
淵或田。望重朝野。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見幾。
脫於鈐赭。○展也文襄。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
於政。惠郊疲氓。蠲准利柄。抗疏披龍。出奇犢禮。
議盈庭。分朋樹讐。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護。
自怒曷瘳。罪我公既。知我韓歐。士以轂推。約以牖
納。夫豈詭隨。何謂導香。拜相武英。即命稠楊。進賢

遠奸願無雜選。○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率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懇誼非少年。奇跡類脫飛辯河懸。累書交跡。謂非我職。政資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遏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宏。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道。堅冰不遲。苞桑宜早。乃喆聖功。勗哉阿保。○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豸面爲肩。鷹宵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群。蒼頭百隊。禍罄唐藩。威行漢塞。胡隕干城。憂我



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敬愜。○馬公特起明慈信訪。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旣脫薄我郊垌乃鉗其首乃携其群。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審章獻忠收僥賢傑義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喁喁載乘符旂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陲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於惟先達。械芑盈朝。或更九試。或旣一朝。和不為比。競不為囂。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表呂竊比彭楊。用徇簡素以俟旂常。辛亥在南鴻臚。○述杜生傳云杜生宋陽翟人不知

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携妻子走城西里中、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窠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為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新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隣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隣愚



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隣。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為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款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

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卧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質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



久饑倦為菜羹飯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撻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煙鳩藥其事。作杜生傳。○叙名臣言行錄曰。或問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曰。傳矣。夫

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微而瑕瑜之議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賈內翰者，既以變而事仇，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樹，而晦翁尚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液池，雖廟堂纓綬之士且不得睹，而况鄉微儒生乎。東濱斯錄，博而確，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也。即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石齋諸公，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然



不可泯滅、東濱以為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錄也。
錄起裕陵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
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
未聞有皎然死節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
斯錄、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為恩光
錄後語曰、余讀恩光錄、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
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為善之美、而淺齊魏
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
是乎足徵矣。公初為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拊
弱、政有張弛、剡薦鐫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利孔

百出、公以廉靖蒞之、不為苛細矯激、而內外諸乾沒者皆知歛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祿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干乞一切謝絕、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者不察、欲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將謂鴈門太原上黨中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趙魏梁宋齊魯數千里之地、戎事指揮呼吸間耳、方畧顧如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靜、稍練勁卒、扼其險要、民無恒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計利害、索賦裒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內憂斯



棘矣。此豈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節，信於善類，允以荷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已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已下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孝皇御極，不欲以浮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諭誡之耻，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而端人正士益奮勵，爭自檢飭，何也以。

其所中傷人者、直敗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異於昔矣。自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葆美、沉幾足以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書趙戶帖卷後曰：大明建國之三年、檢括海內圖帳、此所謂半印戶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於庚戌冬、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頒之海內。帖尾六押、蓋戶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



下者民部三郎官其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教。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罹勝國之亂勤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至於今名臣良吏績學之彥濟美明時皆可傳矣。是固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效也。觀於斯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無覺疆宇以稱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繹思求定之意。趙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德厚積薄發履盈思謙忠信恭儉益敦宗祏也。余既作當湖里居記又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作碧霄

翔鳳詩卷叙曰胡子文澄質敏而才瞻志潔而行
端與余遊余竒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者謂胡子
文章精強秀達宜與古文人爭驅登之薦書進南
宮對明光迪官政有日矣茲行也其內外戚友繪
碧霄翔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
文澄者余好讀古經疏得鳳之說蓋成周而上鳳
三見焉天倪溱溱帝武于落葆玄贊靈烟煜磅礴
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遠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
若巢阿之鳳會于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
九功川珠山玉梓樸金鎔乾坤訢合人物休融時



則有若儀廷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戡惠燮。禮備樂盈。卷阿登吉。圖土蠲刑。二南六典。化協文明。時則有若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僞妄滋煩。或投佞以甘君。或竊倫以矜已。或比壤而驟集。或匝月而遄來。徒有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今皇帝虛心書接。撻武綏文。宇內晏然。無金革旱澇飢饉之憂。譬之大明麗天。溘霽偃霜。萬邦快覩。文澄載翻中林。矯翥上國。蔽日傳天。名與時值。溫旦崇梧。志與事適。豈特公鶯木遷。溟鵬水擊云爾哉。文澄

益檢其身、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進其德、以廣其才、以無負鄉曲之譽。傳彼三鳳、媚茲一人、所謂將飛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觀人、在子而已。不然、小人汝嚇、君子女詒、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澄行矣、慎哉、慎哉。

壬子十一月、陞南光祿卿。寺中有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御膳亦甚儉、惟奉先殿日進二膳、朔望用少牢。公節到任、陞遷公費銀置房一所、呂沃洲少卿居之。公僦寓民舍。○書胡公行狀後曰、公初



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封進。或多不閱。惟公遇大事。往復再三閱。有不當。輒對余長嘆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乃可。否且有患。事後往往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嘆曰。難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亟。差官追之。彰義門書。賻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勦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部不數日。首黜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寵略。

無厭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逐去。疏入權要人為之內主使改南戶部。未幾温州缺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擢之守温州。蓋公為尚書不久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既議處哈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薦人材桂太宰發怒訴於朝至斥公亂政哈密疏制置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荅實不用公言。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說然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天子憐其忠潔眷注保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全河西得不殺事尤烈。



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見余
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然實
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贈王公叙曰。安成
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為宗伯。進太宰。再上疏
乞致仕。不得去。改大司馬。參贊機務。益堅卧不肯
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強公出視事。
公不聽。於是諸公卿屬余為叙留之。略曰。公之求
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然出處之微權。
與君臣之大義。其輕重甚明。恐未可以肥遯為高
蹈。猷裕為濡迹也。夫人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

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途遠於秦梁。官府吏士之富備於嵩洛。先朝監以儲皇。副以名弼。深意可知。昔元之哀也。隙始於江淮。秦之敝也。難發於吳楚。今之賴公。亦猶畢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所以寧一人而康四海也。公孝友清方。明通果毅。槩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黃裳。表裏相稱。顧乃九命滋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聖明之注簡。僉同之推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君。不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則去。公於此。無一馬胡為。若是忽也。嗟乎。周公不



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疊疊千言。召伯曾無一言相答，然亦竟為周公所留，再相兩朝，歷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宰，亦豈能盡信於人，然皆年躋八袞，尚在政府，公所知也。公其察周召之心，而觀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際，可以沛然無罣碍矣。○答友人問海寇書云：「一設重臣，二增城守，三復市舶，浙之有巡撫，非始於朱秋厓也。秋厓任然，任勞為國，為民而兩省官豪不便，已私攘臂詆誣，惑亂視聽，欲置之死，言之痛心。今考洪熙元年正月，勅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

槩叅政葉春巡視應天、蘇、松、常、鎮、嘉、湖、杭八郡。是年八月，宣宗即位，以廣西按察使胡槩為大理卿、四川叅政葉春佐槩巡撫直隸、浙江。春即浙江海鹽人，以吏員起家，為主事。宣德五年，以槩為右都御史，春行在刑部右侍郎。是年九月初，設各省巡撫，以行在吏部郎中趙新為本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景泰元年正月，副都御史軒輶鎮守浙江，兼理兩浙鹽課。是年三月，以浙江右布政使孫原貞為兵部右侍郎，叅贊都督李信軍務，勦賊。景泰三年，陞原貞尚書，仍鎮守浙江。正德中，陶琰、許庭光



皆以都御史巡視浙江。今宜亟設重臣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福建、開府溫州，庶可總攝兩省文武吏士，調兵積餉，內戢奸豪，外防狡賊。若設巡視，非巡撫則事權不一，亦難展布。故曰：一設重臣，信國公湯和賜第居鳳陽矣。洪武十八年，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固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今承平日久，增築數城亦無不可。黃巖、象山受禍獨慘者，無城故爾。故曰：二增城守。洪武初，設市舶於太倉黃渡。

尋以其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九月又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復利歸貴官豪族而國家坐受其害。若慮各夷并至一市舶司難於防閑查照西番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陝西入事例而令日本等國至浙江市舶琉球等國至福建暹羅滿刺加等國至廣東亦可。近見顧箬溪先生言都憲陳公金西軒集中有開市舶十利疏大抵事體宜然故三曰復



市舶今云設重臣、衆不以為然、恐既設重臣、賊猶未可退。雖因民情震懼、築城矣、不復市舶、夷人必欲售貨、奸民必欲牟利、為盜亦未已。蓋非設重臣、無以戢日前之棘禍、非復市舶、無以塞後日之亂源。若乃即刻用兵、非毒弩強弓、鉞鉞大棍、長鎗不可。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急宜顧募精武藝者、各十人、令十人教百人、一月之後、又人教數十人、便可得萬人矣。海中行船、尤難習慣、非南募漳泉北募崇明沙上人不可。此皆故賊徒出沒江海者、若疑其通賊、棄而不用、是益賊黨也。擇其有身家者、鼓

舞而駕馭之。更有最緊要者。寧紹二府通賊大家。齋糧漏師。肆無忌憚。非請劍行誅。更無寧靖之期。癸丑三月。陞南太常卿。掌祭祀之事。片山陳公儒題請省冗費。減革樂舞生。云。臣嘗任南太常卿。歲不過五六祭。樂舞生多至二百餘人。可革十之八。戶部覆議行。南諸卿議。公先一日造陳。寓言此不可。革。陳不以為然。公徐曰。公嘗為此官。何為有此議。南太常每歲九十三祭。公所謂五六祭者。直太常所主祭耳。即孝陵懿文陵。歲共二十餘祭。若聖旦值秋丁。文廟文舞并諸執事。須百餘人。二陵須



三十人觀中誦經祝壽者多則百人少亦六七十人豈可止留三四十人陳默然徐問曰明日會議奈何公曰公欲節省意甚善會議時不必縷縷余但云太常有可省者查行禮部轉行戶部詳議陳曰善乃減養牲芻料油燭之類蓋太常神樂觀錢糧洪武中以為奉神之所通不勾校嘉靖初始查減什七八矣。○八月作觀井圖銘曰宋太常博士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贖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無取焉所慕者

唯彭氏面井而獲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
歛躬跼躄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
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效
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覓而難信。且夫
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
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於
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
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
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



阜。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予既
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著銘於上。顧
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爲淺近之詞。令
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子子淳伯。準仲
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汝身何從。父母天地。愛
之敬之。吉無不利。臭味色聲。持行聽視。服闋登高。
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自求。是趨是
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神俱瘁。雖悔
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事天事親。厥
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嘉靖癸丑三月乙巳。

室甫澹泉寓金陵識。○九月書荅彭草亭云、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



同知趙秩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詔諭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却其貢。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九年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為戍兵。二十年置浙

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梁軍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勅都督楊文昇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初、源義嗣爲王、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亦掠海上。至正德中、華人通倭、而閩浙大官豪族寔爲禍首。聖祖時、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



今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不收歛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貧酷。苦於役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為盜。蓋不獨潮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為鄉道為奸細。急宜奏請善行招撫。於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楊淮。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

宥罪。或即令各賊親屬齎牌直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沃產。若中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策似迂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急宜博求將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鉛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



人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駭人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額募之何如？驅賊於陸，必須步兵；賊既入舟，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募人火攻之方可。至於郡邑之吏平日貪酷，比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橫歛，雖寺鍾銅佛，收毀鑄錠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法嚴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即宜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奏聞於朝，一切賦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何暇為明。

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登萊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諸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甚焉，其故何與？○十月，陞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答雷古和書曰：翰教惓惓至愛，感戢無地。諭及云云，誠爲過激。苟有公平廣大願治之心者，豈能忘情近亦覺其意向議論似非昔比。海內善類望明公不淺。收人心，收人才，真格言也。敬服敬服。邇者中國狡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



至敝縣其盡室園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矣。今其再生之日可嘆可嘆。小兒淳已移入府城萬一縣城不守府城柰何。思質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為無見。不咎通番大家豪族齎糧漏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况群賊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為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為害直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東甌王築城魏

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於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高、楊文往來勦捕。蓋大將七人又數數遣使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禍首。而小民苦於貪酷困於徭賦迫於飢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為奸細為鄉導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為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污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十



五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述洪武、永樂遺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密幹旋、豈惟海上萬民之幸。○谷呂中古書曰、入秋、因家鄉倭寇盡室萍梗、今且半年、迄無寧居。宗族姻黨多被焚劫、告急求濟者日至、皆情義所必不容已者、量力應之、幸各有衣食室廬。若明春復爾、某且自救不暇、柰何。江淮數郡旱潦相仍、徃賦益急。北虜未靖、而中原所在盜起、歸德賊報五日而過一郡、兩縣蕩若無人之境。浙直十郡旁海耕桑之地、國家財賦所出、殘破幾遍。酷

毒淫穢口不可言耳不忍聞。雖命將設官已有成命。然民窮財盡。重以募兵除器築城造冊。費至百萬。而貪殘之吏唾手四起。即重役止須一人。巧脅浚求。必徧一邑。此弊不絕。大艱至矣。吾輩忝肉食。安得晏然。時事本可寒心。官情又復染指。日復一日。藩羊羅雉。何異可嘆。可愧。病目不能書。使行匆匆。尚圖嗣音。○谷汪春谷書曰。公去任城。漕渠大壞。迄無善策。當是時。盡明公材志。經理豈至勞費。無功如此。槐野兄至金陵。可謂知公者。又淹藩省。用人者亦為讒夫所動乎。自古亂天下者。貪夫暴



夫讒夫而讒夫之禍烈於貪暴吁可畏也。近日北虜抵紫荆。幸未深入。歸德之盜往來中原。且睥睨濠梁。倭夷結我奸商。及海上人肆行無忌。浙直登萊南北數千里。皆被其害。慘毒不可言。敵縣孤城。僅完郊墟。遠近不啻雲中上谷矣。邇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爲盜。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殷耳。况軍旅又未足恃乎。明公抱經濟之略。凡此皆與有責。勿吝教我何如。○十二月。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答胡子

忠書曰、辱委先公傳後之文、僕何人也、敢當是任。翰謂僕受知先公、義不可辭、又謂莊渠翁亦謂僕宜任此役、顧僕才力不能發揚、且無足取信。僕昔見行狀頗畧、亦欲妄以詮次為先公小傳。傳未即就、曾於狀後畧跋數語。及觀年譜中、儘有可議。自昔史傳、何代無之、惟秦漢人才精彩渾厚、皆遷固叙述之功。後世史官非才、即如汾陽、敬輿、稚圭、君實、諸公之傳、已覺奄奄無氣。遂使諸公當時忠誠懇惻之懷、好善嫉邪之志、進退義禮之節、內外經理之勞、皆不得暴白明快、以詔後人、况其他乎。先



公忠毅端諒、不爲公卿臺諫時輩所悅、賴天子
明聖眷注保全。脂韋汨沒、取悅於人者、反多掠譽
辭、益久益傳。先公不爲時輩所悅、又能保其無詆
誣於後世耶。年譜叙述雖詳、但嫌行移文字少、典
重之氣謹嚴之法、形容之力、中有難言、皆大節、諱
之則先德不彰、宣之則恐以賈禍。先公心迹可對
天日、遲遲數年、議之何如。○荅問御史書曰、端歸
有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願留意
焉。悶悶者、或有裨於細民、皦皦者、或無補於實事、
循良者、或未盡出科甲、貪殘者、或非皆由異路。門

下照臨罔私諒無遁情。江湖滿地後會何時臨書
無任瞻戀。

甲寅二月至淮安。䟽謝云。臣草賤士。擣櫟庸流。幸
遇龍飛之始。獲隨鴻漸之班。歷任兵曹。備員宰屬。
留都甫及拾載。卿寺已叨五遷。未能效。力於涓埃。
惟知感恩於天地。比蒙疊至之寵。復領兼授之銜。
畀漕輓之攸司。仍拊循之是寄。帝鄉四郡。表裏
徐揚。京儲萬艘。襟喉水陸。蓋欲足兵而足食。務在
裕國而裕民。苟非其才。曷稱斯任。伏惟 皇上蘊
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克仁舜哲。既知



人而又愛人。乾始坤成。有容物而無棄物。至如臣
者。徒知章句。何異面牆。頗習農桑。未諳錢穀。方自
慚其瘠曠。每深省於愆尤。詎意疇咨。誤膺懋簡。顧
惟職守之愈重。益知稱塞之彌艱。臣敢不勉竭愚
衷。祇承明命。問問閭閻之疾苦。求以宣上德。達下情。
考決塞之便宜。庶乎順天時。因地利。伏願帝德廣
運。聖祚洪長。有開必先。邁周家之豐鎬。無思不服。
陋唐室之江淮。奠壽域於八荒。永保海晏河清之
盛。輦皇圖於萬載。遠紹祖功宗德之隆。○吞海野
書曰。某無似。忝附同年。同寮同心。同遇三十餘年。

於茲矣。中間聚首，曾不數載，音書落莫，亦似無情。然伐木興思，緇衣在念，北海東海之濱，所可共見者，惟此青天白日耳。已亥別後五年，而弟有江干之謫，又十年而有淮浦之役，徒以歛迹市朝，交游鮮少，金陵數年，蕭寺對野僧，江頭看流水而已。以故不獲致一書記室，罪甚媿甚。比得手書，副帖如覩顏色，如聆音誨，感舊懷賢，極增愁悶，恐懼安樂，日異月新，異徑坦途，竟不可逆料，而趨避古昔聖賢，憂勤惕勵，以終其身，良有以也。弟本孱軀，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一旦承乏漕司，百責攸萃，軍旅



錢穀刑名、賊盜飢饉皆非細故。且當此時勢、竟未知善後之策。每憶先君治命、官至四品、亟求歸田、毋貪利祿。官高難稱塞、又難解脫、慎無忘余言。弟不孝、不能敬聽、乃今進退維谷、奈何奈何。弟頗善治生、藉先世遺貲、亦足自贍。近因倭寇屢攻圍焚劫、家事半為所廢。至今弟姪十餘人、尚無棲止、婚喪百費、仰給一人。今歲尚可支持、後賊復至、悠悠蒼天、孰為樂土乎。弟丙午復喪繼室、因有庶子三、遂不復再繼。長兒履淳、今年十九、已補府學生。次兒準、初知行文、幼兒洵、但覓梨棗。賢令器已登國、

學業亦大成。龍豚犬本有種也。餘懷尚不能悉。
○三月疏乞添設沿海把總官。云倭寇從掘港登
岸。分散焚劫。通泰叅將解明道兩月前已赴江南
調遣。江北並無一兵一將。蓋自上年倭寇突犯江
北。慣知海道。今復糾衆侵掠。如鹽城麻洋港口海
州東西二所僻在海濱。孤懸尤甚。應設把總各一
員。訪得武平衛武舉指揮楊縉。皇陵衛武舉指揮
謝詔堪任。兵部覆議允行。○叅將解明道報江南
巡撫劄委駐守吳淞所。公上遵勅旨。明職掌以防
倭寇。疏畧云。解明道原奉勅書分守通泰等處。既



已策應江南、即宜回兵江北。顧乃久離信地、坐失
事機、徒費江北之財力、無救江北之軍民。雖稱承
委、寔難辭責。乞勅解明、道遵奉原擬職任、防守通
泰等處、仍行江南巡撫遇警止可調兵策應、不許
輒留勅差將領改委駐劄別境。兵部覆議允行。○
四月、泰州如臯斬真倭首級十五顆、生擒一名、傷
死從賊不計。蓋內多驅逼沿江沿海良民、一遇官
兵橫遭屠戮。公謂濫報首功、不惟誤國殃民、亦貽
子孫之禍。嚴為查禁。○上重大寇患、乞處錢糧疏
畧云、揚州知府吳桂芳申、府屬通州海門如臯、掘

港、東臺等處倭寇劫掠，近已圍困通州，流入泰興縣界，勢甚猖獗。叅將解明道、儀真守備張壽松、府同知朱東原任守備陳律、運司判官馬倫各領邳、徐、宿、亳、鳳、泗、淮、揚、池、河等處官兵會勦，軍行糧從支費浩大，至於水陸舟馬火料器械等項，合用銀兩數多。如臯海門、通州并各場寨官兵斬獲真倭首級四十一顆，生擒八名，例應重賞。自倭寇入境以來，募兵養兵賞功犒勞，旬日之間已用過銀九千餘兩。賊焰雖若少挫，而蕩平尚未有期，請量留運司餘鹽銀數萬兩及本府一應解京事例歲例



銀兩通暫停止以給軍費等因。爲照倭寇連年侵犯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北揚淮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殺掠焚燒之禍。農人釋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糧儲、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實關係國家大計。及今不捐銀數十萬兩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於數百萬而已。此但爲財賦而言、至於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興言及此、寔切憂懼。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

福建浙江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漏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為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捐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府庫聽候打造海船修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蓄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勅該部議將福建浙江直隸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瓜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戶兵覆議先行給餘鹽銀四



萬兩揚州府稅契事例、賊罰等銀俱准留用。○上比例添設兵備、疏畧云、淮揚地方濱連江海而通、泰尤爲緊要。原屬徐州兵備管轄、相去將千餘里、一遇有警、卒難援濟。合無添設兵備、副使壹員、專管通泰海州一帶海道、兼理揚州府軍民商竈詞訟及屯田河道捕盜等事。駐劄泰州、相度險要、分布官兵、修理城隅、打造海船、置辦器械、選募驍勇、操練兵馬、區處錢糧、撫回良善、解散脅從。一應軍務悉聽從宜酌處、倭寇生發、把截勦捕、仍與叅將計議而行。各該府州縣衛所俱聽調用。乞勅該部

查照浙西事例添設叅將兵備副使各一員就於附近官員內不拘年資惟取才力推用請勅行事。仍註卸江西湖廣遠省免得往返辭謁耽誤日時。應得俸薪就於揚州府支給吏部覆允推副使張景賢調用。○再報倭寇䟽畧云通州申叅將解明道棄職貪功江北之賊放火殺人日甚一日千戶洪岱等領兵直抵通州西門外與賊交陣解明道徑不接應以故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陣亡通州又申倭衆猖獗圍城七日本州兵少糧缺實難支持。臣待罪海防已及兩月既無豫備之謀又失調



度之策。致使解明道挾詐欺人。洪岱等效忠殞命。罪豈敢辭。伏望 聖慈姑俟。賊平譴罰外。叅照解明道心術狡猾。語言誇詐。始焉久離信地。坐失事機。既而避賊入城。堅不出戰。視四郊之焚掠。曾不動心。受萬民之唾罵。略無愧色。洪岱等既能趨四百里冒險直前。解明道獨不能遣數百人縋城夾擊。相應懲治。警戒將來。再照副千戶洪岱正千戶文昌齡戮力解圍。遇賊血戰。奮不顧身。乞賜褒卹。量贈一官。仍查陣亡事例。陞授應襲親男職級。世官。以風勵將士。解明道戴罪殺賊。候事寧。聽巡按

御史覈實功罪奏請定奪。兵部覆議奉 旨是。洪
岱等死事可憫。各贈指揮同知。伊男各陞一級。世
襲。解明道姑輩了職。戴罪殺賊立功。事寧奏請定
奪。○上䟽濬運河。自清河口新莊閘起。至淮安舊
城西門南角樓止。一帶河道六十餘里。中間深淺
不同。截長補短。大約三十里。皆行挑濬。用過錢糧。
既寓賑濟之意。役過人夫。無成隄岸之功。是後一
應進貢糧運。經行利涉。○上倭寇劫掠河道。淺塞
耽誤糧運。䟽畧云。蘇州松江二府太倉嘉定上海
華亭四州縣各掌印管糧官。交允獨後觀望減折。



運軍久守故意延捱致遭寇掠鎮江府并丹徒丹陽二縣各掌印管河官故違明例罔恤漕艱河道淺淤延至四月尚未挑通阻誤京儲不能前進以上各官均屬違玩若不參究年復因循漕務愈廢乞勅該部併議罰治若鎮江河道萬一有誤浙江蘇松常鎮數百萬石糧運另行重治奉旨各該地方官員不以糧運爲重遲延誤事戶兵二部查叅來說欽此該部覆題移咨漕運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查將蘇松二府太倉等四州縣各掌印管糧官提問管糧官降二級送部別用掌印官照依

議單問擬施行。鎮江府并丹徒丹陽管河水利官
漕運都御史即行拿問罷黜。各掌印官先行提問
住俸戴罪催督挑漕。萬一致誤重計。從重叅奏。覆
議罷黜漕運等官務要着實舉行。毋事姑息。以致
誤事。官員無所懲戒。仍速將問過緣由具奏。奉
旨。各該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都着巡按御史提問
具奏。其餘依擬行。欽此。又叅誤運官員疏畧云。浙
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七府歲運漕儲并白糧
糧二百餘萬石。必由奔牛呂城丹陽黃泥壩始達
京口出江。先年遇有淺阻。或由孟瀆河外江分進。



近來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賊寇出沒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奏、戶部會議擬行江南巡撫嚴督常鎮府縣掌印管河等官、不拘年限、但有淤淺、即便疏濬、封閘蓄水、以待糧運。如違聽彼處巡撫并漕司參究。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過河道緣由申報漕司查考、載入議單遵守。通無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張建節等各呈稱、允完糧船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開行。已過無錫、見阻丹陽、丹徒、七里溝等處。即今尚未興工挑挖。及諮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載糧

官民船阻集數多、相沿百里不能前進。爲照漕運連年遲誤、蓋由坐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季春初夏北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兩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黃河又已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該管府縣官略不加意文移催督、視如故紙。直至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通船已遲誤。比叅將黃印駐劄瓜州、差人看驗、尚難行船。四月二十日浙江兩司官舟過揚、亦言鎮江河阻不能行舟。得運軍三四百人、撿拽方得出閘、重運糧船必難前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三

進似此怠誤法當叅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乞勅該部通查該府縣掌印管河官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三年正月至四月在任管事者嚴行提問旨下戶部覆奉旨是這各官不行修濬河道有誤漕運着鄭曉查明拿問具擬奏請○薦山西叅政胡公松胡公滁人有行誼且知兵後起用數年即拜冢宰沒於官與公同月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四

不肖孤後詢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夏四月上乞留軍官䟽畧云撫屬地方往歲豐稔尚且鹽礦強賊不常出沒。邇年水旱災傷徐邳等處盜賊紛紜每起或數百人或百餘人通泰等處倭寇又復登岸焚劫。况鳳陽根本之地陵寢所在復有高牆原無城池干係尤重。止有叅將梅希孔專在海上捕倭此屬衛所軍職官尋常政務尚堪委用軍旅調發遂難其人。近因梅希孔未到倭寇緊急臣不得已行令揚州府查



照巡撫便宜起取梅希孔事例再三禮請在城原任都指揮月輪領兵公然推避堅不肯出隨行高郵衛起取原任守備陳律同運司判官馬倫領兵前進今訪得留守司副留守許文學指揮武平衛楊縉^①徐州衛金漢鳳陽右衛王遷泗州衛高鶴鳴朱彩千百戶衛所鎮撫等官宿州衛呂圻伯永福俱膂力過人弓馬閑熟曾經戰陣以上各官若再被別省取用地方益致乏人乞勅該部查議將許文學就於江北候缺推用楊縉呂圻等悉留原衛所令其上護陵寢下守城池內捕強賊外勦倭

寇庶幾緩急有賴。及查境內見有原任叅將喬基、王元伯、張恒位秩既崇、謀勇亦著。容臣遇警便宜起取。叅照月輪世受國恩、官叨方面、因事革任、已從末減回衛帶俸、仍享厚祿。不思改過省愆、乃敢幸災樂禍、迹其懷姦啣怨之心、不止推姦避事而已。乞行巡按御史提問奉旨。月輪推姦避事、巡按御史便提解來京問。其餘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該部覆題。金漢等喬基等悉聽委用。別省不得調取。奉旨。是。○擒獲賊首顧表。表本通州人。勇悍奸狡。投入倭夥。設伏險要。阻絕餉道。招誘鹽徒。



公計但設法擒表賊不足慮。隨出票數千徧投村野懸示重賞。仍與冠帶。旬日間蔡儒崔車沈俞擒表。隨即給賞。賊知表監禁通州并力攻城。劫表表死獄中。賊果退散。地方稍安。瓜儀揚淮糧船無阻。○是時官兵聲勢聯絡。或到倭船。刻日可平。淮安鹽城海州東西海所安東贛榆等處總兵官鎮遠侯顧寰調募官兵分布防守。人心頗安。及收割夏麥。佈種秋苗。雖相續報有倭船登岸。前項官兵勢足防勦矣。○五月上勅逐倭寇。疏畧云通州海門如臯等處倭寇猖獗。臣移駐揚州。懸示賞格。調集

兵糧選委將校。先遣守備張壽松同知朱裒領兵一千餘名守備陳律運判馬僉領兵一千二百餘名。叅將梅希孔領兵一千四百餘名。併令節制張壽松等前往通州征勦。又恐倭寇姦狡。知各兵盡趨通州。必遣別賊直犯如臯。且窺泰州。則揚淮未免驚動。乃調徐州兵備李天寵領兵八百餘名。如臯截殺。復慮賊勢窮迫。由泰興入江上。近南京下。切瓜儀縱不敢輒犯郊關。未免有妨糧運。乃調池河守備張文爵統兵五百名。并取和州西梁山水手三百餘名。沙船二十隻。瓜儀防禦。行委揚州府



通判史朝賓隨軍紀驗功次。府幕縣佐等官楊江
等分投部運銀米炒肉隨處支給。各枝官兵擒斬
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五顆。主謀賊首一名樂和。解
明道望江樓擒斬真倭首級二十四顆。從賊首級
不計。倭寇敗奔狼山。即行梅希孔督兵追剿。及調
指揮楊縉統兵先赴狼山夾攻。共斬首五十三級。
地安頗安糧運無阻。但海洋遼濶。江南江北止隔
一水。乘風往來倏忽千里。連日沿海報有新到賊
船。不敢撤兵。嚴行各官相機截殺。直待江南各府
俱無聲息。浙江蘇松常鎮等府糧船通出京口。江

西湖廣糧船俱入儀真方敢擬議撤兵。該部覆題、
為照倭夷蔓延江北、勢甚猖獗。本官督率兵將、斬
獲首級擒拏謀主、具見調度有方、功委可嘉。但浙
江、蘇、松等處賊勢尚熾、况勾引首禍之人、不止顧
表、樂和而已。既經本官具奏前因、相應議處移咨
本官、務要嚴督官兵、遠行哨探江南、果不寧息、倭
船有無新到、務要相機審勢、期於地方平定、糧運
無阻。一面將顧表、樂和查照律例、從重擬罪監候、
并將有功失事人員查明、事寧同捷音奏請施行。
奉 旨、是。○初七日、遣祭祖陵基、運山。初十日、祭



皇陵翔聖山。○上擒勦倭寇疏畧云。叅將梅希孔呈同運判馬倫守備陳律各率精兵分路前赴狼山。叅將解明道兵亦至。倭船一十二隻灣泊在彼。督兵攻勦得獲倭船五隻。弓箭刀鎗驢馬五千餘件。匹解明道斬獲真倭首級二十八顆。副使李天寵擒獲奸細邵卿真倭頭目阿細吾斬真倭首級九顆。呂圻王遷陳律等斬真倭首級二十三顆。揚州府民兵捉獲奸細仇谷華。再照各該糧船浙江江南直隸絕江而渡者必由瓜州江西湖廣沿江而下者必由儀真江海相通倏忽往來事干京儲。

尤宜嚴慎。以此留兵分布防遏糧餉不貲較量輕重不容吝惜。況今西路官兵調在海上彼處地方類多盜賊誠恐乘機竊發而各處官司調兵募兵日無虛時。臣撫屬四府三州寔係南北水陸屏翰要地陵寢高牆千係尤重。人情易於動搖事體難於歸一。臣本菲才寔切憂懼除候事寧通查有功失事人員奏請定奪。旨下兵部覆題倭夷入寇蔓延江北侍郎鄭曉到任未久乃能激勵將士招募義勇併力堵截隨即撲滅即其調度勤勞誠可嘉尚。但今糧運盛行江南倭勢未見的報況淮揚



係南北水陸要衝且又逼近陵寢高牆干係尤重。所據前項官兵委未可掣相應依擬移咨本官仍將官兵嚴加戒諭毋使將懈於成功兵驕於常勝。奉旨是○上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䟽畧云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每見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為賊驪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

鴟張以是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况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儉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弱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勦便。夫各路之軍威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



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勲亦非所以仰承朝廷
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容令
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
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
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
功勞量擬官職奏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檢
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叙遷定給俸糧止
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
官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
善寸長皆露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中國

之人不爲賊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其見今從賊者亦乞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有擒斬賊徒者照例陞賞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隨宜委用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數年之後或有如循恩巢之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寇傍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



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後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為名、凡盜賊應勦、應撫、自合條畫奏聞。恭候聖裁。臣愚無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勅該部酌議、上請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息肩之日。旨下、兵部覆議云、

本官博雅老成，究心時務，習知先朝故典，故言似迂濶，而實關政體事，差駭異而每近人情，相應准議。十一日奉旨是。○議設瓜洲防守揚州府同知一員，又乞蠲被倭州縣夏稅，皆如議行。○六月，上糧船過淮，䟽往時糧船但至瓜儀，即報過淮。公恐揚州境內被倭燒劫，則所失糧從何處補，直待過淮奏報方可，亦庶不為欺妄。○上預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䟽畧云：糧船遲誤，年復一年，雖失天時地利，颶風大水所阻，亦緣人事未修，政體未一故也。各該有司徵收不時，船到無糧，動輒以船



幫未齊為詞、開允延緩。及至允完行糧、輕齎席板等銀、守候逾月、尚未關支。戶部議單奏災減允支、運改折等項、九月已定。今各處有司、或至次年三四月間、尚有災傷之奏、減免支運、改折文移紛紛、以致漕舟漕卒、或已到原撥水次、而復改赴他省、或已允糧米在船、而復交還。有司官軍坐食甚苦、公私浮費不貲。及至減存已過半年、船料無從辦納。浙西至常州一帶、運河類多淺阻、丹陽上下二百里間、尤甚。有司通不肯照例先期疏濬。甚至四月糧船大集、阻塞不通。直候黃梅水發、方得出京。

口開。比及過淮河水又已驟漲以致牽輓不前。凡此數端皆應亟為議處。况浙西蘇松等處倭寇未靖南北奔突俱於運道有礙。查得浙江兌改糧六十三萬石計用淺船一千九百餘隻分撥浙江南京等總衛分領兌。蘇州府六十九萬七千石松江府二十三萬二千九百石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一十萬二千石計用淺船三千八百九十餘隻分撥中都江北等總衛分領兌。通計糧米一百八十餘萬石船五千七百九十餘隻。其該兌州縣糧米如浙江海寧海鹽平湖三縣直隸華亭



上海崑山常熟嘉定五縣太倉一州皆切近海濱、其腹裏仁和錢塘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吳江、吳長洲武進無錫江陰十三縣亦有寇警。若不急為區處上厯聖慮臣何所逃罪。乞勅戶部詳議轉行總督倉場衙門行令坐糧員外郎通查各總衛所糧船隨到隨收卸出空船咨行工部差官押同各衛所委官星夜回南沿途管河洪閘等官一路催催駕赴浙江蘇松等府聽候正月領兌開船。及嚴行有司務要舊年徵完漕糧行糧輕齎席板銀兩等項聽兌奏災減免支運改折銀糧俱要於

舊年十二月以裏奏行如在年外決不准理。鎮江至杭州一帶河道俱要及時挑濬深濶以便糧運。再照邊海州縣糧米准徵折色似亦輕便但恐京通二倉必須充實且江南秋收之後槩徵折色一時米價必賤未免傷農亦乞勅該部酌量分數定擬本折庶幾國計民情實爲兩便。旨下戶部施行。○上勅逐倭寇亟議修築城寨以防後患疏畧云撫屬地方沿江沿海二千餘里揚州府泰州泰興興化儀真縣淮安府海州鹽城安東贛榆縣及緊要市鎮瓜洲東西海所雲梯關麻洋港廟灣並



無賊寇侵犯。如臯縣賊雖至而縣治官民房屋通無損傷。海門縣公署儒學俱存。民后被燬僅百餘間。惟通州城外被賊焚劫。受害為慘。臣於五月二十一日。歷詣如臯通州海門及狼山等處撫處被寇人民。隨據叅將梅希孔呈稱。探得狼山掘港呂四等處江洋海洋並無倭寇蹤跡。地方寧靖。臣就行閱視城垣。設置兵船。分布官兵戰守防禦。即今軍民安堵。秋苗佈種。除將有功失事人員劄行該府通判史朝賓推官劉起家查明覈實另行外。再照通泰二州城池高深堪以防守。如臯海門二

縣與通泰二州相爲唇齒原未有城相應創建內則聯絡通泰外則葆聚鹽場且於淮揚二府亦有藩籬之固臣督同如臯縣官吏師生父老看得縣治東西之長倍於南北南北各設二門東西各一門似於堪輿家未便再三周視形勢東西宜照舊關廂爲止迤北地形卑下且多墳墓河道斜衝難以展拓南面地勢平行畝漕濬縈繞相應開拓與東西相稱定擬圓城徑一圍三相距各二里零十分一里之四共二十四分圍計七里二分共七十二分止設四門每門各設窩鋪三箇共一十二箇及



看得海門縣城基酌量形勢相應南北之長倍於東西。舊有南門城樓，必須仍用，勿勞改作。庶避石橋，又得第二重流水，為濠，頗省工力。大約城周圍五里半，通計五十有五分。前面東南西南角為圓形，後面東北西北角為方形。已經牌行該府縣勘議估計。泰興縣臣雖未至，但據該縣士民呈稱：地臨大江，形勢險要，倭盜出沒無常，亦要築城。至於海州鹽城縣二處城垣節年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掘港、呂四等場近海地方，寨堡墩臺亦應修築。前項合用工料人夫，俱因地方災傷，錢糧匱乏，無

從取辦已備行該府勘作去後。若非先行具奏奉
有明旨。亟圖修築。恐今秋明春倭奴窺伺。無以
保障地方。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動發錢糧。及時刻
期成功。庶使海上百萬生靈咸知朝廷憫念。不
恤財用。必欲築城修堡。預防寇盜。莫不還鄉復業。
趨事赴工。人有定志。而有司各官亦知仰承德意。
先期經理。旨下兵部覆議。允行。○上補造糧船
疏畧云。糧用船裝。船用料造。無料不能成船。缺船
豈能全運。縱加灑汰。載重難行。一過淺溜。十損二
三。官軍雖經提問錢糧掛欠。拖延年復一年。不得



清結。今據各總呈稱，共少船五百餘隻。若全運本色，額船必須補足。實缺一千五百餘隻。該計裝糧四十六萬餘石。查得工部分司逐年扣留造船餘價銀一十五萬八百餘兩。內解工部三萬兩。其十二萬餘兩原係造船節省之數。相應動支補造。又查嘉靖二十六年等年補造過各總缺船一千餘隻。用過漕運軍料等銀十萬餘兩。原候各船及號之年扣除料價還官。因蕪湖廠積欠木價銀四萬四千餘兩。屢催未到。江浙湖廣上江下江各廠亦有補造船隻。該扣料價俱應查出。補造缺船。併前二

項銀兩共湊一十五萬兩補造前項缺船五百隻以備明年裝運錢糧不係那借事體似為穩便。旨下戶部咨行工部覆議允行。○扣餘料銀三千八百兩發淮安府貯庫候補造糧船。公手批云此是農夫骨髓潛卒汗血不許別項破冒即使軍餉缺少亦不得那移。公辭任未及年餘即為人乾沒。○上倭寇燒劫糧船疏畧云據戶部主事冀鍊揭開燒搶糧米將各衛官軍月糧行糧及官旗糧長應問罪名輕齎席耗等銀扣算抵補會同巡按具題外惟把總戴崇文等所失糧米獨多身既不行



前來查勘議處却稱漕司劄委起撥挑濬及呈窮
軍差役繁重月糧不勾養家欲照漂流事例查勘
除豁狂妄阻撓乞斟酌處補一面嚴行把總戴崇
文張建節星夜前來議處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
爲大夥倭寇登劫地方殺人燒燬船糧事已於五
月十八日具題外續據戴崇文各呈前項損失糧
米蓋因有司徵兌過期致寇燒却損失船糧賊衆
攻圍官軍勢寡糧雖領兌尚未兌完及蘆席木板
輕齎等項俱未交兌通關未曾出給民顧載船尚
泊波處水次倉前亦未開幫出境欲將失事官旗

查叅提究追補實爲未便等因到。臣議照倭寇侵犯內地固出非常亦由有司觀望減折交兌遲誤所致。若軍船到遲而賊已先至或糧已兌完而船不開行乃可坐罪運糧官軍。今查得橫海鎮南龍江等三衛官軍俱依例限畢集水次有司顧覓江船聽候直延至三月十三等日方纔開兌兌糧不完而賊即至殺傷旗軍燒焚船隻是稽誤漕運貽累官軍乃有司之罪。今一切歸罪官軍可乎。糧兌未完船難遽行即行亦豈能避賊賊若可避各處官私房屋錢糧財物不爲賊所焚燒矣乃欲以賊



燒糧米責償於官軍、則各處賊燒官私房屋錢糧財物、又將責償於誰乎。再照崑山華亭縣輕齎銀兩例、應隨糧解驗、以備沿途盤剝及進倉腳費等用。及今六月將終、幫船過淮日久、前銀尚未解淮、負累運官。至今在淮守候、有司遲誤、即此可知。及查戴崇文、張建節二總共運糧四十二萬餘石、俱已過淮、值遇黃河水漲、必須各官押催幫船償進。其上海被燒糧米、不過二萬餘石、又係改折存留彼處之數、不及過淮之糧十分之一、豈可令各官復回水次議處、往返數千餘里、是舍多而就少、棄

重而從輕矣。况嘉善等縣所失糧米，乃起運歲儲之數，比之前項減折存留者，事體不同。除浙江、下江二總官軍扣支糧料，罰治紙贖完補糧米會計已定，似難別議外，查得上海縣水次損失正耗糧米共二萬四千六百石，若照浙江、下江二總扣除各軍行糧，軍俱減存，行糧無支。若扣月糧係安養家口、備辦船料之需，是役其力，取其財，而又奪其食，柰之何其不逃且死也。乞勅戶部從長計議，將上海縣被倭燒搶糧米再行彼處官司覆查的實，比照漂流事例一體分豁。或責在遲糧，有司包陪。



完補。庶罪坐所由、人心慙服。將來稽誤、交兌軍衛有司亦可以此為戒、各任其咎。旨下戶部議。漕運及沿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監兌主事會同查究失事根因、罪坐所由、照數隨宜區處完足。折銀解部、不許短少遲延。崑山等縣輕齎銀兩漕司仍嚴行催解、如再遲延、即行叅究治罪。○七月上、議事疏畧云、一議職掌浙江巡按巡撫行令海寧衛官軍掣回該衛操練防守、其原領運船四十七隻照數退還杭州前等衛所、撥軍領駕等因。隨行都司查議、竟不將海寧衛糧船發還杭州前、右、寧

紹溫台六衛、衢嚴湖三所，却將額運糧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九石，分派一總官軍帶運，爲照漕運國家重務。浙江等一十二總所，轄一百三十一衛所，旗軍一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一名。一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二合，共歲運四百萬石。每總船有定額，每船軍有定役，每軍糧有定數。特命臣等奉勅行事，職掌既專，責任有在。今乃一切不經漕司職掌，安在？及查運船連年損失，錢糧缺乏，造船不前，類多老舊，不堪重載。今計每船該裝正耗糧，并運軍例帶土宜行糧，不下五百餘石。若再加帶委



的難行。湖灘洪閘水淺風疾，尤為可慮。况江西、湖廣、山東皆有運糧官軍，儻各地方遇有緊急，一槩比例奏留運軍，灑派糧米，停閣掛欠，漕規從此廢壞。糧運益復稽遲。臣等豈敢偏執已見，不以他省軍務為意。切緣運軍可留防守，而糧米不宜灑派。運船可撥撐駕，而掛欠必須着落。乞勅詳議通行。各該撫按、都布兩司今後一應漕務，悉聽漕司處分。其海寧衛遺下糧船四十七隻，退還原衛所。該運糧米照船裝載，不得灑派掛欠糧二千四百餘石，急為處補。仍咨戶部、兵部、漕司各登籍備照。一

議逋負爲照近年降額造船外風漂水溺數多以
致各總缺船兌軍或每船加派糧米船既澆薄載
復難重尤易損壞不得已顧覓民船公私勞費日
甚一日即計明年全運除歲造外缺船一千五百
餘隻大約用銀一十五萬兩將何取給卷查嘉靖
二十六等年各總缺船數多該漕司會議動支淮
安府庫軍辦糧銀八萬九千八百餘兩補造淺船
九百二十二隻以濟全運候各船及號之年扣料
補還除陸續解過銀二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兩外
尚有未解軍民料銀六萬七千八百餘兩蕪湖廠



欠銀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嘉靖三十年江西清江縣奸民董良等領侵官銀八千二十三兩，其減存辦料銀浙江欠二萬四千餘兩，江西欠七千一百一兩，湖廣欠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通查各項欠負銀一十一萬二千三百餘兩。雖小料大料名色不同，然修船造船支用則一。往年漕司尚有積貯，一時缺船銀兩未到，尚可那移濟急。今查淮安府庫並無積貯船銀，造船日增，料銀日負，豈不有誤糧運？乞勅該部一行南京工部，將蕪湖抽分廠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起至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止、

儘將該廠銀兩解還漕司務足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之數。一行江西巡撫嚴行該府縣各掌印官定限務將犯人董良等侵欺銀八千二十三兩變賣家產盡絕將銀傾銷成錠差的當人役解赴漕司及浙江江西湖廣各巡撫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各掌印管糧管廠官將前項扣除減存料銀作速催徵立限完解漕司庶幾銀兩不致缺乏糧船可得如期修造。一議庫藏照得各總衛所歲運遇有折色船得減存軍得辦料每名該銀二兩四錢解發淮安府庫專備修船支用。嘉靖十年因徵欠



拖延漕司題議工部覆題欽依通行各該巡撫并各省都布二司嚴督府州縣掌印官公同衛所將減存軍辦料銀扣存軍應支月糧銀兩抵解漕司寄庫修船。各府州縣遵例扣抵者固有而違慢不扣者尤多。甚有扣存彼庫各該官司不知漕運緊用錢糧輒作堪動銀兩任意那用及至行催支取修船即稱奉有彼處撫按批詳支吾搪塞。亦有就彼造船分文不給致累旗軍賒料修船盡將行月糧銀償還料客者。又有吏胥作弊支百扣十者。又有必須行財帛債囑託方得關支者。又有嚴官及

該管官假稱使用侵剋冒破者、反至旗軍領到私債利息、公門需索已賞十五六矣。甚至借貸物料無償、隨載料客在船沿途盜糶正糧還債者。初意扣糧抵料、軍免追呼之擾、料無拖欠之弊、本為善政。豈知法立弊生、以致扣抵失時、出納欠明、公私上下乾沒侵漁、莫可稽查。再照淮安府設有阜積庫、大使攢典、原為本府歲收錢糧而設、其漕運一應錢糧似難兼管。本年五月內、臣等選委高郵州知州姜博通行查盤造冊、合無就於本府內另蓋漕運庫一座、請給漕運庫條記、添設官攢專管者。



守。仍通行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府衛所掌印官務將見在有軍料銀不拘遠年近日儘數遵例查明那移別用者即行處補冒領侵欺者即行嚴追其過期未扣已扣未完已完未解已解未復批廻者逐一查出追究其由回報漕司自後每年料銀限十月以裏就差該衛所官解赴漕司驗發淮安府漕運庫收貯俱聽漕司明文給付修船旗運赴庫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其各總衛所應支修船銀兩照年等第把總官查明不必類造耽延每衛各造冊給與領運官隨運過淮呈

漕司、委官唱名給散旗軍親自領去償還料價。一議舉劾。照得漕糧歲四百萬石、額坐五省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并應天、江南、江北、直隸一切漕例具在議單、但地方廣遠官品不齊、各處徵糧後期交兌、違限今年六月、糧船過淮日久、各處輕齎席板多未解到、若遇一事稽延、未免全幫遲誤。雖漕司照例嚴催、文移往返、動經月餘、各該司府類多抗違、意謂漕司不與舉劾、輒以彼處撫按批行為詞、往往阻誤糧運。年復一年、百務隳廢、若非立法補救、將來運事日益難支。查得總理河道衙



門因事掣肘、奉准將河道有干官員聽其舉劾。漕運職司京儲事體相關尤重、乞勅吏戶二部再加詳議、令無將有糧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職名先於該年九月以裏開報。漕司容臣查考徵兌遲速、分別賢否、據實舉劾。其州縣佐貳等官例不舉劾者、查照往年舊例、但遇逆官呈稱有船無糧、管糧官呈稱有糧無船、彼此牴牾、容臣即時差官提取對證、責治庶幾人心知儆。若待類案不過贖米數石、又復派取小民指一科十、管糧官友以為利、不以為畏也。其九月以裏職名未到、容臣等行彼處

撫按將各該掌印管糧官住俸。一議江閘鎮江衛指揮關宣呈瓜洲原有花園港通江官河年深淤淺若挑濬設閘通船有益糧運。曾行揚州府踏勘相同。看得花園港原係通江官河從江口直抵鎮西時家洲月河出至運河口計長一十餘里。先年曾有石閘今廢年久椿石無存。及舊廢閘座遙南居民侵佔港地開田莖墳起蓋房屋約有一里兩邊老岸尚存即此可驗舊港形跡原非民地因淤年久遂被占業。并臨河房屋量為出價歸官比照儀真建閘四座以通糧運免得車盤誠為漕運無



窮之利。蓋緣瓜洲各壩居民圖利、隱蔽官司、遂使
每歲漕糧二百餘萬石、運船五千餘隻、勞費財力、
耽延稽阻。指揮關宣世居鎮江、見聞真切、有此呈
議。又經該府水陸踏勘明白。臣又督同揚州府縣
衛官及各運糧把總、步行周看相同。但所費椿石
工料、人夫錢糧、未經估計。查得先年建造瓜口閘
一座、動用漕運官銀一千三百餘兩。今計四閘、約
用銀五千二百餘兩。并給買臨港民占原地、開濬
封隄、栽樹修葺等項、再約用銀五千兩。共計銀一
萬餘兩。及查每歲江北、浙江、下江等五總過壩正

耗糧米二百萬石、每石合用盤壩脚米一升、共用米二萬餘石、折價每石四錢、值銀八千餘兩。以兩年車盤之費足勾創建四閘。前項銀兩暫借淮安府庫漕運官銀支出、專委南河工部郎中監督、分委廉幹官員管領。若官爲採石、責令往來船隻附帶、不無耽延歲月、工程難完。相應召商、并木鐵灰、麻一切兩平收買、顧倩人夫、從內及外、次第建造、不勞民力、不歛民財。候至下年、查將各總原該過壩脚米扣銀補還漕庫足數停止。再照四閘相去不過十里、合用銓選閘官一員、閘吏一名、總司啓



閉。每歲二月間糧運盛行、止放糧船、禁止民載出
入。至七月內糙白糧盡、即爲封閉、其往來民貨船
隻照舊各壩車盤候。十月以後各總回空糧船到
閘、却又開閘放出。庶船無停滯、糧無盤剝而盜侵
之弊亦盡革矣。一議行糧運、軍行糧沿途口食、若
或耽延、未免蠶費。正糧必至掛欠。往年減折行糧
數少、未嘗告乏。近年全運行糧支多、及改倉支領
亦稱乏絕。議單內開運糧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
廣、江南、直隸衛所俱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官軍
就於兌糧水次倉關支。惟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

俱於淮安常盈倉開支。查得每年全運行糧約用八萬餘石，內除派兌淮、鳳、揚三府并山東、河南領兌者，約用二萬五千餘石，應合照舊常盈倉支領。若江南兌糧官軍約用五萬五千餘石，嘉靖三年漕司議將蘇、松等府起運鳳、揚等倉糧四萬六千石，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俱兌上倉，就於本處水次聽監兌等官隨正兌支給。江北二十二衛所官軍行糧，并行淮安等府將原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運鳳陽等倉上納，以抵蘇、松等府原納之數。行之一年，官軍稱便，止。因各府



不恤漕軍末遂拖延隨申復舊常盈倉支給。即今河道煩難地方多事合無仍照嘉靖三年事例將淮安府該上常盈倉糧四萬六千石改上鳳陽等倉抵補蘇松等府原數。却將蘇松糧米存在水次支給行糧。其常鎮二府該上常盈倉糧一萬一千石亦留水次聽江北等總隨糧關支。再照浙江湖廣、江西南京、北直隸各該水次支給行糧俱要各該衛所印信文冊以致往返留難。科派百出。守支官旗指稱造冊經過各衙門使費。衛所軍多者百十餘兩少者不下六七十兩。此皆軍士骨髓相應。

通行南京省府只遵照議單事例每正糧三十石
七斗二合作軍一名給行糧三石每運官一員亦
給行糧三石填入原給勘合雖稱漂派逃故原船
非人不行只照運米支糧庶免旗甲沿途包陪顧
工科歛大弊一議分總浙江一總官軍二萬一千
八百餘員名淺船二千餘隻比之各總數增一倍
况溫台寧處金衢等衛所離省隔江船回寄泊杭
州官軍俱各回衛把總官在京催督完納每至歲
暮方得回南分派水次相去甚遠一官勢難徧歷
至於委官補軍修船查糧止憑文移往返旬月盜



糧侵料弊端百出。連年掛欠。每至二三萬石。那用
羨餘等銀。亦不下二三萬兩。追補雖嚴。拖延如故。
年復一年。通關未獲比之別總。積弊尤甚。查得江
南原設一總。比因軍衛隔遠。難於銓束。嘉靖四年。
漕司議題。准分為上江、下江二總。各設把總官。管
理。至今稱便。合無比例。將杭州前右、紹三衛、湖海
嚴三所淺船九百餘隻。總運糧三十萬四千五百
石。零分為浙西總、寧處台溫四衛、金衢二所淺船
一千一百餘隻。運糧三十六萬七千石。零分為浙
東總。添設把總官一員。一議旗船。查得清江廠每

年額造中都江北直隸南京等總淺船五百五十
二隻惟鳳陽直隸衛所旗廠料銀原有餘丁貼辦
月糧抵扣。今因連歲災傷糧無見支差役繁重丁
無空閒又因全運衛無減存軍無辦料每遇改造
告急只得借支別總那東補西旗船未及告完別
總又復取討官軍受害公私俱弊年復一年疲困
極矣。查得江南府州京糧五十二萬八千七百石
零每石該扣銀數比旗船額料止少四百五十二
兩零仍於減存軍辦修船料銀內補支。前銀起運
過淮照數扣存寄庫作各衛旗船料價比與南京



總衛扣用三四輕齋造旗船事體相同似應准扣。一議軍夫查得節年題准事例凡遇公差馳驛文武大臣進貢進鮮等項州縣驛遞人夫過關米等項各有定數爲照每年進貢鮮品并龍袍御用物件等項經過軍衛自應撥夫拽過一程即回。生理有等勢豪不遵國法或一人乘坐數船或一船齋執數關沿途吹打響器每到一驛聽信船頭撥置多方需索既有州縣驛遞人夫應付又要軍衛夫力軍牢吹手又要折乾及查各衛原設答應軍夫數亦不多逃亡過半遇有公差却將雜差餘丁輪

撥日無休息。除冒濫關文照例裁革外。乞勅該部詳議出榜通行。撫屬軍衛有司驛遞衙門張掛曉諭。今後凡遇進貢鮮品等船。合用軍夫悉照舊規應付外。其過往使客不分大小官員船隻。如有牌行軍衛抄牌者。不許抄行應付。軍官阿意奉承者一體治罪。干礙應叅人員聽撫按衙門叅奏施行。其各衛原設答應軍夫盡行裁革。僉補操運一議俸薪。江北地方設總督漕運無巡撫都御史一員。及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漕運理刑刑部主事。督造漕船工部主事。淮安及徐州各管倉戶部主事。徐



州呂梁管洪工部主事、沽頭管閘工部主事共八員俱帶有家小。駐劄淮徐地方。各應得俸薪銀米俱差人齎文赴京。各該部院關領。如臣本色食米一石照例每月於淮安府支給。其管河郎中等官八員每年該支本色米九十六石。計筭公私之費四百餘石。方得九十六石。至京通計兩直隸十三省各有京官帶家小駐劄者。每年食米不下一千餘石。俱應查照臣例。就於各該地方存留糧或別項官銀內支給。似於京儲頗有便益。其折色俸銀并折絹折布等項一體查照在京則例亦於所在

官司應解戶部銀兩內支給。再照臣等九員該柴薪四十二名、共銀五百四兩、相應就於所屬四府三州各衙門扣除缺官柴薪馬夫銀兩內支給。有餘扣解兵部少欠本處贓罰銀兩補支。通計兩直隸各省不下六千兩、俱應議處。不惟解戶收頭糧長免於徵解、各官亦得就近支用、殊為兩便。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方鉅等會題奉 旨、這漕運事宜、都依議行。以上介溪相公書曰、某素無學術、且不諳吏事、尋常職守、自分尚不能勝、况帝鄉四郡、表裏江淮、雲帆萬艘、襟喉水陸、重以饑饉、加以師



旅人情易致驚疑。事體未能歸一。竊恐歲運後期。春耕失業。罪愆匪輕。日夕憂懼。今雖倭船出海。漕舟過淮。將來事勢。尚未可知。茲者循例條上便宜數事。徒知五窮之技。自謂一得之愚。豈敢是已。而非人輒欲創新而去故。萬乞開誠布公。兼試畢屈。寧取長而棄短。不因人而廢言。衡室萬楹。寧辭尺寸之木。韶音九奏。或更瑟瑟之絃。不勝幸甚。○又云。秦誓所謂休休。奚俟。門牆之桃李。臯謨乃言采采。豈遺匠人之榱題。友人見之。曰。猶不遜。○與雙江書曰。七八日前。半洲公檄至。其本凡庸。即乞移。

文且止。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啓行，庶於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其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能平，內盜因竊發，實腹心之患。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定；有可一時而就者，經年而未行。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尊翰欲問荆川、允隆中之術，竊念孔明出師表云：「此皆數十



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孔明是時祈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觀人材不甚相遠但擇忠實不欺可倚任者付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不獨在倭奴也○上添設沿海把總疏畧云國初防倭掘港為急設有備倭官軍一千五百員名正統十四年調取一千名北征守備遂弛即今通州倭寇流劫俱掘港登岸乞添設把總一員防禦○旨下兵部允行○上保留官員疏畧云撫屬地方表裏江淮襟喉水

陸寔畿輔重地特設兵備官一員駐劄徐州命其拊循軍民防禁盜賊訓練兵馬保障城池一切河道屯田鹽法倉糧事務咸得經理責任既重稱塞寔難副使李天寵才行並茂文武兼資歷任以來摧強拊順節用愛民練兵積穀除戎設險皆有條理真干城腹心之器也。近日倭寇攻圍通州前賊未退後賊復至臣本菲材束手無策天寵躬擐甲胄獎率三軍如臯一戰大敗羣賊所斬首級悉係真倭生擒從徒妄是叛賊蓋通州前後斬獲功次雖多內有搗巢劫營追躡擒捕所得未有如天寵



旌旗金鼓列營布陣大挫賊鋒扶攜逃遁者也。臣欲援引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原任兵備副使後陞布政司叅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兵備事例乞久任天寵不意本官乃有求歸之疏。乞勅吏部詳議陞職留任。時李古冲公爲冢宰即推天寵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上定議江南江北兵糧䟽畧云江北連年饑饉雖蒙恩蠲賑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倭寇焚掠通州調遣徐毫^④邳宿等處官兵勦捕各給召募安家銀兩隨途應付船隻行糧草料皆取給於江北四府三州庫藏空

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屢蒙上司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所費錢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百倍沛縣今調沛人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餘兩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咨行總督衙門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



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本年六月內又據徐州兵備道呈總督衙門仰道督領精兵一千五百名前到丹陽、蘇州等處會合截殺，遵依先選徐兵八百名責付徐州左等衛指揮金漢等統領，又行徐州動支銀八百兩分給官兵安家，經過州縣又行支給廩糧。隨批該道選兵盤纏如擬支給。及咨總督衙門查將前項官兵用過安家盤纏銀兩轉行江南巡撫衙門於蘇州等府收貯防倭官銀內照數解補還庫。以後江南調取江北兵快悉照施行。去後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

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自備銀兩顧募令用盤
纏行糧各有彼處齎來銀兩應用。今年四月內南
京兵部差官江北募兵其安家盤纏行糧俱帶領
給散。惟近日江南調取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
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
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
南之徭賦。即今鳳淮等處修理皇陵蓋造高牆
建閘濬河按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
甚搔擾。此江南江北錢糧所宜議處也。再照倭寇
之內華人十居七八類多奸狡知我水陸險易地



里遠近將官勇怯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叅將盧鏜、江北叅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搶劫，遂至蘇松、浙西、江南、江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由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

屬自海門至海州千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
泰叅將梅希孔亦必不能不舍通州而赴援、况敢
越長江而赴江南乎。又如鳳陽、泗州、陵寢、高牆所
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
十衛所官軍、又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不敢
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不敢顧彼而失此。
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為强悍、必
須兵力殫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已調取
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河南
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一



則遙防高牆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甚多。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非長策。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也。臣本菲材。豈敢偏執已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劫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奔走鋒鏑之間。老弱者又供億徭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乎。況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為之驚疑。姦雄因而

弱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乞勅該部從長計處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及陵寢運道高牆及鄰境盜賊庶民財不至偏累事體不至偏重外患可平而內憂可弭。旨下戶兵二部覆議允行。○八月、上請發銀兩築城疏畧云揚州府申議築城銀如皋縣該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兩零海門縣該二萬二百六十兩零泰興縣該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零三縣共該九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今止有運司餘鹽銀四萬兩本府見在止餘事例銀三千兩、贓罰銀二千九百兩、稅契銀六百九十兩、



通計不及五萬兩等因到。臣議照如皋、海門、泰興三縣急宜築城，既經該府勘估工料銀兩，前來查得戶部咨准留餘鹽銀四萬兩，并該府見貯契稅事例贓罰等銀，相無接濟。今查計不足五萬兩，况見奉欽依賑卹被寇人民該銀六千餘兩，通州等處防倭主客兵糧每月該銀三千餘兩，修理器械、顧倩哨船，又不止千兩。海州鹽城、興化等州縣城垣坍塌，向未修理；雲梯關、廟灣、掘港、呂四等處寨堡墩臺俱未修築，合用銀不下數千兩。近該江南調發江北兵快一應安家盤纏及行糧船隻皆取

給於江北、而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交割日用糧餉。前項銀兩所餘無幾、其三縣造城缺銀應用、有誤興工、明春賊勢殊未可料。今查得鳳陽府庫見收折糧銀兩、專供鳳陽九衛所官軍俸糧。先年江南織造、本處賑濟、并緊急賊情官兵行糧、及南京兵部犒賞池河官兵、先後動支前糧二萬二千五百餘兩、今尚有一十七萬八千餘兩積貯在庫、原係軍馬錢糧、似應動支。伏望軫念海門如臯、泰興三縣城池實為通泰二州門戶、揚淮二府藩籬、三十鹽場堂室、江南常熟崇明等



縣唇齒急宜創建城池保障地方。雖費數萬金而外消奸宄之覬覦。內收士民之離渙。即計一歲所獲田糧鹽課。奚啻百萬。况全活生靈。防護運道。關係尤重。乞勅該部從長計處。大破常格。行令該府於前項積貯銀內。量動支六萬兩。解發揚州府庫。定委通判史朝賓判官趙卿總理分管。趁今秋冬賊情寧息。即便興工。其支用不足。聽臣督令撫屬通融湊補。事畢將用過錢糧造冊奏繳。仍嚴行各該管工官員務要節以制度。官不傷財。說以先民。人皆趨事。高深城池。重門聯堞。足以禦暴客而警

戎心、敷海堧而慎封守。自茲以後億萬年老安少懷、享國家親賢樂利之澤、男耕女織供府庫粟米布縷之征可也。旨下戶部議覆准支鳳陽府銀

三萬兩。○上叅浙江運糧把總吳韜疏畧云、吳韜管運負欠嘉靖三十二年分漕糧四萬二千九百石零、嘉靖三十一年分漕糧九萬九千五十石零。吳韜陞任三年未得完結、不知本官見在何處督催有無赴任題奉欽依。臣近訪得吳韜已赴浙江都司到任、見今署掌印、慶賀萬壽聖節表文輒敢僉名畧無忌憚。節行浙江布政司查勘未報。今據



浙江都司呈運糧衛所官員賢否揭帖到、臣查得
吳韜已列銜在司、此不待回報、已知到任是實。然
照吳韜先司總運欠糧數過十萬延及三年。濫叨
陞轉、已該戶部題奉欽依、糧完方許赴任、乃敢故
違所欠糧米何時得完。乞勅戶兵二部將本官革
去今職、員缺先行推補。容臣差官督押處補前糧
完日仍照例提問。旨下戶部允行。○上賑濟疏、
畧云、淮安、揚州、鳳陽三府、徐滁和三州地方災傷、
題奉欽依、將存留秋糧照勘災體例減免。衛所屯
糧照減定分數折徵價銀。被災饑口、賑濟過共三

十三萬二千三十九名口、放過銀三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兩四錢、穀八萬三千二百二石。○上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畧云、賊勢十分猖獗、江西、湖廣糧船沿江而下者、將至儀真、浙西、蘇、松、常、鎮糧船絕江而渡者、未至瓜州、淮、揚一帶、正係漕運要途。節據各處擒獲姦細、供稱賊黨欲窺瓜、儀、搶掠揚州、而淮安所屬鹽城地方、去年倭賊亦曾侵犯。臣雖先調官兵分布瓜、儀、水陸防禦、便宜起取叅將喬基於揚州教場操練、主客官兵隨有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劄儀真、北扞廣陵、南控京口、鎮守淮



安總兵官鎮遠侯顧寰選募官兵措備糧餉分投
守禦淮安、麻洋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所要害去
處叅將黃印駐劄瓜洲隄備漕船收江過壩入閘。
臣伏念江北揚州地方表裏江淮襟帶吳楚正在
畿甸申畫之中又係漕輓午道之會西距泗濠舊
都伊邇東聯場竈商課甚多。臣叨任漕撫兼領海
防既不能先事預圖又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地方
失事罪復何辭。即今仰仗天威倭奴退遁人民安
輯糧船無阻農耕及時。然賊過去處殺傷民竈燒
燬房屋劫破村落陣亡吏士亦已多矣。臣據各官

查勘俱從實開報不敢纖毫隱匿。其給賞有功員役賑恤被災人戶奏乞蠲除夏稅減派該年徭役俱先後割付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次第舉行訖。及照一時有功有罪人員相應分別如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律已甚嚴而冰蘖自將馭兵有法而秋毫無犯俘馘之餘賊徒喪膽按部所至旌旗生色。若非恩信素孚於平日忠義激發於臨時何以得此。所宜論功加賞陞俸。又任責成者也。分守通泰參將梅希孔沉毅有威質直無僞進兵而通州之門始開窮追而狼山之賊遂遁。口不言功事皆就



緒所宜給賞以勵後功者也。徐州等衛指揮同知等官金漢等、百戶賈勇等、或守中堅而歿後嚴整、或破賊鋒而爭先踴躍、掌通州事揚州府通判唐維雖倉卒遇變不免、四郊之焚劫然夙夜臨戎庶幾百雉之保全。賊至之初安輯市里、賊退之後撫定瘡痍。如臯知縣陳雍獎率吏民屢摧強寇、露宿原野、卒保縣庭。原任叅將喬基聞鼓鼙之警、嘆髀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冠而往救簡練有方、城闔無恐。以上各官雖戰守不同、均宜量賞以酬其勞者也。徐州左衛指揮同知金漢係領軍官部

下五百餘人斬真倭首級九顆正千戶張禾百戶
賈勇係編入隊伍官斬真倭首級各一顆不曾領
賞例應各陞一級世襲陳雍似應量陞服色俸級
仍管縣事運司判官馬侖本係文職而慷慨請行
原任儀真守備陳律先已退閒而橐鞬就道皆能
首布軍容率先士氣密傳解散之帖懸示招撫之
旗斬獲之功不無獵取而控剿之計亦多擒執此
宜畧其過而賞其功者也原任通泰叅將今陞金
山副總兵官革職解明道始雖束手閉門銳卒潰
於鼠竄既而登陴據險州城幸爾瓦全傳報或多



失實功次未必盡誣。此宜錄其後效。而宥其前愆者也。海門縣知縣翟次喬抗賊取勝。功亦為奇。避難圖存。罪亦可諒。但錢糧之損失頗多。而報功之誇張已甚。每欲揚已以抑人。遂至陵下而罔上。所宜調用而曲全者也。指揮楊縉疾馳冒險。雖挫軍威。堅壁射䟽。足稱敵愾。惜未獲其首級。然已致其殺傷。居民皆稱勇敢。賊眾亦因遁逃。所宜宥前愆而責後效者也。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三十五員。赴援千里。久效勤勞。駐守五旬。畧無喪敗。以上各官如呂圻。伯永福。才勇尤為可用者也。

揚州府巡捕同知朱衷等二十九員才力綿薄職
守廢廢幹辦不前奔北恐後即有微功似難准贖
所宜原情罰治者也。儀真守備張壽松援通州竟
爾逗遛棄如臯幾乎潰散。黃橋追賊將至而輒還
角斜遇賊未戰而先走。况掘港乃其信地倭奴從
此登岸。儀真今之要區江防豈可乏人所宜深懲
而亟罷者也。揚州衛指揮張明化等千百戶劉夢
魚等巡檢等官李恂等五十三員均有地方之責
曾無保護之計。以上各官所宜行巡按御史提問
論罪者也。陣亡百戶高時義勇沙子現直抵賊舟



奮勇血戰殺賊數多所宜贈官錄子以風勵將校者也。如臯縣吏吳位、孟週各斬獲倭賊首級一顆，未曾領賞。內吳位告乞免考，孟週告乞超叅所宜查例酌處者也。乞勅該部詳議覈實，將李天寵陞賞梅希孔給賞金漢等量賞，陳雍量陞服色俸級，解明道復職，翟次喬調任，朱裒等罰治，張壽松罷黜，張明化等提問。內金漢照部下五百人斬首五顆，事例張禾、賈勇照編入隊伍官自斬首級一顆，事例各陞一級，世襲高時照、洪岱等事例贈官，兒男陞一級，世襲沙子現量贈一官，仍令伊男冠帶。

吳位孟週照例免考超叅。再照總兵官鎮遠侯顧
寰孝友廉靖端毅弘達叅將黃印幹濟明敏操履
勤慎揚州知府吳桂芳綜錢穀有爲有守蒞軍旅
不剛不柔務令久任必能裨益漕政共濟時艱如
臣體質孱弱智識短淺凡在仕途皆知臣不稱此
任今果奉職無狀一籌莫展上負國恩下貽民患
有罪可數無功可錄伏乞少寬斧鉞之誅薄云譴
責放歸田里亟選賢能蚤爲經理地方幸甚。旨
下兵部擬議分別賞罰。及照漕運侍郎鄭調度有
方運籌無失激勸忠勇旋平既沸之波蕩滌妖氛



竟奏發蹤之效。雖自陳不職乞恩譴責，但功大罪輕，似宜量加褒賞。顧竄黃印、吳桂芳雖無斬獲之功，各有勤勞之績，亦應量賞。奉旨：張壽松并張明化等巡按御史提問陳律等姑免究。馬倫等漕運衙門分別獎賞。陳雍陞俸二級。鄭曉、顧寰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李天寵、梅希孔各十五兩，二表裏。黃印、吳桂芳各十五兩。其餘陞錄贈官等項都准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四

校記

① 縉：下頁作「縉」，當是。

② 地安：疑作「地方」。

③ 紙：疑作「抵」。

④ 毫：當作「毫」。下文「蕭碭泗毫」同。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五

不肖孤篋洵校梓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秋八月上開設千羅巡司疏旨
下部議允行。○上地方秋災乞免糧議賑疏旨下
部議允行。○督府咨問方畧答之畧云一議分布
官兵將閩浙江南江北沿海一帶地方各選水兵
哨船聯絡數千里分定界限往來巡哨遇賊併力
海中截殺行糧兵火器械各該地方官司備辦此
為外第一層水兵其次沿海副總兵叅將備倭守
備守寨守堡守城等官統陸兵防守信地遇賊近



岸併力攻打。無容登岸。各照信地。往來戰守。不得調動。此為中第二層陸兵。又其次稍近腹裏量地。遠近及賊徒出沒去處。另設援兵數枝。如西北遊擊事例。左右前後往來策應。此為第三層援兵。一議拱護陵寢。孝陵宜專委南京五府大臣一員。統兵守護。其江北泗州祖陵鳳陽皇陵。專委副留守許文學操練原奉欽依。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并鳳泗等十衛所官軍。專一防守。不但禦備海寇。其山東河南徐邳亳潁一帶盜賊。倘有竊發。責成剿捕。一議宣諭倭奴。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但



不必專遣官員或寫勅付朝鮮國轉諭或令閩浙布政司移咨傳諭以日本百八十年恭順朝廷及朝廷優厚之意。今節年倭賊侵犯中國國王或未必知故特諭尔。不徒專責彼國藩翰之義并諭以海中諸國北莫大於朝鮮南莫大於安南皆因交通中國奸人勢漸強盛夷國反被其害。如朝鮮先時為中國人衛滿所據近年安南為中國人莫登庸所篡可為明鑒。他日王直等未必不為衛莫之事。彼時尔國求救中朝亦已晚矣。急令禁戢遠近大小各島及境內各道如遇中國逋逃在彼誘引

買賣及駕大船有兵器者、即便擒拏、解送中國、朝廷自有厚賞。其本國夷人有打造船隻、不請本國原額勘合、擅自泛海通市、及假名進貢者、一體擒拏、照彼中法度重治。一議防護運道。今年賊至腹裏地方、在四月以後、尚且燒搶糧船一百餘隻、虧損漕糧六萬石。其時賊未知運道、倏忽驟至。今北自無錫、南至崇德、中間如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等鎮、皆運船必由之路、被賊經過、識認明年事勢尤為可慮。前擬第三層援兵、令其外禦賊徒、內護運船、旌旗金鼓、聲勢聯絡、自不敢深入、是一舉而



兩利也。其京口以北、淮安以南、防護運道、合用兵食、漕司自行處置。一議預選將校。即今調兵數多、而統領乏人、大將小將才局分定、只如淮揚一鎮、須揀選才可統千人者十員、統五百人者二十員、不拘官職崇卑、但取才力、自指揮至義勇官皆可選用。仍令本處官員統本處兵勇、則上下相識、情理相通、約束易行、戰守效力。一議更調守令。守令得人、城池兵馬錢糧器械事事皆能綜理。如不得人、即使文移督責、略不關心。蓋其智識本自尋常、力量本自庸弱、非不欲效力、天生材質固自有不

可強者。急宜更調。庶便集事。不然上官徒勞心力耳。一議區處錢糧。見今各處府庫搜索一空。民窮財盡。加以數千里旱蝗。額糧尚須蠲免。援例者又甚少。豈堪加賦。豈堪勸借。必須大破常格。或討浙淮餘鹽餘銀。或留杭蘇淮揚各鈔關銀兩。或停解折草折麥銀兩。或准令海沙耆民水手獲功。不願領賞者。或監生吏農承差。照賞銀數。准作援例。軍門出給鈞牌執照。仍移咨該部查照准行。一議召募銀兩。江北募兵。向來每名銀二兩五錢。今見山東兵每名十兩。人情遂謂厚薄頗異。豈知山東原



非被賊地方。况奉天恩優厚。亦念其遠離鄉土。故耳。比之浙江、江南、江北、福建各本地。方見被賊寇者。此旨守自戰為已。父母妻子室廬。豈得與隔別。省分比論多寡。召募銀兩。必須題定則例。○九月。上拏問鎮江府縣掌印管河官。疏奉旨。陳奎准納贖。張燾、劉秉彝、左祿姑降一級。別用。申介罰俸三箇月。○上預處來年漕運。疏畧云。臣前題議預處江南沿海漕糧止。因今年春末夏初。海寇猖獗。預為明年兌運之計。尚未知地方災傷也。及至八月初一日。臣又題為疊遭異常水旱蝗災。乞寬秋糧。

以救民生事亦止因江北四府三州秋糧難徵請
乞蠲減之計尚未知即今海寇猶未斂戢也及照
浙江杭嘉二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皆財賦重地
嘉靖三十三年既因賊至夏麥未得全收秋苗未
得全種幸而稍有得種者又被旱災屢經賊患秋
禾未得登場夏麥未得入土兩年三熟收成失望
富厚之家已難支持貧細之民盡皆逃徙重以疫
屍餓莩轉於溝壑征兵饋餉急於星火不惟三十
三年秋糧徵收艱難抑恐三十四年運道梗阻近
又聞糧船已到張家灣者因通惠閘座水衝坍塌



京倉輸納尚爾留滯。不過旬朔。風氣向寒。未得開行。必至守凍。况運軍連年。舊欠新欠。剝肉補瘡。月糧行糧。張順待哺。今復賊舟久候。不無蠶食正糧。掛籌揭債。勢所不免。萬一海寇。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縱橫。則耕稼方興。必貽田畯之憂。舟車所至。復有往蒲之警。年復一年。何時休息。賦稅日縮。軍旅日煩。民力日疲。國計日乏矣。乞勅該部從長議處。將江南江北災傷被寇地方。秋糧早定徵蠲減折及支運等第。馬上差人賫文付各該巡撫官作急坐派。各司府州縣徵收。聽運仍將三十三年

運到漕糧或儘上通州倉或預放官軍俸糧或隨
宜分頓德州天津二倉其腳價完貼免贓墊倉等
項悉聽該部處分務令糧船凍前入閘南行疾速
修船以濟新運不惟臣得免瘼官誤事之罪其於
京儲邊餉保民禦寇均為有補臣竊念國家建都
北平乃朝廷親為守邊鎮撫華夏漕運糧米蓋不
獨上供九重下給百官六軍萬姓之用寔足食足
兵安內攘外社稷大計臣待罪漕司所宜心思力
行不俟督責勉圖報稱於萬一但臣體質孱弱才
識短淺徒抱先事之虞曾無應務之略而所轄司



府州縣等官隔離甚遠約束難行不得不歷陳於君父之前。臣不敢備錄前後奏發文移繁猥塵瀆謹述緊關略節情詞仰祈聖覽。昔神堯大舜之際寔千古極盛大治之朝尤且君臣上下都俞吁咈每以蠻夷猾夏四海困窮為慮臣叨冒職掌豈敢因循隱諱伏望採擇早為經理。旨下戶部允行。○上倭寇登劫䟽畧云嘉靖三十三年七月聖上軫念東南生靈荼毒督發山東官兵六十員名前來經過淮安臣隨赴揚州府交割總督尚書張經統領其時江南蘇松節報倭寇猖獗臣遵照兵

部題奉欽依彼此夾攻已將撫屬地方叅將喬基、指揮金漢、千戶姜旦等水陸官兵一千八百五十員名、狼山哨船三十隻調赴江南會合剿捕。仍慮江北空虛督行兵備等官各於險要集候。今年秋冬之交併力剿滅此賊。不惟江南安靖江北亦得休息。不意倭寇內多姦細。訶知江北驍勇官兵已赴江南遂敢復窺江北。海防兵備副使張景賢叅將梅希孔報呂四場已到倭賊焚舟登岸。賊數雖少皆是真倭。漳賊兇猛無比。通州又申狼山有賊船七隻往來不絕。海防道調呂圻兵拒戰得獲首



級一顆殺死倭賊百十餘人俱被用火燒燬尚有
首級可辨。及咨總督發還江北官兵回咨江南賊
勢未平、遽難撤回、外為照前項倭寇恐今年秋冬
之交尚爾縱橫、明春黨與益衆、姦謀叵測、深為可
慮。况江南運道自浙江崇德、嘉興直抵吳江、蘇州
等沿河楓橋、平望八尺王江涇、今年屢被賊徒經
過焚劫、熟知運道萬一賊如上年盤據海濱、舊賊
又至、明年春正二月深入侵犯、糧船或在水次未
得兌糧、或已兌糧未出京口、風火不測、別無支港
實難防護。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備示方畧、分

投戰守務使倭奴海賊痛遭誅斬庶幾農人力田
 竈丁煮海得供辦國家常賦糧船自浙江以至京
 口得保無虞此係國計生民迫切大患臣待罪漕
 司不敢不言。旨下戶兵二部各議允行。○上剿
 滅江北倭寇疏畧云兵備張景賢揭稱呂四等場
 倭寇焚舟登岸狡猾尤甚本道即赴海門申飭將
 士令以挨牌門扇前拒後用大銃弓箭護之復動
 通州庫銀八百兩陣前激賞退後隊長吳玄張沈
 以軍法處治人心思奮連戰得勝鎮撫呂圻百戶
 伯永福領官軍誘之彼見我兵單弱一擁追殺被



伏兵四起、斬獲首級四十顆、餘賊逃入江。畢家斬獲十二顆、殺死傷重三十餘賊。初十日、盡將倭寇勦滅、並不遺漏一人。下兵部議覆奉旨、是鄭曉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張景賢陞右叅政、仍兼兵備副使、照舊管事。○與督府張半洲書曰、維揚侍教、受益甚多、真勝讀十年書。衣鉞方渡江、而霖雨適至此、洗甲兵之兆、三捷之功、諒在旦夕。願望願望。茲啓、毫兵二百餘人、蓋自四月調來、今幾五閱月、離家既久、不無授衣之望。生初擬中秋賊情稍寧、更番放回、昨奉尊命、義不可辭、以

是即時督發。不意此輩素聞江南糧餉之艱。安家銀兩渡江。始給愚民小見。遂謂賒帳木桃盡餅。徒成話說。遂爾逃遁數多。生統轄不嚴。罪復何辭。奉別方至天寧寺。喬叅將來白此事。惶悚無地。已隨令喬叅將別行選補。務足四百名之數。安家銀兩遵奉制諭。亦令揚州府且就此給散。聽候軍門裁處。毫兵逃逸者。行顓道提問。夫人情易動而難安。事機難得而易失。生屢以糧餉隨兵奉瀆。正慮此也。况淮西風俗。雖膂力強悍。然亦難於約束。相州岐溝符離往事。可鑒遼陽雲中上谷尤耳目所覩。



記。生辱知愛，不敢不盡其愚，伏惟留神。○十月上，剿平倭寇首級疏畧云：張景賢呈石港茶場各有倭賊登岸，備倭千戶張祚等率兵追斬真倭首級二十顆，餘賊趕下海潮淹死，不計其數，一賊不存。及查呂四場倭寇，又該本道統兵斬獲首級七十四顆，并生擒倭賊三名，地方稍寧。但江南水陸會兵夾擊，切恐此寇乘風北走，可慮。即欲再調徐沛、潁亳兵勇防禦。又緣地方災荒，人情易動，難安。已經移咨總督軍門發回原調江北兵船，回守信地，分布戰守。旨下兵部議覆。為照前項倭寇節被

各官剿滅委可旌異奉 旨陞賞似難再議但倭
夷狡猾每每乘虛入犯在我隄備豈容顧彼失此
移咨總督查照江南江北賊勢將原調兵船酌量
議處奏 聖旨是○上秋災再請蠲減稅糧䟽畧
云先該臣題撫屬秋災重大議將各府州縣兌運
糧米折徵銀兩改兌糧米改撥支運存留屯糧減
免具題去後隨據徐賴二道及各府州縣掌印管
糧官勘得各屬先遭久雨復罹旱蝗田禾失收小
民絕望通州海門如皋又被倭寇殘害已經巡撫
具奏議將兌運米折徵銀兩改兌米改撥運近該



戶部查得臨德二倉無糧可支復行前來通徵本色。查得上年秋收時米石不過價銀五錢今價已倍。上年蒙恩准撥支運米八萬石今不敢望如前數。但乞准撥四萬石均派重災及被倭寇地方與折色銀兩相兼徵解。旨下戶部議行。○十一月上挑濬運河疏畧云新莊閘一帶河道節被黃河泛漲年濬隨淤勞民費財更無休息。查得去冬今春挑濬馬家嘴等四處工程計用銀一萬二千一百六十餘兩。况今歲河水較昔特甚灌入裏河一十餘里水勢稍緩沙泥停積舊工徒費新役復興。

即今回空糧船不能陸地行舟率皆車壩年久舊船破損益多欲候奏請至日興工恐新運期迫勢不容緩即行南河郎中包應麟督管勒限完報計夫三千名銀二萬五千兩零。旨下工部允行。○上剿滅江北倭寇查勘功罪并乞預為防禦疏畧云據揚州府申准通判史朝賓牒該臣劄仰備查倭寇流劫官員功罪查勘得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倭賊自江南來至呂四場殺死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車瓦房九十一間。兵備張副使統領海門縣掌印判官趙卿等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



福等官兵勇竄截殺、斬獲真倭首級七十五顆、殺死被倭燒毀、不得割取首級、并追趕落水溺死者、不計其數、奪獲倭器九百八十五件、兵勇陣亡五十四名。本月又有倭賊自江南來、至豐利場登岸。十月又有倭賊從江南來、至餘西場登岸、殺死民人二名、燒毀草房三十二間。官兵竄勇截殺、斬獲真倭首級三十一顆、射死、截死、被倭槍燒并溺死者約有二百餘人、奪獲倭器五百八十四件、陣亡兵勇七名。並無妄殺冒功等情。此皆兵備張副使親臨行陣、是以賊寇望風而勢自潰、軍竄戮力而

功自成本府知府吳桂芳動支官銀一千五百兩召募各場竈勇仍預發銀兩在通州如皋等處支給兵餉以致寇至兵不遠調而精銳自足費不及民而芻糧已備前項首級多係各場竈勇通海民兵斬獲其生擒倭賊三名另招詳奪等因到臣除給賞有功員役優恤陣亡壯勇量賑燒毀房屋醫治被傷軍民悉遵節奉欽依劄行知府吳桂芳舉行外爲照張景賢志慮忠純才猷宣朗三令五申而賞罰甚明一月三捷而俘馘殆盡所宜加賞陞俸久任責成者也。吳桂芳建議調募土兵先期給



發兵餉綜理周密而神思安閒冰栢自將而出納無吝所宜重賞者也。通州知州翟澄、泰州知州趙祖朝、如臯知縣陳雍、海門縣署印判官趙卿等宿州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等所宜量賞者也。及照各該地方官員獲功頗多失事亦鮮。况江北自千戶姜旦船三十隻、驍勇水手曹鼎等五百名調赴江南之後，水兵既乏，哨探陸兵遂難禦防。似應免究，以責後效。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

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住江南、江北空虛、殊為可慮。况使船難於使馬、舟師之練集甚難、主兵便於客兵、烏合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調遣乏人、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皋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越、通泰而直趨揚州。



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犯瓜儀而窺伺留旬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震動矣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也。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儻船多賊衆何以待之。乞勅兵部詳議上請咨行總督將江北水軍發回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爲哨探防禦。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南京。旨下兵部議覆張景賢先奉旨加陞吳桂芳呂圻伯永福等動支官銀犒賞江北兵船咨總督議處。先是

又措置兵船、選募驍勇二千五百名、便宜起取都督周于德統領前赴江南、往來嘉興、鎮江間防護運船。○上謝賜白金綵幣疏奉 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建三里溝閘疏畧云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前任漕運都御史應楨因黃河泛濫淤阻清江浦運道、議於三里溝開河、於適中地方建置閘座、啓閉工部議奉欽依。節因水勢汗漫未得舉行。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該臣接管、看得三里溝開河建閘、寔與新莊閘一帶河道利害相因。緣新莊閘口當徐沛黃河下流、連年河水泛漲、灌入重



河河水稍平、淤沙頓積、以致年復一年、隨濬、勞民費財、不得休息。若三里溝開河、建閘、上接泗水、清流下避黃河、渾水新莊閘、便可隨宜啓閉、縱有泛漲之時、必無淤沙之患、可節民力、可省官銀、爲利甚大。臣詣三里溝再三詳看、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所據建閘、築隄、亦應並舉。泗濱一帶地勢卑窪、恐河淮汶泗諸水一時漲泛、東潰既建閘、以引清流、必須築堤、以遏渾水。即今未開河、三十七工之土已足、築隄、成閘、建委於運道、有益、不必年年挑河、勞費財力。然臺基宜高峻、以壯地勢、鴈翅

宜廣濶以通水勢。斯為可久之計。其東南七里等湖尤山水潦漫流入三里溝新河亦為可慮。相應東邊必築一隄。然一時併工不惟人力不前。抑且取土有限。或候閘完通運相度緩急次第舉行。擇於十月二十八日祭告興工。旨下部議允行。○上旱災分豁稅糧。馬疋疏畧云。廬州府僻居山谷。淮安府臨河濱海。地勢卑濕。素非產馬處所。每年派到備用馬疋。止徵價銀責令椿頭前往別處收買。鮮俵小民負累疾苦萬狀。即今地方旱災赤地千里。人不聊生。況非當年正額。皆是先期預徵。即



使屢豐之歲、民情已自憂惶、值此積災之後、有司委難督迫。合照先年災荒折徵馬價事例、將廬淮二府嘉靖三十五年分預徵馬暫准折色一二年、徵銀解納。及照鳳揚二府徐滁和三州俱係災傷重大地方、各有預徵馬疋、一時申報未至、再乞一併折徵。旨下部議允行。○上屯官侵欺倉糧、疏畧云、潁川衛隸河南、潁州屬直隸。衛中屯糧管屯官同潁州倉官收受通關止繳河南、月報止申直隸、兩無稽考、以致該屯指揮某某侵欺銀二千兩、糧一萬石、相應叅究。今後衛收屯糧通關俱赴潁

州掛號登記其月報通關一繳河南一繳直隸庶彼此均得覺察。旨下都察院允行。○䟽城瓜洲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屏畿甸寔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行揚州知府吳桂芳踏勘估計合用物料工食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容臣督行叅政兼副使張景賢知府吳桂芳即便措置錢糧調集夫役定委該鎮駐劄同知唐鉞總理。旨下工部允行。○十二月上謝陞俸級賜銀幣䟽云海不揚波南奏鯨鯢之捷天無私覆載覃



雨露之恩。不惟原貸於殷。曩尤且被霑乎周。賚既豐。祿食復晉。官階益以無金。賁之章服。是謂一朝之饗。遂成三錫之榮。偃僂登嘉。慙悚交集。伏惟皇上。勇智天錫。乃武乃文。德業日新。惟精惟一。略前愆而責後效。物與更新。赦小過而錄微長。人惟求舊。至如臣者。資材闇劣。何異管茅。志意庸愚。尚同犬馬。望京華而依南斗。每思宵旰之勤。瞻衆星之拱北。辰莫效涓埃之報。邇因醜類誘我。逋逃尋致。姦氓爲彼。鄉導巢穴。既近喙息。靡常跳梁。浙水之東西。延蔓長江之南北。寔惟萬全之筭。出自九

重。是以一月之間，獲此三捷。詎意伐輻，伐輪之食，猥及不稼不穡之人。奚帝噬肉而得金，豈能操刀而製錦。顧師旅饑饉，適遇時艱，而錢穀甲兵會逢財絀。茲欲垣墉之塗墍，必先牖戶之綢繆。故虞廷雖有猾夏之憂，而苗民終無逆命之理。伏願天地以好生為德，神武以不殺為威。萬姓咸和，富而能教。六師豫附，勇且知方。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快覩兩階之干羽，穆穆在上而明明在下。懋揚千載之賡歌，奉 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佃塘田以築瓜城。疏略云：瓜洲築城，原議用銀二萬。



九千兩零。今據知府吳桂芳開議，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及截留軍餉米抽取價銀五千兩。鳳廬二府截留協濟備倭銀查取五千兩。借倩該鎮市民夫。力可省銀四千兩。共足原議二萬九千兩零之數。既不敢上請內帑，亦不致下派小民，相應依擬。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為稼穡之場，低者不過芟蒲之壑。若遇乾旱，諸湖水雖未竭，而此塘已為陸地。以故姦民獲利，一遇清查，輒便投獻。

孰若許取昔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乞勅戶工二部詳議。旨下允行。

乙卯正月上留朝覲正官疏畧云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該天下諸司正官朝覲。但江北地方疊遭寇盜屢被災傷田野荒蕪市井蕭條即使加意拊循難得寧妥。况海盜縱橫米價騰貴冬雪愆期秋糧負欠百凡拯救瘡痍安輯流冗賑恤饑民供給軍餉繕治城堡整理漕渠團練保甲召集竈勇各該文職正官職守尤重。通計應朝正官五十



員似應留任管事。旨下吏部允行。仍行浙江、江
南、直隸多係殘破之餘。府縣正官決難離任。通行
總督撫按議行。○荅萬少卿書曰。辱公知愛。歲星
周矣。百姓教益奉以周旋。至於深憂隱慮。休戚相
關。有不專為身謀者。人固不得而知也。日月如流。
一別六載。言念君子。匪朝伊夕。惟公行方志潔。守
道達時。濬留閑局。誰能推轂。乃今農人力苦。瘠於
鴻鴈。賊徒狡悍。甚於荏苒。重以無藝之征。有限之
戶。阨死無聊。偷生喜亂。恐禍不在蠻夷。而在閭里
中。非得惇大明作之材。相與戮力。未得安靖也。其

素不諳吏治、晚膺此任、奚啻面墻、旋檢律例、率謬
寔多。萬乞不忘久要、曲賜指誨、至懇。○上四奏災
傷折徵秋糧、疏畧云、撫屬漕糧、揚州府已蒙改折、
通州等三州縣改兌糧米三分之一。其餘并廬鳳
二府糧不甚多、或可勉強催科、仍行徵兌本邑外、
惟淮安一府屬果如部議、節奏蠲減支運、改折無
歲無之。即今小民填街塞巷、環遶號泣者、正為此
也。蓋饑穰更迭、尤可百計友攬、惟水旱頻仍、遂至
十分憔悴。又如徐州止一州四縣水淹沙壅、地瘠
民貧、原額漕糧多至四萬八千石、比之廬州一府



反多四倍。即今交春，青黃不接，壯者率多應募江
南，剝倭苟圖活口，其餘老弱，張順待哺，救死不暇。
蓋淮徐地方，自正德年間，流賊殘破之後，生理未
復，舊額戶口，逃亡太半，新增徭賦，加至數倍。儘今
日半州半縣之民，辦往年一州一縣之事，以故去
者不復歸，留者又復去。田野荒蕪，市井零落，此南
北通達人所共見。臣待罪於茲，日夕憂懼，若再加
以追併稅糧，縱使嚴刑峻法，粉骨碎身，官徒加以
罪譴，民竟迫之死亡，終莫能完。況民為邦本，豈敢
只顧今年不思來歲萬一民窮盜起，卒至用兵，公

私之費恐又不止於折徵而已。再照臨德二倉所積空虛、不敢妄撥支運、兌糧米亦不敢槩乞減折。惟有量改折色、可以上完國計、下恤民情。伏乞軫念淮徐百萬生靈正在南北咽喉之地、特勅戶部再加詳議。今無將淮安府改兌糧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徐州改兌糧一萬八千石、各量准改折一半。每石連席耗折銀六錢。通計二府州不過五萬石、無放月糧亦不虧損原額。其餘一半併同正兌、仍徵本色起運。旨下戶部允行。○三月上濬完運河疏畧云、淮安漕河自新莊閘至抽分廠計五



十餘里長七千四百五十一丈挑濬各深不等俱
口濶十丈底濶七丈共夫二萬七千餘名管工築
壩車水放銀等官四十餘員共計工食廩糧銀二
萬五千五百餘兩自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
日興工至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告完○茲
廠官侵欺大料銀三百六十兩底船銀八兩小料
銀四百五十兩官板銀一十八兩庫銀二百九十
兩索受過銀共六百兩問永遠充軍子孫不許承
襲次房子孫於祖職上降一級承襲○四月上剿
逐倭寇疏畧云本月揚州沿海州縣鹽場節報倭

賊三桅大船往來絡繹出沒江海前後結艘或五或十、截伏麥田林莽、占據山頭路口、殺人放火、勢甚猖獗。臣隨至揚州、督令兵備。張景賢、參將喬基統兵合剿。隨報斬獲真倭首級三十九顆、捉獲奸細十二名、得獲倭器九百三十五件。是時賊見我陸兵當其衝、持重不前、水兵襲其後、順流而下、惟恐進無所得、退無所歸、開洋遁去。○陞吏部左侍郎。○五月初旬、報至揚州、上借糧銀以備軍餉、踰畧云、今春防倭、除淮安防守鹽城、麻洋港、東西海所、廟灣、羊寨、雲梯關等處官兵竄勇外、揚州預調



徐穎二道官兵并和州無為等州縣水兵及團練鄉兵、電勇者、民水手、通計七千餘員、名分布水陸險要防禦。查取鳳廬二府事例等銀各五千兩。淮安自顧不暇、止取銀一千五百兩。徐州一百兩。滁和二州各一百四十兩。俱解揚州府庫聽海防道募兵給餉。及江南調到狼客官兵經過口糧支用。即今江南調集大兵征剿、誠恐窮寇奔突江北、主客官兵未敢輕撤。日費廩糧草料不下三百兩。駐一月該銀九千兩。犒勞賞功置船辦器諸費不與焉。通計調取廬鳳淮三府、徐滁和三州銀一萬一

千八百八十兩零揚州府庫銀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兩零截留軍餉漕糧二萬石。為因地方十分災傷秋糧未蒙減免。遵照便宜事理。每石徵銀七錢。該銀一萬四千兩。內除瓜洲工程支用五千兩止。該九千兩。通前共銀三萬四千七百三十兩零。自本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通計駐守并續調官兵。該四箇月用銀不下三萬餘兩。况倭寇未靖。只如上年八月九月賊尚侵犯。今或未得撤兵。即使不復加添兵馬。扣至八月終止。又須得銀三萬六千兩。無從措處。隨行鳳廬二府各取銀



二千五百兩和州一千四百五十兩前來接濟支用。臣雖知識淺薄不能體國事如家事然規模狹隘委的視民財如已財豈敢分毫妄用以致公私困竭萬不得已有此塵瀆。旨下戶部允行。○疏言淮安廟灣麻洋港雲梯關羊寨東西二海所俱切近大海各有警報府城又漕運襟喉各分撥兵船水陸備禦必須得人統領方克濟事便宜行委原任叅將王元伯前來淮安駐劄操練官兵防守策應及委原任叅將喬基署管梅希孔兵馬事務。○疏乞量減被倭地方嘉興府起運錢糧准折三

分之一。旨下戶部允行。○上官軍奮勇殺敗大勢倭寇。疏畧云沿江沿海邊腹地方新舊倭賊出沒縱橫。兵備張景賢會同叅將張恒喬基統率官兵設法堵截。水陸奇正軍令分明。器械芻糧軍興不乏。以致大敗羣賊。狼狽遁去。雖斬首一百一十一顆。而其溺死者竟為鯨鯢。焚殺者盡成菹醢。兵威大振。地方稍寧。我兵陣亡者止鄒月一名。官民人畜房船並無損傷。旨下兵部覆行覈實。○上清理獄囚。疏凡寬減徒杖獄囚五千五百四十名。○上異常冰雹。疏五月初七日鳳陽迅雷烈風。



驟起米甕立至積地尺許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四十餘里。○修理陵墳告成用過南京工部銀七百九十兩零鳳廬淮揚四府銀四千三百兩零疏下工部覆奉 旨鄭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疏謝云慶源伊始樹德奚啻於百年王氣所鍾瓜綿實行於萬世伏惟 皇上至仁同體隆報本反始之恩大孝因心懋光前裕後之道繼其志而述其事敬所尊而愛所親遂允祠官之言兼采宏父之議亟行修葺旋告繕完殿廡巍巍包絡徐揚之靈秀寢園閑邃兼總川岳之精英視昔商祗見於桐

宮周僅聞於豐水殆不侔矣。若乃壽春諸王皆
仁祖基功之族、太祖本支之親、繫出天潢、屬在
玉牒。今其墟墓煥然鼎新、彼伯邑之原丘莫考、要
羨之名號徒存、相去又萬萬矣。臣僅叨簿書之役、
曾無鑿鼓之勞、仰荷恩私、俯承寵賚、兼金三品、每
慚作器而能銘、命服五章、豈敢操刀而製錦。期不
忘於砥礪庶無愧於蟬蛸。伏願百靈效順、擁護玄
宮、萬福攸同、保綏天胤。詩云：孝思維則。遙瞻霜露、
於歲時書曰：明德惟馨。世享丕嘗於湯沐。奉旨、
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上停建江閘疏畧云、



瓜洲築城雖為保障地方。實惟防護運道。城工見有次第。十壩已在城中。蓋一鎮居民既環繞十壩。而兩岸高壩又包絡萬家。其於運道可保無虞。今若建閘。復去城西四里。是築城本以護壩。而建閘却又離城。舍重門擊柝之防。而為即鹿無虞之計。相馳背矣。故瓜城未築。必須建閘。既築瓜城。還須車壩。皆為運道。臣非敢二三其說也。况今揚州一府迭遭倭寇。伏蒙軫念生靈。連築四城。財力有限。前項閘座似應停止。俟城工完備。海徼寧謐。因時度勢。再議興建。亦未為晚。旨下工部允行。○上

擒斬倭寇疏畧云。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狼山倭寇尚在山前內。一倭體貌魁梧。端坐土坡。餘倭傍立。指畫拒敵。隨被我兵生擒。獲有印記一枚。又委呂圻等合兵追剿。利河倭賊共斬首級七十九顆。捉獲奸細五名。又剿餘東呂四等場倭寇。斬首級一十二顆。又剿新溝倭寇。斬首級一十六顆。通前節次共斬獲首級一百七顆。生擒首倭一名。奸細五名。及照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張恒。知府吳桂芳。各效勞績。除將生擒斬獲功次。發通判史朝賓紀驗問報。旨下兵部覆覈。○又上斬獲倭寇首



級疏畧云、淮安府劉圍浦倭賊登岸、同知劉一中統兵追剿、斬獲首級一十三顆、并違禁異服四件、倭器五百七十件、生擒倭賊二名。旨下兵部覆覈。○又上斬獲倭寇首級生擒姦細疏畧云、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通州狼山生擒姦細二名、斬獲首級五十六顆、倭器三百三十件。旨下兵部查覈。○上奏繳挑濬淮安河工錢糧疏畧云、南河郎中包應麟呈、計用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三兩、其中有併力用功不及二十五日之期、先行完工者、驗實仍給與原議工食、務足每名銀一兩之數。又勘

得西門外浮橋起至南角樓抽分廠止河道淺阻亦應挑濬共計用銀一千二百八兩係在原議外工程動支扣除逃夫銀兩支給。○六月上乞留江北預編徃銀䟽畧云江南調集大兵征剿新舊倭寇奔突江北淮北江防海防上下二千餘里出沒無定勢甚猖獗供億浩繁所據原題江北府州提編均徃扣取民壯弓兵工食類解總督銀兩相應存留江北防倭支用其浙西江南各有別處協濟江北既無別處協濟豈得又復協濟江南浙江況江北陵寢所在漕渠所在高牆所在五月間日照



倭賊直趨桃源去泗州鳳陽不過三百餘里自瓜
儀至沛縣運道一千三百餘里相應通將盧鳳淮
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嘉靖三十五年預僉徭銀不
分銀力二差俱令納銀與扣取民壯弓兵工食俱
解江北海防兵備道分發淮揚二府專備防倭軍
餉應用事寧之日銀兩有餘仍查解戶部支給邊
餉。旨下戶部允行。○上剿逐江北倭寇疏畧云
兵備叅政兼副使張景賢呈呂四掘港馬唐等場
倭寇登劫會同叅將喬基督兵生擒倭寇并捉獲
姦細九名斬獲首級一百七十二顆得獲倭器一

千二十五件。狼山巡檢尹柰奮不顧身，先挫賊銳，死於王事，情尤可憫。其子尹士義既能奮勇殺賊，又能收全父屍，功尤可嘉。旨下兵部查覈。○上勦滅淮北倭寇，疏畧云：倭寇自山東日照登岸，經沐陽、桃源過河入淮，至馬頭巡司。賊雖不多，驍悍狡詐，姦計百出。海中結艚既多，聯帆亦衆。適潁州兵備朱舜民雨夜至淮，督令馳至泗州，統領官兵高鶴鳴等防護。祖陵及行中都督令留守袁吉等官兵防護。皇陵又令運糧把總等官將清河沿途重載，不分軍民，盡令南岸結幫，外架遮闕，密



布矢砲賊至即發勿令妄動。徐州兵備劉天授統領淮安同知劉一中義勇官王大文等隨賊勦捕斬獲首級六十三顆生擒二名餘賊被殺者倭寇投入黃河漂流不曾割取首級。照得節年倭寇往往先以狡健數十人先行登岸踉路踏白若不就滅得還海舟不日引類呼朋內外勾結動輒數千攻圍城邑焚劫村鎮。近日江北沿江沿海各有兵馬賊徒數至廟灣麻洋港雲梯關東西海所等處隨到隨剽不得劫掠乃直出北海從山東日照登岸經淮北腹裏沐陽桃源直至運河急發官兵圍

住擒斬盡絕、運河漕船舳艫相望、數百餘里、並無
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旨下兵部查覈。
○上斬獲江北倭寇、疏畧云、叅政兼副使張景賢
呈呂四、餘東等塲倭寇登岸、會同叅將喬基、差百
戶伯永福、衛鎮撫呂圻前去截殺、斬獲首級四顆。
查得衛鎮撫呂圻、百戶伯永福、該臣題奉欽依、取
用、今俱編入隊伍、斬獲首級、不願領賞、相應查例
陞級、如上年通州殺賊有功、邳州衛正千戶張禾
陞指揮僉事、事例將伯永福、呂圻照各斬獲功級、
伯永福係百戶、陞三級、呂圻係衛鎮撫、陞二級、俱



指揮僉事世襲。旨下兵部覈實永福圻俱陞本
衛指揮僉事世襲。○上漕糧過淮疏。又上勦逐江
北倭寇疏。畧云狼山倭船二十六隻賊二千餘名
督令兵備張景賢叅將喬基勦捕斬獲首級三十
一顆生擒倭賊三名奪獲倭器五百餘件。我兵並
無損傷地方亦無焚燒劫殺之慘。旨下兵部查
覈。○與芹山陳公儒交代。公薦舉兵備官叅政兼
副使張景賢。潁州兵備僉事朱舜民。又上舉劾庶
官疏。舉揚州知府吳桂芳。淮安知府蔡揚金。廬州
推官董堯封。六安知州喻南嶽。泰興知縣姚邦材。

江都知縣周思義舉武職中都留守僉書袁吉運糧把總常勲詹懷世朱仁蔣環薦舉境內人才原任刑科都給事中張侃。○七月至吏部。○九月病目、偶遇俞醫纓仍用金針一撥雙目皆明。○十二月江北巡按御史吳伯朋查勘勦倭功次疏云原任巡撫侍郎兼都御史鄭曉孤忠自持群策畢用綜理周而區畫當兵食咸克號令肅而威惠行將士效命淮揚二郡獲奠安以無虞驅馳二年惟鞠躬而盡瘁據其發縱指示之功尤為文臣武將之倡所宜特行甄錄以彰其忠而酬其勞者也。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部看得淮揚地方帶江濱海前
項倭賊或南自蘇松而來或西自青州而至殺傷
之慘遠近震驚焚劫之餘室廬蕩析一時將領脆
弱營伍空虛若不足恃所賴原任巡撫鄭曉每事
經畫多方調度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倭奴片
帆不返臺中之薦剝累牘連篇民間之歌頌塞衢
盈道比之江南得不償失者迥不相同所宜厚加
陞賞仍與錄座奉旨鄭曉陞二品服色俸級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先是古冲李公謂公曰
兵部覆題功次公一見內閣錄座決矣不愈待考

滿乎。公曰：吾兒淳頗能讀書，使其才先人圖書可守足矣。如不才，則雖求廢未必得，即得之不稱貽羞也。李公深嘆服。○巡鹽御史莫如士題倭寇屢犯江北，數遭挫衄。總督漕運兼巡撫鄭曉乃能仰體皇上委任之重，區畫周悉，調度精詳。虛已受人，雖寸長而必錄，誠心率物，屈群策以圖全。集徐州縣場竈赤子二畝，告成不致被其蹂踐。三春煎辦，不致妨其鹽課。此固江北莫大之慶也。○公在



鎮二年、清心寡欲、一塵不染、虛已用人、寸長必錄。賂遺交際、上下皆絕。惟修葺高文義公墳、塋月給其孫驪米一石。戶部尚書贈沐陽伯金公濂神主寄於僧舍、誥命寄於民家、公爲置房一所、與其孫居之。工部尚書贈山陽伯金公純子孫無舍宇、寄居祠堂。公每至泗、必周給之。其他修坊牌、建書院、復班謁、選刊板刷書、一切不行、以是勦賊賑饑、築城建閘、民無加賦、國用不乏。

丙辰正月、預考察外官。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古冲、李公默、左都御史崦山周公延、吏右

侍東野郭公朴、副僉臺午山馮公天馭、方厓趙公大佑也。古冲文章政事、節槩才猷、表著一時。崦山廉方端靖、東野重厚有文、而達吏事、方厓有吏才、好學、潔修敏毅、皆與公善。○二月、古冲為趙文華誣奏策題、謗訕下詔獄、論死。內閣南渠李公本堂吏部事、會推代者、默泉吳公鵬、崦山周公延及公內批用默泉。○三月、陞公南京吏部尚書。○四月朔、御劄下內閣、曉留事繁處用。是日、吏部推戎政、謝兵侍回部管事、御批鄭曉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䟽謝云、臣質本凡流、才



非適用。誤蒙拔擢之恩。猥廁班行之末。每自慚於
曠職。敢過望於繁司。詎意牽復之餘。竟獲貞需之
利。屢遷列寺。進貳六卿。荐歷諸曹。遂叅八座。既濫
塵於清秩。仍躐躋於崇階。矧臺端領耳目之官。而
樞副分爪牙之任重。以戎政出於聖謨。實保邦
制治之良猷。抑居重御輕之要術。簡書具在。尺籍
尚存。若非弘毅敏達之才。奚有幹旋綜理之力。顧
采及於葑菲。豈足賴於干城。感戢彌深。愧悚愈甚。
伏惟 皇上文心翼翼。堯思安安。玄德升聞。覲耿
光而揚大烈。神功宣朗。內順治而外威嚴。一氣無

私實類雷霆雨露。萬彙咸若。不遺草木昆蟲。至如
臣者。徒抱犬馬之愚。莫效涓埃之報。敢不夙興夜
寐。精白一心。同寅協恭。展布四體。益加砥礪。期仰
答於鴻慈。勉自濯磨。庶少釋其蚩負。伏願穰穰景
福。聖壽天齊。赫赫威靈。皇國日固。張六師而
申九伐。益隆可久可大之功。撫萬邦而馭四夷。快
覩致中致和之化。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
知道。戎政乃 肅廟所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
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
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戎政之



印華内外文武提督官。時鎮遠侯平溪顧公案爲總督。顧公孝友廉靖。端重敏達。當時文臣亦鮮有過之者。其屬大將三十人。各奉勅行事。開操之日。公移寓龍華寺。寺在德勝門內。去營不三里。每日五鼓必至營。營中有罰無賞。父之罰亦不能行。公與平溪百凡節省。動支官銀五百兩。買紅絹布給賞。亦行罰。又置金鼓旗幟。用銀三百五十兩。以是柄臣處禮數一切裁省矣。○五月。奉勅巡督蘆溝橋修理工程。比完。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紫光閣成。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九月。充同知

武舉官。

丁巳二月考察京官自陳疏畧云臣素行踈庸才力綿薄。况值衰年復抱貞疾委的幹辦不前訓練無法。憂懼之心雖切。瘼曠之迹彌彰。揆諸考察之條。宜在罷黜之列。伏望 聖明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整飭營務。庶幾重正治官。比隆周典。克詰戎兵。允升禹迹。用人行政一舉而兩得矣。奉 旨卿協理戎政。盡心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三月。閱視賜羊酒。疏謝云。伏蒙 皇上特命司禮監太監黃錦會同臣寮。臣曉及兵部堂上官。巡視科道官。



閱視三大營。副叅遊佐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都督雲冒等面試騎步射并考察平昔賢否分別等第擬議去留會疏具題恭候聖裁荷蒙皇上頒賜臣寰臣曉各羊一隻酒十瓶臣等祇領不勝感戴伏念臣寰忝腹心千城之任自愧公侯臣曉本口耳章句之儒未閑軍旅徒抱同寅協恭之志曾無思患預防之謀比考彛章與聞簡閱等優劣於騎射叅臧否於官箴欲示勸懲仰祈賞罰誤蒙匪頒之賜叨沾大賚之恩出肥羜於上林注嘉醕於內署旌旗生色壁壘增光臣等敢不鞭策駑駘

綢繆牖戶。申明師律。用紆宵旰之懷。訓練強兵。坐收薇杜之績。伏願誕播綏文之德。懋揚撻武之威。四夷咸賓。四海咸歸。於禹貢萬世永賴。萬民永庇。於堯封奉。旨。覽卿等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大極殿成。賞銀三十兩。紵絲一表裏。先是永樂時。京營官軍五十萬。成化初尚三十萬。迄今不及十二萬。加之虜寇屢犯。漁陽上谷。雲中塞切近京師。殊可慮。公疏畧云。節年營伍空虛。隨時召募。惟知愛惜錢糧。竟缺原額軍旅。三大營見在官軍。止有九萬七千五百員名。若不破格查補。只靠清勾。文



移往返、虛應故事、豈能濟急。邇年仰仗天威、畿輔安堵。今年春月、虜已大舉、深入搶掠、大同、宣府、薊州、遼東、邊外各有虜營、住牧窺伺。既久、捍禦寔難。京師切近、關塞尤宜先事預防。昔唐虞之盛、每以蠻夷猾夏、為憂。成康之時、尤以克詰戎兵、為戒。今日制治保邦、整飭京營軍馬、最為急務。萬一虜營未退、四郊列營、都城九門、重城五門、巡城守舖、遊兵并守、護陵寢、皆係三大營官軍調用。如閒常操練足、張威武、遇警調發、數實不敷。必須審度時勢、簡省科條、不拘近利、務究遠圖。始克有濟。伏望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通將祖役舊軍并召募新軍
長陵等八衛存留在京軍丁見今京操揀退各有
弟男子姪赴營告替者容臣等會同巡視京營科
道官督同各衛掌印官吏旗識對衆揭冊面審果
係精壯委無詐冒即准摘牌替役告補代操軍職
應替者速令替職驗操原逃者寬限准首老病無
丁愿告退役者即與開除缺伍者照兵部原議一
行在京各衛所抽選補伍發操一行各巡按御史
清勾解補庶幾禁革冗濫充實營伍一舉兩得奉
聖旨是選補得軍一萬二千名○司徒方公鉉謂公



曰公營中月費戶部糧二十四萬石。公曰營軍今止十二萬。公但計軍營。却不知錦衣官旗校力勇月支足當營軍之數。又有二十四監局司庫匠役。騰武四衛養馬軍。又不下十萬。若止養營操官軍。太倉所積。不啻丘山。何為不及三年之積。方默然。方清謹鯁直。不受各邊撫鎮饋遺。搏節內府支辦。繼之者皆不及。○答方湖書曰。數承翰教。愛莫助之。海賊山寇。皆犯閩中。憂勞奈何。所恃者我公忠亮明達。文武兼資。足以獎率吏民。而鼓舞兵戎。以次第勦逐爾。別帖云云。大抵此弊自大江以南直

抵嶺表皆然。昨印巖公亦云。賊中多華人爲耳目。幸獲之。又多方行賄得解脫。從末減。人心至此。但圖利已。不顧桑梓殺掠之禍。此其人豈有種哉。天地神明必鑒之。我公堅心勁節。諒不爲逸口所搖也。○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奉天門午門文武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闕左右諸門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役夫一。各色人匠一。三大營軍一。錦騰五衛軍校力士共十萬人輪流佐工運料奉旨允行。未及旬月。工書趙文華會戎政衙門題要先撥營軍三萬名應役。趙既中傷家宰。



又管大工、且依倚分宜、不顧原題、任意侵壓、自謂舉朝莫敢誰何、移文取軍甚急。一日在午門樓基上相遇、公謂之曰、原題十萬人輪工、三項酌派、若營中三萬、則諸色匠役、錦鵬五衛該若干。祖宗法度、尤卿不許相壓、須照原題共議而行。豈不可相知會、徑自坐數取軍乎。趙拂然徑出、工所內外文武諸公皆不言。公與顧平溪亦出、即上疏畧云、准工部手本、內開修復殿朝門樓工程重大、煩速撥軍夫運木一萬名、運石一萬名、工上搭廠卸料一萬名、共三萬名。臣等看得會題所謂用夫共十萬

員名者一項各色人匠、一項三大營軍、一項錦騰
五衛軍校勇力也。所謂輪流者、五萬人上工、五萬
人接工也。及查三大營見在正備兵、通計不過九
萬七千餘名。近奉 旨挑選精銳十枝、并標下遊
兵三萬五千三百名、選委將官雲冒等統領操練、
聽調出戰。此外止有六萬一千餘名、以備分布內
外、拱護京城陵寢所。據軍夫三萬名、應於班軍內
摘撥。但先年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班軍十
四萬六千八百餘名、近年大寧班軍調守薊鎮中
都存留防倭止有山東河南春秋兩班官軍四萬



七千二百餘名。內除下班休息二萬八千二百餘名。到班止有一萬三千二百餘名。尚不足。帝真工所一處輪撥。又查得山東河南中都三司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奉欽依追解脫班抵役銀共二十二萬九千兩。未見分釐解到。及照工部今題木料石料廠料未審有無。見在何處的。於何日搬運。所用三萬人。若照原題輪流。每班止該一萬五千人。若三萬人通作一班。則再須三萬人接替。便該六萬人。乞勅兵工二部再加詳議。務要欽遵明旨施行。輪班官軍不敷。仍照原擬僱役庶幾管

務不廢役。書有程。臣等既得仰遵聖明裁定之
洪規。戎政亦不失諸臣會題之初議。奉旨兵工
二部看議來說。次日工所相見。二部堂公趙即問
曰。昨營中䟽爲何。公曰。爲與原議奉欽依者不同
耳。趙曰。亦無不同。公曰。原議三項共十萬人。今止
取營中三萬。而不及匠作及錦騰五衛。以此爲例。
則十萬人皆出營中。僅勾一撥。將使十萬人日日
佐工乎。營操只半年。尚五日操。五日歇。做工却三
百六十日。皆不得歇。須查照原題行。趙又曰。做工
勝於操。公曰。不論勝否。只論人情政體。軍旅是邦



政豈可盡數佐工。以人情言。軍糧一石賣銀四錢。三箇月糧賣銀一兩二錢。納工銀一日四分。一月該一兩二錢。是軍三月糧止勾一月工。况未得三月糧。一日到手。若一撥三萬人。三營九萬人。三撥而徧役。一年該四撥。一撥該銀一兩二錢。四撥該四兩八錢。儘一歲月糧。只有四兩八錢。何以養老小。經年又不操。將使旌旗金鼓束之高閣乎。趙曰。殿庭國家大事。公曰。軍營亦非小事。且今木料石料。厰料俱未集。遂撥三萬軍。可惜三萬軍九萬石米耳。兵部許公曰。須如原議。俟料集。撥軍何如。公

與顧平溪起謝曰。如此即易處。趙不應遂退。○工部管大石窩張侍郎咨工部題取營軍二萬名運大石奉旨。是移文到營。平溪曰。一紙取二萬人。徑不一商議。奈何。公曰。姑少緩之。公即造同年張父山公宅。托其錄張侍郎原領運石勅稿。勅中令其同順天保定兩巡撫起取夫車搬運。公乃草手本送平溪。大畧云。貴部原奉勅採運大石。未審勅中云何。或會同順保二巡撫處置人夫車輛。抑亦取之營軍。昨准手本。即諭各營撥軍二萬名分兩班輪役。衆軍跪告大石窩採運大石。自有兩處巡



撫差撥八府夫車折解銀兩與工部人所共知不該營中差撥煩備錄勅諭咨來欽遵施行。工部不復回報軍亦不撥而止。○時雷古和公右臺錦衣朱都督公促督大工手本送營云本日工上官軍徑出長安門散去事干貴營煩為查究。顧平溪問何以處之公曰此不可聞於內也。即草手本云官軍在營悉聽我政文武大臣號令既送工所悉聽提督工程文武大臣號令。本日辰時微雨本府入長安門見官軍陸續散出隨問號總管英谷言工上各色匠役及錦騰五衛官軍皆出營軍隨後亦

出。進至午門。委無匠作并錦騰五衛官軍。照得工所諸色人役卯入酉出。俱視工所臺上旗號進止。營軍應與匠作錦驤人役一體。如以匠作日給工食。意在節省。錦騰五衛意欲優待。比營軍不同。須提督工程衙門先出告示知悉。但營衛軍民勞逸同情。似難分別。雷朱二公笑而置之。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五

校記

①十：當作「千」，前卷云「山東兵勇六千名不日將到揚州府駐劄」，可證。

②毫：當作「毫」。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卷五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六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夏五月歐陽公工書同九卿在
工所對衆言永樂初建宮殿都是班軍佐工。今見
有班軍各營叅將管領如何營中只說無班軍却
撥營軍。公曰公既考典故知永樂役班軍不用營
軍營軍幸矣。永樂時四都司班軍三十萬營軍五
十萬。今班軍止十四萬六千營軍不及十萬。庚戌
以來大寧出守薊鎮中都存留備倭止有山東河
南四萬七千分春秋兩班每班不過二萬三千五



百人不勾一撥。工部有住坐匠，又有班匠，皆應查
出住坐者，佐工班匠銀僱役，亦可少寬營軍。歐陽
公拂然曰：何嘗有此？公曰：今內監及大臣科道翰
林家多者三四十人，少者五、六人，打水掃地，跟隨
使喚，戎政官却不敢私役一軍。歐陽公默然。○初，
營中率官軍三萬人打掃火焦，寅入酉出，司禮黃
太監錦宿乾清宮門，日數相見議事。官軍分丈尺
及出入路道，皆用石灰畫定，又分定長安左右，闕
左右，左右順左右掖門，皇城、外街、巷、谷口各有把
總官分守，止許依畫路往來。纔十餘日，黃公謂戎

政曰萬歲問三次。嫌火焦不見掃完。我見二公勞苦用心。官軍亦效力。只是不見有次第。倘一二日間再問。何以回奏。公曰。此工程重大。恐非歲月可計。永樂十九年辛丑。只三殿災。遲之二十一年。至正統六年辛酉。工方完。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即位時。皆未有殿。今日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其木石磚瓦。皆二十年搬運進皇城之物。今十餘日。豈能搬出。當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八千人。佐工者豈止百萬。况皇城之內。路多門多。人可散行。今三萬人畫地分工。畫地分行。何一處有人間。



住。倘朝廷再問，煩先生善回奏。黃公曰：先生說這此話，記得真否？公曰：豈敢妄言？內府必有實錄。內官監必有底冊。殿災毀完，俱有詔赦，豈敢妄言？黃公曰：說得是我得此言，我也好回話。○往時打火焦磚瓦木石俱搬出，公與平溪議不必盡數發出，白黃司禮量留應用。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團，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為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牆缺，又於謹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一道高

墻攔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積舊磚全者半者、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端門外廊房。午門以內石灰尤多、磚石亦多、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宮前牆。黃甚喜曰：可。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一時不得集。況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容軍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作、兩闕門外多空地、可挖黃土用。却令軍搬焦土填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司禮曰：善。公又曰：



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剥岸若令軍搬出左順門由啓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石作剥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司禮又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窰二廠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出外面房稠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內臣小房非燬即拆壞必須修蓋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寶善思善二門前後并啓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內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

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內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又曰善。○吞樊侍御書曰。五月二十一日。延平教翰至。知閩中寇難。兵食皆窘。修攘之策。寔勞神慮。且議論紛雜。或曰寇不可不殲。或曰非寇也。急宜撫之。或云撫之是招寇爾。或云內賊難去。或云賊自外至。何尤於內。要之皆非公論。外賊本起於內。賊內賊不除。除外賊祇見其難也。此事直須另立主意。方可結構。不然諸路未嘗不報首功。而地方益見殘破。何也。○錦衣趙千戶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大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



兩旁四夷朝貢人往來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將大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已詔天下如何說不雅。誰敢將朝廷龍文瓦石填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兩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的生活。豈有營軍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抔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二尺許。方可在上行大

車、旱船、滾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矣。趙千戶云：如此當與工部言，用不了許多。公曰：便請。旨下來，我輩回奏得見。今午門外東西脇下數萬担火焦積堆，不搬出，正慮不久又要搬入耳。趙復語公徑出。○時文武大臣多挾已見，不肯虛心，惟黃司禮顧平溪徐侍郎未能聽公言。徐尤有心計，凡事務節省，又肯任事。重建午門樓，力言增柱，庶木料可用，不然恐三年間未得成。獨奏上得允。他如此類甚多。○吞李都臺書曰：條上邊事甚多，未有如執事此疏。洪武中司徒郁公新嘗議之，聖祖亦深



以爲慮。今且二百年。况雲中斗逼虜巢。俗習强悍。使此輩不得其所。怨詈憤恨。懷逆扇禍。勢所必至。往事可鑒。疏中首言賑恤以收窘困之心。委宜急於歲祿。帑金四萬。即未肯盡作賑數。亦當取其半。婚嫁及時。最近人情。此不獨宜行於雲中。八省皆當如是。內經親王。外經郡守。典法固不廢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豈得三月無所仰給。前欠者督催藩司。將來者議入會計。或可免於空乏。史冊所載。庶民亦得從就。寬閒處况宗人乎。名分別而約束嚴。惠威可並行也。關內代遼。縱未可轉議。關外

渾蔚可徙也。公此議急行親親仁民安內攘外弭目前之害、貽日後之利、一舉而兼得之。師徒宗伯二公諒必如議請覆。○會議午門臺基及奉天門殿樓等臺基、堦級、石柱、礫花板、石面紛紛不決。公欲言、恐衆不肯信、特造徐宅渠、即云請教其雖匠藝亦心服公。公因言、今來拜亦爲此事、惟公可奏上、旨下、諸公必從、以故不敢對衆言、特來相告。渠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拆去一丈、從新築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



費鉅萬矣。莫若止將臺下龜腳、東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燼餘約深一尺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內土令堅，仍用大杉板障之，決不圯。三面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兩旁須彌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舊石空齊，用鐵創有進亦易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堦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礫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拆去承天門東牆，方進得。

料比九廟又多進三重門尤難為力。莫若起開焦土、將舊堦沿礫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畚轉看、尚堅厚可用、畚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并樓及門臺基俱如午門完補皆可。公能力主此議、具疏獨上、省夫力萬萬、銀糧何止數百萬、驢騾車輛又不知幾萬、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衆皆以為然。徐工師猶能取善於人、不可及也。○谷張都憲書曰：比聞塞外頗有賊踪、調度兵食正勞神用。尤軫念民窮、懇疏請賑。蓋攘外必先於安內、真至計也。閭里苦楚、怨咨痼瘼之



狀疏中甚詳其緩急輕重又有差別矣。夫國初徙外省之民實圻輔。今可坐視圻輔之民轉徙外省乎。當事諸公必能如議題覆通。雖少天津倉又何吝。二三年後責民抵償。恐亦不當如是。但發廩之際酌量轉運亦未易處。救荒之策自古為難。更祈見教。○谷胡梅林書曰。領教知賊情緩急。撫勦端緒。今歲江浙間賴明公保障。賊知歛縮。春夏麥禾民得獲耕。功德偉矣。但其深入淮泗者。水陸轉掠縱橫千里。二陵五塙相去不遠。傳聞駭異。柰何。開市之說既不能蚤圖於壬子之冬。及至沈庄之

後海既投首、洪復獻俘人誰我信。今則我無必勝之策、賊無必歸之意。幾會反覆憂方深耳。且主客職方議如矛盾、樞臺督府恐亦如之。江淮道絕、今已四月、撫市之疏今已再上。日復一日、明年春汛又至矣。某念鄉閭剝膚之災、故敢盡言、伏祈台照。戊午春正月、荅胡梅林書曰、翰教云、不問賊之來否、惟當整兵以待。壯猷長策、無過於此。但聚兵易散、兵難養、兵尤難。奈何。公今水陸分布、洋嶼海岸、腹裏皆得險阨。先聲所至、賊且遠遁。然此皆除戎禦寇之事。若弭亂安民、久安長治之計、公固熟籌之。



而未肯盡言之。力任之耶。九重倚望真切。即百戰百勝。衮繡遄歸。尚未可期。海內人材。公所知也。誰其代公。克濟公近聞聖意。欲移之宣大金陵。危疑意必煩公。今又付之芳溪公矣。復先朝番船之舊制。解近日封海之嚴科。收豪傑於賈販之流。消神奸於強暴之族。非公精神意氣。誰辦此者。又不奉候。抱歉種種。惟諒其心。畧其迹。察其無他腸。而垂照焉。○二月。荅王南岷書曰。三湖之議。某因昭陽佃後。恐奸豪垂涎。特疏申明禁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曾覆允。不意後有與舉。吾丈所持寔經國遠猷。

况此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疏中止言漕事不
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荒曠地土而
必欲假湖塹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特
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煦煦於東汶
之奸豪孰若不遺曹濮諸郡之沮洳。豈非識見有
巨細局度有廣狹。故服敬服虞坡翁雲中首疏嘗
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
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
爲是。竊自慚不能侃侃如是。今讀來疏亦然。堅貞
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



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嗟不可多見矣。○荅荆川書曰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䟽復云云若公泛海洋窺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為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虛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

作惡秋去春來習已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
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
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
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
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
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氓計自窮
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畧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
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戊
午首尾十年。況土着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
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



在蕭牆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三月上欽奉 聖諭疏畧云、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近日右衛地方內逆勾虜、援犯必須多調兵馬逐勦、其糧餉缺乏、着九卿堂上并科道官曾任巡撫二司及有司者、知各省各項錢糧有可設法計處、堪以取用的、各要明白條陳具奏。大同戰守事宜、文武職官應該更置的、兵部詳議來說。臣忝文軍旅之寄、不能仰贊萬一、實切慚悚。若使虜騎未退、右衛城門未開、阻我耕牧、斷我樵汲、雖月給萬金、終難濟務。昔人謂七年之

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為可及。謹條二事。未
為長策。大抵歛財不如節財。督責理財之臣。不若
嚴察用財之臣也。奉 旨。戶部看了來說。○三月
既望。陞刑部尚書。吏部會推。䟽上六日。而後得
旨。䟽辭。又八日。奉 旨。卿材望素著。改任刑曹。已
有成命了。不允辭。䟽謝云。疇咨既允。式承懋簡之
恩。渙汗莫回。祇荷溫綸之寵。忝營益切。感戢彌深。
伏念臣質本凡庸。材非通朗。徘徊江左。曾無案牘
之勞。奔走淮揚。靡有旬宣之績。誤塵清秩。迭貳六
卿。仍躡崇階。遂聯八座。未視留銓之篆。俄分戎政。



之符。寔賴鴻休。獲覩消氛於壁壘。詎知鴛劣更叨
執法於貫城。解圻父爪牙之官。晉尚書喉舌之任。
伏遇 皇上至聖至誠。建仁義中正之極。允文允
武。總剛柔威福之權。念士師之明刑。三苗斯叙。而
司寇之慎罰。五教攸敷。爰詔銓曹。俾詢輿論。蓋欲
得廉平之吏。庶幾無冤抑之民。顧臣何人。乃膺茲
選。官守愈重。自知管蒯之奚勝。眷遇方隆。尤愧乾
坤之莫報。臣敢不欽崇休命。恪慎彝章。存蘇公長
國之心。嚴甫侯私家之戒。求不愆於淑問。期有監
於祥刑。伏願聖壽益增。皇圖永固。神武布昭於萬

國不釐耿命之光。寬仁彰信於兆民。洽被好生之德。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書默齋許公論削籍宣大楊總督路巡按逮詔獄。吳左侍亦被劾下詔獄。右侍芳溪江公東出宣大暫管總督事。代者水東閔公煦奪起虞坡楊公博仍以兵書總督宣大。時大同右衛久被圍虜。又東行至隆慶四海冶。近昌平報甚急。三月二十二日漏下三鼓。內批兵部印着鄭曉暫管。分宜每阻邊臣報聲息。即報至亦阻。兵部勿題覆。庚戌之事足爲明戒。公即日上疏畧云。節據薊



鎮傳報犬虜駐劄遼外、窺視黃花鎮、古北口、大水峪等處。又據居庸關報滴水崖、柞口墩達賊哨馬過邊、切近陵寢京師、關係甚重。所據京營兵馬相應整搦以備不虞。但今營軍連月工役不得休息、十分疲憊、况自來工役未有京營官軍不分正兵備兵、盡數輪撥佐工者。近日累經京營戎政文武大臣題奏、未見區處。萬一虜警日急、方行掣軍驅之行陣、不惟勇氣難於振作、恐衣鞋器械亦多缺乏。見今開操教場、營伍稀疎。臣叨蒙 聖恩、特令暫管部事、日夕靡寧、欲將該營原選聽征官軍三

萬五千員名免其佐工、行令戎政大臣定委謀勇將官十員、整搦操練、遇警分布戰守。仍行戶部即查數月夫給馬草料本折色餽養馬疋。如工所應役不敷、乞勅提督工程、總協京營內外文武大臣及監察工程、巡視京營科道從長計議。錢糧缺乏、尚可支撐、官軍耗散、猝難齊備。工程營務事體俱為重大、豈得顧此失彼。伏乞聖明留意、速賜施行。即日奉旨、原選聽征官軍著即回營操練。工所缺人應役、你每會同工部議處來說。次日具稿會工部覆題。畧云、查得禮部等衙門會議內稱、查



得先年鼎建四郊、兵部軍少、摘撥不敷、動支馬價銀僱役。今工程浩大、官軍必不能敷、兵部速處馬價銀三十萬兩付工應用等因奉 旨、都准議行。又該鎮遠侯顧寰等題本部議得大工重務、宜當多方求濟、豈可獨役京軍、以虛營伍。所據原題本部助工馬價銀三十萬兩相應僱夫與軍相兼應役等因奉 旨、是及查京營佐工官軍先該本部及監察工程科道定議以十分爲率、京營七分、錦騰五衛三分。原議軍夫四萬名、京營該出二萬八千名、照數速撥赴工、俱經通行。去後又准戎政衙

門查報撥軍佐工數目、大朝門工三萬名、壽明殿及城垣等工共一萬五千名、尚未撥足。又查得三大營官軍除原選聽征三萬五千名外、止有正兵四萬四千五十一名、備兵三萬六千八百三十八名。班軍已到八千四百餘名、未到一萬九千六百餘名。臣等會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歐陽必進等議得、門樓工程原議京營佐工官軍二萬八千名、後因木料石料重大、又工作方興、添至三萬名。即今門樓工程行將告成、止要搬運木石磚瓦爲力、頗輕相應仍照原議二萬八千名、聽戎政官就於



京班官軍輪流撥用。再若不敷，仍照禮工等衙門會議，并兵部議題奉有明旨，准令軍夫不足聽工部僱夫幫貼，決不敢致工所缺人應役上厯聖慮。若軍數穀撥銀兩不必動支存留，以俟殿工興作，隨宜處補。此後搬運稍完，用力不多，悉聽監察工程科道官酌議量減。其壽明殿、高玄殿、雷霆洪應殿、重簷金殿、石山子、西苑、躍水城垣各工，除工部民夫外，合用軍夫聽戎政大臣查酌。已未興工，量度先後緩急，將京班官軍相兼撥用。如此庶幾工程速完，戎政修舉，人不告勞，財不妄費。奉

旨是。○上擬三諫罪疏給事中吳時來劾分宜奸貪誤國奉旨邊臣不忠欺君禍國已處治了。吳時來這廝原非真忠為主本懷譏怨朕躬事玄怠政先設一二遠臣次可及於輔首必有主使同計的。又日久奉使不行自以亡命待之抱恨朝廷假此沽名錦衣衛便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主確之人來說不許支調。同日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各疏論分宜大奸巨惡贖貨欺君各奉旨這廝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司問得犯人吳時來浙江仙居人進士松江推官選刑



科給事中。嘉靖三十七年二月、琉球使臣請封、蒙
差時來捧勅前去、不合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
稽遲。就於本年三月內、將大同總督楊順巡按路
楷叅論、蒙將楊順等拿解來京打問。時來不合自
要避差、又將輔臣并原任吏部郎中萬家等叅論。
犯人張翀、廣西馬平人進士、刑部雲南司主事。翀
與本部四川司主事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
向董傳策商說、今各衙門條陳邊政、我們也尋幾
件事說、各不合將輔臣并論、具本同日投進、致蒙
拿問。叅照吳時來心懷怨望、意在譏君情罪既明、

法應懲究。張紳、董傳策朋比、商確、遽陳詆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爲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來說。送司議得三人俱合依各衙門官進呈實封及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俱職官各照例贖罪。及查得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幫奏告重事不實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合無將吳時來等俱比照前例充軍。案呈到部公謂



原問叅語俱承旨意。言官直犯而加重罪。君恩天
憲未兩得也。然不擬流。必無以保全三公。遂准從
重。照例充軍。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這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時分宜
密啓同僚主使云。時來同僚門生。先任松江推官
董傳策。又其至親。今疏皆出彼意。上心疑之。劄
諭陸錦衣亦云。時來本其主也。公與時來同鄉。董
張二主事又皆公屬官。分宜明對人言。此事刑部
必不肯如法論罪。時來等三人明受主使。怨望欺
君。皇上洞察旨意。甚明。刑部豈可再爲朋比。李

吏部楊員外已有故事。公聞之，屹不爲動。都擬徒贖，䟽印封完矣。十三司官同到後堂，言吳等三公懇言刑部若問徒罪，必重。聖怒更加廷杖，決無生理。不若引例充軍。聖明憐察，尚得生全。公曰：吾意直欲爲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子乎？即䟽上，五日而後得旨。分宜揚言刑部堂上結黨欺君，每事中傷，日甚一日矣。○谷章都憲書曰：翰帖并至，知麾鉞尚在汴汴中，注措宏大而周密，桑土衣絮之意，知者鮮矣。諭云：南倭北虜，人所共知。汴控三省之中，當四



方之會萬一有變七省一脉深憂豫圖非公安能
及此訛言飛帖竟爾消奪公之功大矣大䟽所陳
雖未直指而情狀自見太原之變厥鑒不遠方溪
公及蘇山職方必從來議其他事端亦宜次第及
之近有漕臺之命度其責任不減於汴有司不奉
約束官軍極其疲困諸省各持意見部使類喜紛
更數千里外止憑一劄我急彼緩我重彼輕不可
意事日有之至於鑿山煮海狠於荏蒲轉壑推溝
瘠於鴻鴈且介郊圻申畫之間又直水陸午道之
會尤為可慮公純心偉畧遺大投艱信非偶然也

何日接膝言所難言。楮往神馳伏祈台照。○上楊順路楮擬罪疏畧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楮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糧。蒙給銀三十餘萬兩。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蓮教叛邊勾虜。路楮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黃台吉妾桃松寨來邊投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降送部。黃台吉等來邊詐說要將立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遁走出邊。訖所



據楊順等招情相應差官查勘。奉 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叅看楊順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才。墻內城外盡為虜之巢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逾年累月經畧無聞。揜罪歸功。其偽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專務雷同。行役遙隔。全無風采。論功前後異說。論罪督撫殊科。清議難容。官箴有玷。但鎮撫司奏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奉 旨楊順路楷且都監着便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勘來說。○荅侯都憲書曰。承翰教并副

帖、極知貴鎮艱危、內輯外攘、兩費區畫、敏達憂勤、我公素所蓄積、竭心盡力、圖之其間、事權不由我、安得不虛已下人、委曲求濟乎。大疏最為懇惻、苟有人心、能不感然。朝士見之、皆以為是。至於舉手出肩、却又未盡如意、奈何。但得一分、即寬一分、姑且從而引伸可也。○上查覈首功、跡畧云、國家軍功陞賞、凡遇各處奏報功次、奉旨下部、該職方司查呈、咨行都察院、劄行巡按御史覈實、覈冊到部、又該武選司查呈、擬議陞賞、具奏定奪。此定例也。近年浙江、直隸、福建奏到剿倭功次、俱經通行



覈實去後間有覈冊到部者陸續題請陞賞未到者尚多以致各處獲功員役每每各具奏告狀報要不候覈冊先陞職級若與准行恐職級既陞覈冊不准復行查革未免抵牾况據一疏一狀而陞一官煩瀆聖覽數厓批荅尤非所以重王言而齊邦政也。合無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劄行各該巡按御史通將先奏獲功員役不分職級已未陞授只據覈冊已未報到作速逐一嚴加查考中間如有倚恃勢豪依附親識脫罪藏身奪功冒報及巧立名色如賁旗督陣出奇放火躍路進兵踰城

報信等項俱要照例查革。其有罪重於功仍須問罪功可贖罪量與准贖。夫功不速賞無以勸勵官兵賞不當功何以慎重名器。必須據理執法分別真偽豈得遠怨持疑耽延歲月。奉 旨允行。○吞虞坡公書曰領教知非時調兵芻糧為急撤兵省費即至萬計裁筭濶狹神慮勞苦重以薊事甚棘京陵孔邇得遊兵二枝進駐三河遏賊西向東兵聞之敢尾虜後不復馳騁從薊北出塞者公之功也。今時馬力地利委難深入但潞東諸州縣庚戌戊午己未三掠止寶坻未至我之天險人謀賊盡



得之秋高恐更可憂爾。留公雲谷干城固足倚孰。若還公樞省、南北兵機咸出指授、利益尤大。言不盡。別帖分兵駐赤城者、防北路而援東路、駐左衛者、防西路而援中路。仍俵馬勾丁、給與軍資、皆為要務。賞不逾時、將吏始知勸覈功良不可緩。此在省中諒悉。從公議、惟厚自崇護、以副上下中外之望。○上驛傳疏畧云、先該九卿堂上并科道等官各條陳濟邊餉共一百一十三件、戶部會官看議奉旨、這會議無甚為國忠實、裁省座船馬疋禁革冒濫、關文兵部詳議來說。議得驛傳事例著在

令典日久弊生成法大變既有站紅船又增官民
座船既有額定馬驢又增幫馬沿途豪勢多方生
事船馬夫皂廩糧鼓吹漫無定數多索折乾肆行
騷擾比之定例勞費百倍且各衙門原給符驗者
徇情分開兼行牌票水陸絡繹真偽難辨官民並
困相應酌議裁革另設勘合悉從兵部分給應有
符驗衙門其餘關文牌票盡行禁革不許應付奏
旨是裁省座船馬疋都准行額徵銀兩巡按御史
查明解部不許延緩內外衙門行使關文牌票盡
行禁革再有故違的重治不饒應該應付公差人



員你部裏出給勘合與他。還着刊刻榜文、各驛張掛曉諭。○上叅大同撫鎮䟽巡按御史藥尚約題奉旨、兵部叅看了來說。看得藥尚約題稱大同總兵官龔業巡撫都御史朱笈推奸避事、為照大同右衛被虜圍困、患切剝膚至厯。聖諭屢下期解倒懸。龔業朱笈身任鎮巡、誤事至此、已蒙寬宥。尚不改圖。龔業托疾而高枕偷安、軍機重務若罔聞知。朱笈候代而輕離重鎮、地方安危置諸度外。相應將龔業革去職級、仍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朱笈革職為民奉旨。是龔業革去職級、巡按御

史提問具奏。朱笈輩了職爲民。○再答荆川書曰。前具答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南、而不利於江北。我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總計則賊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



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資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覆大同右衛兵糧疏、巡按御史藥尚約題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看。得御史藥尚約具題、備言右衛被虜困圍、糧餉不繼、採樵不通、十分危急。宣大兩鎮邊牆墩堡城池俱不足恃、况饑饉相仍、軍馬單弱、乞要大破常格、急調兵餉、仍乞叮嚀總督江東嚴督鎮巡官同心協力、以解右衛之圍、及稱大同副總兵王尚忠才

欠發揚、恐難展布。原任叅將尚表謀勇兼全、右衛非表斷不能守。要將王尚忠別用、即以尚表代之。各一節為照。大同逼隣、虜衝連遭、兵荒軍寡、糧乏疲敝已久。其在右衛孤懸西陲、被虜圍困、至今未解、尤為危急。若非大破常格議處、兵糧委難救濟。荷蒙 皇上軫念邊防、屢發帑銀、充運糧料、徵調各路官兵、務期驅賊出境。是在當事諸臣仰承德意、夙夜奉行、多方經畧、以保無虞。其右衛孤危全在將領得人。庶可保障地方。副總兵王尚忠廉靖有餘、謀勇不足、委不堪任。所據原任叅將尚表練



達老成人。心久服。若行更代。必能保全。但查本官
原因年老致仕。伊男已經替職。若准代王尚忠責
任。查無事例。然當此危急之時。似難拘泥常格。况
該巡按御史藥尚約。目擊其事。訪知其人。具題前
來。相應通行議擬。題請合候命下。將王尚忠革任
回銜聽用。就將尚表暫令代任副總兵事。本部備
查。原擬責任。請勅行事。合用符驗旗牌。就彼交代。
本官果能矢心殺賊。力解右衛之圍。聽巡按御史
據實具奏。朝廷自有超格陞賞。本部一面咨行戶
部。通查先後題奉欽依本色折色錢糧。分投作速

運解一面行宣大總督鎮巡等官即將前項原發銀兩多方急備糧料或傍蹊側徑人可間行或隣州近縣糧可頓積或加值給軍聽自措辦或重價召商隨處收買但求濟事無執文移及將本部原題准調山西宣延等處及本鎮主客正遊奇標十枝兵馬先期整拏務在目下野草未茂虜騎未臆錢糧悉備官軍畢集相機進勦驅賊出境保全地方勿得仍前玩愒致誤事機奉 旨是王尚忠革任尚表着代任副總兵事寫勅與他還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錢糧戶部作速發運前去○谷李



憲副書曰接翰教并別帖乃知高蹈遐舉果出真
意似不可強留吾兄昌言正色善類傾嚮而讒鋒
巧舌亦因是起恐軍旅之區積弊宿慝實難轉移
吾兄秉心忠諒豈肯絀已徇人張功隱敗渝變初
心即捐棄晚節砥矢是循則穽罟可畏先幾早斷
非智且勇者不能以是不敢強留然所以自為祇
負愧爾○上會議大同兵餉疏畧云巡按御史樂
尚約題奉旨這本說的是著兵部會同九卿科
道官為國保民議上會議得大同右衛久為虜困
若使往年巡按御史據實奏聞早為區處豈致危

急如此。所據御史藥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欲爲經久之計。必須大加賑濟。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相應議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欽依。督發主客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卽爲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爲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內動支四萬兩。內二



萬兩計筭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為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為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加修墩堡則或仍舊葺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牆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犄去處大則副叅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樂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

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由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致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為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春農之際既能借資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尤為可



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饑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忍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飭文武大小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召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歸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藥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于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

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博、嚴督該鎮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糧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時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今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携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慰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割行御史、樂尚約、督令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即刻 旨下、都依議着實舉



行。其有未盡事宜、楊博作速計議奏來。○覆徐給事中條陳疏畧云、給事中徐某題奉 旨、兵部者議了來說。看得大同右衛圍困逾年、互相欺蔽、幾至不守。仰賴 皇上神武天錫、明見萬里、赫然斯怒、本兵守臣一時更易、調集官軍、給發糧餉、超格賞功、差官覈罪。事無巨細、皆出宸衷。臣下敷奏、裁察可否、即時批荅。今重鎮既危、而復安邊、民將斃而更生者、秋毫皆帝力也。逐虜入餉之後、總督尚書楊博又能仰體聖懷、矢心圖報、竭力經理。一應足兵足食、設險設官、內收人心、外携賊黨、緊關事

務相應悉聽便宜處置。應具奏者隨事奏請。況本官前奏亦稱叅兵部節年之議題。查廷臣累月之建白。事在可行者不敢執泥。以為非事。若難行者不敢依違。以為是。則其忠誠任事。定見定力。足稱任使。不必一一遙度遙制。以示專閫之意。所據徐某條陳。一曰定經畧以立遠謨。二曰重閫權以責成效。三曰舉將才以備任使。四曰守險要以防衝突。俱係邊防要務。相應議擬。及照徐某於條陳四事之後。又欲久任尚書楊博為宣大總督。不為無見。但楊博志慮忠純。才識明練。在內歷任職方郎



中兵部尚書在外歷任藩臬巡撫總督。其於地里除易將校勇怯守禦緩急虜勢堅瑕無不周知。至於秉持實心幹辦實事尤不可及。見今右衛稍寧。本官即能條上方畧。刻期修舉。兩三箇月。事必就緒。本兵重地。內練六師。外籌九邊。江海閩廣所在未靖。必須楊博居中調度。可上副聖明。委任責成之意。况節奉明旨。總督官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寧回部。此寔皇上神謨睿筭。周悉萬全。臣曉荷蒙知遇。暫管兵部事。若復含默不言。他日必致誤事。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成周分職。推賢讓

能。伏乞容令楊博經理大同少寧之日。欽遵。明
旨。回部任事。其於軍國政務必有補益。均乞聖裁。
奉。旨。是時南總督尚書厚賂分宜求入本兵。又
通言官。屢疏請留楊公於邊。吏部亦從分宜願旨。
覆言官疏。是惟公獨抗疏。力請還楊本兵。總督甚
怨公分宜父子益忌。○覆浙江巡按王御史倭寇
疏。看得巡按王本固具題。大率言農後進貢夷僧
德陽已經議覆阻回。至今尚泊外海。輒與岑港夷
人合夥。業萌已動。以致逼挾將官。即今春月將盡。
尚爾稽留內地。恐夷情狡獪。變詐不常。彼此合夥。



乘釁搆禍、方行驅逐、必致勞師費財、貽患匪輕。本
官具題前來、相應議擬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馬
上差人移咨總督軍門、一面將夷僧德陽等宣諭
朝廷德威、令其嚴加禁戢、從夷作速還歸本島。如
或展轉遷延、即行嚴督水陸主客官兵驅逐出境、
以弭交搆禍端。一面將岑港夷賊上緊設法、極力
勦撲、勿墮賊計。要之順逆既明、撫勦自定、行情已
著、耳目甚多。諺謂歲頭露尾、掩耳偷鈴、恐一旦潰
裂、財力俱困、貽害東南、關係匪細。奉 旨是。○上
薦文武官疏、給事中徐溥奏奉 旨、兵部看議了。

來說。看議得徐溥所奏相應行在京九卿官限半
月以裏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畧出衆及明
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不
拘文臣武職見任革任緣事聽勘及山林隱逸微
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奉 旨是臣
訪得原任山西叅政胡松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
原任應天巡撫都御史今充軍曹邦輔大同先致
仕今代副總兵尚表五軍營副將都督雲霄薊州
副總兵馬方大同閑住叅將趙臣獨石叅將劉漢
宣府叅將郭鎮原任叅將黃演雖文武不同職任



亦異。要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守者也。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閒。子亨替職。岩復起用。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為功臣。成化中。遼東巡撫馬文升充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書。稱為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欲求所以。上體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人最為急要。似應破格超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群策。奉旨該部知道。○上謝賜收回祭設。疏畧云。節奉聖諭。臣曉祭告東嶽廟。如修省儀。恭詣行禮畢。伏蒙賜臣收回祭設。伏惟皇上敬天勤民。仰觀俯察。

遇休祥而祇順道。協貞符。見災眚而憂勞。神凝聖域。精禋昭格。祈禳特軫于宸衷。信順孚顒。感應益彰于靈鑒。竊念臣誤承知遇。叨攝兵刑。仍荷恩私。與聞俎豆。蒼壇之薌燎甫畢。素饗之餼徹遂頒。惟知感德于乾坤。庶幾效勞于犬馬。伏願文恬武熙。快覩昇平之世。和風甘雨。屢登大有之年。受天眷而享天心。普天胥慶。厚民生而勤民事。兆民允懷。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東虜退京。師解嚴大。同右衛亦稍寧。上疏伏念臣質本凡庸。不堪任使。本年三月二十日。荷蒙 聖旨。兵部權



著鄭曉暫管左侍郎缺。便會推兩員來看。臣曉不勝感戴。即赴兵部暫管外。次日隨該吏部會官推補兵部左侍郎員缺。奉旨。東陞本部左侍郎。其時江東先奉明旨。暫管宣大總督事。今於五月初二日回京朝見。為照江東原係兵部堂上官。逐虜入餉。克效勞績。奉有恩命。陞賞服色銀兩衣襲。所有臣暫管兵部印信。伏乞欽定。江東署掌。臣回刑部辦事。奉旨。是印着江東署掌。○六月上。明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畧云。該司呈稱。各衙門紙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為照該司所呈。雖為

紙割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冤濫。政體紛更。非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該一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十日計之。每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詞。每日少則一二張。多不過六七張。於內又有例不該准者。詞狀紙割。賊罰通為一事。先年紙割不敷。許動支賊罰買給。今詞狀既少。紙張亦少。賊罰豈得獨多。以故累年紙割不敷。動支賊罰。年復一年。賊罰無幾。不過一年。必至罄竭。又將何以處之。



在京大小衙門人犯俱應叅送法司問理。大明會典開載甚明。近來各衙門不遵成憲。各受詞狀。徑自發落。紙劄賊罰。通無查考。甚至強竊盜賊。止送人犯。不開賊仗。人命威逼。量追堊埋。不送問擬。笞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往往具告通狀。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一應詞訟。既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評允。越職侵官。任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臣等待罪法司。知而不言。是為失職。况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州赤縣。百萬生靈。尤為最切近者。各司受狀。拘提

禁繫箠楚結斷甲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
於紛拏刁潑喜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
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伏乞申飭在京衙門務要
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
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司
告送法司問斷不許徑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犯
人俱要叅送法司不得徑自決發其巡視五城批
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彼量情發落
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叅送法司問擬通送
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既明刑獄清平政體



歸一贓罰銀兩不至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奉
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巡城御史不許徑
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叅來說。於是錦衣東
廠俱歛戢。西曹生色。張于興頌矣。○上急處分守
將官以明夷夏大防事。為照大同北西路地方近
虜巢穴關係甚重。任用匪人貽患不輕。叅將周現
先因開立馬市出入虜營。蠹壞邊防。既該總督尚
書楊博會同鎮巡官議奏前來。革職員缺另推。奉
旨。周現既與虜通。着總督軍門拿解來京。問員缺
即便推補。續該拿解前來撫鎮司打問。現於嘉靖

二十一年投大同總兵周尚文爲家丁獲功歷陞指揮僉事。尚文病故仍充家丁跟隨總兵徐仁。嘉靖三十年四月內兵部右侍郎史道前來宣大督同鎮巡開立馬市將現取討部下聽用。史侍郎將大紅藍綠等段差去俺荅營內與定馬市日期俺荅男脫脫向邊求糧方肯開市。史侍郎又令現去虜營向俺荅傳說如今朝廷止開馬市未曾奉有給賞糧米旨意難便依從。往來三次與虜講允於四月內史侍郎在宣大開市俱現往來通說懷奸挾詐交結北虜出入往來肆無忌憚。開市之後現



陞指揮同知。歷陞守備。遊擊將軍。大同北西路參將。轄守拒門等堡。總督楊尚書見現所守拒門等堡逼隣虜地。慮現仍前通虜。將現叅劾拿問。奉旨送法司從重擬罪。看得鎮撫司叅現結虜售私。往來無忌。大壞邊防。釀成虜患。情由雖稱公使實同私交。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款。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引惹邊釁。貽患地方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叅看得周現初以習知虜情。奸闌出入。因而交通群醜。饋遺往來。邊臣倚之為爪牙。乃撤藩籬而延寇盜。點虜委之以心腹。敢移營帳而扣門。

庭誤國負恩懷奸釀禍華夷之防安在臣子之義
已虧況越陞千戶歷陞叅將官賞實爲踰涯自己
立功自己犯罪襲替尤爲有碍該司問擬前罪仍
照例充軍情法相應合將本犯監候仍行督撫衙
門嚴查若有走泄事情透漏軍機實跡再行具奏
議擬如無別情將本犯送兵部定衛發遣奉 旨
周現依擬發遣○上叅福建巡撫阮鶚疏該兵科
給事中劉祐題奉 旨這厮着錦衣衛差官校拿
解來京問隨該鎮撫司打問叅送法司擬罪依因
公擅自科歛所屬財物賊論五百貫之上罪止律



杖一百、徒三年。有大誥及遇恩例、通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係京堂上官、照例運炭贖罪。呈部看得阮鶚猥以庸材、謬膺重寄。昔在浙江、頗聞勞績。改任福建、頗損功名。徒知盜賊之縱橫、軍餉之急豈思閭閻之疾苦。勞費甚多。派銀力不論重輕、編徭甲不分年月。雖云有因之科歛、實為無藝之徵求。既拂人情、遂滋物議。若止照常發落、未盡其辜。合行抄招送吏部革職為民奉 旨阮鶚着革了職發回原籍為民。○覆南京刑部詞狀、疏南京刑部馮尚書岳題稱南京反獄事由、將囚逮繫經年、釀

成劇盜乘時起禍。賊既逃去千里，纔將餘孽叅送法司，皆由職掌不明，乞要申明事例。凡拿獲強盜及輕重罪囚，通送法司問理，嚴行各衙門遵照舊制等因。照得兩京法司專理詞訟，職掌具載大明會典與節年題准事例。近年兩京各衙門往往不遵成憲，各受狀呈，徑自擬斷，以致刑獄枉濫甚多。即此反獄一事，關係不小。近該臣等申明職掌題奉欽依，相應通行禁革。若越職侵官，任情廢法，政體不一，刑獄不平，委應嚴加禁約。仍乞天語叮嚀兩京大小衙門，凡有詞訟，不得輒自受理，俱要赴



南京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各衙門如有仍前接受詞狀不行送問兩縣五城敢有奉法不公致獄囚反叛貽害地方者俱聽該部一併指實叅究奉旨是今後南京詞訟俱送法司問理各衙門不許濫受。○時分宜曲庇各邊撫臣一日戶部三堂同飯尚書方公純曰各邊巡撫盡將戶部軍儲銀兩饋送人只說戶部吝財致誤戎事天理何在某侍郎曰我却不敢方曰公在鎮三轉官三蔭子非戶部銀安能得此侍郎面赤語塞分宜聞之遂恨方方不久去位會言官勘某侍郎被劾疏中通無不

合字公欲題行具招言官又白分宜求免分宜又欲曲全某侍郎公不聽分宜風言官論公䟽中分別不明公亦䟽辨分宜進密帖奪公俸一月科中袁郭李三人皆陸錦衣鄉里因陸得科陸以公明職掌䟽不許錦衣受狀大恨公三人每䟽指摘營中刑部事人皆爲公危公直付之義命而已陸錦衣暴卒袁郭李皆以考察去○閏七月上議知府宿應麟等䟽看得見監犯人宿應麟洪英明蕭立教先該抹木郎中李方至惟恐木植遲誤致叅被逮奉有明旨行令彼處巡按查勘今據御史王



本固勘得木植完驗各有月日、稽之領解、俱有委官。事既有據、情似可原、相應量擬罪名、納贖還職。奉旨、宿應麟等既木植不誤、准各復職。○上省擬科道官查勘楊順路楷跡、該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藥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實、一則攻毀墩堡一百一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為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陝西總督張子立

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
罪似與程鵬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辨地方饑饉。兵
馬積弱。虜勢猖獗。墻垣傾圯。已逾十年。自任總督。
即有虜困西衛之變。亦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
有可矜。况給事中鄭茂等會勘具奏。前來亦稱乞
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照程鵬等比律
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楷仍依原
擬罷職為民。原任總官龔業仍聽原案歸結。原任
巡撫朱笈另行提問。叅議等官吏闕疑等四員量
加罰治。奉 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路楷既



勘無受贓情弊降雜職邊方用。龔業朱笈依擬史
闕疑等各罰俸三箇月。○上謝賜銀幣䟽畧云伏
惟大朝門工告完該工部具題。臣原任協理京營
戎政點撥軍夫荷蒙 聖恩賞臣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恭惟 皇上誠敬孚于帝天仁惠洽于寰
宇。鳳樓復構龍陛鼎新爰始爰謀寔宸衷之指授
勿徐勿亟皆庶民之子來。臣偶緣職守協計徒庸
會無藝鼓之勞叨被駢蕃之賜敢不效勤于尺寸
庶幾報德于帡幪伏願弘開閭閻聚百順而柔百
神垂拱衣裳履萬福而綏萬壽允矣一人有慶丕

若三皇五帝曆數之隆長信乎四海永清式保
二祖七宗基圖之盛大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禮部知道。○八月長子履淳登順天鄉薦淳病三
年公詢平溪顧公薦醫梅生一藥即愈因援例入
監中式張榜後同朝同鄉猶不知公之子也公遂
日課淳博覽○寄里人馮秋野詩三律東方有狂
客笑傲輕王侯遠避紛華地閒居雲水間襟懷張
翰侶風致孟郊儔自謂甘踈曠從來不解愁○志
士偏棲野幽人每愛秋炎涼初適所風月正堪酬
曲徑携新榻澄波泛遠舟遨遊無去往處處是丹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卷六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六

立。○佳興秋偏好。秋光野更優。蓬門閒不掃。山澗
靜還流。皓月邀吟伴。黃花備酒籌。怡然有深趣。高
卧老滄洲。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七

不肖孤履洵校梓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奉旨叅看得趙忻叨巡撫之職。乏保障之材。軍務紛拏。不能條上方畧。錢糧拖欠。未嘗奏下度支。果於任法。而不覺其任情。急於歛財。而遂至於歛怨。重以妄用非人。因而奉行過當。毀言日至。既皆得於見聞。辨疏冒陳。遂難白其心迹。曹一麟恃才妄作。挾勢陵人。數年逋負。責辦一時。衆口沸騰。流傳千里。既得罪於巨室。竟歛怨於撫臺。賊私雖未敗露。暴戾亦已彰聞。劉敏



政守已甚嚴嫉惡大過事出因公情本誑誤該司
各問擬前罪叅詳律例俱合但趙忻既經言官論
劾鎮撫司招叅似難照常發落合無將趙忻重加
降調曹一麟革職爲民以示懲戒劉敏政還職奉
旨趙忻劉敏政各降二級調外任用曹一麟革職
爲民○忘張少渠書曰別後一領教言再呈啓劄
情深義重非徒尋常寒溫而已未審近日境內財
力何如微歛得少寬否春麥可登場秋苗曾入土
否愛身守正遵權順時公素所問學詩歌亦易易
占素履萬祈益自崇護言不盡○上謝賜鈔錠羊

酒疏畧云臣歷任二品俸三年給由該吏部引奏奉旨着復職移咨到臣欽遵謝恩復任本月二十二日伏蒙聖恩特遣奉御楊淮齎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第臣不勝感戴伏以累日計年莫展一籌之力天高地厚式彰三錫之榮感戴彌深怔營曷措竊念重華考績黜陟惟明成湯懋功官賞不僭良以勤懲之典寓於殿最之書迨我盛朝著之令甲或因而廢置綜核甚嚴或略其否臧包荒是尚至如臣者才識庸愚性資朴拙叨二品九卿之職值三載一考之期初分戎政



於北軍、未開師律。比司邦禁於西省、徒落刑書。詢
事省成、每有妨於吏治。循名覈實、豈無玷於官常。
方懷三褫之虞、敢徵一朝之貺。詎知雨露殫及、管
茅甫納銓署之章、俾存鰥劣。俄傳中貴之使、復冒
鴻私。牽漢苑之秋穉、既茁而壯。霑鎬京之春酒、尤
旨且多。重以園府之流泉、宛如市門之歛布。書云
大賚、富之善人。禮有匪頒、藏諸太府。是皆顯榮之
異數、猥加疎曠之凡流。道左奉迎、奔趨伏地。階前
登受、拜舞瞻天。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玄德昭乎
於蒼昊、純心默契於黃軒。清問下民、鰥寡無蓋不

釐上命威福不移。日月曲掩乎瑕疵。蠲除細過。海
獄無收乎涓壤。采錄微長。雲上於天。孰非覆被之
澤。風行於地。要皆鼓舞之權。臣敢不求全晚節。務
保初心。生必畜之。勉效羔羊之義。飲此醕矣。敬思
革藻之恩。矧惟楮幣之逾千。異帝金錢之鉅萬。秋
毫帝力。益知報答之難。咫尺天顏。恒切瞻依之念。
伏願一人有慶。董正百官。萬壽無疆。嚮用五福。體
天地好生之德。草木鳥獸咸寧。播神武不殺之威。
華夏蠻貊率俾。仁賢充實。茂揚九重欽恤之風。因
園空虛。快覩四海雍熙之日。奉 旨。覽卿奏謝。知



道了。禮部知道。○咨李克齊書曰、領翰教、往來水陸勞心勞力、忠勤可想、見江南江北事、此間公論甚明、今亦須兩解、時勢至此、豈有明知遺賄於賊、移壑於鄰、而付之若罔聞知乎。況此情不特東南爲然、西北諸鎮皆然、不獨今歲爲然、其爲宿蠹久矣。度此時貴鎮已有捷報、目下且得休息、但恐秋去春來、終無了期。若非拔根塞源、另爲經畧、日復一日、財力並困、禍不在海島而在閭里中也。翁志存天下、素抱經國遠猷、何不分明條議、上達聖聰乎。○咨王方湖書曰、承教、知內調衆口、外戡群盜、

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為之。耳目賁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請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非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蓋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橫之家。而軍門所欲寬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宜其法雖良而不以為恩。害已深而猶以為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蓋與設縣治相表裏。愚意縣治設於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俟內賊漸歸。



外寇漸息、即將浙廣市舶并而為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於太倉黃渡、至今稱為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為三、移之於浙、於閩、於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為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考之故實、而輒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夫上下遊說、比之國初、更難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五月、擬

總督王思質等罪疏畧云該御史方輅劾吏部尚書吳鵬等叅節奉 旨王忬官久志怠全不替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扭解來說鎮撫司打問送部送司擬流罪。叅照節年各邊文臣失事被劾被逮如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皆荷 聖明裁允比照前律充軍。所據王忬情罪似與翟鵬等相同相應依擬奉 旨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却不治是甚擬律且不究再從重擬來看該司謹遵明 旨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張倫合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律。各斬。奉旨王忬等依擬監候處決。○聞四路用兵感賦一律云日日綸音下玉墀。四門推轂亦多時。三關車馬義胡急。百粵樓船瘴霧遲。豈謂滇南尤水戰。不堪河北尚潢池。諸公莫吝昇平策。天子勤勤拊髀思。○荅章陽華書曰。公才無文武志。存經濟禦災弭亂。游刃揮斤。但今體統渙漫。約束紛更。逋負相仍。弊垢叢集。加以軍民相視如秦越。文武相持如矛盾。天時地利。

每不如願。重以楚城氣習，朋家作讐。公包荒馮河，張弛有則，柔遠能邇，以靜制動，不過旬月，便當改觀。若乃兩賢相與，屈伸吐納，箴用相時，尤我公之能事。匆匆不盡。○荅荆川書曰：昨述真恟，不忍飾詞來諭。若督過何也？某有見，不以告吾兄，更誰告乎？兄尚疑某，更誰不我疑？蹈海闢巢，誠不欲調弄筆劄，某固信之，亦不能不為吾兄危之。恐亦非直激懦將疲卒之氣而已。備嘗險阻，徧尋多訪，理固宜然。末云所謂易者，轉覺甚難，此真話也。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于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海洋文



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後設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二事最爲要策。但葉非自歸之賊將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爲可托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鄉兵募近兵調土兵處置其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鉞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

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為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下浦沿海衛所舍田耘田。誠為非策。金堂玉環諸山。其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船。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叅將兵備。并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八別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



兵變民變。為禍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皆有望倭之心。何日得息。有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獎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嘗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歛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祇為循恩。巢芝先驅耳。為今之計。歛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

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為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十一月，上俞大猷、黎鵬舉立功疏。該總督胡宗憲、叅鎮撫司問將俞大猷、黎鵬舉送部轉行兵部詳議。情詞不一，有碍叅送題行法司備查詳議。原未奉有明旨擬罪。及據兵部查報俞大猷、黎鵬舉委的獲功數多，又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內俞大猷先該總督胡宗憲據罪題叅。續又該胡宗憲叙功具奏。黎鵬舉既已被逮，彼處巡按御史樊獻科又稱其擒斬數多，寔舒神人之憤。即



今南北多事、將材難得。如俞大猷、黎鵬舉者、似難以一時失事盡棄其功。該司查有吳瑛前例、委應議處。合將俞大猷、黎鵬舉咨送兵部、轉發沿邊沿海軍門從宜委用。領兵殺賊、候立有戰功、另議題請。如或因循退縮、不能自奮、徑自叅奏、從重擬罪。奉旨是。○會題賊犯王直等、疏畧云：總督胡宗憲題奉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來說者、得總督胡宗憲巡按周斯盛各題稱：犯人王直、葉宗滿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塞出境、及稱葉宗滿、王汝賢俱各歸順、報效欲從末減、定擬充軍。

直妻子免其為奴止行流置伊母汪氏八十以上、犯流依律議貸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量擬本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伏覩大明律一款允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款越度緣邊關塞因而出外境者絞一款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及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



狀亦自難掩。胡宗憲等議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死充軍，恐未足以正法。其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叛親屬，俱應為奴。葉宗滿弟葉義亦應流置，俱難別議。王直母汪氏，招年八十以上，犯流，委應議擬奏請。各照王直葉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在海上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恭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擬斬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

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葉義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律收贖。惟復別有定奪。奉旨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看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遣衛永遠充軍。其餘依擬。初胡總督疏至。分宜必欲通將各犯作按降宥死。公不從。分宜父子言聖意欲如此處。公曰。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即旨下。法司應執奏。況王直等問作謀叛已從末減。直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



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分
宜父子曰、不然、旨下再議、公曰、再議必用反律、
豈可更減叛律乎、分宜父子曰、原著兵部會法司
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公曰、豈有死罪犯人不由
法司擬議之理、兵部即議末減刑部亦不敢僉名、
須別上一疏、父子喟然不應、○荅門生書曰、病久
不得晤語、為歉來諭甚明正、但云全免區區殊非
鄙意、只如初說、通不免為是、黃冊上並無官民之
分、只是男丁、婦口、民草房三間、蓋古昔庶民之義、
今欲均甲、正合此義、若免少而增役多、委是朝四

暮三之術亦姑以是塞衆口也。本縣士夫既不得免寄庄豈得獨免。近日人無耻寄庄增多不啻十倍。雖云富人影射其情可憐得利受寄者獨不念及子孫一切均甲通不免則不禁詭寄而自無復詭寄。人間夫婦同衾共枕若有妾便謂情有厚薄爲民父母焉得人人而說之非任怨任勞如趙左山公者終不能行此。試觀壬戌前進士舉人家未嘗均甲今有幾家尚如昔日乎。人苦不深思耳。○十二月、上遣祭復命疏奉 旨賞綵段二表裏鈔五十錠。又上謝賜祭設疏曰、伏惟 皇上欽崇天



道敬授人時。欲占大有之年。爰候小寒之雪。用祈
玄貺。特軫淵衷。望秩於山。三禮兼隆。於舜典懷柔
及獄。百神效順。於周經竊念。臣徒守簿書。未聞俎
豆。誤承眷命。叨備使令。蒼燎甫畢。於東郊素饗。遂
頒於西署。敢謂駿奔之敬。益增鴻衍之慚。感戴彌
深。報稱曷既。伏願霏集瓊霄。靈飛瑤宇。大田多稼。
兆已見於三冬。樂歲屢豐。惠胥沾於萬姓。奉旨。
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又上謝賜綵段寶鈔。
䟽伏惟。皇上存敬天勤民之心。敷對時育物之
政。靡神不舉。有感必通。大雪小寒。既適符其節候。

春耕夏耨、可預卜其豐登。竊念臣肅奉精禋、叨備駿奔之役、欣逢靈貺、曷勝雀躍之忭。錫寵載加水兢、彌切顧茲虞廷之締繡、重以園府之流泉、豈直匪頒、寔惟大賚。誓竭絲毫之力、仰酬龍衮之恩。伏願萬壽天齊、普天歡慶、四方日靖、化日舒長。休徵允協、乎箕疇五氣順布、文命懋揚於禹迹、六府孔修。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二月、知縣胡美以阻慢符錄逮詔獄、衆謂罪且不測、下刑部議擬。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減等杖九十、米贖還職。奉 旨



允行。○上郭希顏疏云、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調兩浙都轉運鹽副使、間住郭希顏奏、爲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猷畝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官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

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殲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皇上計、此迄無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揔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

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爲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爲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

易狎之美。王出櫃人易伺之。如此乎外防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閹臣仰窺天慈。爲王繾綣。但府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盡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



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揔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頌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

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
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揔攬而父
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
守、屏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
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
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
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
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
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
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推心。且先國者不讐其



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國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爲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效闕下者哉。奉旨。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回奏。欽此。禮科都給事中藍璧。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濂。吏科梁夢龍。鄭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戶科趙鐸。蘇景和。江一中。喬光大。李璉。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燧。張鳴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

是立岳、劉畿、陳所學、曾廷芝、樊倣、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訥、鮑承蔭、劉存義、陳旌、楊衍慶、耿定向、蕭九峰、祝乾壽、王諱、陳聯芳、蔡完、蔡結、查光述、潘清、曾孫用、張膽、陳紀、高應芳、巫繼、咸董學、苟頴、彭繼業、丘文學、張科、袁淳、王漸黃、喬趙鏜、閻東于、業張九功、段顧言、郭文輔、溫如璋、王得春等題仰惟皇上玄穹默祐、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臣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愕。叅看郭希顏本、以儉壬、久遭擯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



之私。志在傾譏肆爲狂悖之語。此其罪不容追而
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
罔之戒。奉 旨。你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
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
侍郎趙大佑、傅順、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
都御史鄢懋卿、刑部尚書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
卿張兩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瑞議得。犯人郭希
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
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
省梟示。十八日。諭嵩汝於暇日一出。可安心贊我。

未宜功虧於一篲也。彼逆物令法司行文不許將他人替刑必斬本逆郭疏入內閣初擬禮部看了來說聖諭汝等票希顏之本部看以何若用其言只管郊廟告行何如。內閣改擬禮部會同三法司叅看。聖諭汝昨一見彼本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本內建帝立儲四箇字夫立子爲儲是所建立帝誰可同一輔票來。又諭卿等所票擬欲下部議然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言君只攻輔相票可見矣。部衆皆大臣又謂阿



諛可着耳目官者議希顏奏下分宜令馮都憲公
懋卿來言此人明是無君悖逆科道亦叅悖逆建
帝二字與謀反何異相公甚怒云聖心不可測宜
慎看悖逆字公曰何至是馮曰然則擬何罪公曰
此事重大看三法司衆議何如馮曰離間親王得
無太輕公曰須待會議馮又曰自來三法司議罪
刑部主之公徐曰若予得專主之希顏只是奏事
詐不以實馮曰介翁云我身家爲此人所害不小
切齒恨之觀其意上怒甚恐不免於大逆律耳再
三探公意公竟不言別去會議時公首問周公荅

曰該貴衙門定議。又問馬公對亦如之。公曰郭希顏此跡意在立東宮、不甚過、但語言險怪、上干聖怒。使彼疏明言。兩殿下俱在京、事體未便請裕、殿下留京邸、景殿下就國。雖欲罪之、亦難擬罪。諸公曰科道既叅悖逆、旨意摘出此二字、恐不得免於重罪。公曰重罪不得免、但用何律乃可。諸公皆不言。再三問之、竟不言。公曰建帝二字、委非人臣所宜言、但其意本無他。今欲擬妖言律、何如。諸公皆不應。父之周公曰悖逆、離間親王、詐傳聖旨、皆合。公曰朝廷無立景殿下東宮意、景殿下亦



無他意。今奏欲景殿下效叔齊子誠甚無謂。又云、堯舜不得揖讓伊周不得假手左右、欲圖富貴等語似妖妄。況今正月十六夜藍紙朱書帖子徧貼京城、厥衛揭去不敢奏、大抵總是妖言。以此律擬重罪、彼亦無辭。諸公皆曰然。遂畫題投進。公與三法司同入西內見分宜、會議之言分宜已先知之。怒色而出曰、朝廷甚怒、今擬何罪。公曰、擬妖言律。秋後決分宜曰、可至秋後乎。公曰、律如是分宜曰、何不用朝廷批科道叅悖逆二字擬罪。公曰、希顏意在立東宮、今乃擬罪斬亦止為聖怒耳。分宜曰、

律有悖逆、建帝二字難說。不是無將不道。公曰：意在立東宮，本是效忠，只是本上如子臧、叔齊、堯舜、伊周、左右圖富貴等語，真是妖言惑衆。分宜又曰：既不擬悖逆，何不用離間親王斬罪。公曰：此不在律祖訓有之。律成後不復引用。況朝廷之上，父子兄弟本無一毫疑貳，安敢擬離間二字。分宜曰：既如此堅執，請二位來。吏請徐、李二公至。徐相公問公用何律。公荅用妖言律。徐相公曰：請立東宮而得死罪，聖怒可解矣。分宜怒色頓平。李相公曰：罪亦重矣。朝廷必允。分宜拂然曰：既如此，只管上本。



公曰會疏已上。分宜曰疏既上。又何必問。遂揖而出。分宜復上密啓。旨下。果加重而速矣。公意特欲生之。旨下後。三法司見分宜。分宜曰。希顏止望。拿問。不過充軍。即論死。亦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奸。即時殺了。○宛平周知縣盜失庫銀三次數。至三千九百兩。查無下落者。又一千四百餘兩。已經二年。匿不舉發。舊庫役盜情敗露。容留在庫。新庫役依期告代。不容交盤。緣伊乘機盜銀二千兩。賂分宜求陞。太僕寺丞依附放肆。撫按知而不究。却令舊庫役與告錦衣衛。

通作失盜無追。又稱家產盡絕。題下刑部發落。公曰。豈有京師縣官放肆至此。官庫銀兩五六千兩。無下落。止憑錦衣一本奏下。發落。通不查究之理。即行縣查前項銀兩。是何錢糧緣何失盜。出入三年。通不呈撫按。庫役雖稱家產盡絕。亦未見行城結勘。叅提周知縣究問。前銀通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亦竟不知何項錢糧。但云各處取到賊罰。問革周知縣。分宜大怒。○與侯淳書曰。承差回後。不知何日到家。家中凡事有條理否。郡城必須擇人掌管。人甚難得。洵讀書亦汝任之。郡城業大支持。



尤難。府縣中切莫往。洵親事完。汝家事完。便可來京。同我回也。我自九月初九大風受寒。二十一日嗽不止。聲不出。且因朝審不敢註門籍。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汝可知之。立身制行。小心翼翼。至緊至緊。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淫矜儻。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別焉。思之慎之。仍說與洵知之。又書略云。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汝常念此四者。我可無南顧矣。○四月會題處。置南京叛軍䟽。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

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牆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人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樂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飲血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訛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動搖。臣訪據坐營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衆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二月十六日



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挨捕獲周山等二十五
名并未獲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
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奸不敢濫及耳。伏惟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
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奉 旨兵
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
節奉 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惠養。輒敢
不畏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
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
部仍出給榜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 旨。這件

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臣等會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兩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得犯人周山合比依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旨。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䟽時分宜密䟽言郭希顏該重而擬輕。今叛軍該輕而擬重。備言公凡事自專並不從人言。大



抵皆激上怒故有死時君立新帝等語。時十三日
前齋戒停刑。旨云十三日後上疏分宜遂嚇三法
司科道郭希顏是故出周山等是故入皆死罪。十
三日後恐有別說。公不爲動。再會議。疏畧云。臣等
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真
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伍軍
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群疑。臣等合
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
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

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上申明律例疏云通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為積惡朋黨詐欺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等事。隨該雲南等司呈堂批發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各開稱移文順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犯人去後隨據各



該州縣牒呈開稱、蒙巡按御史鄭存仁牌開、按屬
地方雖近京師、一切詞訟自有撫按司、府州縣受
理、若有虧枉、方許陳情、此定例也。近來有等奸徒、
每有人命失盜投獻等情、惟圖騁其私欲、不俟有
司輒自越訴、刑部各司告理、動至濫行提人、殊非
法體。牌仰本州官吏即便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
等、今後但有詞訟、俱赴撫按并本道及府州縣陳
告、不許輒赴刑部越訴。敢有故違、即行拿解本院。
若遇提人、非奉欽依、不許擅發。如掌印官不行導
守、仍前阿附、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

犯欲就拘解原蒙嚴禁除申本院詳示之凡另解呈報前來爲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司告送到部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並無徑赴各司越訴各司亦無輒受問理者今各城報呈各該州縣牒稱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俟各該州縣申詳該院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伏覩大明律一款凡鞠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勾取又一款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他處州縣事發覺者問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



多囚。若囚數相等者，以後發之囚送先發官司併問。若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斷。又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南京刑部事例條內，弘治元年奏准，凡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府縣、滁州衛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候事完之日，方許開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前項律例各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輒敢阻撓，事屬違制，呈乞申明，以便聽斷到部，看得各司呈稱。

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應詞訟先從通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判送各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覩大明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常鎮等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一應天府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州武清縣皆在京城



百里之內、准狀提人、已非一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人、各該州縣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創行。況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輒出禁諭、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為贅疣。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廢職。御史侵官、皆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聖明裁察、審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

仍照舊規於通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
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故違成憲恣肆抗拒。及容
臣等先將違誤首領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
至紛更職守不至侵奪冤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
奉 旨着照律例行。先是公上疏論職掌不許各
衙門受理詞狀諸得利者甚不便。如宛平失盜事
及通州盜失庫銀三百兩州官不惟不申撫按却
乘機稱失銀三千餘兩將庫役親戚及巡夜人吏
但溫飽者嚴刑追陪。又一提學吊取贓罰發順天
近縣以買石灰修理書院為名銀皆入已却徧派



富人買解。又一禮部主事借與人銀兩無還。令一鄉人粧作運糧百戶。持主事帖及白頭公文一角。於通州署印判官處投下。領出官銀一千二百餘兩。侵分。又有兩城將婦女張氏等。問斷離異。各變賣銀入已。俱告通狀到部。叅問州縣兵馬官吏。鄭御史遂有此行。不許州縣聽刑部提人。及刑部奏下。鄭御史即回京。諸不便已私者。又皆從史之分。宜父子陸錦衣。遂令鄭上疏。疏出。分宜父子蓋公文選謫官時。旨批欺罔作弊。故鄭疏專條欺罔人。皆知其中傷有自。分宜又上密啓言南京叛軍及

郭希顏事指公屢抗明旨。及鄭䟽投入分宜票云、這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公上辯䟽、條析原非欺罔、備載律例、諸司職掌、大明會典等語。分宜塞䟽、公在刑部二年有餘、凡事皆稟內閣、每傳示聖諭、亦不從御史所言是。上意亦未允。分宜又言、某事某事皆刑部偏執、旨遂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辯瀆。昨周山等敢爲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末減以處䟽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始從寬革了職間住、不許再用。時五月十三日也。二十日辭。



朝疏云、伏念臣草茅下賤、仰荷聖明、簡任刑司。顧臣質本庸愚、事多乖繆、積有罪愆、尚不覺悟。伏蒙聖慈、不加誅殛、從寬革職、閒住。臣感戴高厚之恩、雖糜軀殞首、莫能圖報。惟恭祝聖壽於萬萬年。茲當回籍遠遯。闕廷臣犬馬微忱、不勝瞻戀之至。奉旨、該部知道。○營軍將校卿士大夫皆送郊外。公問道抵灣、買舟。二十一日、發行弗造驛。二十四日、卜吏部遣官送辭朝。旨至、公甚喜。答書曰、從此澗室雲衣、孤踪天外、姓名不復達宸前矣。○六月二十八日乙丑、拜吾核封君墓。又

拜祖墓。○甲子抵家，自謂永謝風波，全壁初服吟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曰：邵誠人豪也。○公自甲寅春辭家，七歲廼歸，養素林泉，不跡公府，不先音問。施者報之，來而各拜，未嘗入。惟訪故舊親識，與語桑麻晴雨，每有意會，長笑浩歌。或忻然獨步，步無定往。兒童迎聚歡笑，公亦笑。鄉人愛敬，喜其來所至如家，相忘其為名卿也。○秋課子姪甥，婿讀書，月給銀米，考必親第高下。○冬自求塋地，不得。

辛酉春修吾核尚書墓，創西塘石橋，塞墓東南水口。



別開支港南出、通舟、重建土穀神祠於西洋橋東。
○谷江西胡都憲書曰、昨見試錄序、始知有西臺
之命。今所在騷然、官府既寡、廉靖之節、士夫又肆
侵剝之禍、驅民爲盜、不可不交任其咎。旌鉞西指、
愛莫助之。來諭云、別無奇策、惟秉持此心、昭對天
日、上報君恩、下解民怨、壯矣。然貴省事、比之他省、
尤難。今之甲第、縣雲、雄于王府者、誰之財力也。况
尤有秘密於此者乎。從此能斷絕、小民自信之、他
事可行矣。○夏四月、遣淳達觀秀水田園廬室、遂
營履洵居。○秋大水、公蠲租十七。

壬戌春二月修百可園創獨寤園。開東西兩路。各布石橋通行。且便登陴者。○再加墓土。○三月二日。履淳中會試報至。與公婿項篤壽同榜。公嘗稱項甥。天資絕人。學於公最久。茲聞報喜甚。○夏五月。分宜父子以賂敗。○秋七月。與履淳書曰。汝策姚崇在內。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聖覽祇取怒權人躁妄。將自及非吾子也。男兒立身揚名。豈在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奮之具。雖第一臚傳位極師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風裏浮雲。昔登津要。專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何人矣。而史稱好漢。



乃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廷闕者。要其不朽。寧偶
 然哉。人顧自樹何如。澹泊凝靜。所以俟時。磨涅切
 磋。所以考德。素書莊子。閒中一觀。歸來讀書數年。
 諳練增益。有具而仕。未晚也。況汝既陳情乞假。分
 宜。雖去豈可中止。又曰。秋來多病。衰老日加。歲不
 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
 矣。淳因著尹和靖論。請告歸。論附○九月公邁脾
 疾。弗飲食。痰作危甚。復準貢陸顧二醫。大服參朮。
 漸愈。愈後精神氣力不復如昔。遂絕人事。獨處幽
 室。軒廊之下。若干里。或終日瞑坐。○冬十一月。履

淳歸公撫按堂下、歡甚、曰：「幾不獲見子矣。」○淳語及時事，公曰：「飢而食、渴而飲、倦而眠，三事外非所聞也。」嗣每淳獨侍，公輒問易、或談星數、論史、論詩、文、密語長宵，疊疊不已。嘗教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癸亥春，塞勾塍塋東北水口。○夏四月，公積所受坊



牌代儀作三用、一周同姓、一贈異姓、一以修先師廟。○秋、添植墓樹。公步南橋、淳侍、有童子持竿橋上、公笑曰、借我竿得魚、以與爾、何如。因顧淳曰、子陵之樂、直如是耶。淳曰、使子陵仕、不過三公、恐亦未可必、惟不仕、遂高於光武、當年計之審矣。淳歸、著子陵論呈公。論附○九月、予訪公海上。

○冬、項少溪取古言、今言梓之、公自為叙。甲子、春正月、造斗斛、為銘以畀諸子。銘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世守、是庶不殄厥世。○二月、令三子承

家準宅東接垣、洵宅秀水、淳侍公舊宅。公手草傳授先業之外，惟圖書、禮器、農具、紡績等物，令子孫毋忘田功，毋墮先業。○浙江巡按御史張公科題爲薦舉地方人才以備錄用事。訪得原任刑部尚書鄭曉，清朝碩望，名卅宿儒，學究天人，貫古今之典故，才猷經濟，審常變之機權，據官蹟則任吏兵刑之三曹，而助勞懋著。按官箴則合清慎勤於一，致而踐履無遺，歷清華而澹泊自如，雅負大臣之體度，處閒散而鎮重益篤，允爲多士之儀刑。內可以訐謏廟堂外，可以折衝樽俎。鄉評推重，公論同。



歸乞勅吏部早賜錄用奉聖旨吏部知道○三月再修祖塋建邇慶橋○夏四月與徐相公書云別來出入四載中間世事可喜可憂可愕可太息者不知凡幾廟堂江湖寧有異小兒小婿還再領教翰并腆貺言意真切感戢感戢剝留碩果否繫苞桑天時人事所關非小分宜去後劾章紛紛吹毛洗垢衆情危懼况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照臨在上所恃者聖明爾乃今去者未必皆凶徒留堵者未必皆善類面托心腹而背操戈刃容或有之錢與神通鬼可車載非虛語也諭云

專擅之嫌。當避竊伺之隙。當防誠不可不深思而
曲慮。秋中得脾疾。至今未能出門戶。視聽持行皆
不如意。衣服飲食一切藉人柰何。○秋七月。浙江
督撫劍門趙公炳然薦䟽云。鄭曉學究天人才堪
經濟。敷歷中外。世務熟於諳練之深。淹貫古今。道
義貞於涵養之素。扣其中實能通達國體。要其用
可以黼黻皇猷。誠聖世之宿儒。為後學之楷範。奉
聖旨。吏部知道。○九月。公步二園登城遠眺。曰。詩
人寓目成詠。良有景也。時公既創二園。竹樹稠密。
桑果繁鮮。菽粟芹蔬。種種秋實。因顧淳云。此乃是



有用文章。彼精思麗句、方駕曹王、亦終何實用。兒等識之、是亦爲政也。復指園南民居、凡百家數十年後、視我讀書此園時、更移興替、十不存一、屈指可慨。秋容一望、萬古興亡在目中也。淳承命賦律云：馮高間望入虛清、一劍西風萬里情。白髮未驚秋共老、丹心還與日爭明。百年有計寧虛度、千古何人解了生。自是男兒應不朽、浮名奚啻一毛輕。○久命淳準、洵梓吾學編。公謂淳等曰：是亦一累耳。淳曰：古稱立德、立言、此一代實錄、必傳不愈於一時經濟乎。公曰：試觀藝文志諸作、今傳者凡幾。

淳曰、文集未必傳、史必不可滅。公曰、予意也。爲後君子屬稿、且賢於無所用心耳。詳見淳之序畧。

乙丑春正月、爲二姪置房百可園側、令居之。姪壻趙生亦同室、仍數賙視諸弟姪。自有居者、但歲時賙之。謂淳等曰、古稱敦睦、敦之爲言厚也。施有望報之心、即分爾我薄。日已甚。試思我與兄弟子姪同戲祖父前、祖父愛之之心同、則知我當厚之、不責其報矣。○夏、嚴世蕃伏誅、沒其產。公聞之曰、上雖不失刑衣冠之耻極矣。大臣賄賂之盛、自古無此比也。或謂公可令淳仕矣。公曰、士各有志、不可強。



且正當讀書時仕固有日也。○秋命諸子為壽。禔既成。親閱而喜。顧淳等曰。誰能免此。因極論修短死生循環往復之理。曰。堯舜不死。莊列非狂。子貢請息。乃免於苦。見達此處。庶能超拔宇宙。視名利為何物也。○九月。淳得痰疾。一吐數枕。公命醫視。曰。鬱火也。公謂淳曰。知得如此。是病則便不如。此是藥。萬古良方。無以逾此。兒未悟耶。撫視數月。乃愈。復命淳同舟尋地。不得。○冬。王沂陽宅火。公率淳等往候。解衣衣之。賜帛懇至。沂陽素豪達。大負乃感謝曰。丈夫意氣如是。於今知公以國士遇我。

益深嘆服。○時有客致邸報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黃公廷聘薦疏云鄭曉文能華國志在濟時大節孚邦家之譽忠孝具見平生深造勵窮達之操義利致嚴一介其家食也恪遵禮度足跡不入于公門其慎修也尚友古人動履耻由乎旁徑即其存心處事允操金玉之標使其得志立功當著經綸之績。旨下吏部公笑曰鳴陽之鳳在林之鶴自適一也必在台鼎乃榮我耶。

丙寅春正月朔公拜祖考即造舅氏宅曰顧育如昨神情杳然涕淚不可止先是舅氏表姪鬻房未得



價之半、公為贖還、今居之。至是往拜外祖父母、謂表姪曰、吾今可復慈顏地下矣。爾守祖居、勿輕棄。公沒逾年、宅遂即朱姓。○二月、淳侍公、密語時事。淳為策十二、公曰、策貴舉要、刪繁省文、切理實可施行、浮文無益也。賈疏一篇、西京二百年紀綱、風俗大槩、可見畢竟後人放行之。此乃經世文章、後之建白、誰能及者。固可觀古今人才、亦可驗舉試思之。○三月、公命諸子以布為考終服、又日速之。○公自占河洛納甲、曰、當晉之二、愁如、非吉也。王母之義、謂何。淳曰、指五陰居君位、以福二。公曰、予

生春正月而得陰中爻非時矣。况歲丙寅而值辛酉伏巳亥為克為殺。其詞曰耳革曰行塞不食雉膏殆將終也。其在秋深火衰木落之時乎。於星家土在翼絕於巳我命丑土與數符矣。淳曰晉而之鼎養也安至有是且土不可絕。公曰非爾所知也。○夏四月公又以所賞坊牌等儀分賜諸姪之甚者更月給米為例。○五月加置墓所祭田。○六月既望淳侍語宵中公奉拳以收集英賢為方今國是第一。及家事輒曰長子曰家督有女任之。惟語壽地則曰決當葬我封君墓側他地雖佳非我所



歆念之母違也。○七月命準督梓人完吾學編。又
曰、藏板勿借人、但刷千冊、即鬻板、毋爾累爾。兄非
家食人也、諸書板皆爾掌之。○公念準、洵未子、與
淳詳考數命之說、曰、吾猶及再見孫耶。公已治後
事畢、備復謂淳等曰、變化往復、天地尚有死生、此
人之常。吾自許違者、兒女子反以爲不祥、何也。○
八月、公脾胃失調、淳進六君子湯。翼日、醫至以爲
傷飲、用平胃二陳湯。○既望、公據榻、草名臣記、叙
乃絕筆也。○淳復進藥、公曰、醫專乃效、却不飲。○
九月朔、公疾甚、更醫進藥、吐不內、呼洵立左右、不

與語翼日諸子侍公曰後事不俟我言但速葬可也。○三日準進粥數匙遂絕食飲與藥亦不復語。○十四日辛丑卒。翼日寒露歛乃殯。○越六日太府鏡川徐公首致祭。嗣後藩臬臺閫縣衛諸公皆致祭。淳等俱拜領徹。○諸親友祭受奠辭却牲筵。○十月曹公薨遣候公代儀以值淳謝辭以公卒故不復送。○閏月準入京乞恩。時項少溪及諸鄉達皆謂例未可得。準曰兄義守樞吾義告各安子職盡此心得否何暇計。遂乘隆冬北上。時姪妾方數月。明年準歸妾產女不育弗及見。呱呱



之義一也。公有子哉。○準謁馬中陽公於淮陽，執手撫悼，左右入京，沿途朱鎮山諸公皆惠顧，遣導。○十一月，準至京，疏乞復職，相國徐存、翁太宰楊虞翁皆揮涕引接，指授準乞恩事宜。奏稿附後。○二十四日，吏部覆題奉世宗皇帝聖旨：鄭曉既有軍功，准復原職。○十二月，疏乞卹典。

隆慶元年丁卯春正月，禮部尚書高公南宇等覆題奉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翰林院擬謚端簡。○三月，準再乞恩錄塋，旨下兵部尚書趙公劄門等題奉聖旨：鄭曉既獲功數多，准塋一子。

入監讀書。○重華御極、丕釐耿命、首舉卹典、惟公固公忠誠、後凋所致、惟時休休諸老、惜范憐歐、公誼私情、生死無忤、各稱盛德矣。○夏四月、淳理葬事、定卜於吾核封君墓西、癸山丁向、勾塋山水皆陽、不敢違公達孝、且地無佳於此者。○五月、準還自京、以同朝諸公賻奠告几筵。○六月、卹典文移至省。○秋七月、太府鏡川徐公、派徵墳價、槩郡凡四百兩、明年夏、印溪鄭公、署府事、完給。○八月、勅遣造塋官、塋村李公至、大父母省、吾李公適入試院、委二父母何公督葬事。○九月、家造櫛



完。○十月霖雨。○太府鏡川徐公移縣助塋。凡儀
文什器豐備。當禮李公何公奉行。周悉有加。○二
十五日兩止送塋。親友填門。翼日左叅政劉公行
初遣祭。復私舉。○二十七日予特至海鹽送公。太
宰吳默翁亦至。○二十八日發引。久雨忽晴。人固
異之。其儀臺仗侍從金鼓相沿二十餘里。會塋及
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鄰鎮爲之罷市。抵墓劉大
叅公行再遣祭禮。初公嘗謂淳等曰。吾郡先達某
某舉喪會塋者。凡二百舟。鄉人相傳以爲極盛。今
公奚啻十倍。登嶼城四望。舟楫蔽川。士大夫觀者

大悅。謂史稱林宗、仲弓之喪，莫過焉者。且天人協應，公積善之報若此。劉大叅亦甚驚異，以爲即此可占公平生。○十一月己未，庚申之間，子時入葬。○十二月，淳復改建墓廬，易小房以樓，樓之下立諭祭文及誌銘。堂立誥命，扁其樓曰綏我思成堂。之扁曰奉天誥命。○增築墓後堰，欽差李公易其名曰恩榮堰。歲戊辰十二月，淳復加土。此堰自淳增修，凡四百金，公昔創築不計。鄭氏子孫宜世守勿壞，非特爲所費惜也。○公生弘治己未年十八附庠生，應舉即補學生。二十四歲壬午，發解浙省。



明年登進士、授主事職方。二十六歲甲申、以徽
號恩封父母、尋抗論大禮杖闕下。明年冬、奔母
喪。二十九歲、塋母。明年服闋、補武選。尋忤張永嘉
元相、請告還。值封君喪、年三十三。塋父、服闋不復
赴京、受徒講學。江東治尚書者、魁天下、公實倡之。
年三十七、始營虹橋宅、今淳居之。三十八、長子淳
始生。四十、生仲子準。時張既去、兩京交薦起用、即
家拜考功主事。四十一歲、入京。閏月、始初考。四十
五歲、掌考功、改文選、以不肯升嚴世蕃忤時、宰謫
和州同知。三子洵、生於州治。尋升南太僕丞、還家。

又升南考功郎。三乞致仕不允。四十九歲赴任南
京。六年間散五十五歲。冬以南太常卿升刑部侍
郎。還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總漕撫淮陽。明年春
赴任。五十七歲升吏部左侍郎。八月升南吏部
尚書。特旨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年六十改刑
部尚書。未任。特旨兼掌兵部印。六十一歲二品
考滿。贈祖父母父母妻。廕孫心材入監讀書。六十
二以鄭御史承指論劾。疏辭忤旨。間住鄭郎以公
故考察去。公在林泉凡六年。終享壽六十有八。沒
之明年。誥加卹典。準錄廕。送監讀書。又明年。吾學

編大行。又明年淳初授。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卷七

鄭端簡公年譜卷之八

不肖孤履洵校梓

乞 恩復職疏

乞 賜卹典疏

乞 恩錄廢疏

徐相公撰墓誌銘

家述行畧

卹典奏疏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錄軍功、准復父職、以圖補報事。吏科抄出本部稽勲清吏司辦事進士、今丁憂臣鄭履淳奏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看得原任刑部尚書、閑住病故鄭曉男丁憂進士鄭履淳奏、要比例復父原職一節。為照本官清標勁節、博學宏才。文武司銓、持一時之冰鑑。南北數歷、勵萬仞



之風裁督兵淮上屢奏捷音歸老浙中惟勤著述上受

聖明知眷之隆下係寰宇瞻依之望雖曾以事閑住實於行誼無瑕檢查尚書唐龍等前例果委相同合無俯念舊勞復其原職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議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鄭曉既有軍功、准復原職。

禮部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禮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內奉

世宗皇帝聖旨、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等便肆意辨



瀆。昨周山等敢為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著從末減以處。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姑從寬革了職。閑住。不許再用。欽此。又查得本官二品已經考滿。及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巡撫鳳陽兵部右侍郎鄭曉先後擒斬倭寇首級。與奏相同。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在京二品文官病故。與祭二壇。工部造坟安葬。及查得大學士楊一清生前革職閑住。歿後准復原職。伊男楊紹芳奏乞卹典該本部

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一清、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吏部尚書唐龍生前為民歿後復職、伊男唐汝楫奏乞卹典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先為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先雖革職閑住、近日已該吏部題奉

欽依、准復原職、與大學士楊一清等事例委為相同、所據奏乞卹典、似當給與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合照見任二品文官事例與祭二壇造坟安塋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坟安塋、及照本官學識宏博、行履清修、司銓衡而雅著公平之譽、任督撫而克彰捍禦之勲、執法



不阿秉人臣之大節。居鄉守約。得達士之高風。所有賜謚。似亦相應。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無翰林院學士高儀等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送禮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發。準奏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塋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看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鄭履准奏父歷官前職奉

旨開住後准復原職乞要比例贈官一節。為照已故尚書鄭曉先該本部議題仰蒙

世宗皇帝俯錄軍功准復原職後該禮部議題又蒙皇上准與祭塋仍與他謚。所據贈官既經該司查有

尚書聶賢等事例似應遵照題請但干係特恩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四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楊博等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

吏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已故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發準奏前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他謚、所據贈官、合咨查照施行。
等因。咨部已經查議具題奉

聖旨、鄭曉准贈太子少保、欽此。續准禮部咨、談翰林
院遞出揭帖、

賜原任刑部尚書鄭曉謚端簡。查得贈謚官員例應
給與誥命、合行翰林院撰文、中書科開軸書寫等因。
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少保、無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楊博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計開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合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誥命一軸。

工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事。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鄭曉准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



病故大臣照依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坟安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緯纂修効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坟開礦工科價銀則例都准擬行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原任刑部尚書閑住鄭曉病故近該吏禮二部題奉欽依准復原職造坟工料合給二品全價及



照本官博學足以濟時、已著保釐之績、清操足以勵俗、尤厯著述之勞、似應差官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不敷行准中書科手本回稱、中書舍人徐瑛在任空閑、堪以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價值、行屬派辦。該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坟處所督理造坟。安葬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本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

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二月初六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等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計開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照二品文官例給墳價銀二百五十兩、給夫一百五十名、每名折銀一兩、共該銀四百兩。

工部題為公務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差中書舍人徐瑛前往浙江督造已故原任刑

部尚書鄭曉、故坐。今本官奉

旨陞尚寶司少卿。所據前項造坟事務、合另差官督理。行准鴻臚寺主簿廳手本開送序班李齊芳前來、呈乞題差案呈到部。查得中書舍人徐瑛陞任京堂、例難摘離。既經該司查有序班李齊芳在任空閑、相應差委合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仍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浙江布政司比號相同、遵照先題奉欽依內事理會同該司堂上官、於造坟處所依式督理造坟。安葬畢



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

旨。隆慶元年三月二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兵部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查部議軍功奏案、准賜錄廕、以圖補報事。兵科抄出已故原任刑部尚書鄭曉男監生鄭履準奏、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據監生鄭履準奏稱。已故伊父刑部尚書鄭曉。先任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倭寇猖獗。先後斬獲首級六百餘顆。乞要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入監事例。錄廕一節。為照海寇殲賊論。寇患未為不同。浙江鳳陽語戰功。似亦無異。然海寇驍勁。鄭曉時勢。或尤難焉。况有前功相同。合無比照劉畿事例。題覆請廕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尚書鄭曉。心存許國。志切濟時。撫鳳陽而克詰戎兵。素嚴不虞之戒。禦倭夷而屢獻俘馘。大收平定之功。

陵寢因之真安海壖賴其康輯。伊男鄭履準奏乞恩
廕比照浙江巡撫劉畿廕子事例。又經該司查得事
體相同相應錄廕合候。

命下將已故尚書鄭曉查照劉畿事例廕子一人送
監讀書。庶優錄及於世延而追勸隆於身歿。但恩典
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元年三月初一日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趙炳然等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鄭曉既獲功數多、准廕一子入監讀書。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一

卿

故

彰

政

而

而

而

部

尚

書

贈

貞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一

葬

塋

學

誦

聞

步

銘

醢

保

人

端

孫承綏刻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鄭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華亭徐階撰。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安陽郭朴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邢臺王本固篆蓋。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為梗、上下憂之。端簡鄭公時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州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議者謂公有功於國家甚大而時宰分宜公故與公不相得僅擬賜金幣加服俸一等。後公為



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一

刑書猶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子履淳等訟於朝會分宜已得罪去世宗皇帝詔復公官。今

皇帝嗣統改元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謚端簡蔭一子入監讀書。於是士大夫相與戴

世宗之明感今

上之恩而又惜公之不獲竟於用也。履淳

等卜以隆慶首年十一月己未、塋公
勾城山祖塋之次、自為狀乞余銘。余
固知公深當分宜之去位、余嘗請於
世宗、且召用矣、而公遽卒、余甚痛焉、則今
叙公行傳之無窮、非余責也夫。公諱
曉、字室甫、別號澹泉。其先開封人、遠
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傳至信
菴翁、積書萬卷、以訓其子。廣東提舉



東谷公延孫遵化訓導吾核公儒泰、
世以尚書教授里中、弟子各數百人。
訓導娶於費生公、有異資、年十二、能
誦經傳及通鑑節要。訓導數指古今
人賢不肖事以誡曰、汝他日當為此、
不得為彼。故公自少至於老、毅然必
為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訓導
之教所漸濡者然也。嘉靖壬午、舉浙

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引之、公竟不一見政府。廷試得二甲、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蔣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



事者請赦之。公抗疏以為不可，不報。
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張文忠時秉政，
欲改公翰林，又欲改科道，皆不應。尋
丁父憂去。戊戌，許文簡為太宰，調公
考功。踰年乃起。至，則分考辛丑會試。
轉考功郎中。巡按御史有所糾劾，不
當，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桂溪罷
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

者、公更黜其所厚若干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而世蕃遂遷尚寶少卿。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



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出撫鳳陽。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至鎮乃獨以武功顯、於是人益知賢者之不可測也。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

世宗以公知兵、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以奮。戊午、改刑部尚書、猶無掌兵部事。

當是時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而南總督有覲補本兵者、其黨欲為之地、相與言楊公宜為

社稷計、留鎮北門、議者惑之。公疏以為楊博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其戰守之事咸飭、不獨宣大一方恃以無恐。計安

社稷宜無良於是。

世宗從之。在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舊制、既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於漸不可長、皆與分宜議不合、譖言日騰。庚申、

詔公閒住。及

世宗覺為所誤、則公已病、又馴至不可作矣。嗚呼惜哉。公居家、角巾布衣、數攜

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飭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嘗言士必有伊尹一介不取予之節然後可窮可達可常可變故歷官垂四十年家僅有田數百畝松窗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乙丑忽命履淳等治後事丙寅夏甫畢其秋遂病



及易簣、顧履淳曰、南北無警否、中國
司馬起居安否。無一語及家事。公為
學主於用世、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
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所著吾學
編六十九卷、古言二卷、今言四卷、奏
議文集各十卷、經解、史論、表策數十
卷。余嘗以為文中子、陸宣公之流、馬
周諸人不道也。生弘治己未正月十

二日、卒嘉靖丙寅九月十四日、壽六十八。祖若父贈皆刑部尚書、妣及妻皆夫人。子三履淳、壬戌進士、引疾侍公養、側室沈氏出。履準、恩生、履洵、國子生、側室顧氏出。女五、嫁南京吏部主事項篤壽、嘉興府庠生彭紹賢者、二劉夫人出。嫁國子生湯承寵、嘉興縣學生呂性祖者、沈出。嫁鴻臚署丞



吳紳者、顧出。孫男一心材、官生。女三、其許嫁卜曰方、沈思憲與心材皆履淳出。其一幼、履洵出。初、余與公同舉進士者四百十人、公獨遇余厚。余外以兄事公、心實師事焉。數極論時事、感慨涕泣、期有以共濟艱難、垂之不朽、而公竟阨於讒邪、願不果副其忻戚之情、具見余所為祭文。乃公臨卒

所云中國司馬者。蓋謂余也。余每自愧淺薄於

二聖始終之際。不能有所建立。慰公幽冥。乃茲銘公。惟重悲於人之云而已。
銘曰、

鄭之南。以從君。家何有。典與墳。維公生世。其文闡。訐猷殄夷氣。身為儒策。戎勲嗟伊人。孰與羣。厄於讒。老海濱。

子。呼。關。天。知。聞。

詔。下。頒。奸。良。分。卹。典。備。輿。情。忻。我。為。銘。
豈。徒。云。欽。

明。聖。揚。幽。芬。



鄭端簡公行畧

不肖孤屢泣血稽顙叙一

每讀蓼莪小宛之詩及傳記曾參仲由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孰非人子生不能事而思於既沒亦竟何益故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風樹徒悲而曷追也孤不天垂髫就學以舉子業自繫先公在宦而獨居家非孝也稍知喜懼侍公京師孤復數載藥后未獲承歡而反遺憂非孝也既服



公之教叨登甲第上不能抗節致忠以善
養中不能靖已守官以祿養下不能愉容
先意以色養而徒讀公書非孝也。昔乙丑
秋孤多病公親調愈。丙寅秋公病孤竟不
能起公。孤壬戌南還公為相籌尚何雄壯
言猶在耳不謂騎龍之變乃值公後。且
公澄神絕欲有年胡為乎遽至此也。公雖
生我而劬勞罔報則與無子同憶往歲此

時父子兄弟質經論史、蓋日夕相左右、豈
意今即為公營塋、以是思哀哀何可言。公
初寢疾、孤獨侍、忽顧問曰、范文子祈死、何
也。孤悉以對、心遽驚曰、大人何此之問。公
曰、知哉。文子先得我心。嗚呼、天高地厚、局
而蹐之、猶不能容、而甘速死、賢人君子厄
可知矣。公志本經世、而狹其施。既投老、雲
泉又以南北多警、法制嚴峻、每聞推轂輒



蹙額撫膺曰、出門安知死所。孤恒接密談、
進退憂懼、長懷悄悄。或慷慨歌笑、深以擯、
逐自榮、哀類自喜。男兒至此、志可悲惻。况
愛子之於老親、言之於邑、莫能盡。自賦歸
來、日坐虛室、本以頤生、而疾反以生。氣鬱
傷脾、脾損傷氣、展轉相害、尋至不可救藥。
人子勿精醫、公安用顧復、腹育以畜我為。
更深夜闌、猶頻夢操藥以羞、而慈顏慰我。

如昨也。哀怨憤悼、備見九章、公嘉言善行、安可數事而稱。况先帝以執法賜歸、

今皇以後凋首賞、忠在社稷、業在著述、名在青史、感在人心、自不可泯、亦豈俟狀而後顯。茲特叙始終之槩、以備遺缺、伏祈題積善之墓、書有道之碑者、或便覽證、以發潛德幽光云爾。



鄭世系開封遠祖從高宗南渡遂家浙勝國時有諱元璠元琰二公皆以學行知兵顯名官總管別駕始祖士洪醇謹修潔鄉人敬信傳子伯璣及孫信菴積書萬卷勤勤教子子廣東市舶副提舉東谷府君諱延孤曾祖也東谷長子遵化儒學訓導吾核封君諱儒泰配費安人實生公東谷吾核二公皆以尚書教授徒各數百人積學

篤行而卒不第。天故厚其報於公。公諱曉，字室甫，號淡泉居士。初生岐嶷，穎敏絕人。方九歲，大父封君教識大學序，終日盡識，尋解字義，遂令讀書。三年，經傳子史皆通。大略人稱奇童。公讀書，封君皆講析。至正人君子必贊諭示法，若護幸誤國，必反覆戒曰：「汝或他日為此，我泉下不瞑。」公華髮猶以教孤等。正德甲戌，封君賓貢入京，及



官遷化、皆携公行。凡過賢、指樓隱、英像、經略之地、與夫山川險易、古今事跡、隨處指教。公反三隅、遂徧知海內輿制阨塞。丙子、公應鄉試、不得舉。封君教益博、群書為古今通儒、則舉子不務精而自精。嘉靖壬午、遂首薦浙。封君又謂讀書以治生為本、不及今治生、他日以官為家、去就即不自愛。公故節約勤家。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

中峰董公圯來顧公、出已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今公為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艱然不說、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即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峰喜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是年冬、授職方主事。公閱四司奏牘及職方故卷、自永樂以來具在、因悉知



兵政。大司馬金公復令公撰次九邊圖志。凡三十卷。人爭傳之。甲申七月。以兩宮徽號封君。費安人拜恩如例。會大禮議起。同寅屬公草疏。奏入。諸司繼之。跪左順門候旨。不允。慟哭。

先帝御文華殿。聞之大怒。逮下錦衣獄。杖闕下。封君百方調治。得不死。乙酉。大同兵變。殺張巡撫。遣胡侍郎討之。不克。公與部

寮古冲李公默各疏言大同賊決不可赦、
詞極激烈。李疏報聞公疏竟留中。冬、奔費
夫人喪。丙戌、求塋地、艱難乃得、即脫室人
簪珥、或典衣、被告貸營之、封君勿知也。服
闋、補武選。時張文忠公元相、廣需桃李、公
奉封君教、敬避之。張力薦公、改翰林、不應。
又選科道、吏部亦不應。遂銜公、鄉人欲美
遷者、因從而構之、禍幾不測。公三疏請告、



格不行。會鶴山王年伯、張公甥也。曲庇得
賜歸。歸值封君喪。庚寅田墓所。時海寧衛
兩揮使言、有番船舶海岸、多奇貨可居。與
公貨銀交市。明日即利三倍。公惕然曰、此
地方大害。胡為禍首。揭白當道、以為此漸
不防。他日城門盡閉、悔無及也。聞者嫌公
多事。至歲癸丑、江淮閩廣直至登萊、並遭
海寇。人始服公先見。壬辰服闋、同寮諸公

皆移書止公止上以避咎。丁酉四月、兩京
臺諫及按浙張周二公交薦吏部題准起
用。時文忠已去位、許文簡公爲冢宰、部檄
至、公不行。戊戌秋、即家除考功主事。冬、止
上、抵江干、復歸、遣人請告、文簡公不允。己
亥四月、入京。自是在銓曹、出入郎署凡五
載、鑑空衡平、氷清玉潔。有巡按唐御史糾
劾不實、公奏覆勘、反黜御史。貴洲夏公去



位特旨考察言官、或欲乘機盡去、曾忤分
宜者。公考功、毅然獨任、正士多全。又間黜
彼親厚、分宜之怨始此。司文選、分宜又欲
陞子尚寶丞、囑請甚急、公執不可、大恨公。
諸求媚者、又文虛言、激怒、於是乃密疏公
專肆抗上市恩、衆危公。上但手批公降
三級、調外任。分宜即日奏乞升子、過所請、
公竟謫和州。公雖峻狷、每謙和、與衆咸虛。

泛愛而涇渭自明。歲^②否罔私而優涵有度。故不自容。亦不及禍。然當是時。已不能盡公之用。且元輔為子擇官。而敢與抗。彼時氣象猶若此。甲辰。公至和。如決獄。如賑災。惓惓民事。以為官無大小。隨處可盡職。冬。陞南太僕丞。遂還家。乙巳。丙午。兩乞致仕。不允。陞南考功郎。值目病。自謂無復宦情。丁未。舊僚傅公移書危言勸進。公心動。即



之任。南豕宰張莊簡公亦曰、不出固清高、
然來乃安穩。冬、陞掌南尚寶。正值強仕而
依栖南卿寺者六年。癸丑冬、晉刑部貳卿、
尋改兵部、無憲總漕撫。時漕務久敝、且江
淮多倭寇、公練兵足食、剋期殄滅。攘外必
先裕內、肅下必先約已。築城以守險、開閘
以通運、皆周悉便利、一勞永逸。外戢群夷、
內護陵寢、京儲百萬、罔或後期。是後倭但

寇閩浙而青齊淮甸烽堠遂熄。蓋無張巡、
劉宴之績矣。公復表云、茲欲垣墻之塗墍、
必先戶牖之綢繆。又云、臣實不才、應歸田
里、急選賢能、以彌後患。衆以為讜論。於是
恩例洪博、兵工二部奏請錫蔭者甚衆。公
在淮獻馘千百、及修陵等功、部題相應陞
賞、仍錄蔭。分宜竟改部議、公若不知。
今皇帝悼念前功、始錫蔭一子。乙卯夏、陞



吏部左侍郎。丙辰、預考察。李公為趙侍郎所奏、詔獄論死、公震懼、求解綬。會陞南冢宰、特旨留、改右都御史、協理營政。時大工方興、營軍供作、公與平溪顧鎮遠、侯任、怨撫恤軍皆感悅。又土木工料、公計因舊為新所省、不啻數萬、當事皆樂從。戊午三月、改刑部尚書、特旨署印兵部。適西鎮烽警、甚急、本兵三卿皆虛位、

天子宵旰、公受命掌兩曹事。即日先蒞署部、䟽謂虜勢猖獗、乞解值工營軍赴操。得允旨、歡聲載道。乃設間遣謀調兵發餉、據險聲援。遂逐強胡、障安關輔。議者謂小試李綱。時虞坡楊公起大司馬、總宣大、南總督。有欲補本兵者、言官逆當道意、極薦楊公才堪鎖鑰、宜專北門、為南總督地。公獨䟽謂楊公宜還本兵、則萬里長城宣大固



在庇內。竟得旨、楊公還兵部。怨因益集。然推賢讓能、子桑鮑叔不是過也。初蒞刑曹、吳、張、董三公各抗疏云云、先帝怒謂必有主者、下詔獄。公曲折調護、安全君子、三公亦得生徙嶺南。公凡議獄、但據大義、一遵律例、五過之疵悉無能免、衆多不便。又嫌錦衣治獄、鍛鍊非實、疏明職掌、併各巡城、皆殺其權、勿得受民訟。錦

衣御史皆憾公。及王直謀反就擒，分宜欲勿誅，復齎郭公抗諫，上怒甚。公計曲全，且監俟決，分宜斷然欲族，遂相面折。郭竟即死。繼有留都兵變，分宜欲勿究，公謂祖宗興迹之地，凌侮若此，漸可復救。往往議不合，或奪公俸，數危語要公。公剛介益厲，誓天自信，嘆曰：「明夷垂翼，不俟終日，此之謂矣。」况我已顯先代，更肯冒耻行露辱。



親乎。公至是二品滿考、贈東谷、吾核二公
皆尚書、祖母、母皆夫人。遂益切請老意。然
以上恩未報、不敢發。衆憾曰、伺公有必
不相容之勢、人人為公懼。公直付之義命
而已。會上周山疏、有旨詰責分宜。因謂
上怒公凡事悻直自專、不惟輔臣之言不
入、雖天語叮嚀、猶執意數抗。適鄭御史承
指劾公欺罔、公疏自白。

先帝察公孤忠降旨但謂院科未復奏即肆意辨瀆又疏內無一字遜避雖曰執法終是自尊姑間住勿再用夫以不遜避為公罪罪豈止此公竟得生還實出聖裁高厚之恩同乾坤矣公即日疏謝明日辭闕遂行營軍京民追送者不啻數萬買舟亟南弗造驛六月晦至海鹽拜墓而後抵舍即角巾布服携杖隨童獨訪故老與語



桑麻絀織課子弄孫清茗山榼歡焉傾倒。鄉人喜其相過若堯夫之老洛中也。不先音問不跡公門。衣芟荷濯滄浪殮菊英飲蘭露高冠長佩輕舉遠遊將宿王喬而追松子寧復望期於黃昏。自甲寅春辭家七歲而歸家人具進積歲租值卽周贍親族差及貧乏或為置恒產下及乞丐歲時賑之。輕財好施勤生卽用惠下未嘗不厚致。

孝未嘗不豐。鵲鵲乏在原之情，而字子猶子。關雎仍下堂之戚，而外親益親。所居斗室，蒲茵松窓竹几。長吟雅步，死爾山僧。壬戌孤倖登進士，分宜尚在位，公為書戒曰：爾對策姚崇在內，斯長官清平等語，安能達聖覽，祇取禍耳。新進不經，躁將自及，非吾子也。又曰：秋來多病，衰老之態日甚一日。歲不我與，親不爾待，當自知之。君親皆



大倫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孤承命著
尹和靖論、請告歸。公疾稍愈、浮生父子、僅
此數載、相依於今、始知向之榮樂、終天不
可復得也。癸亥、修葺先塋、相度封植、廬墓
側、輒旬月。甲子、修祖塋、建遡慶橋。終身能
慕、永言孝思、公實以之。二月、巡按達泉、張
公科題薦錄用、旨下吏部。嗣薦者趙公黃、
公、龐公、皆以原旨、勿再用、無敢請。公笑曰、

鳴陽之鳳在林之鶴亦各其致舍此即觸藩矣。孰為我謝梁公以官榮我知我矣乎。乙丑秋冬忽命孤等速為考終具棺擲衣衾一時盡辦手自檢閱皆務朴素渾堅布綿入歛勿加縷絲。丙寅夏具畢。秋公疾遽甚猶日問南夷北虜可無患否中國司馬同朝英俊皆無恙否。略無一言及家事。但謂孤等啓予手足予終奉封君教自今再



晤慈顏、庶無愧耳。輯我遺稿、俟以傳。泠然而逝、蓋九月十四日也。此時此情、復何忍言。公天性忠孝、夙勵大節、倜儻偉犖、簡易廉雅、敏而能敬、和而有禮。直如長孺而純、達如元之而正、辨如敬輿而核、介如孝肅而溫、識如曲江而密、量如稚圭而察。誠心自然、下孚厮卒、隱衷遂行、可質鬼神。嘗教孤云、人臣當處國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已

財。公實身先之。每朝堂大議。群公相顧。未
一語。公獨首倡。籌畫精詳。文獻著龜。滿堂
贊服。筆如奔駟。舌若懸河。公論昭明。善類
踴躍。風裁峻潔。標致羽儀。干城腹心。憲邦
式辟。有懷畢吐。無善不揚。而尤勤掇幽芳。
作楨社稷。所謂忘身徇國。休休能容者。非
歟。登仕四十餘年。立朝僅數歲。終始權人。
長圖莫展。文明柔順。惕勵憂勤。在處有聞。



而恒不安其位。同朝多愠而能不墮其聲。蹇蹇孜孜、夔夔几几、挺秀冰霜之際、而復完璧豺虎之中、雖精神不露、心力勞瘁矣。數承詔獄、寵辱不驚、湯孚克寬、文祗慎罰、君恩天憲、咸庶中正。詩云、夙夜匪懈、既明且哲、無得之矣。寤寐君親、而進不踰矩、雲萍富貴、而退匪匏瓜。屈伸卷舒、光明可則、皆自適其適、而未始適人之適。既反初服、

猶振助風教、幽貞遜吉、介眇三公、高俯日
星、潔慚霜雪、英爽使人興起、遺書數百卷、
學古徵今、集各其半。文猷武略、地守天官、
金匱玉版之藏、雲堂石室之製、淹貫終始、
會以成家。胥臣難為多聞、子產難為博物、
誠古之達材、不器君子矣。公之書未盡其
學、公之用未盡其書。然公寓宇宙、固非籍
書與學而成名。又豈以用舍為加損。第國



家有若人、而使之遽逝、雖身後餘榮、蒼生何賴也。永賓之日、知與不知、翕然悼惜、以爲奪一時俊乂之氣、而淚千載英雄之襟、固非虛語。死而不朽、反貴於生、公何憾焉。公生弘治己未正月十有二日、終嘉靖丙寅、享年六十有八。自營塋所於封君墓側、孤等不敢改卜、以光公達孝。公初娶劉氏、贈安人、繼劉氏、封安人。二嫡母皆曾祖母。

劉夫人族早卒。嗣同贈夫人。孤兄弟三人皆側室子也。孤母沈安人攝內事事公最久。四十餘年共起艱辛。公嘗指母撫孤曰。此子顛覆恐鞠之友。竟不獲具慶永年。悠悠昊天。我辰安在也。公自丙申始生孤。年已三十有八。教愛勤摯。為我勞苦。匪同世俗覆怙。豈意孤之不孝。公在不能養。俟得承志之期。而公竟不我待。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孤娶於朱。弟履準、恩生、娶沈。次履洵、
國子生、娶徐。皆母顧安人。準、開明、豁、達、類
公、洵、質、美、成、章、各敦孝友。公所顧念、特未
孫耳。女五人、長元配劉夫人、出室、南京吏
部主事項年兄篤壽。次與孤同母、室太學
生湯承寵。二女兄早卒。次繼室劉夫人、出
室、嘉興府學、增廣生彭紹賢。又次亦孤同
母、室嘉興縣學生呂性祖。又次顧安人、出、

室鴻臚署丞吳紳。三女弟皆甥。公猶及見之。孫男尚一人。公命名心材。孤之子。聘鍾氏。嘉靖己未。孤既舉鄉試。心材乃襲公蔭。奉旨送監讀書。孫女三人。長許聘簠泉。卜吏部長子曰方。次許聘少河沈禮部年兄長子思憲。亦孤之子。次未聘。洵出。公不蔭子而蔭孫。謂二弟奇資。後應遠到。且為孤燕翼為家門。詒謀深長也。子女依懷。似亦

當年膝下、與夷未達、尚無辭以對先君中
夜以思、令人白首。况孤不叩自恤、括人安
放、嬛嬛柰何。仰惟

大明中天、丕釐耿命、首崇褒卹、慰顯精忠。
爰贈官孤、易名端簡、仍諭塋而諭祭、榮哀
無備、功賞世延、富貴文章、公應少慰。獨恨
不一見、丁卯陽春、豈惟孤父子之私、重為
籲慟已也。長沙惜誓、三問問天、攬涕陳詞、



玄機杳眇。哀衷不盡。更於年譜詳之。

校記

①續：當作「續」。

②藏：當作「臧」。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一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奉職宣猷臣子懋
致身之義褒功錄德
朝廷隆厚下之仁矧貞誠



克著於靖共而彛章宜申
夫顯命。尔原任刑部尚書
鄭曉性資明敏、德器端方。
學該古今、早奮庸於甲第。
才優經濟、恒恪守夫官常。
敷歷久而聲績孔昭、志節

定而升沉靡易。總漕籌計。
國儲賴以裕充。開府督師。
夷氛因之蕩息。召貳銓選。
允孚氷鑑之稱。簡理兵戎。
茂振鷹揚之氣。專司讞議。
丕著公平。文武成功。尔既



久勞於疏附。清修高節。朕
方向意以諮謀。胡耆舊之
不遺。乃勲猷之莫報。爰申
恩卹。用示眷私。茲特贈尔
太子少保謚端簡。錫之誥
命。於乎。崇秩用褒。式慰宣

勞之志。榮名節。惠聿彰。履
道之風。尔靈有知。歆茲殊
渥。

制
誥

隆慶元年三月
日。

之
寶

諭祭文二道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

月壬午朔越二十四日

乙巳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



備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二

左叅政劉衍祚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以端潔之行、閱敏

之才、發解鄉闈、擢秀甲

第。職兵曹、則飾戎懋績、



任銓司則典選稱平。官
偶左遷名愈奕起。久敷
歷於中外茂宣樹乎聲
猷。總務漕臺國儲允資
以充裕。無撫淮甸夷氛
實賴以蕩除。少宰貳天

曹丕著公清之譽。中丞
理戎政。益蓄撻伐之威。
特晉秋卿。克協明允。倚
任方切。勤勞足嘉。乃謝
事以退休。猶一德之不
懈。向將召用。忽報長終。



式念往勤之多用須卹
典顧軫老成之逝爰贈
官階既節惠以易名仍
賜莖而

諭祭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
月壬午朔、越二十八日
己酉、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堂上官
左叅政劉衍祚

諭祭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鄭曉、
曰卿才能敏達學識宏
深。績著兩京官歷四紀。
尚冀謨猷之畢究。忽聞
耆彥之淪亡。方切悼傷。
倏臨窆窆。載申

諭祭用示優恩。英爽有知
祇承渥命。



維年月日、春晚生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植、
謹以香帛牲醴之儀、遣子成名致奠於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泉鄭公之靈曰、嗚呼、豪傑不
數、古稱才難、文學功能、各矜其長、矯節脩行、蓋
鮮其全、於惟我公、異稟則然、高視一世、寡其儔
匹、上下古今、逖覽博識、文獻之徵、典章沿革、舉
之洪纖、包并兼悉、辯難質疑、天高日白、出以濟
世、文經武緯、止如山淵、動若風雷、持法秉正、不
以脂膏、其剛屹屹、百折不回、督撫戎機、銓司比

部奕奕勲名。懋揚揆路。直道見違。翩然解阻。進
退禮義。惟時獨步。望屬巖廊。道高泉石。會謂百
齡。重休累吉。還幹樞衡。賁微計密。七十未盈。渣
馬長畢。天不勑遺。民之無祿。嗚呼哀哉。宇宙茫
茫。任重道遠。如公平生。不負所養。浩然長存。日
星炳朗。東南問氣。公乎不爽。植末學無聞。辱公
知愛。誨接提携。祿公著蔡。公居於家。蘭牘時裁。
問訊啓處。每馳有懷。以公安否。占世否泰。公乎
已矣。典刑安在。聞訃痛傷。拊膺哽塞。涕望几筵。



以告衷臆。匪哭我私。為天下惻。逝風凄其。明靈昭格。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前刑部主事。封禮部祠祭司郎中陸杲。率男前太常寺少卿光祖。兵部職方司主事光祚。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先生鄭公之靈曰。往嘉靖初。浙閩舉首。策語驚人。旁觀束手。傳刻四方。人挾家有。公腹藏書。富若淵數。康濟經綸。大其所受。初官刑曹。法問其當。議獄以平。致異時

相卧疾久之人失其望。

召居選部驟收廢放竟怒權人以至左降為州司馬
宦情毛輕稍遷南吏南奉常卿擢之少宰用公
重名銓綜人才共秉鏡衡使其為長志當大行
迨晉司寇正已率屬貫城之中不聞冤獄古制
士刑罪止於戮權人過之乃欲譏族公不為然
屢勤奏復。

上鑒公心以執法目被放南歸深居自念雖郡邑庭
足未嘗闢東園步櫟北窓高枕藥裹身宜嗜慾



性淡。俛仰天地。夫六何玷。惟公平生。上為國民。或其一不遂。輒盛以顰。使當大任。寧肯因循。文不俟世。學不徇人。以道事君。如古大臣。果昔童時。與公共學。公實少敏。果蓋不若。公既蚤貴。雲衢龍躍。果後得官。誠不善。斲及公既歸。手已幾擇。每談往事。共發一粲。蒼生懷謝。如夜待旦。憲臣奏起。歲豈一見。其所推重。中外無間。皆期再出。可卑管晏。胡然一疾。與世長辭。鄉無老成。增我愴悲。公如可活。百爾當為。敬率諸子。少勤真私。

通家之義亦見於斯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門壻項薦壽謹以牲醴之儀致奠於

刑部尚書澹翁岳父之靈曰薦壽游翁門墻二十

五年餘矣垂髫授經六載于茲曾未有頃刻之

違也。既而往來南北筆札問遺^①絡繹如縷又未

有旬時之隔也。歲之仲春別翁海上既夏之

杪讀翁手書方幸固無恙也。得請南還冀奉

笑語而潞水之次廼聞訃音。天乎天乎不勑遺



至此耶。嗟乎。兼備百行。德莫尚焉。登位八座。爵莫隆焉。年近七旬。齒莫尊焉。芝蘭玉樹。慶莫遠焉。况乎遺愛在人。懋勲在國。聲名在清史。不朽之業在著述。於翁可無恨矣。而縉紳學士。父老子弟。迺有遺憾焉。豈非以仕不適用。用不盡長。四十年来。若遇合矣。而憂心悄悄。危疑忡忡。翁之衷素。誰能知之。寧可謂無憾耶。比歲癸亥。痛失先君。外有翁可恃也。而今將疇依耶。早喪室人。莫成子姓。上有翁可仰也。而今

將疇倚耶。傷哉傷哉。孰無甥舅。翁思最殷。孰
無師生。翁義最重。孰無姻舊。翁知最深。今
也則已。嗟乎已矣。兩月而還。失視含歛。憶悵在
堂。居室如故。杳然音容。莫可展接。終天痛恨。言
豈能行。有酒一尊。有肉一豆。靈其不昧。尚庶
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

欽差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門生萬士
和、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門生盛汝譙謹以牲帛庶饗之儀致祭于

大司寇澹翁尊師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橫目戴髮、
號為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履、號為士者、
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愧不
怍、克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拄脚、擔
當宇宙、不惑不搖、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
何。故賢哲之生、非為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孰
鞭門下者、尤非偶然也。若和輩之遇我師、其不

為至幸者與。師少歲聰慧絕倫、一目數行、下日
記數萬言、人驚其神也。然其忠信之質、謙虛之
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之根器也。及乎蚤登
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授美官矣。而師
以為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蓄之不至、則無
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靜觀動、研窮攷究、以
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為基、綜覈乎名物、以待
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煉、愈試
而愈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橐籥、愈出而



愈見其無方。語脩身之行則嶙然不滓、語當官之節則確然不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於

國家典章、編摩紀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決河沛然其不可不陳也。蓋世之所謂道德節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兼之矣。是以進而在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野、則兒童走卒信之。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之所生、不偶然者乎。和革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歲辛丑、師

分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於門下士之列。凡士
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和輩獨得吾師伯樂
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
喜托龍門、見韓荊州者、能輕萬戶、伊何人士、難
遇如此。和輩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錄以來
幾三十年、或同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
必析、事不苟隨、衷無回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
而和輩但覺其終身效法之而不及。雖然、號為
入而耳目口鼻矣、號為士而擔當宇宙矣、得名



師而價重千金矣。於此而不勉自樹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真而我輩猶為人猗、一息尚存、斃而後已、如此志不終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羈縻、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緘詞致奠涕泗交頤。言有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尚饗。

維年月日、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年家眷晚生沈玄華、謹以香帛牲醴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澹翁鄭老年伯尊太翁老
先生之靈曰維皇純祐聖神聿起五曜垂文三
微固社薦生詰人爰作帝使於燦我公降命自
天精苞靈耀手抉星躔博綜墳典蚤握真筌理
析堅白學探幽玄揮翰霧集揆藻霞鮮聯衡董
賈參軌雲淵浮英湛實德備才全黃圖開啓首
冠群英。

彤墀肇葉應運而興權芳景福振翼承明肆踐清華
于帝之庭迺佐樞莞迺典衡鈞采疇亮惠水鏡

閱清。百揆時叙。五位以寧。天與貞則。操履弗渝。
茂猷秘蘆。厲節懷瑜。名重金甌。譽徹玉除。德業
聞望。簡在

宸樞。朝朝列卿。睿命維新。貞憲西臺。正笏垂紳。晉陟
太微。為國司均。持經飾律。曲毫條分。訊讞叅聽。
幽隱畢伸。制刑秋肅。實溫以春。中外倚屬。邦有
大臣。夙期秉軸。以幸兆人。公履端嚴。事以義制。
成功罔居。守法周易。冥冥鴻飛。英英鳳視。時行
時藏。惟德惟義。公身雖退。而名益宣。韶光葆和。



聲聞于天。眚之望之。如潦赴川。眚望維何。云于東山。庶曰無疾。邪有人焉。鈞天該輔。巫咸下吟。遺世塵滓。爰歸太清。國菑隆棟。士喪法程。象緯隱曜。海嶽還靈。濛汜云及。霖雨空情。自華先子。荷公交孚。茲忝世誼。復附葭莩。庶隨杖履。景切師模。公不少留。御風適往。哲人其萎。吾將安倣。惟公懋德。範世作則。勲在旂常。聲施千億。纓冕雲仍。箕裘世奕。惟帝念功。彝章具秩。德福無隆。亦何傷盡。乃今之人。思公罔極。海內咸惜。矧于

吾私。有化無死、神宜格思。酌醑薦藻、蹕進陳詞。
尚饗。

維年月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高燿、工部左侍郎張守直、戶
部右侍郎劉自強、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羅良、
吏部文選司郎中胡汝桂、考功司郎中武金、驗
封司郎中余敬中、稽勲司郎中徐濬、司務康憲、
汪仲川、文選司員外郎胡執禮、考功司員外郎
高察、驗封司員外郎劉大遺、稽勲司員外郎孫



光祜文選司主事王篆、劉大受、考功司主事劉
淳、郭諫、臣驗封司主事許孚遠、稽勲司主事周
宗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泉鄭老先生之靈曰：嗚
呼！士有神交于百代之上，謂其聲光不磨，聞之
足以興起也。予輩於公詎神交已耶？夫五行雜
揉，真材難得。槩公平生而品騭之，其該博之學
則江涵海濶，其中立之操則松貞栢勁，其純懿
之行則玉潤金精。至微於事功，如旬宣江淮、經



畫漕運與夫理京營而三軍思奮、掌邦禁而五
刑明允已焯然為海內所稱仰。至于司銓持正、
聞一君子推引惟恐弗及、見一小人屏黜惟恐
弗速、知有國是而不知有權焰、其所以增重吏
曹者、不如山斗之在望耶。夫前有所授則後有
所承、故李文達贊中興大業而德望定于典選
時。王陽明勘江右禍亂而文武全才已共許于
司功之日。公素行無愧於二公、雖去位日久而
予輩私心耿耿、未始不慶世道更清、冀公再出、

有所取正矣。胡乃厭世太早，曾莫少延，則子輦與公同時者，何緣再資乎三益，繼公而後至者，又何以抒思齊之衷耶。嗚呼，泰住之谷，大海之濱，限絕東南，固公體魄之所藏，而神氣則無所不之。固將駕玄鷲、蹕白螭，與文達、陽明遨遊于六合之外，與列星相炳燦，以昭國家之文明也，豈其隨死而亡耶。子輦阻隔山川，臨棺盡哀，無從也。因述公所以增重于吏曹者，為公慰，不知冥冥之中，肯匡子輦不及，使繼公後而無忝耶。

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刑科右給事中嚴從簡、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員外馮敏功、刑部主事俞南金、楊道亨、卜相、張大忠、王錫命、工部主事屠元沐、中書舍人仲泰、龍行人司行人張應治、光祿寺署丞陸敷、錫、監事李儒、鴻臚寺序班郭桂、包杞、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陸繹、百戶呂熈等、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淡翁鄭老先生之靈、曰、瀛



海森渺、鍾靈毓、奇篤生、哲人為邦之瑞、

公其間出者耶。

公之始也、博學宏材、掄魁入仕、而已為

國之利器。及其壯也、沉毅端亮、策勲抒茂、而遂為
世之典刑。發為文章、則出騷入史、閎肆爾雅、而
詞林以為宗匠。著為政事、則秉銓督漕、公明練
達、而

朝著以為著龜。語其操、則清介孤高、嶮出甘表、而皎
皎不可以緇。語其德、則溫純惠和、藹然近人、而



汪汪難測其。歷官三十八年、不為不久、而屢
植屢仕、人皆以為未盡其才。撫仕已登八座、不
為不尊、而旋進旋黜、人皆以為未伸其志。其去
國也、直聲彌著、而人皆以為老成人不可不惜。
其還鄉也、齒德俱崇、而人皆冀其耆英會、此可
復覩惜乎。頤老無幾、而奄忽不祿。德星隕耀、天
何奪我宗模之速耶。嗚呼、晨熹夕黯、春卉秋腓、
此何足計。今至蓋棺而論定矣、

朝端興慨、里閭生悲。泰山其頽、何從仰止。從簡等鄉

邦末進、聞訃、淒其執紼、無由、聊以遣奠。蓋不徒為同鄉痛、而重以為海內惜也。嗚呼哀哉、尚饗。維年月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謹以香帛牲果之儀、致祭于

誥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謚端簡、淡泉先生鄭公之靈曰、清淑毓精、山川炳靈、乃際昌期、搢人挺生。異資神啓、偉器夙成。蒐羅墳籍、扶擥菁英。發解鄉闈、擢雋。

明廷青雲振翮、粉署蜚聲。或仕或隱、允協士程。于內



于外獨秉國經。其道用光。厥位存升。總漕禦
儲裕氣清。銓部掄材。戎府詰兵。秋卿讞獄。惟允
惟明。勲望益峻。讒忌斯興。謝事以歸。辟居柴扃。
仲長樂志。龐德躬耕。耆俊標準。邦家儀刑。胡期
一疾遽即。幽冥朴仕也。後仰公德馨。辱陪寮案。
同佐銓衡。琅琅誨言。朝夕服膺。幸免仆蹟。獲保
身名。感公雅誼。中心是銘。兩地相望。歲月幾更。
忽聞訃問。潸焉涕零。敬致菲奠。聊達微誠。述茲
誄詞。遠寄哀情。尚饗。

維年月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南充王廷謹以辨
香段帛、寄奠于

明故刑部尚書淡泉鄭公老先生之靈曰、惟公乾坤
間氣、海嶽鍾英。望重山斗、名懸日星。宿德懿行、
為國老成。雄文博識、為士儀刑。執義堅確、似陸
贄在唐世。議論純粹、如仲舒于漢廷。清介絕俗、
同東越之清獻。雅正不阿、類曲江之九齡。蚤發
跡于浙省、即首先乎多士。繼題名于

北闕、遂價重于南金。奈何公正不偶、屢屈屢伸。初仕



銓司、即以抑奸相之請而改任留曹。晚正槐席、
又欲振紀綱之廢而褫職雲林。然卞和之王以
刖足稱貴、而豐城之劍以塵埋見珍。其氣節高
峻、足以震懾乎末世、其聲名赫奕、足以師表乎
朝紳。蓋所謂古之大臣、有其器、有其識、有其才
有其節、而非若世之淺夫小子、徒挾片善、眩一
能、以就一時之功名。往歲之冬、朝缺冢卿、衆方
擬公、羽儀天廷、為士類樹無前之軌範、為

皇家建無疆之偉勲、而公名未上、公訃忽聞、凡在同

朝孰不咄咄而興嘆、疾蹙而撫膺。謂明堂方建、而大材未用、宗廟殷薦而瑚璉莫陳。士亡看蔡國之典刑。嗚呼哀哉。予也蜀產、入朝稍後、萍踪相左、伏謁未能。雖切登龍之願、而鮮識荆之因。雖缺耳提之命、而忝神交之誠。蓋不相見以跡、而實相知以心。迨惟戊午、自冬徂春、偶緣職事、薦簡通名、遂蒙傾蓋、白首靡親。爰遣令嗣、視余濟寧。時復嗣音、道誼殷勤。今遽已矣、胡能抑情、因風寄奠、淚濕燕雲。尚饗。



維年月日、春晚生錢同文、謹具祭于

淡翁鄭老先生之靈而言曰、同文自入官以來、蓋無歲不見翁。見翁之容、一憂

國憂民之容也。聞翁之言、一憂

國憂民之言也。是容是言、果可矯飾為哉。必有不
可解于其懷者也。人徒見翁位高而名完、年永
而嗣昌、似無可芥蒂於其懷者、而抑知翁之所
不可解者、固有在耶。

聖明御極、首舉邨典、而優邨惟翁。人莫不為翁慟。若

夫獎恬褒節約、浮飾蠱種種新政、意多翁平生所懷、其尤足以慰翁乎。使翁尚在、則必大慶乎既往、而深冀乎方來、吾不知其為容為言者何如也。使翁柄用、則匪徒慶其往、必有以疑乎其往、匪徒冀其來、必有以訝乎其來。吾不知其庇國庇民者何如也。而今不可作矣。惜哉。然翁雖不可作、而翁懷之不可解者、則耿耿不滅。今之君子、凡懷翁之懷、以疑翁之未疑、以訝翁之未訝者、莫非翁之作之也。吾人不必惜翁之不可作、

惟自作其懷以暢翁之懷是翁默默之望也尚
饗。

維年月日劣姪婿趙來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尊叔翁之靈曰翁
與先君誼契同庠許以兄子共來蒸嘗壬寅來
嬪翁在帝鄉金幣遠寄賜出非常孝順勤謹翁
誨孔彰俸餘歲惠愛我無疆來命偃蹇家道荒
涼尋至甲子破釜絕糧翁聞太息金粟下將夫
婦母子賴以安康更錫布綫俾御冰霜更繼粟



肉俾慰糟糠。炎風褥暑，葺我書堂。迅雷驟雨，袖
金來芳。諄諄教我，恒產義方。富貴貧賤，奚啻兩
忘。寒也受恩，罔極負報。春陽願享，遐福岳固。水
長胡天，弗弔遽爾。云亡陳詞，奠翁痛割。裹腸翁
乎，寧忍予哉。有酒盈樽，如不飲有。敬盈俎，如不
嘗。魂杳杳兮，聲寂寂。俾我涕泗，徒傍徨。祈始終
之不棄，神昭格而來翔。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不肖姪鄭法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
祭於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淡泉叔父大人之靈曰、
嗚呼、惟鄭之先克世其德、誕發於翁、圭璋聳特。
翁生不偶、族由以昌、族賴我翁、惠澤深長。憶昔
倭夷侵掠、方窘予父之柩、幾罹煨燼。翁為搆地、
亡親以安、復加賙恤、脫我艱難。產既凌夷、厨乏
饋積、老母之養、朝不謀夕。翁勤授給、母子以懌。
念我無成、每為蹙額。予兄營宅、草昧拮据、翁割
已地以完兄居。予業蕩析、室廬無所、翁為改築。
俾有恒處。戴天履地、皆翁之惠、覆體粒身、皆翁

之濟。教誨諄懇，顧育切至，身勢彌留，猶領稠賜。
哀哉翁也！分雖叔姪，恩實父子。翁心無窮，翁恩
無死。寧獨厚予，合族如茲。寧獨宗姓，親識以之。
大德獲福，仁人必壽。宜享永年，松喬同茂。胡遽
棄我，返素玄冥。音容何在，虛閣遺經。陳詞莫翁，
淚不可止。人之無祿，文正長已。悼逝感時，孤懷
誰論。悠悠蒼天，叫閭無門。嗚呼傷哉，尚饗。

維年月日、門生董鯤謹列牲于俎、崇酒于卮、致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簡公澹泉尊師老先生之靈、曰、嗚呼、天生豪傑、蓋為世道計也、詎意先生遽至是哉。夫先生繫海內山斗之仰、可以垂不朽者、謂其文章之富、事功之顯、德行之純而已。三者人皆知之、亦能言之、惟先生則兼而有之。蓋世之稱文章者、率多剽掠蕪蔓、瑣繪浮詞、未必其有茹古涵今之蘊。世之稱事功者、率多紛更



制作、崇飾靡文、未必其有恤民體

國之誠。世之稱德行者、率多細廉曲謹、矯異沽高、未必其有環偉卓犖之節。至於利害所關、寵辱所係、則又鳬趨鼠竄、渙忍依阿、如仲尼所謂色厲內荏者、滔滔皆是也。求如先生簡夷正直、挺然獨持、寧拂

天子以伸法、不媚權要以容身者、可一二見哉。然彼則冒襲隆譽、位極人臣、而先生曾不得久於其朝、與若人埒焉、是遵何說邪。鯤自蚤歲、厠迹門牆、



籍有指南、幸登仕籍。雖偃蹇畏途、不能日侍几席、而惓惓造就之意、寓於筆劄、每若親承、真所謂未嘗一日不歆激昂而使之前者。客歲北上、倉卒告別、見先生憂世之念耿耿不忘、猶冀銀青特除、東山再起、必攄素畜、以佐昇平之治。鯤方自慶得所依歸、庶幾一申公議於天下、不至落莫墮世機阱中。而今則已矣、慨儀刑之永逝、嘆山斗之頽移。拊膺涕洟、聊陳惓惓、蓋效子瞻之哭歐陽公、實為天下慟也、豈特哭吾之私而

已耶。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舊寅侍生錢邦彥、謹以辦香束帛、敬祭于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鄭老先生之靈曰、於維我

翁人豪天挺、道邇淵源、學融高迥、蜚英青歲、天路翺翔、儒林著蔡、清廟珪璋、立言紀事、軼駕班馬、博古通今、齊驅董賈、敷歷中外、剛侃弗阿、吾秉吾直、遑恤其佗、竟也莫容、迺憎佞口、投齮歸來、



明農畝畝。蕭然一室。右史左圖。緩帶角巾。雅譔
投壺。問字乞言。戶屨恒滿。揮麈繩床。揚標彤管。
道腴可樂。聲勢浮雲。永惟再澣。食鮮重葷。剖析
經疑。敷陳國是。從容片言。聞者披靡。蒲輪未下。
鵬賦俄成。典刑摧喪。

朝野悼驚。嗚呼傷哉。位躋八座。譽流九陔。翁身已
矣。誰其後來。緊翁惻誠。昭如星日。蓋棺事定。
詔還舊秩。焜煌新

命。節惠易名。曰簡曰端。允矣公評。顧余疎庸。久汙交

籍誼重金蘭。情投莫逆。曩官銓部。接武聯鑣。我
容我冶。匪夕伊朝。折簡招携。摠衣請質。愛好日
敦。辟諸膠漆。天作之合。宦轍追隨。留都叨轉復
侍光儀。忝忝九列。依依驥附。示之式程。矻我沉
痼。方同許。

國廼先歸田。數承飛翰。累牘連篇。昔我先君。壽屆
七袞。辱翁雄文。驕華蓬華。先君見背。乞銘于翁。
琬琰之貽。永貴玄宮。惟是眷私。感深存歿。洎渙
未伸。歲月超忽。癸亥之秋。一登翁堂。握手躊躇。

有淚沾裳。余竊訝翁素抱抗爽，胡然悲惘相顧。
愴怳。詎知永訣，乃寔于斯。撫時觸景，悠悠我思。
嗚呼痛哉。思翁寔殷，奠翁良晚。有待而遲，茲將
卽遠。薄陳明水，侑之蕪詞。嗟嗟彼蒼，胡不憖遺。
尚饗。

維年月日，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春生吳鵬
率男繼緝、紹紳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
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端簡公之



靈而告曰、星昴發祥、元醇融結、天佑我

明、篤生才哲、為龍為光、嗣徽前烈、松勁蘭芳、金精玉
潔、惟公文學、強記博聞、傍穿直貫、括綜典墳、腹
為經笥、道亞河汾、高視今古、超然不群、惟公政
事、允文允武、秋肅春和、迅霆甘雨、經綸大猷、奠
茲淮土、唐之晉公、今之吉甫、惟公懿德、沉機淵
邃、不有畛域、何偏何陂、所悲人窮、所憂時事、皇
皇之懷、鬱焉未試、功德與言、古稱不朽、孔門四
科、賢不多有、公兼其長、天植者厚、胡厚其生、而



畜其壽。嗚呼哀哉。鵬也不肖。附驥騰驤。公殊愛我。不責其狂。出嘗聯轡。寢不異牀。締以婚媾。要以不忘。庚申之歲。公還林壑。我於辛酉。亦解塵縛。梓里相依。暮年攸托。遽意沉湮。公先冥漠。嗚呼哀哉。易名有謚。實錄有史。渥種璇源。施於孫子。梁木奚摧。是曰不死。敬奠一觴。公其監止。尚饗。

維年月日、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謹以牲帛醴粢之儀致祭于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澹泉鄭老先生之靈曰、
肇生兮、展曠代之希值。固期運之攸鍾兮、寔襟裳之標式維。

先生之炳炳兮、亶清時之名德。既巍科而膺仕兮、復崇勲而峻節。粵

肅廟之龍飛兮、首奮翼於雲路。乍蜚英于夏署兮、旋雲卧而頤素。比銓司之荐歷兮、唯公已而直道。顧方枘以違時兮、聊鋟羽而從好。廼聲實之日



隆兮、敷月卿而展采。聯八座以寅恭兮、偉亮工而熙載。信玉潤而金純兮、閱始終而勿改。紹絕學之淵源兮、宗山斗於寰內。暨耆年而懿躅兮、郁鄉邦之儀刑。儼蒼生之屬望兮、肆薦牘之頻騰。擬蒲輪之再起兮、詎鶴馭之遙升。悵老成之徂謝兮、遺

朝野之悲零。憶代乏於留曹兮、幸蘭親而荆識。睠臭味之獲諧兮、荷拳勤於獎挹。屬梗轍之飄飄兮、遂音徽之久隔。忽哀訃之遐傳兮、曾惋慟之

能極。乃棲遲于務冗号、慙錫絮之莫能。聊緘辭
而寫臆号、殞涕泗之沾纓。惟追榮而晉賚号、寔
昭代之彝經。尚隆勲而豐賻号、表烈烈於旂銘。嗚呼
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我

業師端簡公鄭老先生逝于家、訃聞中州、門生湯
彬為位而哭之以慟。明年隆慶改元、惟

帝念功、還公故秩、贈謚而塋祭焉。彬繫官、不能與執
紼之後、俯首揮涕、遣子承宇謹將牲帛、再拜而



莫之曰、緊哲人之名世、寔元氣之粹精。翔孤鷗
於渤海、奮遐翥於

彤庭。批逆鱗而不避、洵好修以馳聲。旋入司乎銓
軸、爰底殪乎獷狴。拔茅茹於月旦、莫淮海於維
城。視京管而振旅、掌邦禁而稱平。貌容容而晦
晦、樹嶽立之丰稜。懷隱憂於南北、矢攬轡而澄
清。憤慙邪之亂政、每動色而填膺。惟社稷之大
計、祇布公以推誠。寧拂衣而長往、終踽踽以獨
行。置國家之楨幹、羌後學之典刑。躬樸素如寒

士豈徒戒夫持盈。紛頽波之就下。支大厦於將傾。胡昊天之不憖。溘夢奠於兩楹。仰

皇上之新御。嗟耆老之先零。惟文章為不朽。抑麟鳳之繩繩。揚休風於

寵恤。昭遺直於汗青。彬望門墻而掩袂。歌梁木而傷情。擬屈原之九辯。乏宋玉之才名。彼築場為何人。徒延佇於丹旌。漱蕪詞而絮酒。悵北風而怳怳。嗚呼。尚饗。



維年月日、少師、無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年生徐階、謹以牲帛庶羞之儀、致祭于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先生鄭公曰、惟交之難、難於知心、自古則然、豈惟斯今、我昔與公同舉進士、獨幸辱公不我鄙棄、略其愚陋、謂頗朴誠、諒其迂腐、謂少世情、爰共講求、仍相砥礪、期於成已、推之濟世、後我罪謫、十年來歸、喜復與公長善塞違、歲月幾何、公旋斥逐、賴上仁明、不遠而復、臺閣之間、武接班聯、方同籌畫、拯

溺扶顛。柄臣震怒。公則又斥。我時孤危。朝不保夕。天日忽開。邪伏正崇。志切乎弭。機苦未逢。去年之春。事且有緒。公則不待棄捐以去。我心公心。本若一人。我身公身。乃每參辰在昔。睽攜猶冀復合。乃茲長往。孰回公轍。惟天生賢。罔將用之。胡既生矣。而斥其施。天不可知。于茲益信。嗟我誰與以佐。

明聖繫官于朝。無由憑棺。幽明之痛。彌摧肺肝。緘辭奠公。因與公誓。佩公之教。罔敢怠棄。期于九泉。

見無忤容、惟公陰翊以成其終。嗚呼哀哉尚饗。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二

詩二首

辱教下眷晚生馮臯謨

搖落秋風太華傾。海天雲物總含情。薜衣竟屬東山臥。卿月空懸西省明。

北極一人勞夢寐。中原萬事尚縱橫。銜恩忍說延陵劍。涕淚乾坤欲灑纓。

薤露歌殘獨愴神。寒雲慘淡玉樓新。艱危幾洒憂民淚。世路還憐砥柱人。國是去留存短䟽。主恩日月照孤臣。履聲想像尚書省。忍向西原慟獲麟。

門下晚眷生馮志仁

執法歸田鬢未華。鑿池開圃自生涯。夢焚諫草
驚時變。樂話畊桑畏日斜。感德未能圖犬馬。傷
心無復伴煙霞。吾翁心鏡清于水。執紼相將奠
一茶。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二

校記

①遣：當作「遺」。

②塵：當作「塵」。

附嚴子陵論

鄭履淳

嘗讀漢書知子陵以布衣友光武及光武御天子陵獨高不臣之節寄跡漁竿塗泥軒冕希文所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信亦偉矣然愚竊謂此特槩舉其迹未深知子陵之心子陵志在行道非一偏獨善之士若荷簣接輿者流至於既出而復去亦豈其心也夫士脩身學古以樹於時非獨自有餘而已蓋亦畏天憫人無善博濟俾蒼生被澤而不失望不幸而不可爲斯亦無憾耳子陵當新都僭逆固宜沉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三

晦免患。及炎龍繼照，天下嚮風，而猶依栖巖水，甘老丘園，無乃區區楊子。聖人無常行，或進或退，或潛或顯，與道屈伸，而要皆潔已。子陵以玩世不群之才，知重於君，而來其徵矣，尚猶東海避紂時耶？故計其篤於求我，將必有以用我，我得故人焉，相爲君臣，若伊呂之遇湯文，則懷仁輔義之畧可行，輯寧永清之治可致，夫寧徒出也。然猶重於自進，而羊裘寄釣，示之物色，庶幾遇主於巷之義。不然，洛陽之外，處處乾坤，彼復何求於光武？潛名混迹，依雲在澗，孰知其爲子



陵亦孰知爲天子之故人而致之於漢廷也。是其出而宜則終可以無去。既不欲仕則始可以無出。胡乃就聘而起而復決於去。何哉。此則光武自絕於子陵。非子陵固棄光武也。初帝之求之。非徒曰吾將與同富貴而已。子陵之起。若惟爲貧而仕。爲賤而仕。則委吏乘田。一命之榮。足以慰其心。屈其志。亦不俟夫徵而後出矣。惟所圖者大故。擬迹磻溪。以觀漢之君臣尊賢敬士者何如耳。君知故人而弓旌之使。雖動就見之禮。殊缺已。非先學後臣。熊羆同載之故事。况時

大臣孰爲鮑叔、孰爲子桑乎。先瓊枝於鳳凰、遺杜若於下女。古之人有是言矣。無人於子思之側、則子思弗可安。况簡傲媚嫉者於君側、雖君必我信、而蕭蘭共庭、鴟鸞比翼、終不相容。狂奴赴闕之初、心非謂有是奚待。君房召見而後、堅卧不起也。君既不以湯文之待伊呂者待賢人、而癡諛之相逐、以爵祿驕貧賤、彼諫議大夫寧尊榮而子陵可以虛拘哉。是其釣也。東周擊磬之心乎。欲行所行而來也。其長往也。去齊接淅之行乎。又見所見而去也。卷舒去就、順事無情。

即此窺抱負於當年、想丰神於千載、何其逍遙卓犖、英邁無機、高俯日星、潔慚霜雪、方駕逸步、超海凌空。方將狹九州為不足遊、蔑萬姓為無與友、下相揖讓於唐虞、而上寄遨遊於軒昊。蓋視光武且浮雲也、又况雲臺功利諸臣、顧可得而相察友耶。或曰、子陵初友光武、終耻事之而去、信乎。夫稷契唐之元老、舜匹夫時、雖欲友稷契、不可得、及為天子、稷契遂北面事之。皐陶伯益與禹同朝數十年、且相揖讓以位、禹既受命、未聞二老耻臣之也。天下安有無君之人哉、不

屑臣故人而去。子陵固非若此小丈夫然矣。但聿求元聖、惟師尚父、天子實皆師之、非特不臣耳也。使光武以玄德之求孔明者求子陵、則其大臣皆以帝師王佐事子陵如是、而子陵猶不肯為之臣、則固矣。予故謂光武自絕於子陵、非子陵之棄光武也。雖然、子陵既心乎濟世、何不於群雄角鹿之時、倡扶帝室、宣力故人、與良平媲美、而乃於天下既定之後、始出、以顯夫志節高乎聲譽、寧非好名之士耶。吁、是不然。汗馬之功、惟以力、帷幄之贊、僅以謀。馮、蒯、鄧、寇諸公皆



能之子陵不屑此也。昔人謂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良平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皆潛孚默運、不假知力、惟以德望服人心。子陵蓋志於此。當光武時、天下雖平、而新莽之遺害未盡除、四民之生業未盡遂、天下之賢才未盡用、君德之弼養未盡善。子陵負世重名、特出為賢人倡、欲令海內知天子誠能下士、更有版築飯牛之朋、望風而起、英豪離祉、黎獻共臣、則中興之治益光、非止於恢復舊物已也。既不得於此、而後乃遊神物外、返駕初

服惜美人之永遠、寶幽芳於罔穢、反素完真、棲冲業
簡、眇傲卿相、狎昵帝王、下聳群觀、上移天象、清風勁
節、標致羽儀、赫乎泰山巖巖、使天下萬世皆知天王
宰相崇高極貴之上、猶有此等不可相下之人、非惟
立懦廉頑、大助名教、又使後之人君得如子陵之臣、
當知有介特之操、苟一毫致敬盡禮之未備、則爵之
雖榮、留之雖至、終不能得其心、終不可盡其用矣。魏
魏子陵、其視嬰鑠諸公、依依寵祿、隱忍以就功名者、
固不可同日而語。他若周王、荀薛之徒、甘於獨往、以

隱爲高又惡識子陵之所以爲子陵者哉。子故曰：先生聖賢之侶，才無不器，道協時中，伊尹伯仲也。公覽之曰：子陵天子故人，正欲有爲，尚以入朝見嫉，引退鳴呼，關門塞路，上下殊方，介石需郊，進退異局，宜乎逸民相高，寧獨子陵之時爲爾也。

尹和靖論

君子立高世之志，必有遺世之識。志正而大，寧銜鼎實於小售，識明而遠，肯喪資斧於包羞。守身事親，率以是也。和靖尹先生不對紹聖制策而歸，其母說之。



謂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先生遂不復應制。奇哉。百世之下、孰能心是母子之心者。夫賢人視君心、為進退制策、見國是之從違。尹先生當宣仁既沒、哲宗初政、志於行義、冀伸祿養。豈意以誅逐元祐黨人、為問、則將是天下之所非、而非天下之所是、用舍顛倒、刑賞舛錯。故老遺忠、邈不見信、而招徠讒佞、徑從中出。臨川遺黨復滿朝廷。嘗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蹇而欲往、睽而求合。幸以遇恭、終戒嗟如。進忤戰龍、恐殺身不足以益國。昵比金夫、則降志殊悖其初心。



况時推讓風類明揚典遠舍制舉無能自致。先生蓋曰、吾為親出、而一對誅君子之策、縱第一臚傳、遂極乎富貴、高乎功勲、大慰孝顯、然是非廉耻所賴以事親者、自我喪之、虧體甚矣。直者未尺、而枉者過尋、未暇正人、而先悲失已、吾其如親何。固不若直在膏中、浩然充塞、完真履素、反性踐形、笑傲乾坤、優涵雲水、罔榮簪冕、寧耻緼袍、光明正大、以自居、則亦以事母、不惟曲為承順、期得夫心之悅、而直能諭之於道、亦且輕富貴、蔑王侯、修志意、全道義、則親之心即吾心。

於是簞瓢可羞養而甘旨耻乎爲豐陋巷可承歡而
麗室愧乎爲美巍然良貴冲然富有而胡羨服命尊
崇患得患失無已也。此先生深照達識既明且遠決
行箴去就于昭曠之天而不拂乎善養之誨者其視
登舉微榮奚啻雲霄一羽毛而滄溟一流萍也惡足
動其中回其志哉。雖不兼祿養而天下後世從知尹
氏之母其爲親光固非三命九錫可同。惟懷遠識斯
成大志然非是母亦安有是子。他若識可事於漢王
知矣而過於隕身羨齊名於李杜壯矣而拙於全子。



彼皆以賢稱。豈若尹母成子之德。全已之養。兩不自失。寧弗爲尤賢。竊觀尹先生之孝。似曾子。皆以魯得之。曾子亦云。善養而非專祿養。在聖門曰參也。曾程門亦曰尹焞魯者。終有守。卒之傳孔子之道者。曾子得程氏之傳者。尹氏因知魯最近道。不自失。即孝也。昔名聰明之士。鮮乎智巧。千祿僥倖。期通從欲。蹈機經營。自固計。無弗至。然盛衰相因。倚伏相生。利源一啓。害漸亦萌。藪藪方穀。夭夭是仍。既豐其屋。家節身傾。卒罹陷阱。戮及其親。昔之聰明。竟以自刑。晁錯

董卓何以異也。君子鑒此，故明乎吉凶消長之理，審乎進退存亡之道，恪守以愚，機心盡泯，剔去剛健，同乎大順，營營寂寂，不眩虛靈，所謂天動星迴而辰極自居其所，機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以無用爲有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魯爲世所病，而君子恃以守身，事親將不愈於聰明。雖然，尹先生爲已爲親，則得矣。惜未大行其志，使天下蒙君子之澤。嗟夫，高才抱憂於戚戚，碩人負嘲於俚俚，自古所識，寧獨一人而已哉。賢否混淆，英豪遠迹，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接輿行歌、蘧瑗保生、莊生伯子、荷蕢
丈人、林宗叔度、君平子陵、是數君子者、信皆文明弘
濟之才、金相玉質之器也。夫豈無親可養、抑不孝忘
親、蓋亦知珮玦可捐、慮中閨每阻於邃遠、芳杜可遺、
憚下女反嫉乎娥眉、及勢與心違、則所得奚償所失。
既慚藩羝復愧筍龜、雲雨未施而先困、秦龍之轡羽
儀未戢而已制、伶倫之籠故寧甘心貧賤、忘懷物累。
誦書談道、聊以自娛、粗飯藜羹、聊以自飽、斗室蒲茵、
聊以自安、茂林清泉、聊以自玩、無援無羨、不忤不求、

顛沛有常、直方弗紊。皜皜乎崔嵬之頂、忻焉與麋鹿
同群。必不肯俛首自媒、承顏順旨、仰惠於一眄、逐險
於群車、使妻妾怨泣於中庭、兄弟嗤笑於夷德、以貽
父母羞也。或曰：剝復循環、盈虛遞運、才誠命、世人可
回天。諸君子蓋能爲而不爲、非欲爲而不得。其然、豈
其然與？雄畧雖同、鼠終非虎、林梁在遇、鶴肯歆鶩。亦
有事一功殊、玄機莫測。獨不見渭濱釣叟、南陽耕夫、
少年賈生、下帷董子、均不世天民、乃或功著鷹揚、聲
震鼎國、位極人臣、名光清史、使不遇伯樂、早歌薤露、



遂將湮滅無聞。同凋草木。畧無一事一藝可樹於後已耶。兩間固不少此兩人也。若賈董則慟哭無啓於君心。返身卒歸乎素業。宏才偉致。鬱抑終沉。抱璞懷珍。一長未展。天高地厚。局而踏之。撫景哀時。亦自隘矣。丈夫此身。榮華不可羈。以二子之志之才。雖不見用。亦安至困苦。徒怨生我不辰。而昧自戕。非孝。此其識之不逮尹先生遠甚。予獨惜夫。漢之文武皆英主。而二子猶爾。矧彼晨門荷簣時耶。故曰。不忠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知難。嗚呼。同一盡於百年。而瞬

息忽已遲暮、念修能之難立、而美人杳兮未期、此騷人烈士所以慷慨悲歌、感憤激烈、籲天長吁而不能自己者也。夫鯤鵬鼓翼於微風、何異鳩鷄、麒麟自羈於樊桔、是亦犬羊。故使尚父孔明無遇、亦甘沒世、不稱焉耳。未果非孝也。然則尹母豈易得哉。噫、有是子、斯有是母、使母非尹氏、必吾事親未及尹先生也。此君子所以希賢者也。

九章序

鄭履淳

屈子之情真故其言非思後人思效之弗及也。曰人命兮有當猶怨而未怒豈惟是其有女則激而不弘然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寧可謂無怒蓋任迫切之真而言奚暇致飾若無病呻吟則聲且不能動人又豈作者不朽東王劉陸諸篇是矣先君壯猷邃學表冠一時諸葛有木希文無命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三

雖震來而笑、勁節如如、而需血剥膚、艱危歷備。彼蒼不吊、復爾殲良、白壁淪沙、明珠沉海、今亦云已。讀罷離騷、歌殘蓼莪、天長地久、此情柰何。緣訪九章、以鳴永感。每為援楮、日淡風淒、涕與詞俱殊、難悉意。嗚呼、百世之下、覽者味之。先君羽儀標致、髣髴可象、應知天子有拊髀之思、英雄動滿襟之淚也。

悼

旻天降割兮丁我躬、民莫不穀兮我嬛嬛。
前秋子病兮翁憂子、今歲翁亡兮子哭翁。
撫摩顧復兮情如昨、瞻戀疇昔兮空音容。
無日無夜兮思悄悄、忽忽如夢兮神西東。
沉吟一到兮從遊處、不覺號慟兮呼蒼穹。
惟見流塵渺渺兮護幽榻、悲風淅淅兮穿
房櫳。琴書冷落兮徒四壁、手澤依然兮虛



舊宮。苔痕滿階兮絕履跡。閒花泣露兮落
殘紅。蠅蛸網簷兮織愁縷。伊威在室兮聲
忡忡。白日無光兮雲慘慘。浮煙四塞兮天
夢夢。子猶呼翁兮翁何在。翁應念子兮言
難通。含情撫景兮可復顧。欲行不行兮摧
淵衷。嗚呼。君固人傑。川流山峙。君身不再
生。君心豈遽死。我猶寤寐兮操藥。望爾貞
疾兮忽起。胡乃一旦兮忍子。使我終天兮



何倚。自然不如彼蒿蔚兮。又奚啻餅壘之
深耻。吁嗟行路兮。莫難於此。昏昏默默兮。
英雄長已。千秋萬古兮。從茲以始。誰能式
穀兮。終身慕爾。念此欲絕兮。形神交毀。知
哀無益兮。莫之可止。天無涯兮。地無邊。日
君月諸兮。相推旋。萬物代謝兮。往不返。此
情此恨兮。何綿綿。男兒不解兮。向人哭。為
爾年年淚。深兮。芙蓉鮮。

釋

嗚呼嗟嗟兮我生不辰逢天疾威兮降難
惟純洪濤震海兮無舟可津浮塵蔽岳兮
何方可鄰狐狸晝號兮野犬狺狺鴟鴞夜
鳴兮牝雞多晨宣尼去我兮誰與歌麟傷
哉儀鳳兮曠世不賓哀彼孤高兮獨爲匪
民危身遂潔兮孰與忘機而保真嘗仰美
夫神龍兮謂能隨時而屈伸胡爲坐愁拂



鬱兮於泥中而罹屯。縱暫戢鱗秋冬兮。寧
不可復俟乎陽春。使果涸死塵沙兮。又何
異蟲魚之終淪已矣哉。君不見屈子自沉
兮。湘江自流。賈生長逝兮。絳灌長侯。雖徒
憤死。夫英豪兮。宇宙仍爾其悠悠。即使高
風直氣。參天地兮。亦終隨此身而俱休。雉
反見笑於爰兔兮。鴻離魚網而增羞。故惟
君子之明通兮。篤為已而無求。逍遙塵囂

之外兮。聊順流以沉浮。吾心之是不可改
兮。寧計枉直與顯幽。苟不能忘情斯人兮。
又何怨重患而離憂。竊悲仁人效志以守
道兮。不能為小人而寡尤。斯亦天道之並
運兮。互否泰而相春秋。誰能獨悟於窈冥
之中兮。為爾一豁萬古之同愁。

思

幼閑訓兮詩禮素希崇兮孝弟既博觀兮
百家愧多才兮多藝慮惟疾兮親憂竊研
心兮黃帝亦精此兮敦養脫浮名兮如曳
豈謂爾兮遘疾竟莫施兮藥餌渠用術兮
乖方人子職兮何事屢握粟兮出卜知遭
命兮多勛爾體受兮歸全我局天兮躋地
思承慶兮當年但二簋兮羞食嘗布服兮



幅巾、僅累年兮粗緻。亦有時兮携童、我逶
迤兮行次。共笑語兮家人、每勤勤兮顧字。
豈復羨兮輕肥、永忻忻兮樂志。誰奪我兮
此歡、歲忽忽兮奔駟。昨自外兮歸來、立踟
躇兮靡至。獨慈母兮待門、反含凄兮走避。
凡父母兮生子、謂急難兮相倚。今爾往兮
無援、與無子兮何異。爾永世兮克孝、復生
我兮勞瘁。信終身兮長勤、竟無能兮爾媚。



仰昊天兮罔極。悄憂心兮如醉。日熒熒兮
無經。夜達旦兮寡寐。暫夢來兮承顏。不
少留兮反對。省彷彿兮平生。異思成兮莫
遂。瞻遺像兮綏享。杳默默兮何嗜。復不
言兮不笑。空感予兮飲淚。吁乎柰之何哉。
歲不爾與。爾不我待。爾往何歸。我辰安
在。魚鳥風雲。滿前遺愛。秋月春花。膝下
餘態。逝者如斯。盛美可再。哀吟不足。浩
歌慷慨。風淒

淒兮雨濛濛、烟黯黯兮雲澹澹。秋光老兮
江樹空、宵將半兮聞歸鴻。美人何處兮天
之際、無限傷心兮此夜中。

怨

考得失兮今古、覽英雄兮成敗。或名震兮
功隳、或業昌兮名壞。信兩美兮難兼、計浮
生兮何賴。老冉冉兮速至、居戚戚兮無奈。
烈烈兮英豪、山淵兮氣高。有始兮必終、誰
此兮能逃。造物兮無停、逝水兮滔滔。難久
兮榮華、青霄兮鴻毛。何事兮我羈、永懷兮
憂勞。念之兮欲狂、中夜兮鬱陶。禍福兮無



門惟人兮自召。同人兮先號。旅人兮先笑。
倚伏兮靡常。聖知兮莫料。行法兮俟命。反
身兮簡要。嗟松栢兮終摧。何芝蘭兮易瘁。
彼春蠶兮毒慘。惟虺蛇兮壽類。皇天無私
兮明且聰。福善禍淫兮云至公。夷齊餓死
兮顏貧夭。此理何據兮杳難窮。顧宣尼兮
攸嘆。寧太史兮獨悲。宜孝標兮詳陳。開萬
世兮羣疑。嗤仲舒兮淵明。徒憤憤兮怨思。



賈知命兮賦鵬竟不免兮慟騅。縱使傷身
而有功兮非聖哲之通致。逝賢愚貴賤於
既往兮今茫茫何異乎假寐。將羨屈子獨
醒兮寧謂劉伶之果醉。抑卞和之識所寶
兮可輕鍾期之非智。逝日苦長兮生年幾
何。伯樂既遠兮歲月蹉跎。壯志短期兮鬱
恨良多。乾坤有盡兮積怨不磨。逆氣憤激
兮星日回戈。或為烈風迅雷兮拔山飛柯。

冰霜凜裂旱魃昌兮萬物愆和。雄魂泣淚
何時已兮惟見禹門洪濤震怒無還波。

感

憶別君兮正九秋。君多懼兮復多憂。平危
傾易兮天宜佑。何物膏盲兮竟爾饑。我素
善藥兮羞許止。寧億良醫兮疾不瘳。君心
皎日兮禱已久。誰復要神兮靡不周。浮生
修短兮命有定。此情此際兮難爲籌。天摧
地裂兮文星隕。山頽木壞兮哲人休。家人
哀慟兮徹心髓。英靈去去兮寧知否。猶勤



執手兮重永訣。從此一別兮長悠悠。自別
君來。流光迅催。歲聿云暮。律管增灰。東風
嫋兮生意回。陽和動兮發寒梅。桃與李兮
弄新艷。尚記當年兮君自裁。悄遽兮家園。
馮欄兮無言。茫茫兮幽緒。蹇蹇兮煩冤。花
正開兮空玉尊。蒼當謝兮扃重門。花無主
兮還歸根。春寂寂兮月黃昏。春水濶兮波
浪掀。春草萋兮怨王孫。春光去兮杳無痕。

哀鴻度兮人消魂。乃若四月兮維夏六月
兮徂暑。薰風兮畫簾生。香兮荷渚。花實兮
交垂。綠陰兮如幘。蕙枕兮蒲茵。黃香兮何
處。燕將子兮新飛。鶯引雛兮教語。嗟彼物
兮無知。徒感予兮延佇。夏之日兮永如年。
人何在兮有啼鵲。松窓靜兮不成眠。斜陽
淡兮臨逝川。坐徹夜兮星河懸。憶共語兮
此庭前。山榴灼兮螢復然。心如結兮誰為

妍又七月兮流火漸金風兮束木。天次寥
兮似洗峰巉岩兮如簇寒露戒兮微茫繁
霜凜兮澄肅。悲籬菊兮青青含芳馨兮幽
獨。芷滿汀兮蘭滿屏池荷敗兮芙蓉生。蟬
哀咽兮秋心驚孤歸鴈兮聲嚶嚶葉辭條
兮落丁丁。烏依母兮飛營營蕪葭蒼兮遠
山橫。邈伊人兮水盈盈秋容淨兮月如銀
踈砧斷兮風鱗鱗。一片煙光兮寒氣早誰



同宋玉兮招靈均。欲涉兮湘羅。斲冰兮遡
波。北風兮發發。哀吟兮蓼莪。四顧兮蕭條。
木脫兮高柯。玄雲兮鬱結。短日兮如梭。群
有兮歸盡。寂寞兮山阿。嗟我兮懷人。永傷
兮柰何。密雪飛兮玉宇明。登危樓兮望層
城。石泉凝兮松栢冷。山中人兮徒硜硜。夜
獨坐兮還獨行。天如水兮月三更。瑤光映
兮淒且清。萬籟息兮寒無聲。對此景兮悟

空色欲凌天兮橫羽翼。宿所思兮華胥國。
永相侍兮離俗忒。駕四牡兮路歌側。行行
畏兮多枳棘。屯余車兮長太息。會無因兮
幾沾拭。

慰

悠悠傷心、天高地深、龍潛虎逝、茫茫古今。
人孰無親、爾豈猶衆人之父。人孰無死、
爾獨淚英雄之襟。寧爾忍棄子、爾猶勤
勤顧撫於夢寐。若爾果有知、爾胡默默罔
接手德音。託晤語於遺編、緒紛雜而莫
展。聊承顏於遺像、思於邑而難禁。步空
庭以舒情、日慘慘其將暮。愁無端而疊



起兮。復修夜之沉沉。霜淒煙暝。雨泣風吟。
寒蛩震戶。歸鳥依林。掩此哀而不去。驚省
想兮。空尋念昔日之歡。浹涕淫淫。其濡衾。
令劉歆以陳詞兮。告百神乎我察。惟此情
之罔極兮。悄欲訴而惜惜。嗟苦懷人不世
奇英。盛名翻累。擯逐自榮。志違伊管。年阻
容鏗。憂勞盡瘁。傷哉孔明。思君何在。太虛
之表。風烈肅清。威儀峻皎。靈今何爲。昌扶



大造。御氣行空、周遊高蹈。駕飛龍兮驂鸞
鳳、烟霞服兮雲霓裳。凌天地兮徑度、俯日
月兮聯光。隘九州兮不足步、朝崑崙兮夕
扶桑。宿赤松兮瀛之島、白玉室兮明珠堂。
飲沆瀣兮餐元精、完至貴兮侍羲皇。免衆
患兮隣泰初、乾坤毀兮獨不亡。庭園如故
兮、恍先生之燕憩。圖書無恙兮、宜先生之
樂康。風雷變態兮、赫先生之英爽。星漢昭

回兮、燦先生之文章。松桂繁鮮兮、擴先生
之襟宇。冰霜栗烈兮、凜先生之清芳。春秋
闔闢兮、顯先生之出處。山河流峙兮、永先
生之甘棠。人生嗚呼促於夢、惟爾不朽超
群方。九齡高致貫終古、當年楊李何踟蹰。
我因自傷還自感、為爾遡風立徬徨。男兒
有生可虛度、不應爾子戚汾陽。

招

觀大化之流形兮、何徃復之相紛。惟此機
之不息兮、哀此生之長勤。本自無而爲有
兮、有終反乎氤氲。彼氤氲之何物兮、視弗
見而聽弗聞。托巫陽以下招兮、杳不知其
所乘。念佳人之永都兮、志耿特而無朋。眇
孤雲之靡依兮、肅靈鷲之冥升。雖遨遊乎
六漠兮、未必如故居之可仍。魂兮歸來、何



方爾親。生存華屋。零落誰鄰。我望縣縣。一日三春。嗟茫茫兮。霄壤母行。行兮苦辛。將陟彼兮。崔嵬從孤竹兮。首陽。恐山阿兮。峻險。熊羆怒兮。相戕。將汎彼兮。栢舟。起三閭兮。湘羅。恐江流兮。湯浩。蛟龍鬪兮。柰何。將東邁兮。淮汴。訪元禮兮。漢京。恐厲禁兮。猶存。龍門。蕩兮。安征。將西登兮。巴蜀。接九齡兮。江豬。恐劒閣兮。橫斷。忠魂慄兮。次且。將



南適兮炎州、速萊公兮雷崖。恐瘴霧兮毒
人、虺蛇遍兮山街。將北達兮咸陽、哭劉蕡
兮寢門。恐叫閤兮無酬、孤懷鬱兮誰論。將
上攀兮箕尾、追趙鼎兮天衢。恐中道兮無
杭、阻歷歷兮白榆。將下入兮幽都、慰朱雲
兮重淵。恐廣土兮凝晦、終俯仰兮難前。登
高入下、淒淒煙景。旁觀四荒、處處奚騁。歸
休乎君、雖雖來哉。父子兄弟、共笑語。只室

家歡娛計安處只。稚子依懷忻弄叙只。愛
女來寧樂適所只。靈兮歸來忍相去只。達
人學士析精藝只。親知故老述世契只。星
楮雲箋多問遺只。當事名貴謀經濟只。靈
兮歸來良朋締只。顧我尤殷誨愛周只。每
一密談慷慨籌只。浩歌掄懷天日侔只。獨
我知心無怨尤只。靈兮歸來忍予愁只。裳
衣既設惟工緻只。酒肴數薦應宜嗜只。圖

書畢陳中玩視只。新宮盡飾閒居邃只。靈
兮歸來安故地只。冥兮默兮舍此何之。愁
哉文子不我少遲第。幼誰撫我愚誰師。鰥
寡誰恤顛沛誰持。君子誰恃小人誰規。直
道誰寄。倖傑誰推。行法俟命兮。因爾無所
勸。忠臣孝子兮。因爾不敢為。嗚呼傷乎傷
乎。歸來歸來尚圖完兮。已而已而行路難
兮。達如靈均寧自殘兮。一豁宇宙長盤桓。

兮。千秋萬古觀興替兮。駕風鞭霆覽無際
兮。日居月諸永相憇兮。守道居正佐上帝
兮。

問

惟出處與死生兮、實君子之大籌。百里七十而之秦兮、太公八十而歸周。歷艱難於既老兮、終攸濟乎淵謀。向使早歌薤露兮、安表宏達之致流。胡靈修之離愍兮、未及此期而長休。果不肖之殃咎兮、定天命之不可求。彼鍾期之鼓琴兮、伯牙去而絕彈。甯戚之歌牛兮、齊桓遇而興嘆。子皮逝兮、



子產泣、王公進、兮貢公歡。意氣默感、天人相完、居易俟命、於茲求端。乃若五臣熙載、巢父深棲、三晉同封、介子獨饑、奄寺專兮、山人遠司、徒傲兮、冥鴻飛。有君有臣、無媒無機、不參濟濟、亦曰巍巍。至乃馮道並位、伊周兮、鄭五嗣官、於姚宋。孔明弘矩、無成兮、謝玄奏績、於試用。遇如子房、不老咸陽。時如堯夫、謝聘河梁。奇珍善價、豈盡相當。



鄭衛咸韶各鳴其方。爲虎爲鼠成敗巨量。道同時協事復低昂。一泰一否玄機渺茫。寂寞英雄天惟蒼蒼。屈子嘗賦以問兮。劉生亦問於大鈞。哀此生之無樂兮。發幽憤於明神。庶援命以自解兮。予亦感而有陳。數含詞而欲薦兮。愁於咽而莫伸。嗟碩人之蹇蹇兮。信終身以苦辛。悲迫阨之難容兮。竟慷慨而還真。生未張乎遠志兮。死寧

與衆而俱湮。將浩然以獨存兮、將與大化而俱新。應從文王以侍帝側兮、抑依仲尼而真於兩楹。應追傳說以駕箕尾兮、抑同申甫而返乎元精。應爲甘露時霖以澤群生兮、抑爲肅風清霜以滌乎塵祲。應爲迅雷烈電以開聾昧兮、抑爲祥雲瑞日以廣乎照臨。應爲江爲海以揚清波兮、抑爲龍爲圖以闡乎文明。應聰明正直昭神靈以



墜下土兮、抑翱翔逍遙、仍仙子以遊乎玉
京。氣有聚散、神無生死。數有修短、理無終
始。不世之人兮、非世而止。來固有自兮、往
必有以。區區之木兮、寧蓋耿光壘壘之土
兮。寧掩文章。促促之期兮、寧消偉烈紛紛
之榮瘁兮。寧眩是非勝負於無彊。嗚呼惟
公、豪傑之最名懸日月、五福胥會。平津拜
相封侯兮、不見重於漢廷。黨人聲譽震世

兮、乏明楮以言寧。逸民全身名於布衣兮、
非聖知之達經。誰能三美之俱得兮、又復
兼乎遐齡。傷哉予美兮、人之則滔滔宇宙
兮、余焉程。

祭

與行略相錯、乾坤中惟此種情、
千萬年若丹青也。

嗚呼、堅哉黃金、愈煉愈精、瑩哉白璧、愈磨
愈明、松栢有性、負雪崢嶸、江河有常、百折
東傾、本由天植、萬變奚更、赫矣先生、振古
奇英、才周不器、學懋無名、文經山斗、武緯
千越、志凌管樂、猷壯良平、哀懸日月、珮燦



瓊瑛。方駕獨步、遠迹飛聲。從心卷舒、與道
流行。一進一退、卓犖章程。匪家所天、實邦
之楨。衮衣雖東、西敵猶驚。胡遽去我、夢遶
兩楹。天乎傷哉、爾忍我棄。我懷罔極、爾生
多勲。越在童年、勤苦博識。逮既策名、危言
觸忌。此時得生、已幸非冀。復戒朕初、側身
引避。兩懼大戚、告貸以易。急難無親、好述
中離。陋巷屢空、况猶未字。貞疾數仍、幾殆



者四。母氏恐鞠梁鴻協志。每念艱難。撫孤
相視。四十署郎。不能諂媚。再忤權人。十年
閒地。開府淮揚。日警戎事。銓曹震鄰。數月
改置。尋掌兵刑。群猜虎伺。孤忠自靖。一官
如寄。蹇蹇獲獲。心勞力瘁。曲計乞身。懼禍
且至。天王聖明。以執法賜。始得生還。險阻
厯備。伏而思初。魂飛夢悸。赤素莫昭。惟天
鑒底。號咷乃笑。恐懼致福。宜訪楊寥。優游

初服。居室苟完。代食可育。爾思空乏。益勵清朴。布衣幾浣。粗食一簞。簾帷弗飾。經年舊冠。敝扇揮暑。戎裘當寒。口體之養。我且餘嘆。歲次壬戌。念我不懌。我復念翁。求醫在客。請告南還。翁心稍適。嗣獲數載。忻侍朝夕。嘗接密談。悄焉蹙額。畏天憫人。杞憂脉脉。撫景徘徊。孤雲逸翮。慷慨歌謠。為我問易。我時有懷。欲共籌斯。惜兮國子。竟不



及知。乙丑之秋、翁憂子疾。丙寅之秋、子慟
翁卒。丹桂生香、載共笑言。籬菊正黃、收淚
空軒。露泣殘紅、月顰長夜。亦悼當年、依依
膝下。他賢可贖、尚百其身。哀彼蔚蒿、寧報
陽春。賈生賦鵬、陶公誌文。宏達如翁、將無
可云。生不廟堂、今將何息。生不鍾鼎、今將
何食。生不黼黻、今將誰織。生不倚比、今將
誰即。潛見親疎、愴恍攸同。明明耿命、休休

群工。特崇褒典、慰顯精忠。麟臺紀績、青史
流風。使翁之才、盡展皇室、卿晉宮孤、寧俟
今日。如翁重望、少就和暱、身後三公、亦應
可必。乃樂考槃、義命安安。謂古不朽、豈盡
尊官。緣茲為教、無行不與。戒我省身、勿忝
厥祖。俯仰乾坤、遺愛滿前。音容如在、神情
杳然。更深夜闌、夢爾留連。顧我復我、默默
惓惓。我生不辰、憂患藥石。十有五年、惡緒



紛灸。惟爾之故。甘此顛抑。天之抗我。如不
我克。又奪所怙。疾威孔棘。此情柰何。裂我
膏臆。飾爾新宮。固爾新封。豈憚改卜。達孝
是從。從茲與爾骨肉永離。寂寞英雄。承歡
何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再晤慈顏。愁懷
乃舒。嗚呼。

小祥三律

王喬松子杳難尋。萬古英豪一聚塵。未必
盛名終是福。可能天道更無親。春閒雷雨
龍何在。秋老乾坤鶴不賓。漢水楚雲俱寂
寂。賈生何處哭靈均。

滿屋琴書冷不收。別時無計更相留。腸應
既斷心還結。人可重生淚始休。笑語欲親
神悄悄。形容如在夢悠悠。沉吟一到從遊

處霜月淒清恐白頭。

脩短難將問大鈞。花開荅謝與時新。清霜
一夜鳥鳴切。落葉數聲猿淚頻。高嶽有神
終翰國。鳳圖無夢枉傷麟。公歸畢竟歸何
處。誰惜人間少一人。

憶除夕

去歲依翁此夜中。高談密語凌群雄。尊前
宇宙幾興替。一笑相與春顏紅。今春雪後



亦除夕、四坐無言情脉脉。總帳空懸對楚
囚、孤鴻天外驚霜翮。風景依稀年復年、浮
生如寄水潺湲。男兒自古多悲梗、誰抱明
珠身價全。感時嘆逝夜將半、獨步中庭何
時旦。萬籟消聲舉世眠、踈星隱映臨河漢。
指日陽和發衆芳、荆榛松桂同春光。殷武
有心期傳說、姜公無命俟文王。神龍在淵
愧凡螯、死後餘榮竟何及。君不會昨夜風

狂兩驟時天為靈修重號泣。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三

和養白公韻

煉石無成天柱傾。欲題幽憤不勝情。空疑
羽翼留商皓。竟使英雄慟孔明。讀盡楚詞
孤月冷。歌殘易水暮雲橫。茫茫此恨終誰
會。獨倚西風幾灑纓。

蓼莪蕭索獨傷神。一片秋光萬感新。惜誓
有文悲往事。招魂欲賦屬何人。徒憐干木
能樊國。豈是嚴陵固不臣。寂寞英豪天杳

杳那堪爰兔反嘲麟。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附錄 卷三

顯考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淡泉
府君之靈曰嗚呼翁之生我實惟晚年愛教劬勞顧
復惓惓悔我不孝少違膝前未知喜懼或多罪愆稍
長知學侍翁故里我業勤怠係翁憂喜幼嗣老親丈
夫少子相依為命方慶孔邇柰有郡宅命我移家辭
翁堂上堂外天涯白雲東海長望興嘆每一念翁惡
緒如麻安有人子數月一省旅次庭闈進踪萍梗翁
豈忍予亦憐孤影欲去遲遲誨諭耿耿翁自歸來不
跡郡城肇基營宅以兄代行丙寅首秋若許我迎胡



天不吊、遽夢兩楹。愛子他鄉、竟不及視。昔猶我憐、今
遂我棄。憶昔永訣、呼我不置。既又無言、默示以意。翁
意云何、沒有餘情。惜我未子、抑念無成。
使從兄應、異爾子無忝所生。翁意云云。
我自樹翁去、誰悅。嬛嬛集蓼、復此臨穴。種種幽懷、
能為別。霜冷月玄、草悲風蕭。條落木怨、嘒孤鴻幽。
明骨肉、終古西東。淚徹泉扃、視天夢夢。嗚呼傷哉、尚
餐。

堂

鄭端簡公年譜後序

先達鄭端簡公與錦衣巡城使論
職掌、解刑部政歸、是在嘉靖三十
九年。

肅皇帝勅法信、度公為上持法、乃取
忤、其詳不可曉。公歸六年、朝政更
轍、

上嚮意用公、乃不起、具在今譜中。嗟
乎嗟乎、公崛起海上、少負穎絕。其
先博士公教曰、士綴學、當龍蟠於
世、儻蒲伏取容、則有累足而逝耳。
公讀書負郭窮巷、則束脩其行、日
誦千百餘言。有司裒然首舉、登進
士高第。益蒐閱

國朝故實、凡軍旅錢穀、刑獄、邊陲、
塞戶口、登耗、靡不講求其故、務欲
通之、以托於世。然以不能驩悅權
貴人、顛蹶興仆、裴回散地者幾三
十年。旋入銓司、陟中丞、晉司寇、比
與一二同志踔厲一時、抗身巖廊
之上、砥柱風會之流。海內士有軼



覽千仞之望、然委任之日淺矣。大者如劾唐御史、保三諫臣、至却倭江淮、綰轂其口。總之於主持國是、計安社稷、具有功焉。假令不坎壈於時、其所就烈寧董董若是。惜也、才不盡用、用不逮時。其抑鬱殷憂、緼結胷臆、則宣洩於執若文以見。

志。今其吾學一編具載

祖宗朝二百年得失之林、以貽世鑑、亦不朽之盛事矣。無論立朝、即其居鄉恂恂治家人產、纖畱不以一介取予人、彼謂俗奢而示之儉也。閭里後進冒殷策華、多私而慕謁者、相誠毋令公聞。部使者與郡邑



大夫望公之廬、竦然為恭敬也、孰
不足以贊助風教哉。公譜凡十卷、
為姑蘇錢司寇景山公編次。公子
進士叔初與余善、屬余校、余得濫
綴數語、部諸末簡。進士博雅有執、
大類公、次叔平叔允俱有文譽、克
振其家學者也。

隆慶屠惟大荒落春季同邑後學馮
臯謨頓首撰。



校記

①藏：當作「臧」，指漢光武功臣臧宮。



儒藏

鄭端簡公年譜 後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45

页数=845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3

SS号=1236558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889658E-3075B2D8+AB7B2BF+84.974540E-297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0.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